


## 金鎗粉拳（社會俠艷技擊鬥智故事） 朱雀・文

一個慣於在黑道中專門黑吃黑的俠盜，剛巧遇到一個年青貌美的金鎗紅粉女妙賊，在一個高貴的場所，雙方各有所圖，於是他（她）們就互相展開一場生死肉搏鬥智、場面既妙且諧、又香又艷的趣事來……要想知道那一雌一雄的妙賊，到底鹿死誰手，就得請即購閱本刊，便知分曉。

$4.00

第２７年
50

## 編者話

本刊自從一九八二年調整售價後，距今經已整整四年，其間，雖然紙張、油墨價格不斷急漲，稿酬、薪金及各項開支也相繼遞增，我們爲了減少讀者們負担，一直以來，仍然保持售價每册港幣四元。由於近年來核算業務虧損過甚，長此下去，難以支持，因擬定於第２８年第１期起，略將售價每册增加壹元（港幣五元），以作彌補虧蝕，情非得已，希望愛護本刊的讀者們體察衷悃，並望繼續支持捧場，謹祝各位新春大吉。

☆ ☆ ☆

巨型小說今期刋出一篇社會俠艷技擊鬥智故事「金鎗粉拳」，講述一個慣於在黑道中專門黑吃黑的俠盜，奮緣際會，遇到一個年輕貌美的金鎗紅粉女賊，在一個高貴的場所裡，他們各有所圖，於是互相展開了一場生死肉搏戰，後來又帶來不少既妙且諧、又香又艷的趣事來，要想知道這一雙雌雄妙賊，到底鹿死誰手？請參閱今期本刋便知分曉。

☆ ☆ ☆

下期刋出雲劍飛巨著——民初追捕故事集「血債血償」，精采非常，敬請屆時留意購閱。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Ｄ座
Ｈ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Ｈ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120.00 |
| | 一年港幣 | $239.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146.00 |
| | 一年港幣 | $291.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206.00 |
| | 一年港幣 | $411.00 |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Ｈ八一六〇二六一


#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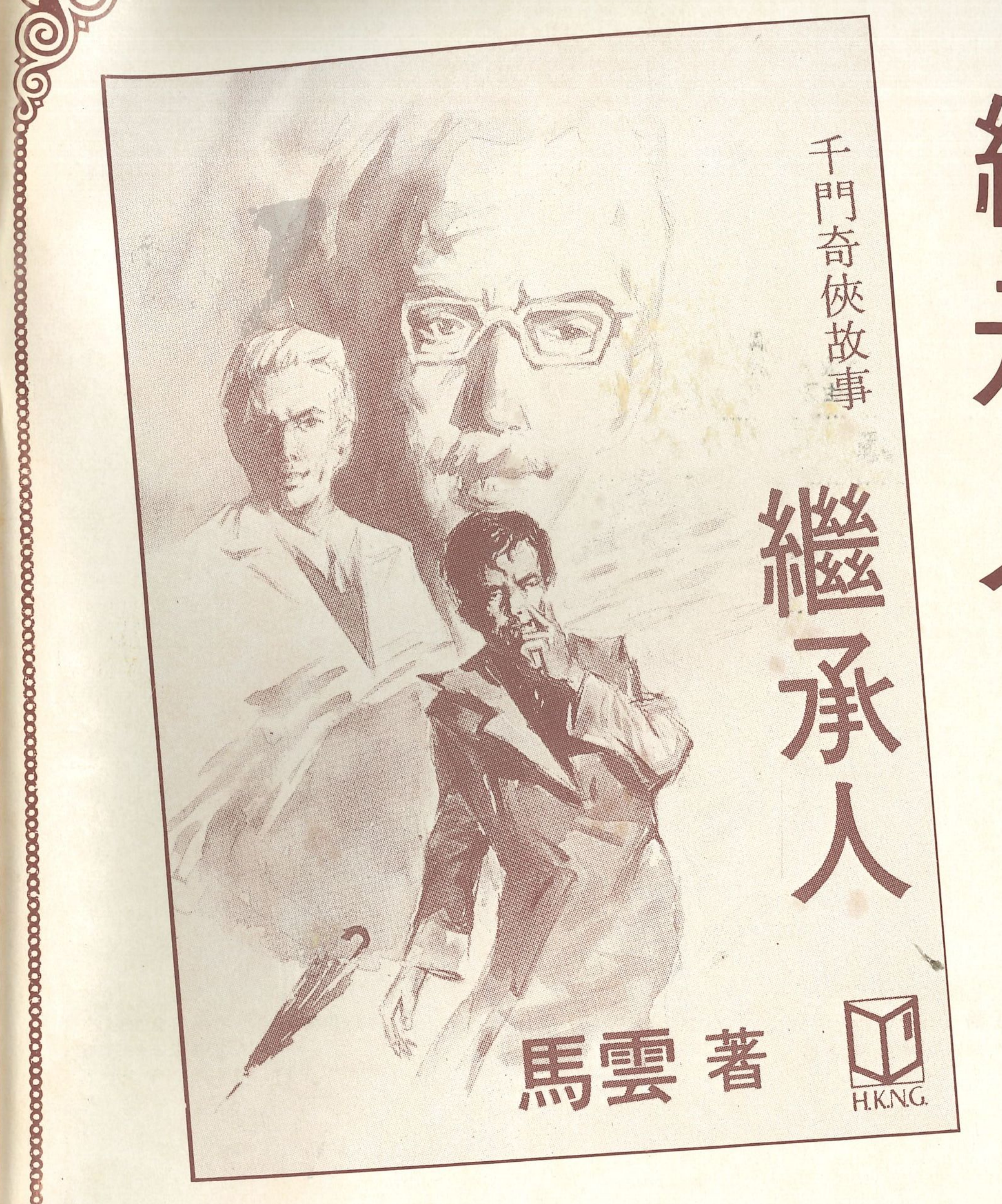
第27年
第50期
（總號139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 金鎗粉拳

社會俠艷技擊鬥智故事／朱雀・文
可飛・圖

## 綠衣女郎與黃襯衫

酷熱的盛夏，炎陽在午後七時許才落下了海平綫，此刻，西天一抹彩條，將海面染成金黃中透露出鮮紅的艷麗顏色。海風陣陣，驅散炎陽留下的餘威，氣息逐漸涼爽起來。

就在這時，一艘髹漆着乳黃色澤的豪華遊艇從外海緩緩駛進港灣，靠上了船舶交錯的碼頭。

艇首一個身穿綠衣、綠褲的女郎正舉着望遠鏡向岸上觀望；她有一副迷人的惹火身段，衣[illegible]迎風緊貼胴體，格外使她那凹凸分明的曲綫更形誇張。長髮隨風飄舞，眞像一個凌波仙子。

駕駛台上掌握着方向舵盤的，以及在後甲板上準備泊岸工作的，都是清一色的綠衣女郎。這的確有點兒怪！這艘看來約有一百五十噸級的遠航豪華遊艇之上，竟然連一個男性工作水手都沒有。

其實，岸上的人再一細看也就恍然大悟了。艇首兩側髹漆着墨綠色顯明的英文船名——綠衣女神號，難怪艇上都是些身穿綠衣的女水手了，不過，嬌柔的女子能勝任艱苦的航海工作，仍然使人感到訝異。因此，「綠衣女郎」自一旦靠上星城的遊艇碼頭之後，仍然引起了不少人的注目。自然，注視的人以男性居多，因爲遊艇艇上那些綠衣女郎，都夠資格稱爲人間尤物。

那些綠衣女水手動作都非常熟練，僅僅幾分鐘就作完了繫纜工作，將那艘豪華遊艇泊在碼頭邊。

一直拿着望遠鏡向岸上察看的綠衣女郎，這時，將望遠鏡離開了她的雙眼，轉過身去，輕輕地揮動了一下左臂，手臂的晃動必是一道命令，艇面上幾個綠衣女郎連同她自己，很快地進入一個艇艙。

當艇面上引人注目的目標物突然消失之後，岸上却來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目標——那是一輛髹漆着乳黃與翠綠相間色澤的「龐蒂克」房車，駕車者也是一個年輕的綠衣女郎。

「叭！叭！」駕車女郎連按了兩聲喇叭。

看樣子她是向艇上的人打招呼，然而艇上却毫無回應。這駕車女郎也就沒有再按喇叭，只是靜靜等待。

這時已是傍晚七時三十分左右，星城的盛夏却還沒有到天黑的時候，西天的彩霞仍是紅艷映人。

就在那輛「龐蒂克」房車駛到遊艇邊五分鐘之後，一個面孔美艷姣好的女郎走出了艇艙的門，接着，她身後陸續出現了五個美艷女郎。她們都已換穿了各式各樣的衣裙：如果誰是有心人，必然會發現她們在衣着中，綠色佔了最主要的部份。除了最前面的那個雙手空着以外，另五個女郎手裏有提着各色的旅行提箱，魚貫踏過跳板，登上碼頭。

走在最前面的那個女郎，就是方才站在艇首手拿望遠鏡向岸上觀望的人，即使一個不懂審美的人，也能一眼看出她是燕瘦環肥的羣雌中最美，她美得朦朧，美得神秘，更美得別緻。

她站在車傍，眼看着其餘五個女郎將手中的旅行提箱放進了那輛「龐蒂克」房車尾部的行李箱，又揮手指示她們上了房車後段的馬蹄型座位，這才舉手來向那遊艇上搖動了幾下。

靜悄的遊艇上看不到一個人影，但是她抬手一搖之後，桅杆上的黃色「停泊燈」立刻明亮起來；原來艇上是有人留下守衛的。好奇而加以注目的人，更覺得這艘遊艇有些神秘性了。

房車的前車門早巳打開，等着這個發號施令的美艷女郎上車。她再次向遊艇投以冷冷的一瞥，才抬腿要跨上車去。就在此刻，一聲尖銳的剎車聲响起，只見一輛大紅耀目的「平治」敞篷跑車，頭對頭地在房車面前停下，相隔只有一綫，看來跑車上的駕駛人是個好手。

「哈囉！」一聲招呼，隨着從跑車上跳下來一個年輕小伙子。

他看上去約莫有二十六、七歲，身裁魁梧而結實，長相也很英俊，「披頭四」髮型增添了幾分瀟洒，白色的長褲，杏黃色的短袖襯衫，在顯示充沛的活力中也透出一絲慓悍的勁兒。

他的突然出現，使那美艷女郎跨在房車上的一隻脚又收了回來，楞神良久，才冷冷一笑。「嗨！眞巧啊！」

年輕的小伙子晃到她面前，一隻粗壯的胳臂擱在敞開的車門上，面上浮現着不懷好意的笑容、嚷叫着說：「金燕妮，半年不見，你更美啦！」

名叫金燕妮的女人，眉尖極不顯著地挑動一下，銳利的目光在對方臉上掃了一圈，似笑非笑地說：「你好像比以前更帥了！」

「哈哈！」穿黃襯衫的小伙子仰起頷子來笑了一聲，接着又聳了聳肩頭。「燕妮！你說的話，總是教人聽了舒服。怎麼突然想到這兒來玩玩？看樣子『綠衣社』的班底全到了哩！」

金燕妮以一種挑戰性的語氣說：「怎麼？這兒我不能來？」

「我只是有些奇怪！」那小伙字說起話來慢吞吞地，與他的神情中顯露出來的慓悍的勁兒極是不相稱。「東南亞地區可不算太小，但是，我每到一個地方，你就隨後跟來，你好像是跟定了我哩！」

「高翔！」金燕妮叫着對方的名字，冷笑了一聲說：「爲什麼不說是你先來星城等着我？」

「嘿嘿！」名叫高翔的小伙子聳肩一

笑。「論口才我好像不是對手，能見告前來星城的目的嗎？」

金燕妮語氣冷冷地說：「方才在外海，本地的海關官員已經問過了。如果你不嫌麻煩，儘管去問問他們吧！」

高翔探過頭去，壓低了聲音說：「怎麼？想瞞住我這個朋友嗎？」

「哼！」金燕妮冷笑了一聲。「不敢高攀，以過去許多事情看來，我們應該是寃家對頭！」

「妙！」高翔雙掌一擊，發出輕脆的一响。「不是寃家不聚頭，在東南亞，咱們碰上的次數眞是太多了！」

金燕妮皺起眉頭輕叱了一聲：「少囉嗦！去將你的車子開走，別攔着路。」

「燕妮！我再問一句，看你帶來了『綠衣社』的大隊人馬，莫非與『皇冠俱樂部』今晚的『年會』有關？」

金燕妮的一雙眼睛瞪得溜圓，在嫵媚中復又流露出一股怒威，向對方凝視良久，長髮猛力一甩，逞强地說道：「是又怎樣？」

「燕妮！你不是在說氣話？」

「高翔！你太囉嗦了！」

高翔却一本正經地說：「燕妮，別發火！如果你眞是爲『皇冠俱樂部』的『年會』而來的話，我們可就要眞的成爲寃家了！」

金燕妮倒是怔了怔，不過，對高翔所說的話，她也沒有過份的在意。眉尖一挑，冷冷地問道：「你是『年會』的主持人嗎？」

「我這塊料那裏夠格！」

金燕妮冷冷道：「那麼，你是『皇冠俱樂部』請的保鑣了？」

「姓高的還不需要靠當打手來混飯吃的。」

「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可就成了大熱天的蒼蠅，令人討厭，你還是給我站遠一點。」

高翔却一點也沒有惱怒之色，反而佻皮地說：「站遠點依然能嗅到你身上飄送出來的香味；面對你這樣的一個綠衣女郎，任何男人都希望貼得更近一點！」

金燕妮一張美艷的面龐乍然變色，冷叱道：「高翔，你到底心裏在打算甚麼鬼主意？」

高翔再度將頭前伸，神秘地說：「燕妮！咱們合作好嗎？」

金燕妮冷笑了一聲：「哼，別以爲你這個小浪子有多麼帥，去找那內心寂寞的風塵女郎吧！你不合我的胃口。」

高翔眨眨眼皮，輕浮地笑着。「嘿嘿！沒有躺到床上，千萬別去想那件事。我的意思是說，咱們不妨在作買賣的那一方面合作一番。」

「對不起，我是來渡假的。」

「眞的嘛？」高翔臉上露出不信的神色。

「你愛信就信，不相信也無所謂。」

「燕妮，最近我聽到一些消息。」

「不必告訴我。」

「與你們『七妙女』有關係哩！」

「噢！」金燕妮不禁怔了一怔。

「燕妮！」高翔目光中流露出得意的神色。「我猜想：你現在可能想聽聽是什麼消息了。」

「不說也不要緊。」

「我還是告訴你吧？」說到這裏，高翔突然將聲音壓得低低的，「聽說半個月以前，你們幾個獨當一面，從不晤面的『七妙女』突然各駕遊艇，在某一處海面上相聚，商討相互結盟的事。」

金燕妮的確聽得暗暗心動，然而她表面上却很沉得住氣，只是冷冷地說：「嗯，怎麼樣？」

高翔轉過頭去，對着西天業已逐漸褪色的晚霞投以一瞥，然後才語氣沉穩地說：「你們這七個『妙女郎』這幾年來在江湖上眞是艷名大噪，一旦能夠結盟，將七股力量會合一處，不但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對其他在黑道上混混的帮派也是一大威脅，想不到你們那次結盟會商却沒有談出肯定的結果。」

金燕妮靜靜地聽完，才冷冷地問道：「說完了嗎？」

「你應該知道還有下文，」高翔說到這裏，故意頓了一頓，方又接着說下去：「你們七個人商談結盟未果的原因是——一旦結盟，由誰居首。這個的確是問題。論作爲，你們一個個都是聲勢赫赫，論起動用智慧，你們也都在伯仲之間，自然誰都想高高在上，成爲盟首。」

「哼！你倒知道得不少！」金燕妮冷冷地接了一句。

「這也算不了什麼秘密啊！」高翔笑語一句，又將話鋒轉向正題，「雖然發生了這個難題，你們『七妙女』却也想到了一個解決的辦法，那就是——以半年爲期，你們七人各在本行中幹一件大買賣。誰幹得驚天動地，誰的收穫最大，誰就成爲你們七女結盟的盟首。當時你們曾各選一個地盤，免得發生衝突。你好像選的就是星城，該不會錯吧？」

高翔的每一句話都敲動了金燕妮的心坎，她不知道對方是從何處得來如此正確的消息。但是，她也算是一個老江湖，憑一個女流之輩幹得出色當行，自然有她獨到之處，立刻鎭定地說：「高翔，方才我就說過了，我是到星城來渡假的，也就是海關官員們所說的觀光旅行，你最好不要妄費心機。」

高翔不禁楞了一楞，隨後他又聳聳肩頭，以毫不在意的語氣說：「既然你矢口否認，我也不便再躭擱你的時間。否則你就趕不上今晚九時揭幕的『年會』了。」

說罷，一轉身，躍進了他那輛大紅色的「平治」敞篷跑車，將車子開走，臨別還揮揮手說：「燕妮，咱們回頭見！」

金燕妮目送着那輛跑車在燈光燦爛的遊艇碼頭上消失後，這才坐上房車，駕駛者隨即將車子駛離了碼頭。

車子駛入大路，滙入絡繹不絕的車流。坐在金燕妮身畔的駕車女郎向她投以一瞥，喃喃地說：「金姊，怎麼『黃襯衫』也在這裏……」

金燕妮冷笑着接口說：「哼！『黃襯衫』有什麼可怕，我從來就沒有在乎過他呢！」

「其實，這小子倒不壞，只是愛管閒事！」

「夏綠雲！」金燕妮嬌叱了一聲。「



聽你的口氣，像是被那小浪子迷住了。」

「是女人恐怕都會被迷住。」

「我就不！」金燕妮的語氣顯得極爲刁蠻而又自負。「若惹火了我，我教他那件『黃襯衫』變成破襯衫。」

「噢……」夏綠雲顯然不明白她的意思。

「我要他那件『黃襯衫』上面全是槍洞。」

「嗨！」夏綠雲聳了聳肩頭。「那未免太可惜了！」

「別說廢話了，」金燕妮微微皺了一下眉頭，低叱了一聲，接着，又問道：「到『金龍酒店』還有多遠？」

「不遠。」夏綠雲回說：「五分鐘就到了！」

「想不到『黃襯衫』纏去了一大段寶貴時間。」金燕妮說到這裏，回過身去，高聲吩咐：「時間不多。到了『金龍酒店』之後，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化粧換衣，八時二十分以前一定要打扮完畢。」

「是！」後座那五個年輕女郎齊聲回答。

×　×　×

八時二十分，在「金龍酒店」一間豪華套房裏，長方型的茶几上放着七杯琥珀色的拔蘭地，七個盛粧艷服的女郎將這張茶几圍在核心，有六雙眼睛都注視在金燕妮的臉上。

金燕妮打扮得猶如上流貴婦，一串足有十克拉以上的鑽石項鍊垂掛胸前。那雖是一件贋品，可是，讓具有經驗的行家也未必能看得出來那是假貨；除非那位行家隨身携帶着鑑定鑽石的儀器。

金燕妮先舉起面前的杯子，其餘六個人也紛紛端起酒杯，在金燕妮的目光示意下，各人輕啜一口酒汁。

酒杯放下，金燕妮才開口說：「今天晚上的行動照說是毫無麻煩，可是由於『黃襯衫』的突然的出現，却使我提高了警覺。」

坐在她右邊的夏綠雲接口說：「這小子想必是『皇冠俱樂部』請來的保鑣。」

金燕妮不假思索，就搖頭否定。「不可能。」

夏綠雲提出反對的意見說：「金姊！姓高的小子不是一個小角色，然而『皇冠俱樂部』也是赫赫有名的呀！」

「不錯，『皇冠俱樂部』在東南亞首屈一指，它的會員包括了這個地區內第一流的財閥，和上流社會的人物；甚至也有英國封有爵位的高級會員，爲這種高級俱樂部作保鑣絕不丢人，如果請我，我也會加以考慮，然而高翔就不同了，因爲他絕不會安份地去作一個保鑣。」

「那麼他來此的目的……」

金燕妮冷笑接口說：「這小子也許和我們走了同一條路。」

「嗯！」夏綠雲點點頭，不再爭辯。但是，她却提出了另一個問題：「金姊！關於『七妙女』結盟的事……」

「哼！還不是有人和姓高的浪子相好，在銷魂蝕骨的時候不知不覺地溜了嘴，眞沒出息。」

「金姊！」夏綠雲看了看錶，然後皺着眉頭說：「時間不多，還是先商量我們今晚的正事吧！」

金燕妮將一張粉紅熨金的請柬從提包中拿出來攤在桌上，將目光掃了衆人一眼，然後才說：「現在我們來看『年會』的節目程序……九時正，由華頓爵士宣佈酒會開始，舞會也同時揭幕，十時正，『八十年代女郎』的選舉節目登場。這是今晚『年會』中的首次高潮。午夜零時，年會的名譽主席傅朗爵士夫人莅臨，將親自爲選出爲『八十年代女郎』之后的女郎加冕，這是第二次高潮……」

有人插嘴在問道：「我們什麼時候動手？」

金燕妮很不開心地向多嘴的人白了一眼，然後接着說：「所有的行動計劃全部改變，並且由我親自下手。」

「噢……」座間有人失聲低呼，必然是驚訝的成份多於歡欣。

金燕妮又接着說出她的計劃：「『八十年代女郎』的選舉過程最多只有半個小時，自十時三十分以後，參加『年會』的賓客都會開始他們所喜愛的節目。也許有人狂賭，也許是人狂舞。夏綠雲！『黃襯衫』也許會對漂亮的女人發生興趣，由妳去纏住他，甚至一秒鐘都不要將他放鬆，一直到我們得手之後。」

「哦！」夏綠雲不由自主地低呼了一聲。

「這樣妳將有機會去嚐嚐那小浪子的滋味。」

「只怕我纏不住他。」

「一定纏得住，不管妳用什麼方法。我相信妳應該明白我這句話的意思。」金燕妮目光銳利地瞪視着對方。

夏綠雲連忙點頭說：「我一定會盡力而爲。」

金燕妮的銳利目光離開了她，向其餘諸人一掃。「范綠蒂和俞綠珮到『撲克牌』桌上佔兩個座位，妳們一人先買五千美金的籌碼，偶而小賭一局。『黃襯衫』沒有見過妳倆，不知妳們的底細。再加上『皇冠俱樂部』的撲克賭桌上詐賭。如果他向妳們搭訕，別理睬他！」

「是！」范、俞二人同聲回應。

「何綠君和吳綠芬故意在『收銀室』附近徘徊，那裏經常是賓客去購買籌碼，或兌換現欵，見了妳們很可能有人搭訕請妳們喝一杯，答應他們。但是却不能走遠，只能在就近的小酒排裏坐坐。」

夏綠雲笑着說：「嗯，這又是一着疑兵，咱們在馬尼拉的『新世紀俱樂部』曾經幹過一票，『黃襯衫』一定會以爲我又在打『收銀室』的歪主意了！」

金燕妮倒是很有耐心地等她說完，才指着最後一個尚未分配任務的女郎。「韓綠黛，妳担任連絡，不但要和她們兩組頻頻接觸，也要和我不時耳語，故作神秘，造成『黃襯衫』的錯覺。」

韓綠黛點了點頭，表示她已領會。

夏綠雲却又提出了問題：「金姊！妳肯定『黃襯衫』今晚會去參加『年會』的嗎？」

「那是必然的。」

「妳又肯定他會和我們搗蛋？」

「不是搗蛋，是衝突。」

「是麼？」夏綠雲的語氣有明顯的不

信。

金燕妮語氣咻咻地說：「沒有甚麼好懷疑的，方才在碼頭上，他的話中就已顯露出來了。」

「就憑他一個人？」

「怎麼？妳還懷疑他帶得班底？」

「金姊！他就算是個目不識丁的人，也該摸摸咱們的招牌，『綠衣社』是那麼好鬥的嗎？」

「夏綠雲，由此可見，妳對高翔那小浪子所知不夠詳盡。」

「怎麼呢？」

「那小子一向心高氣傲，自命不凡。所以一直都是『跑單帮』地獨來獨往。別說像樣的班底，甚至連助手也沒有。」

夏綠雲神色不屑地說：「既然這樣，又何必小心翼翼地去提防他？」

金燕妮瞪大眼睛，冷冷地說：「夏綠雲，所謂成事不足，壞事有餘。到緊要關頭，他突然冒出來，也照樣敎我們手忙脚亂，可不能小看他。」

夏綠雲點頭說：「那我可得將他纏緊一點！」

金燕妮神色一正，話題又轉到今晚的行動上。「從零時正傅朗爵士夫人莅會，到一時正她離去，其間那一個小時是今晚最重要的時刻。妳們每個人都要緊守崗位，不得擅自移動。最重要的是——絕不能去注意傅朗爵士夫人額上的那一副名貴的紅玉頭飾。」

衆人都點了點頭。

夏綠雲又提出問題：「金姊！關於撤退的行動計劃呢？」

金燕妮回答說：「我得手之後，會設法將東西交給妳……」

「金姊！妳不是要我纏住高翔麼？」

「但願妳纏得住他，等會兒上車後我會將行動細節告訴妳。而且我也會安排交接東西的地點。」

「嗯！以後呢？」

「東西交給妳以後，我們立刻駕車回艇上。也許警方在我們未回到艇上以前就已將我們攔截到，事實上我們車上一無所有。妳將東西照預訂的計劃藏妥，然後回到這裏睡覺。」

夏綠雲語氣遲疑地說：「萬一『黃襯衫』追踪我……」

金燕妮冷笑了一聲。「哼！他也是個凡人，並非神仙。而且按照常情判斷，在事情發生後，他必然將全副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當我們駕車離開俱樂部之後，他也必定駕車力追。妳有足夠的時間去作妳應作的事情。」

夏綠雲默然點頭。

金燕妮再度舉起面前的酒杯，其餘六個人也紛紛學樣。七隻酒杯先聚攏，然後又移到各人的唇邊，乾了杯中的酒。

放下杯子後，金燕妮擺了擺手，衆女紛紛起立，衣裙輕飄，簇湧着金燕妮向外房外走去。

× × ×

「皇冠俱樂部」不但在星城聞名，而且還名震東南亞。它位於星城的怡力海濱。椰林處處，金沙細軟，是個天然的海水浴場。一到夜晚，和風拂面，情歌入耳，眞是處人間的仙土，令人流連忘返。

俱樂部距離海岸綫只有五百碼，佔地甚廣。內部設備豪華，屋宇相接，有各式各樣的玩樂。

俱樂部從每年的四月份一直開放到聖誕前夕。在這一段時間裏，只招待會員。只有八月尾「年會」這一天，才可以招待外人。

入場券並不發售，每一會員除了本身的入場券之外可獲贈券四張，用以邀請親友參與盛會。因此，有時靠着特殊關係，出高價，才能弄到一張入場券。

八時五十分，一輛「龐蒂克」乳黃房車駛到了「皇冠俱樂部」的大門口，穿着英國宮廷侍衛般服裝的門衛掣亮了手中的紅光電炬。房車停下，門衛檢查了每一位貴賓的入場券，撕下一角，這才掣亮綠光放行。

這輛「龐蒂克」房車進入大門，向左拐，駛到停車場停下。車上的賓客陸續下車。一個、二個、三個……一共下來七個。而且都是女的。我們自然知道，這是「綠衣社」的英雌到了。

忽然，一個令金燕妮聽來刺耳的聲音在她面前响了起來：「哈！來啦！一個個貌若天仙，只可惜身畔缺少男伴，女士們，需要我權充嚮導嗎？」

不錯！他正是高翔。此刻，他已經在他的標幟——黃襯衫外加了一件白色上衣，顯得瀟洒已極。

金燕妮將心中的不快按捺不發。冷冷地說：「高翔！你可能是個好嚮導，只可惜不能用刀將你劈成七塊。別忘了我們一共來了七個人。」

「最少我可以陪其中之一。」高翔輕笑着來到金燕妮身邊。「自然該輪到『綠衣社』的主人。」

「我早就說過，對你這小浪子缺乏胃口。」

夏綠雲奉到了命令，一直就在等待機會。此刻連忙挽住了高翔的胳臂。嬌笑着說：「金小姐棄權，那就輪到我了。『黃襯衫』！願意陪伴我嗎？」

高翔轉過身去，左手順着夏綠雲的右肋緩緩下滑，寬大的手掌停在臀側，瞇起眼睛說：「好誘人的身段，必定也是出色的遊伴……」

「走吧！」夏綠雲拖着他。

「可惜妳經常被派作魚餌！」高翔說到這兒，轉身望着金燕妮，語氣俏皮地說：「雖然我明知道，我仍然不顧鈎尖可能會鈎住我舌頭的危險來吞下這口餌，這大概就是男人共同的弱點吧！」

說罷，連連擺手，挽着夏綠雲向交誼廳走去。

不知是誰說了一句：「這小浪子眞迷人！」

金燕妮却惡狠狠地詛咒：「迷人的魔鬼！」

衆人紛紛地說：「夏綠雲可別被這小浪子迷昏了頭才好！」

金燕妮連忙揮着手，說：「快進交誼廳去，還有三分鐘『年會』就開始了。記住妳們今晚的任務，可別老是想着『黃襯衫』。」

× × ×

九時正——



在一陣祝福的頌辭聲中，「皇冠俱樂部」一年一度的盛會開始了。白髮蒼蒼的華頓爵士啓開了一瓶香檳。啓瓶的尖銳噓聲，揭開了盛會的序幕。寬敞的交誼廳裏最少有二百對以上的男女嘉賓在酣舞。自然其中有高翔和夏綠雲那一對，擁舞於輕柔悠揚的音樂旋律裏。

「夏小姐！」高翔溫柔地揭開話題，「妳還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什麼地方嗎？」

夏綠雲假意思索了一陣，才媚笑着回答說：「好像是在馬尼拉的『新世紀俱樂部』。」

「嗯！妳的記憶力眞好！」

「知道我爲什麼記得那樣清楚嗎？」

「想必有原因。」

夏綠雲故意貼上了高翔的面頰，以紅唇咬住他的耳根，輕悄柔媚地說：「那晚你也穿黃襯衫，而我們共舞的那一隻曲子也正是『情人的黃襯衫』，印象自然深刻了。」

「妳眞會說話！」

「你的眼睛更會說話。」

高翔以微笑代替了回答，擁着她接連幾個旋轉，來到一處較爲僻靜的角落，才低聲說：「那眞是一次美妙的傑作。」

夏綠雲有些不知所云，瞪大了眼睛，茫然地問道：「你說什麼？」

「妳何必明知故問！是誰下手的？」

「我眞不明白你是指什麼而言。」

「『新世紀俱樂部』的金庫，妳明白了嗎？」

夏綠雲不禁楞了一楞，然而她應變很快。睨了對方一眼，輕笑着說：「跳舞的時候，何必談這些乏味的事。」

「那麼，我們談些別的。」高翔突然貼上了她的面頰，輕聲地問道：「能夠談談妳們來星城的目的嗎？」

夏綠雲很快地回答說：「觀光旅行，我們正在渡假哩！」

「夏小姐！」高翔的面色突然正經起來。「如果妳們將我『黃襯衫』看成敵人，那就錯了！」

「『黃襯衫』是屬於情人的。而且，我若將你看成敵人，也就不會和你相擁共舞了。」

高翔挑逗了一句：「哦？僅只是共舞嗎？」

夏綠雲媚笑着說道：「那還要看以後的發展如何。」

高翔明知故問：「是那一方面的發展呢？」

「自然是有關感情方面的。」

「夏小姐！」高翔的語氣突然轉爲冷漠，「妳實在不愧是金燕妮手下的一員大將哩！」

一曲終了，二人隨便找了一個座位，各人在女侍捧着的托盤裏取了一杯香檳，相互舉杯祝禱。

恐怕連萬能的上帝也不知道他們心中在祝禱些什麼。

舞會剛開始，舞曲幾乎是一隻連接一隻的。他們還沒有喝乾杯中的酒，另一隻舞曲又開始了。

夏綠雲雖然有些沉迷於高翔的英俊瀟洒，卻也不曾忘記金燕妮交給她的使命。

她決心不讓高翔有一絲空隙。她正想站起來和高翔繼續擁舞時，一個金髮碧眼的外國人來到她面前，很有禮貌說：「小姐！能請妳共舞一曲嗎？」

夏綠雲不禁怔住了。在社交禮儀上，是不容許她拒絕的。可是……她只得求救於高翔。

高翔却俏皮地向她擠擠眼睛。同時邀請另一位女賓滑進了舞池。夏綠雲也只得投進那個外國人的懷裏。

不過，夏綠雲的目光却一直盯在高翔身上不放。她心裏一直存在一個念頭——絕不容許他溜掉。

剛好，這一曲是快節奏的華爾兹。在兩百多對舞客中，想監視高翔，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果然，只是幾個旋轉，夏綠雲就無法找到高翔的影子。在那一瞬間，她不禁焦急起來。

很快地，她又鎭定下心情。現在離預定的行動時間尙早，待一曲終了後，她還有機會去將高翔找回來。

自盛會開始，「綠衣社」的主人金燕妮就不曾走進交誼廳。進去之後，必然有人邀請共舞。拒絕失禮，答應則浪費精力；而今晚上要將每一分精力都用在最重要的那一段時刻。

所以，她在交誼廳外面的花廊下找到了一個幽靜的座位，一杯在手，面對海濤輕風，怡然自得。

却想不到依然有人到這兒來打擾她——那就是高翔。金燕妮原以爲被夏綠雲纏住不放的人。

高翔手裏也端着一杯酒，在她身邊坐下，喃喃問道：「燕妮！一個人不嫌寂寞嗎？」

金燕妮不禁暗暗地咒罵夏綠雲，盛會開始才十分鐘，竟然讓這條上釣的魚兒又溜了。

「你簡直就像一頭蒼蠅！」她冷冷地說。

「妳豈不變成引誘蒼蠅的血？」

金燕妮似乎有自知之明，在門口方面絕對佔不了上鋒。於是冷冷地說：「請走開！我不喜歡別人打攪我的寧靜。」

「怪事！愛寧靜何必來參加這熱鬧的盛會？」

「你少管！」

「燕妮！」高翔的語氣非常正經。「我們碰過好幾次了，誰也佔不了便宜，這次該合作了吧！」

「合作與否，還要等我明早聽過夏綠雲的報告之後才能決定。」

高翔不禁笑了起來。「哈哈……燕妮！妳閃避得眞好！談談今晚的目的吧！」

「我想先問問你來此地的目的？」

「不是爲尋歡作樂而來。」

「夠坦白的。」

「希望你也能坦白。」

「高翔！我來此的目的和你正好是相反。」

高翔冷哼一聲。「嘿嘿！別說得那樣好聽，『七妙女』之一的『綠衣社』主人千里迢迢帶着手下的好手來到這兒參加盛會，若不想趁機撈一票，恐怕誰都不會相信呢！」

金燕妮的神情依然鎭定如故，語氣冷

冷地說：「你既然願意化費腦筋去猜，你就儘管亂猜吧！」

高翔以喃喃自語的語氣說：「想仿效馬尼拉『新世紀夜總會』那一次的手法再來一回嗎？妳應該明瞭這兒的金庫有特殊裝置，並不太好下手。想在賭枱上動手脚嗎？『綠衣社』好像沒有那種人材，眞敎人想不透。」

金燕妮狠狠地盯了對方一眼，聲色俱厲地說：「高翔！我來此的目的，是要剝掉你身上這件黃襯衫。」

高翔毫不爲意，輕鬆地聳聳肩說：「不勞費心！我從不穿着襯衫上床的。」

「別想得那麼好！襯衫剝下來後休想穿上。因爲過不了多久，你身上的血肉就腐化了。」

「噢！是想要我死？」

金燕妮惡毒地說：「早就想置你於死地了。」

高翔卻愈見輕鬆，油腔滑調地說：「燕妮！讓我死的方法只有一個，不過那得要妳犧牲色相才行，因爲我很樂意死在女人身上。」

金燕妮已無法再遏制心中的怒火，也顧不了此地是甚麼場合，揮手就向高翔的臉上摑去。高翔眼明手快，一抬手，捉住了金燕妮的手腕，輕笑着說：「燕妮小姐！別忘記妳此刻的打扮猶如貴婦，怎可在這種地方打情罵俏呢？」

金燕妮抽手回來，無奈對方握得太有力了。正感進退維谷之際，幸好夏綠雲及時趕到。她額際滾動着汗珠，證明她的芳心是相當焦急的。

「高翔！」夏綠雲發出一聲輕叱：「你是怎麼回事？一轉身就不見了，今晚你是我的男伴呀！」

高翔連忙放開金燕妮的手腕向夏綠雲迎過去。

「咦！妳怎麼反倒怪起我來了？妳若不陪那個外國佬跳舞，我會甘心踏到這兒來吹冷風嗎？」

「來吧！」夏綠雲過去挽着他，緊緊地依偎着。「我們找個幽靜的地方，省得老是有人來纏。」

她故意假裝不會看到金燕妮。高翔也不加以說穿，挽着夏綠雲離開花廊，向交誼廳走去。

「夏小姐！」他低聲說：「幽靜的地方只有一個。」

「何處？」

「招待所。」

「高翔！」夏綠雲裝腔作勢。「你好壞喲！」

高翔卻冷冷笑說：「別會錯了意，招待所要到凌晨一時才開放，而且此時此刻，我還不想離開這個熱鬧的場面。」

夏綠雲暗暗意識到高翔並不見得好纏，她用盡了心思，總算被她想到了一個絕妙的方法。

「高翔！陪我游泳去。」

「月下裸泳嗎？」

「呸！別胡扯！」

「那有甚麼滋味？」

「高翔！看你樣子不像色情狂嘛！」

「誰說不像，我今晚就是專程爲了觀看『八十年代女郎』的選舉節目而來。」

「星城有的是裸舞院。」

「我是那裏的常客。」

「別說廢話了！陪我去嗎？」

高翔壓低聲音說：「我得先聲明，進了泳池後，我要和妳跳『水中芭蕾』。」

「別胡扯了！來吧！」夏綠雲說着，就硬拉着高翔，往游泳池邊跑去。

游泳池的四週裝置着無數的水銀燈，也許由於燈光太亮而碍「事」，被捉狹鬼用汽槍將燈泡擊壞了。管理人員換不勝換，也就乾脆聽其幽黯。藉着星光可以看見一對對男女直立水中，天知道頸項以下浸在水中的部位在玩甚麼鬼名堂，大概就是高翔所說的「水中芭蕾」吧！

兩人分別在更衣室換上了泳衣，躍下泳池。

夏綠雲只游了半程，就被高翔攔腰抱住了。她假意嬌嗔地：「你要幹甚麼？」

「噓——」高翔一根食指豎在唇間發出警告，繼而悄聲說：「不要打擾別人的寧靜呀！」

夏綠雲左右一看，芳心狂跳，嬌羞地說：「早知這樣，就不該來了。」

「既來則安，入鄉隨俗，我們也學他們吧！」高翔輕浮地說，而他的兩手也展開了輕浮的動作。

「高翔！這怎麼可以？」

「我方才就說過了，入鄉隨俗，否則我們要被驅逐的呀！」

這雖然使得夏綠雲有一種新奇的感覺，然而在衆目睽睽之下，總有點令人尷尬。此刻，夏綠雲方才明白，爲甚麼更衣室所供應的泳褲爲甚麼都有鈕扣的裝置，原來是爲了「方便」。

爲了完成金燕妮所交付的使命，她必須忍受高翔的侵襲。不過，得多少做作一番。於是，她嗔怪地說：「高翔！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待我呢？」

「嗨！妳這句話晚說了一秒鐘……」

「高翔！讓我們換一個地方吧！」

高翔雙手緊緊地摟着她的腰肢，輕佻地說：「『水中芭蕾』有它的獨特的風味，換個地方就不妙了。」

夏綠雲實在不覺得有甚麼獨特的妙處，她卻必須裝出頗爲合作的樣子，因爲這樣總算將高翔纏住了。不過她卻有些惋惜，她原想好好享受一下這件誘人的「黃襯衣」，竟然將這個機會在水中浪費掉了。

夏綠雲雙手反倒到自己背後抓住了高翔的手腕，這是一個很自然的姿勢，多麼聰明的高翔，也絕對想不到她這種姿勢竟然別有用心。當高翔專心一致在跳着他喜愛的「水中芭蕾」時，夏綠雲解下他拴在手腕上的鑰匙，丟入池中。那是更衣室貯物箱的鑰匙，失去它，高翔無法取回自己的衣服。穿着泳褲，裸着上身，他總不能回到交誼廳裏去吧！想到這兒，夏綠雲不由自主地暗笑失聲。

高翔跳得更有勁了，同時咬住她的耳朵說：「嗨！妳樂了吧！我早就告訴過妳，『水中芭蕾』的滋味是非常絕妙的，妳現在總算領略到了。」

「的確很妙！」她將最後那個「妙」字說得格外用力。

× × ×

「八十年代女郎」的選舉節目於十時



正準時登場；這是一個令男士們心跳，令女士們閉眼的刺激節目。

十五名全裸女郎魚貫出場，每個人身上只佩掛了一方不足十平方吋，綉着金黃色號碼的黑色小布，這塊小布正好遮蔽了實在不能暴露的地方。主辦人員設計的奇妙的確令人佩服。

每一位男賓都得到了一張選票，去投選自己心目中的裸體女郎。選票分正副兩聯，正聯投下票箱；副聯留在男賓們的手裏。午夜過後，要開出十五個幸運獎。獲獎人將可以和一個「八十年代女郎」一夕銷魂。這不過是俱樂部化錢僱來的變相娼妓用以招徠會員的。但是，名稱經過美化之後，竟然成了高級社交活動。在這人慾橫流道德淪落的八十年代，這算不了是甚麼稀奇古怪的事。

十五名競選「八十年代女郎」之後的羣雌中，有星城土產；也有來自日本的扶桑嬌娘；更有金髮碧眼的洋婆子。膚色，面貌雖各有不同。然而卻有一個共同的特色——無不是蠻腰修腿，隆胸豐臀。

金燕妮自然不會去注意這些賣弄風騷的同性，她所留意的是令她感到傷腦筋的那件「黃襯衫」。她仔細地計算時間，有四十一分鐘之久，高翔的影子都不曾出現過。但她並不十分安心。如果夏綠雲能將那小子再纏一百五十分鐘以上，那麼，她就可以毫無阻碍地大功告成了。

半小時過去，男賓們已經投下了他們的選票。接着，陸續開票。冠、亞、季、殿，以及五六七八九……「八十年代女郎」的名次也告決定。時間也到了十一時正，高翔依然不會出現。突然，夏綠雲的影子出現在金燕妮的眼裏。

「綠雲！」金燕妮連忙走到她面前，低聲問道：「高翔呢？」

「在游泳池裏。」

「妳怎麼可以離開他呢？」

夏綠雲詭譎地眨眨眼睛，輕笑說：「他無法離開游泳池。我不但將他的貯衣櫃鑰匙丟了，而且他身上的泳褲也被我脫下扔掉了。」

「眞絕！」金燕妮禁不住想笑。「不過，妳最好還是不要離開；那小子的花樣可多得很呢！」

「我不相信他能裸體爬出泳池。」

金燕妮揮揮手說：「快去吧，準十二時半到交誼室來接貨就行了。」

「金姊！我想請敎妳一個問題。」

「甚麼事？」

「玩過『水中芭蕾』對身體健康，有不良的影响嗎？」

「妳說甚麼？」

「妳沒有經驗嗎？」

「綠雲！我不明白妳的話。」

「就是……在水裏……那個……」夏綠雲脹紅了頸子。「不然我怎能脫下他的泳褲呢？」

金燕妮輕啐了一聲，連連揮着手說：「去！去！去！這些鬼話你竟然也來問我！」

夏綠雲碰了一鼻子的灰，噘着嘴唇往游泳池跑去。

來到池畔，她輕叫一聲：「高翔！」沒有回聲，她再叫，仍是沒有回聲。

睡着了嗎？雖然泳池有時和床一樣具有某種妙用，但是卻不能睡覺呀！

她在池邊繞了一個圈，定神一看。心頭不禁暗喊一聲糕糟，原來「黃襯衫」高翔業已不知去向。

## 紅粉妙賊

十一時十五分，金燕妮發覺時間開始過得慢起來。這是一種心理因素，雖然她是個老手，在等待下手的時刻到來，仍是難耐的。

交誼室復又開始了狂舞，她又回到了走廊上那個「雅座」，突然，她心中所記掛的那件黃襯衫卻像幽靈般出現了。

「嗨！燕妮！我該謝謝妳。」高翔神態輕鬆地在她身邊坐下。「魚餌的滋味實在太美妙了。」

燕妮暗道不妙！在最要緊的時候這個陰魂卻偏偏出現了，情知此刻不宜和他頂撞，只得耐住性子說：「可惜你在水中糊亂蹧蹋了，你應該忍耐一下，帶到乾燥柔軟的地方去好好享受才對。」

「燕妮！妳這句話可說得太外行了，魚餌自然是下在水中讓聰明的魚兒去享受的呀！」

「你是聰明的魚兒嗎？」

「自然。吃掉魚餌而不吞鈎，還不夠聰明？」

「也許那是一根直鈎。」

「不談這些。」高翔突然轉過話題問道：「『樸克牌』賭桌子上那兩個小妞是新入夥的嗎？」

金燕妮心中暗喜，顯然高翔已經將注意力放到范綠蒂和俞綠珮身上去了。因此她故意漫不經心地說：「少動歪腦筋，她們兩個對男人缺乏興趣。」

「他們對甚麼有興趣呢？」

「鈔票。」

「燕妮！老朋友，我不能不提醒妳。那兩個妞兒賭技很差，妳那一萬美金的賭本泡湯了。」

「不關你的事。」

「還有，『收銀室』門口那兩位站的也不是地方，可能已引起了安全人員的注意，不出多久，她們就會有麻煩。」

「姓高的！」金燕妮感到有些不安，因此不愉快的口氣又透露了出來。「告訴過你了，少管我的閒事。」

高翔卻像一塊口香糖，黏上了就難得拿下來。他喃喃地說：「燕妮！妳今晚的目的到底是甚麼呢？不在賭枱上，也不在『收銀室』，妳到底在動甚麼念頭？」

「我在動殺你的念頭。」

「那倒不至於。」高翔說到這裏皺起眉頭想了一陣，忽然振聲說：「噢！我明白了！」

「你明白甚麼？」

「妳的目的是等到『八十年代女郎』加冕的時候。」

金燕妮心中大驚，若是眞被高翔識破了她的心意，今晚的計劃一定無法成功。因此不動聲色地說：「往下說吧！看你好像很有興趣的樣子。」

「燕妮！妳是不是想動那頂后冠的念頭？」

「是吧！」金燕妮不着邊際地說。

「妳說是，那一定不是。本來我也不該朝這方面猜；那頂后冠根本不值錢，是日本養珠打造的，再說，就憑妳手下那幾員大將，派任何一個去競選『八十年代女郎』，也可贏得那座后冠。」

「高先生！」金燕妮極不客氣地說：「希望你像個紳士，請吧！我不願有人打擾我的寧靜。」

高翔的笑語仍然未變，但措辭極爲嚴厲。「燕妮！這是最後一次機會。妳如果不向我說明妳今晚的目的，妳必定是空手而來，空手而去。」

「你再不走，我要教人趕你了。」

高翔站了起來，笑着說：「此刻妳是一個淑女，我只得恪守社交禮儀；當我發覺妳有不規矩的行動時，我就不會再客氣了。」

說完後，他走開了。但他只走開了不到十呎的地方，在一張座椅上坐下來，分明是將她跟定了。金燕妮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偏偏夏綠雲又不見面。而且時間已逐漸接近傅朗爵士夫人光臨的時刻了。

「螞蟻」在熱鍋上爬了五分鐘夏綠雲才出現。

「高翔！」她氣咻咻地說：「你不是說好在游泳池等我的嗎？」

高翔靠在椅子上的身體紋風不動，向她招招手說：「過來！」

「不！」夏綠雲在撒嬌。「我們到別處去。」

高翔聲音冷漠地說：「對不起！在游泳池中妳使我耗去了過多的精力，此刻我一定要好好休息一下，午夜以後還有好節目哩！」

夏綠雲投進他懷裏嬌聲地說：「高翔！你對我這樣冷漠，我可不答應你啊！」

「那該怎麼辦？」

「你不可以『事』後無情。」

夏綠雲說完後就主動地去吻他。高翔也很認眞地摟緊她的腰，閉上了眼睛。可是這個長吻却不十分起勁。

足足有三分鐘之久，兩人才分開。

「綠雲！奉命行事總是枯燥乏味。」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高翔「噓」了一聲，手指指向金燕妮原先坐的地方，悄聲問道：「妳們那位大姊走了嗎？」

「走了。原來你是在怕她？」

「不是我怕她，是她怕我。」高翔推開身上的夏綠雲。「既然她已走了，妳就不必再演戲啦！」

「你好像什麼都明白。」

「當然，我並不是傻子。但我有時却願裝傻子，因爲傻人有艷福，而艷福又是每一個男人都想得到的。」

「高翔！」夏綠雲有些忸怩地說：「方才……我只是希望你在游泳池裏多躭擱一會，並沒有別的意思。」

高翔輕笑着說。「妳的法子眞絶．但是妳也有不會想到的地方。貯衣櫃的鑰匙有雙份．另一把在管理人員手裏。妳扔掉我的鑰匙並難不倒我。」

「嗯！你怎麽爬出游泳池的？」

「池子裏沒人穿的泳褲可多着哩！」

「高翔！說些正經話好嗎？」

「我樂意聽正經話。」

「爲什麼老是釘着金燕妮？」

「無非是窮極生瘋，想分一杯羹。」

「你認爲我們今晚來是想幹一票？」

「毫無疑問。」

「那麽，我要請問一句，」夏綠雲貼近他的面孔盯着他：「你今晚參加『年會』是什麽身份？」

「和妳們一樣。」

「這句話太籠統。」

「客人兼歹徒。」

「不是俱樂部的保鑣嗎？」

「混字號的人物是不會去幹職業保鑣的。」

夏綠雲吁了一口氣，才說：「既然如此，你不該使我爲難。」

「說吧！要我做什麽？」

「不知你是否能守信。」

「嗯！我忘女人不會忘得那樣快。」

「那麽請在凌晨零時三十分前不要離開我。」

「這是金燕妮交付給妳的使命嗎？」

「我承認。」

「我答應妳，但有一個案件。」

「說吧！」

「告訴我，妳們今晚的目的何在？」

「不知道。」

「眞的？」高翔眯起眼睛來搖搖頭。「像妳這樣一員大將，金燕妮怎會不告訴妳今晚的行動？」

「高翔！」夏綠雲一本正經地說：「目前『綠衣社』人才多的是，我夏綠雲算不了什麽，今晚我的任務只是陪你下池一跳『水中芭蕾』，那還能算一員大將嗎？你太捧我啦！」

「我想不出除了妳以外，還有什麽好材料。」

夏綠雲趁此機會來了一招「聲東擊西」。「星嘉坡並非只有這個地方才可以弄得到錢。」

高翔突然一楞，喃喃地說：「我說哩！『皇冠俱樂部』沒有一樣東西是有誘惑力的。妳這句話好像說的是實話。」

夏綠雲心中暗喜，因爲高翔已經中計了。於是咯咯一陣嬌笑，話題一轉，風情萬千地說：「高翔！『水中芭蕾』毫無情趣可言。」

「妳喜歡什麽呢？」

「我喜歡『墊上運動』。」

「好的。等會我可以在招待所訂一個房間。」

「我保證那不是奉命行事。」

高翔看看腕錶說：「現在十一點半，如果妳能和我來一個六十分鐘的長吻。妳就完成任務，而我也不會胡思亂想了。」

× × ×

午夜零時，「皇冠俱樂部」的「舞會」掀起第二個高潮。

傅朗爵士夫人的訪問光臨了。

當她被若干上流紳士簇擁着進入交誼所時，贏得了在座所有淑女的讚美和羨慕。並非由於她的風姿和氣派，引起羨慕的是她前額佩戴的那副項飾當中的一塊紅玉——價值美金百萬元一方寶石。

金燕妮有着無比的激動，她幾乎是一個迷戀任何寶石的狂人。可惜的是，任何



寶石到她手中都無法留存下來佔爲己有，她必須加以分割，或變型後出售。爲了永無止境地追尋名貴寶石，她有龐大的賬單需要支付。

「黃襯衫」沒有出現在交誼所，這頗使她安心。她看看錶，零時零三分。然後站起來向交誼所旁邊那間「棋橋室」走過去。

這裏已經改成了「八十年代女郎」的化粧室，她打開皮包，將一枚紅色的證章佩在她那件晚禮服的前襟上，原來那是一枚「化粧顧問」的證章。門衞沒有攔阻她，反而爲她拉開「棋橋室」彈簧門。

「棋橋室」內有十五個小間，剛好分配給十五個「八十年代女郎」佔用。金燕妮看看房門上的號碼牌，走進了九號房。

九號矢島和子小姐是位扶桑美人，今晚被選爲「八十年代女郎」的殿軍，她可以得到一根K金手杖。

金燕妮一走進去，就用流利的日語問道：「和子小姐！準備好了嗎？」

其實，這些「八十年代女郎」根本沒有什麽好準備的。身上沒有衣服，脚上沒有鞋子，而且來賓們的視綫也不會注意到她們的儀態和髮型上。至於面部化粧不必講究，因爲她們出場時面部都加了一層藍色輕紗。

不過，矢島和子小姐發覺來人是一位化粧顧問時，仍然謙虛有禮地說：「請指教。」

「和子小姐！跟我到洗手間來一下好嗎？」

「是不是有什麽地方骯髒？」

金燕妮笑着說：「妳坐椅子上久了，臀部可能有摺痕，瘀血也會出現紅色，讓我用海棉沾了冷水爲妳擦拭一下，以免破壞妳的美感。」

「謝謝妳。」矢島和子很高興地站了起來。

每一個小間裏都有洗手間的設備，金燕妮打開門讓矢島和子走進去。

金燕妮並沒有去拿海棉，而是重重地在和子的後頸砍了一掌。

矢島和子連哼都沒有哼一聲，就倒下去。

金燕妮飛快地褪下了和子胯間那塊綉有號碼的黑色小布，然後迅速地脫下身上那件漂亮晚禮服。

這時，催促「八十年代女郎」登場的鈴聲已經响了起來。金燕妮的臉上露出了一個詭譎而又滿意的笑容。

× × ×

「八十年代女郎」加冕以後，就是抽取「幸運獎」的節目。因此，整個盛會的高潮又掀起來了。

冠軍是一個金髮的瑞士女郎，此姝原是星洲有名的脫后。三圍突出，大眼朱唇，性感已極。

在一片喧鬧聲中，前三名都接受了后冠。現在只剩下殿軍了，五名以下是不接受頒獎的。

司儀人高喊道：「殿軍是矢島和子小姐！」

這位扶桑美人走了出來，她渾身潔白如玉，乳暈鮮紅，細腰豐臀，揉和東西方雙重之美。

男士們莫不面面相覷，方才爲什麽沒有投下她一票呢？她實在比那位金髮瑞典女郎要美多了。

何綠君和吳綠芬這時也擠在交誼所門口湊熱鬧，一見這位扶桑美人出現，不禁同時一怔。

何綠君心直口快，不禁脫口說：「還不是金……哎喲！」

原來是吳綠芬在她臀部上擰了一下，要她少說話。

傅朗爵士夫人已經將手中一根小巧玲瓏的K金手杖遞給得獎人。扶桑美人雙手接過，極爲恭敬地行了一個日本式九十度以上的鞠躬禮。男士們立刻心搖神盪，因爲她一彎腰，那一雙豐隆的乳房也懸空搖擺起來。

傅朗爵士夫人都是以含笑微微頷首的方式向受奬人答禮的。可是面對這個日本嬌娃行如此隆重的大禮，也情不自禁地彎腰鞠躬。就在這個時候，站在交誼所門口的何綠君又發出一聲尖叫。

是誰踩了她的脚嗎？

不是！不是！原來她看見那位扶桑美人用那根小巧玲瓏手杖挑下了傅朗爵士夫人額前的紅玉頭飾，在衆目睽睽之下，這個行動未免太大胆了。

在傅朗爵士夫人還沒有直起腰來以前，她已轉身向內走去，裸露的背影贏得了滿堂掌聲，自然也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

吳綠芬低聲說：「得手了！快分頭通知，緊急撤退。」

一直到那位扶桑美人消失了踪影，羣情還沒有平息下來，連傅朗爵士夫人也在爲那動人的背影而出神。

司儀準備要宣佈抽獎了，他突然發現了什麽，神色一變，連忙走到傅朗爵士夫人面前，低聲說：「夫人！妳的……」

傅朗爵士夫人以爲自己失態，連忙說：「她實在太誘人了。」

「夫人！妳的頭……頭……」

傅朗爵士夫人發覺那司儀的目光一直盯着她的前額，不由自主地抬手在額前一摸。這一摸，令她魂飛魄散，緊張地叫了起來：「我的紅玉頭飾不見了。」

× × ×

高翔的頭靠着夏綠雲的頭，像在睡覺。而夏綠雲却在偷偷地看錶，時間已到了零時二十九分。

她剛想藉故站起來，已傳來了傅朗爵士夫人的叫聲。

高翔猛然跳了起來，大叫道：「綠雲！妳們眞蠢！金燕妮是絶對離不開星嘉坡的。」

說完後，就向友誼所跑去。

夏綠雲正好脫身，繞過走廊，來到了交誼所的背後。

人羣紛亂已極，當然是由於有許多俱樂部方面的安全人員擠出所引起的。但是此刻已無法分辨誰是竊賊。

剛好，金燕妮從「棋橋室」神態安詳地出來，兩人擦身而過，一個沉甸甸的小手巾包遞到夏綠雲的手裏。

夏綠雲一轉身，那包東西又藏進了她的乳溝之間。以她三十七吋的碩大尺碼，是足以掩護的。

金燕妮悄聲說道：「按照原訂計劃進

行。」

「知道了。」夏綠雲應了一聲，然後和金燕妮採取相反方向往人羣中擠去。

三分鐘後，安全人員已經發現了九號化粧間昏厥的矢島和子。只見一個金髮碧眼的英國佬在大聲喊叫：「通知大門門衞，不准任何人離去。」

一分鐘後，他得到了報告：「一輛乳白色『龐蒂克』房車剛剛開走，車上有六個中國女人。」

那英國佬又疾聲下令：「快通知警方攔截，車上的人必是嫌犯。」

夏綠雲放心，因爲嫌犯身上沒有贓物。她在人羣中搜索高翔，也沒有發現他的影子。

現在，她必須戴一個護身符，一個單身女子是容易引起安全人員懷疑的，而她身上又懷着贓物。

她很快就找到對象，就是曾邀請她共舞的外國佬。

他正向夏綠雲迎面走來，從他胸前那枚會員證章就可看出他是一個擠身於上流社會的人物。當兩人擦身而過時，夏綠雲閉上了眼睛，僞裝昏厥的樣子，正好撲進那個外國佬的懷中。

外國佬緊緊地抱住她，一隻手輕輕拍着她的面頰。夏綠雲才緩緩睜開了眼睛，嬌羞地說：「噢！對不起。」

外國佬鬆開她，發覺她仍然有些搖晃晃，於是又伸手攙扶着她，禮貌地而又關心地問道：「不舒服嗎？」

「好可怕！」

「來！」他挽着夏綠雲往交誼所門口走去。「妳該呼吸一點新鮮空氣。」

二人到交誼廳外面走廊，那裏仍然擠滿了人。

夏綠雲試探性地問：「能到海邊上走去嗎？」

外國佬攷慮了一下，點了點頭說：「來吧！我可以用人格保證妳是與竊案無關的。」

× × ×

二人向大門外走去。外國佬向門衞打了一番交道。想必他很有點地位，門衞並沒有留難他們。

來到海邊，二人在一方岩石上坐下，夏綠雲依偎在他懷裏。

那外國佬約莫四十歲，這種年紀的男人不輕易放過任何一個可能送上門的「艷福」。

因此，他的手開始往夏綠雲軀體上柔軟的部份侵襲了。她也不抗拒，不過她竭力不讓對方的雙手接觸到她的胸域，因爲那裏藏有贓物。

男人是最善於得寸進尺的，女人不抗拒，自然就是默許。因此那外國佬的嘴唇開始在夏綠雲的頸項上親吻着。

再過一會兒，他開始探索她的嘴唇。兩唇輕輕一碰，夏綠雲就巧妙地閃開了。聲音沙啞地說：「我感到口渴，請不要這樣。」

「我去爲妳拿瓶飲料吧！」

「不必了！」

「小姐！我是誠心誠意的啊！」

「不太麻煩嗎？」

「請不必介意，我很樂意爲漂亮的小姐服務。」外國佬說完之後，就飛快地向俱樂部跑去。

他是否眞的樂意服務，很有點問題。不過現實狀況却非要他跑一趟不可。沒有喝下飲料，他無法索吻，未經親吻，就沒有法子進展下一步……

當那個外國佬進入俱樂部大門之後，夏綠雲脫下了高蹺鞋抓在手裏，飛快地跑離了現場。

她心裏暗暗好笑，讓那個外國佬拿飲料來自己喝吧！不過，他一定會氣爆炸肚皮，因而那瓶飲料也無法喝下去了。

凌晨一點半鐘的時候，夏綠雲回到了「金龍酒店」。

當她進入房中，按亮電燈時，她不禁怔住了。原來有位不速之客，「黃襯衫」正斜靠在她床上。

在金燕妮的估計中，「黃襯衫」一定會去攔截遊艇。

但是他却出乎意料地來到這裏，眞不簡單。

在一愣之後，夏綠雲又笑道：「你怎麽來了？」

「和妳共玩『墊上運動』呀！」

夏綠雲笑笑，將手袋扔到他懷裏，開始脫衣衫，從外到內，澈底解除，然後偏着頭問道：「滿意嗎？」

「很美！不過一進門就脫，未免大煞風景。」

「高翔！」夏綠雲板起面孔說：「不必打啞謎，我脫去衣服是讓你知道我身上並沒有贓物。」

「妳怎麽知道我是爲贓物而來？」

「你的眼光告訴我的。」

「眞厲害！」他說着從床上也坐到沙發上，他的手從她的大腿一直撫摸到她的足趾，眼光中突然掠過一絲詭譎之色。「綠雲！妳脚趾上有沙，是否方才到海邊去過了！」

「不錯，和一個外國男人。」

高翔鬆開了她，笑着說：「不錯，妳們進步了，水裏有人接贓，還是選一個岩隙藏起了贓物？我的猜想不錯吧！」

夏綠雲暗中的確有些吃驚，但她表面却笑着說：「也許，你今晚整個猜想都錯了。」

高翔笑了一聲，推開她站了起來往几上一指，說：「看看那七杯琥珀色的白蘭地吧，這是妳們『綠衣社』每次行動前的習慣，大家舉杯預賀成功。」

「高翔！別說傻話！」夏綠雲似笑非笑地說：「你如果不是爲了『墊上運動』而來，我就要請你走了。」

高翔聳肩一笑。「嘿嘿！『事』後無情是妳們女人，非我們男人。」

「誰教你說這些毫無意義的話呢？」

高翔突然神色一正，聲音嚴肅地說：「我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有意義，妳仔細聽着，妳們的車子在未抵達『遊艇碼頭』以前就被警車截到了，幾乎拆下了汽車輪胎來檢查，結果是一無所獲，金燕妮這一着部署得非常高明。」

夏綠雲得意地笑着說：「警方和你一樣是個只重幻想，不重實際的笨蛋。」

「別說得太早了，金燕妮已惹下了麻煩了。」



「這我倒該關心地問問。」

「她去過化粧間，而第四名『八十年代女郎』是被她擊昏的，當事人和門衞都可以指證。」

「噢，這倒是麻煩之事，」她嘴裏雖然如此說，面上却還在笑，「可是贓物呢？這是整個案件的關鍵。」

「綠雲！我想請妳去轉告金燕妮幾句話。」

「如果她樂意聽，我可以轉告。」

「不樂意聽！她也得要聽。」

「你挺神氣的嘛！」

高翔一個字一個字鏗鏘有力地說：「金燕妮替代第四名『八十年代女郎』出場受獎，就在她和傅朗夫人相對一禮的時候，偷走了那塊紅玉頭飾。」

夏綠雲冷笑一聲說：「你好像親眼看見的，那時候你分明和我在一起，恐怕又是你腦子在憑空猜想吧！」

「我不希望你吃驚，但我必須告訴妳，就在金燕妮施展空空妙手的時候，湊巧有一個新聞記者攝下了一張照片，那將是對金燕妮最不利的一件證物，不過，那位新聞記者揹在肩頭上的照相機却已經到了我的手中。」

夏綠雲先是大吃一驚，最後不禁又鬆了一口氣，那張照片落在高翔手裏，情況就不大嚴重了。

「就是要我轉告這些話嗎？」

「還有，警方限制妳們那艘遊艇離境，不過，按照此地的法律，限制令只有一個星期，現在我給妳們三天的時間去攷慮一下，看看是要和我作朋友，還是要作敵人？照片，如過三天沒答覆，我們就交給警方。」

「這好像是敲詐。」

「的確是敲詐。」

「金燕妮不喜歡被人敲詐。」

「我知道，所以，我不逼她出錢向我買那張照片。」

夏綠雲不禁感到奇怪了，因而猶疑地問道：「那麽！你的目的何在呢？」

高翔壓低了聲音說道：「由我替你們銷贓。」

「嗨！你什麽時候改行啦？」

「換句話說，也就是要金燕妮將那塊紅玉賣給我，我交出那張照片，保證她不會有麻煩。」

夏綠雲以試探的口氣說：「我不知道那個價值連城的紅玉是否眞的到了金燕妮的手中，不過，若說你有力量收購，我却不大相信。」

「到時候要拿出錢來的啊！」

「高翔，我問你，你知道那塊紅玉的價值嗎？」

「美金一百萬元。」

「你有那麽多的現欵嗎？」

「我有十萬。」

「哼，相去太遠了。」

「聽清楚，我只以十分一的價錢收購，不答應也不行，那張照片也該值九十萬美金。」

夏綠雲不禁楞住了，原來高翔想要黑吃黑，不過，他還算有良心的，總算不讓她們虧本。

她知道了對方的用意後，於是虛聲恫嚇道：「高翔，最好你少說這種無聊的話吧。」

「聽在金燕妮的耳中就有意義。」

「聽在她耳裏，她會在你那件黃襯衫上開幾個洞。」

「她不敢。」

「她沒有不敢的事。」

「這才眞是無聊的話，」高翔拉拉他的衣服，要走的樣子。「好！我走了，三天內給我答覆。」

夏綠雲橫身攔住他，「高翔，你不能走。」

「爲什麽？」

「你欠我的債。」

「哦？就是妳所要玩的『墊上運動』嗎？」

夏綠雲故意搖晃了一下軀體，妮聲說：「那是兩個人合作的事情，你走了，我一個人怎玩法？」

高翔伸手在她裸露的臀部上拍打了一下，輕佻地說：「很抱歉！鈔票比裸體女人的誘惑力要大得多。」

夏綠雲氣得想咬他一口，這眞是太傷害了她的自尊心，裸體的誘惑喪失了，還能將他硬拉亂來嗎？

高翔走到門邊又回過身子來說道：「差點忘記告訴妳了，我住在『藍寶石酒店』二一二室。每天上午十時以前我都在床上。」

房門關閉的那一陣風，將一朵耀眼的黃雲吹走了。

夏綠雲發瘋般跑走了浴室，打開冷水就往頭上淋，不知是想淋熄心頭怒火，還是想淋淨前幾個小時「水中芭蕾」所留下的殘漬。

突然，電話鈴聲响了起來。

夏綠雲匆忙跑出接聽，打電話來的是金燕妮。

「綠雲嗎？怎麽樣？」

「都按照妳的吩咐辦好了。」

「那就好。」

「可是……」

「怎麽吞吞吐吐的？」

「『黃襯衫』方才來過了。」

「別理他。」

「金姊！情勢不如妳想像中那樣簡單啊！」

「噢！」金燕妮似乎有些錯愕。「他說了些什麽？」

「我一時也說不清楚，妳是否能來一下？」

「我不想來妳那兒，」這就是她不便來。

「我去見妳好嗎？」

「不要，既然是渡假來的，還是各人的吧！」

夏綠雲明白了金燕妮的意思，目前兩人不宜見面，因爲她們那一羣已被警方列爲嫌犯了。

「那麽，妳去見見『黃襯衫』吧！」

「妳能暗示一下他要的什麽嗎？」

「他……他……」夏綠雲在構思一句比較能夠表達整個情況的暗語：「……他想收購妳手裏那塊地皮。」

「噢，這倒令我想不到。」

「因爲我無法將整個情況告訴妳，所

以妳去時，先要少開口！聽他說，瞭解情況以後，妳才好應付。」

「好的，知道他的地址嗎？」

「『藍寶石酒店』二一二室，他剛走，也許已回到酒店去了，爲免撲空：妳最好先打個電話去問問。」

「我知道……綠雲，最近妳玩得太野了，看妳瘦了不少；最好能夠在酒店裏休息。」

「我會遵照妳的吩咐，」夏綠雲放下了電話，自然也明白了金燕妮的意思！是要她少出去走動。

她楞一陣，才想起身上還是濕淋淋的，於是又跑向浴室，抓起一條浴巾開始擦拭身上的水珠。

冷水淋浴最能使人情緒鎭定，夏綠雲的思維也開始冷靜起來。

自從她加入「綠衣社」之後，跟隨大姊金燕妮幹過不少次「買賣」，在金燕妮細心的策劃下，可說從未出錯；難道這一次在「黃襯衫」高翔插手的情況中，會滑跌一跤嗎？

她立即否定了這個疑問，那是不可能的。

「水中芭蕾」所留下來的殘漬已經除了，然而「黃襯衫」的影子却深深地烙上了她的心頭；雖然，那一陣水中厮磨並未給她樂趣；然而在心理上她却是滿足的，高翔是黑道上混混的女人都想「碰碰」的啊！

但是，夏綠雲也有一絲惆悵，在江湖上闖盪的男女之間不可能有永恒的感情，何況高翔又是一個和他們作對的敵手？

哼！有機會得好好地享受那小浪子一番，可別再那麽死心眼兒了，這是夏綠雲最後的結論。

夏綠雲擦乾了身上的水珠，離開了浴室；涼爽的海風自敞開的窗戶吹進，夜已深了……

× × ×

夜已深沉。

海風穿過椰林，挾帶着一股沁人的涼意，從開啓的落地長窗中吹進來，這正是最宜睡眠的時刻。

但是，「黃襯衫」高翔却未入睡。

他手裏端着半杯美酒，一個勁地在旋動杯子，琥珀色的酒汁在晃盪，自然他的心情也像那晃盪不寧的酒汁。

驀然，房門上響起了敲門聲。

高翔的反應相當快，他立刻想到可能是金燕妮來了，她來得如此快，倒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進來，」高翔故意以召喚服務員的語氣說。

門打開，進來的果然是金燕妮。

她手裏提着一隻黑色的旅行皮箱，神態顯得很安詳，目光緊緊地盯在高翔臉上，嘴角處露出一絲淡淡的笑容，像揶揄嘲笑，也表示友好——那是一種令人無法解釋其含意的笑容。

高翔放下了手裏的酒杯　但是身子却沒有離開沙發　兩隻手臂像鳥兒展翅般平伸出去。似乎在天空翺翔般愜意。

「眞快，」他笑着說：「不但人到！連貨物也帶來了。」

金燕妮瞪大了眼睛，聳聳肩頭，作了一個輕鄙的表情，似笑非笑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麽？」

「妳手裏的箱子。」

「那是因爲我正打算要去一趟吉隆坡，接到夏綠雲的電話，所以順道到這兒來看看。」

說着，便將手裏提着旅行皮箱放在門邊的花架背後，就笑向高翔走過去，落落大方地在他身前坐下，高翔發現金燕妮神色毫無異樣的，心中不禁暗想！「和『綠衣社』女主人作對，畢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他將杯中殘酒一飮而盡，笑着說：「只是來看看嗎？那眞是太榮幸了。」

「不請我喝杯酒嗎？」

「妳深夜來到一個單身男人的房間，已經是很危險了，再喝上一杯，豈不是更加危險了嗎？」

「別將我看成黃毛丫頭，而且你『黃襯衫』從表面上看去，還像一個人，不可能是衣冠禽獸。」

金燕妮轉彎抹角地罵人，高翔自然是聽得懂，因此牠冷笑了一聲，也針鋒相對地加以責罵：「其實，要擺平妳這種女人，是不需要先用酒灌醉的。」

他說完後，走向酒櫃處倒了一杯酒給她，那是一杯淡淡的「薄荷」，他並不希望她眞的喝醉。

金燕妮安詳地從吸管中啜進幾口酒汁，然後問：「聽說你在威脅我？」

高翔語氣輕鬆地說：「那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也經常遭受別人的威脅，一不小心，就會讓人抓住把柄。」

「聽你的口氣，好像是抓住了我的把柄囉？」

「相信妳手下那員大將夏綠雲小姐已經轉告過妳了，妳以手中權杖挑下傅朗爵士夫人頭上那件頭飾時，恰巧被一位新聞記者攝入了鏡頭，現在那卷底片到了我的手裏。」

金燕妮很沉得住氣，不動聲色地說：「噢，原來是這麽回事。」

「那就是鐵證，」高翔却加重語氣說：「有了這張照片，再加上被妳擊昏的日本小姐指認，妳洗脫不了。」

「高翔！你也許會失望，那位日本小姐曾被帶到警署去辦認嫌犯，她說擊昏她的人不是我。」

「哦！妳一定暗中威脅她。」

「高翔，可別血口噴人，說話要有證據啊！」

「好，不說這些閑話！」高翔掉轉話鋒。「由我收臟，天下太平，否則，妳有的是臟煩。」

「這就是你要對我說的話嗎？」

「還沒有完，我知道那副『紅玉頭飾』價値美金百萬元，可是我只能出價十萬，我承認這是黑吃黑，不過，那塊紅玉經分割後絕不會有原來那麽大的價値，我的賺頭不會比妳多。」

金燕妮只顧低頭就着吸管啜飮酒汁，良久，才喃喃地說：「我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麽。」

「燕妮！」高翔冷笑着說：「妳裝糊塗得太過份了，我『黃襯衫』在江湖上混了不止一天，妳『綠衣社』主人在外面也



跑了多年，遇上了我，躲也躲不掉，又何必來這套不認賬的把戲。」

「來！」金燕妮將酒杯輕晃了一下，又啜了一口酒汁，「心平氣和地談一談！你來星洲的目的何在？」

「找財路。」

「我和你一樣，但是找財路得自己去找，爲什麽只會在道上找岔？我也不知道你是如何混出名號來的。」

「見者有份，這是江湖規矩。」

「高翔，你見到了什麽？」

「我見到你偷竊傅朗爵士夫人的紅玉頭飾。」

「捉賊要賍，請問賍物何在？」

「妳早已轉交給夏綠雲，由她藏起來了。」

「高翔！想法子去找出來，找到了送你。」

高翔沉下了臉說：「金燕妮，聽妳的口氣，我們像是毫無談判的餘地了？」

「高翔！你根本就不具備和我談判的條件。」

高翔冷笑了一聲：「嘿嘿！難怪江湖道上稱妳爲『妙女郎』，不過，那個『妙』字在我口裏解釋却又不同。妳是笨得莫名其妙，而且還異想天開。我『黃襯衫』不是省油燈，當妳喝完這杯酒之後，妳又多了一個敵人。」

金燕妮也冷笑了一聲：「哼！同行是寃家，咱們早就是寃家對頭，又何必一定要等到喝完這杯酒之後呢？

高翔氣喘喘地說：「妳手裏端着我爲妳倒的酒，最少妳還是我的客人。」

金燕妮似乎存心要向高翔挑戰，一口氣喝乾了杯中之酒，站了起來，雙手叉腰，盛氣凌人地說：「酒喝完了，你打算怎麽樣？」

高翔一揮手說：「請妳出去。」

金燕妮說：「如果我打算再多坐一會兒呢？」

「我要將妳摔出去。」

高翔的確已怒火昇騰，他說完之後也顧不了對方是個女人，一伸手臂就向金燕妮的肩頭抓去。

孰料金燕妮還練過幾天空手道，肩膀一歪，使高翔撲了一個空。同時，塗着猩紅蔻丹的纖手一抬，反而掐住了高翔的手臂，每一根尖利的指甲都不輕不重地嵌進了他的肌膚之內。如果高翔打算全力掙脫，勢必要皮破血流。

金燕妮也很快地鬆開，冷笑着說：「想和我握手嗎？你伸出來的手似乎抬得太高了。」

高翔眞想重摑對方一記耳光，但又忍住了，對方畢竟是一個女性，自己在行動上該留一點分寸。

「滾出去！」他狂怒地低吼：「我做事一向先禮後兵。軟的妳不吃，那麽就等着吃硬的吧！」

金燕妮面上始終浮現着一股挑釁的笑容，冷哼了一聲說：「高翔！說話別太下流！」

「妳也許在暗示我，可是我對妳的軀體毫無胃口。」

「那麽，你還會什麽『硬』手段？」

「要我告訴妳嗎？」

「明人不作暗事，你『黃襯衫』多少有點小名氣。」

高翔沉聲說：「告訴妳也無妨。妳得到的臟物還沒有運出星洲，我將想盡辦法弄到手。這的確是黑吃黑，不過這是明吃，而非暗吃。到了那個時候，妳即使願意低頭談判，我也不會給妳一分錢。」

「高翔！勸你少打如意算盤。」

「妳弄清楚，我到這兒來不是觀光旅行。」

「我知道……天亮之後，離開星洲如何？」

「噢？想要我走？」

「有你在此地，會冲淡我的遊興。」

高翔不懷好意地笑了起來。「嘿嘿……這個建議不算壞，我很樂意從命，可是條件呢？」

「我將在香港欵待你，如同欵待一個國王。」

高翔搖了搖頭說：「抱歉！我缺乏興趣。」

金燕妮臉色一沉，冷冷地說：「好！我也守到了『先禮後兵』的江湖規矩，當我離開你的房間之後，我不會再以笑容和好言對付你……」

「難道要用槍彈對付我？」

「你可以想像得到。」金燕妮說完之後，打開房門，走了出去。

高翔跟過去，「砰」地一聲踢上了房門。在私心中，他倒有點後悔。他責怪自己太缺乏耐性，金燕妮的性格倔強在黑道上無人不知。如此和她硬頂硬撞，自然會將事情弄僵了。

可是，以笑容去對付金燕妮，不但有損男性尊嚴，也照樣無補於事；金燕妮不是一個輕易對男人動心的女人。

他沉思一陣，突然想到了夏綠雲；她的性格比較軟弱，在她口中也許可以打聽到那副「紅玉頭飾」的下落。

想到這裏，高翔匆忙地披上西服上衣，決定漏夜到「金龍酒店」去找夏綠雲。當他旋開門鈕，拉開房門時，不禁心頭一怔，原來房門口正站着三個身裁魁梧的男人。

高翔一眼就可以看出對方是警方的探員。

三人呈「品」字形站在門口，最前面一個彬彬有禮地說道：「高先生！打擾你了！」

一面說，一面就從衣袋內抽出了勤務證件。

其實，高翔早知對方是警務人員。整個遠東區，以星、馬地區的「反黑」工作最爲雷厲。因此高翔此刻頭皮有些發炸，不知道對方因何找上門來。不過，他的態度却非常鎭定，擺了擺手說：「請裏面坐吧！」

三人進門後，那位亮出身份的立刻自我介紹：「我名叫何威廉，深夜打擾，實在抱歉。」

「別客氣！」高翔先招呼那三個人坐下，然後才神色凝重地問道：「何先生找我是公務嗎？」

「是的。」何威廉點了點頭，又欠動一下身子。「請問方才那位女訪客和高先生是什麽關係？」

「在香港認識的，交情極爲普通。」

「瞭解她的過去嗎？」

這話令高翔難以回答了。他自然不願聯合警務人員去對付金燕妮，因爲那樣作對自己毫無好處。

他略作沉思，才信口胡謅地回答：「對她談不上瞭解。聽說她以前是一個富商的側室，富商死後，得到一筆遺產，生活過得還不錯。」

「是嗎？」那是一種疑惑的口氣。

「道聽途說而已。」

「她方才帶來了東西嗎？」

高翔連連地搖着頭說：「沒有啊！」

「沒有嗎？」何威廉的目光向另外兩人瞟了一下，那似乎是一個暗示。然後又將目光盯在高翔臉上，語氣冷冷地說：「我該提醒你一下，她帶來了一隻小巧的提箱，但她却沒有帶走。」

「對的。」高翔突然想起來了。「她沒有帶走嗎？」

「在這裏，」另外兩名警探已經在花架後面找到了金燕妮帶來的那隻黑色旅行提箱。

何威廉臉上浮現了一聲冷笑。「高先生！是你藏在那兒的嗎？」

「不！是她進門時放在那兒的。」

何威廉將提箱放在膝上，問道：「我可以打開這隻提箱看看嗎？」

「請便。」

提箱沒有鎖上，何威廉扳啓鍵鈕，就打開了箱蓋。

箱子裏面一無所有。

何威廉臉色突變，高翔的心頭也不輕鬆。金燕妮帶一隻空箱來却故意沒有帶走。看起來似乎毫無意義，然而在警務人員的心目中就不同了。高翔連連暗呼糟糕；一不小心，就着了金燕妮那個狡黠女人的「道兒」。

## 偷龍轉鳳

果然，高翔的預料沒有錯。何威廉一見是空箱，立刻臉色一沉，冷冷地問道：

「箱子裏面的東西呢？」

「東西？」高翔很鎮定。「我怎麽知道？」

「高先生，」何威廉沉聲說：「箱子裏的東西大概被你轉移了。我們來的時候，你正準備外出，是打算出去將這隻箱子丟棄呢？還是打算將原來放在箱子裏的東西轉交給另外一個人？」

高翔發覺事態比自己想像中來得嚴重。自俱樂部竊案發生後，金燕妮一直是受警務人員注意的人物。她畏懼的不是警方，因爲他們辦案要具有證據。她所畏懼的是高翔的糾纏，所以用了這一着「移花接木」之計，使高翔也變成嫌疑人物之一，這樣他的行動就會受到牽制了。

高翔暗暗詛咒這個號稱「妙女郎」的女人，眞是旣狠且毒。但是咒罵並不能解除眼前的困擾。而且，他還要千方百計地去掩護金燕妮的罪行；如果掀出她的底牌後，對自己更形不利。

「高先生！」何威廉又在逼問：「是拒絕答覆？還是有難言之隱？」

「我不知該如何答覆。」

「說出事實。」

高翔笑了笑說：「那就簡單了，我不知這箱子裏曾經放過什麽東西，更不知那件東西是什麽，現在何處……」

「够了！」何威廉搖手阻止他說下去。「你的回答在我意料之中，不過，我該提醒你，我不會信任你的話。」

高翔語氣強硬地說：「何先生！你將我和某一件罪案聯在一起嗎？」

「我並未如此說，但是我要搜索你的身體和你的房間。」

「有搜查令嗎？」

「有的。」

何威廉說着就拿出了由星洲最高檢查長簽署的搜查狀，要高翔在「認可欄」內簽上他的姓名。

高翔心中坦然，毫無顧忌地簽上自己的名字。

於是，搜查工作開始了。

另外兩個工作人員，對「搜查」工作非常內行，幾乎翻遍了房間內每一個角落，只找到了一件不屬於高翔的東西——一條女用粉紅色尼龍質料的短褲。那是高翔的風流遺跡。

高翔揶揄地說：「何先生！貴地對一個單身遊客召來女伴同寢，是不會訴之於法的吧？」

「唔！」何威廉臉上有股悻悻之色。「現在我們要檢查你的身上，請一樣一樣地自動拿出來。」

「好！我應該先說明，我身上有一枝槍。」

何威廉面現驚色，閃電般掏出了他的佩槍，對準高翔，緬叱道：「拿出你的槍來，要慢！」

「別緊張！」高翔調侃地說，「我是亞洲射擊協會的特等會員，在會員地區國有權携帶任何槍枝，不但有槍照，也有貴地警方的認可簽署，如果何先生以爲我是歹徒，那就錯了。」

他慢慢地取出手槍，槍口向內遞給何威廉。

何威廉檢視他的槍照以後，冷冷地說：「你掩護得很好，這裏現在根本沒有舉行任何埠際性的大賽！」

「不錯，我是來觀光的。」

「旣是觀光，就無理由帶槍。」

「何先生！你應該知道一個成名的射手最重要的就是練習，星洲的『靶場』設備不壞哩！」

何威廉看着他，久久沒有說話，似乎在考慮該不該扣留他的槍。良久，何威廉才將槍還給高翔，同時收起自己的槍。

「高先生！你一向都是仇視警務人員嗎？」

「不！恰巧相反，我一向尊敬警務人員。」

「那麽，因何不表示一點友好呢？提供一點有關金燕妮的資料給我們？」

「方才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了嗎？」

「那不是眞話。」

「除此之外，我一無所知。」

何威廉拿出香烟，遞給高翔一支，並點燃打火機讓他點燃。在一個警務人員的立場來說，這已是最大的友好表示了。

「午夜俱樂部的竊案發生時，你也在場……」



不待對方說完，高翔就搶着說：「你認爲是金燕妮偷的？」

「最少她涉有重嫌。」

「何先生！照說我這個外行人不該說內行話。據我所知，你們已經在途中攔住了金燕妮，詳細地加以搜查，結果是一無所獲。請問贓物是如何帶出俱樂部的？這是關鍵。找不到贓物，你們就無法對她進行控訴。」

「高先生！你並不外行。我們目前已經遇到了困難，雖然我們已經禁止金燕妮離境，但是法律效力只有一星期。」

「一星期的時間是很長的啊！」

「能夠帮忙嗎？」

高翔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絕：「對不起！我無能爲力。」

何威廉的面孔立刻沉了下來，冷冷地說：「高先生！你太不友好了。現在我向你轉告最高檢察長的命令，一星期之內你不得離境。」

「我曾經聽人說，警務人員都生着兩副面孔，果然，你的面孔在一秒鐘內都讓我看到了。」

「再見！」何威廉說完後，率領着另外兩人，憤憤地離去。

高翔的心裏並沒有感到快意，出道以來，他從來不曾和警務人員打上交道，這一次竟然被金燕妮「擺」了他一「道」。由此可見，金燕妮的確不是個好對付的女人。看來自己的戰術該改變一下了。

他正在沉思，電話鈴聲响了起來。

「高翔嗎？」夏綠雲嬌聲嬌氣地說。

她全裸地半靠着床欄上，只是在小腿上搭了一幅毛巾被。如果她用的是「傳眞電話」，對方一定會怦然心動。

「那一位？」高翔的聲音有些激揚。

「聽不出來嗎？『水中芭蕾』的舞伴呀。」

「唔！這個電話是受命的嗎？」

「高翔！你的火氣好像很大，是因爲打擾了你的美夢而使你惱火了嗎？」她的口氣，似乎對於方才所發生的事情毫不知情。

「綠雲！別裝糊塗，方才妳那位大姊來了。」

「啊！難怪你不高興了，原來打擾了你們的……好！我立刻截斷電話，好讓你們繼續……」

「別胡扯！她已經走了。」

「噢……」

「她對我沒有興趣，我對她也缺乏胃口。」

「原來如此！高翔！是我去，還是你來。」

「別那麽興高采烈，警官來過了。」

「怎麽？」夏綠雲坐直了身子。「你有什麽行爲觸犯法律了嗎？」

「妳們大姊『擺』我的『道』。」

「警察走了？」

「走了。妳打電話的用意大概在此。請轉告金燕妮，『樑子』咱們自己了結，我不會扯上『皮條子』。」 註：『擺道』即設圈套之意，『樑子』爲結怨，『皮條子』爲警務人員，以上，均爲黑社會的密語。）

「當然，」夏綠雲嬌聲笑着：「鼎鼎有名的『黃襯衫』，說什麽也不會爲『皮條子』跑『二牌』的。」〔註：『二牌』即是警方運用的綫民。）

「綠雲！妳現在該可以掛斷電話了。因爲妳已經在我這裏獲得正確的消息，對嗎？」

「別那麽多心！高翔！我好想你。」

「眞的麽？」

「當然，你是那麽迷人嘛！」

「來吧！我等妳。」

「哦？你經常都是要女方去移樽就敎的嗎？」

高翔在電話綫的另一端沉吟了良久，才說：「好吧！我立刻就來。」

「高翔！房門沒有上鎖，來時別敲門，也別扭亮刺眼的燈光。『羅曼蒂克』一點，一定會更富情趣。」

「我懷疑妳佈好了陷阱在等我。」

「是的。」夏綠雲咯咯嬌笑。「一個粉紅色的陷阱在等你，但是別怕，跌下去令人銷魂蝕骨，你不願意嗎？」

「唔！」高翔漫應了一聲，將電話掛斷了。

夏綠雲放下話筒，裹着毛巾被走下床來，向浴室走去，一面走一面說：「綠芬！別忘了大姊的吩咐。」

原來綠色的長沙發上還躺着另一個穿着綠色衣裙的妙齡女郎——吳綠芬，「綠衣社」大將之一。

一分鐘之後，夏綠雲自盥洗室內走了出來，吳綠芬也上了她的床。前者衣着整齊，後者却一絲不掛了。

× × ×

在星加坡，凌晨四時一過，東方已經略現曙光了。

一輛綠色「克雷斯萊」的長尾房車駛到了「怡力海濱」沙灘上。熄火停車，一個女郎走了下來。

她——正是夏綠雲。

她手裏拿着一把小型的鐵鏟，在距離停車處約莫十碼的地方開始挖掘。不到五分鐘，她就挖掘了一個大坑，從坑內取出一個塑膠袋子。就當她正要準備返回車上時，在她面前突然亮起了好幾道探照燈。

× × ×

夏綠雲連忙以左臂擋住了眼睛，同時高聲叫道：「你們是幹什麽的？」

一個男人衝到她的面前，冷冷地說：「小姐！能够告訴我，妳在挖掘什麽寶藏嗎？」

「無價之寶。」

「是藍寶石？翠綠？還是紅玉？」

「都不是。」

這人就是方才出現在高翔房裏的警務人員何威廉，他自然不會相信夏綠雲的話，將她手裏的塑膠袋拿過來說：「讓我來看看吧！」

夏綠雲倒不曾說謊，袋內旣不是藍寶石也不是綠翠，更不是紅玉，而是一袋子形形色色的貝殼。

「貝殼？」何威廉喃喃地說。

「唔！我喜歡收藏貝殼。」

「貝殼沙灘上俯拾即是，能算無價之寶嗎？」

「嗨！」夏綠雲神采飛揚，眉飛色舞

。「你在說外行話。貝殼之中有一種『龍宮貝』，是五億年前冰河時期的生物，要是發現那樣一枚，豈不是獲得了無價之寶。據說世界上只有二枚哩！」

「妳發現了嗎？」

「運氣不太好，還沒有發現。」

「你什麽要將這些貝壳，埋在沙裏面呢？」

「我拾獲這些貝壳時還是活的。將牠們埋在沙中窒息而死，不曝晒陽光，牠們就不至於失去原來的光澤。」

「原來妳是一位生物學家，失敬！失敬！」何威廉臉上浮着微笑，語氣却甚逼人。「是以此爲業嗎？」

「不！」夏綠雲搖搖頭。

「那麽……」

「有男人養我。」

「啊！已經結婚了，是嗎？」

「沒有！」她落落大方地說：「這是你們男性的特權，他們在合法的配偶以外，還保持一個或數個女人。我們女人追求的是物質享受，那男人使我能夠長期住在觀光酒店，吃上等大菜。」

「唔！」何威廉打斷了她的話。「能告訴我，那個男人是誰嗎？」

「抱歉！我必須將我的『金礦』和『銀行』加以保密，你或許是他合法妻子派來的私家偵探。」

「妳說對了，我的確是一個偵探，但不是私家的，也不是什麽人派我來調查她丈夫行爲的。」

「那麽……」

何威廉搖搖手，示意她不要說下去。

然後指着五百碼以外的一遍熠亮的燈光，壓低了聲音問道：「知道那是何處嗎？」

「『皇冠俱樂部』。」

「昨晚的舞會妳去參加了嗎？」

「參加了。可惜舞會中途而散。」

「夏綠雲小姐！」何威廉沉着臉說：「從現在開始，不再是友誼性的交談，我要以警務人員的身份詢問妳幾句話。」

「哦！」她有些吃驚。「我必須回答嗎？」

「不但要回答，而且要據實回答。」

「問吧！」

「昨晚竊案發生後，警務人員曾封鎖現場。妳藉辭昏厥，由一位上流紳士伴妳來到海濱……」

「你說錯了，那是眞的昏厥，並非藉辭。」

「唔……以後妳又藉辭口渴，要那位紳士爲妳去俱樂部取飲料，但妳却不告而別……」

「我承認有這回事，」夏綠雲搶着說，「因爲我發覺那個男人並非紳士，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色狼。」

「妳也許是來埋這些貝殼吧？」

「不！」夏綠雲非常精明，自然不會上當。連忙加以否認。「這些貝壳是昨天中午埋的。中午時候退潮，那才是撿拾貝壳的時候。」

「認識住在『藍寶石』酒店中的高翔嗎？」

「認識的。」

「什麽關係？」

「這一點我不便奉告，」夏綠雲笑着說：「不過，我可以暗示你，他是一個很帥的小伙子。」

何威廉至少有三分鐘沒有說話，如果他將夏綠雲視爲嫌犯的話；無疑地他已發覺對方是一個難以對付的狡黠之徒了。

「夏小姐！」他勉強地點了點頭算作行禮。「打擾妳！如果這沙灘上還埋有別的東西，我相信可以找得到的。」

何威廉走了，走得很狼狽。夏綠雲會在天明之際前來「怡力海濱」持鏟在沙灘上挖掘，委實使他興奮了一陣子。可是當他發現夏綠雲挖掘的只不過是一袋貝殼時，他不禁又沮喪了。他眞想不通夏綠雲究竟在玩什麽花樣？

夏綠雲也想不通金燕妮在玩什麽花樣，贓物藏在沙灘上，却偏偏來這一套「引蛇入洞」的把戲。雖然挖掘貝壳的地方與眞正藏的地方相距半浬，難道就不怕警務人員的聯想麽？

她在海濱默立一陣，然後走進了車廂，駕車而去。這時旭日已將東昇，她發現有一輛黑色轎車遠遠跟在後面。

「哼！」夏綠雲冷笑一聲，然後加足了油門。

夏綠雲回到「金龍酒店」時，已是清晨五點半鐘。這是一個晴朗的早晨，太陽已經在東方露臉。

她猜想：吳綠芬和高翔的一台好戲早該結束了。讓那個很帥的年輕小伙子投進吳綠芬的懷抱，雖非她所願，但是，一想到高翔被捉弄，她又禁不住滋生一份暗喜，何況這又是金燕妮的命令，想不聽從也不行。

她輕輕推開門，從窗簾縫隙中射進來的亮光下，她發現吳綠芬一個人裸睡在床上，並沒有見到高翔。

她連門都不及關上，就直趨床前。金燕妮吩咐過，高翔不來就算了，若來，就要將他困到十點鐘以後才能讓他脫身。吳綠芬怎麽讓他走了呢？是舒服得昏了頭嗎？眞是該死……

「綠芬！綠芬！……」夏綠雲用力去推她。

吳綠芬一翻身坐了起來，楞楞地問道：「幾點了？我怎麽睡着了呢？」

「高翔呢？」

「高翔！」吳綠芬瞪大了眼睛，說：「他沒有來呀！」

「他……沒有來？」夏綠雲喃喃自語地說。

突然，屋頂的大吊燈亮了。夏綠雲偏頭望去，發現高翔站在門口，面上帶着一股使人莫測高深的笑意。

「我沒有來，這是必然的事情。」高翔一面說，一面掩上了房門。「因爲約我的夏綠雲小姐並不在床上。」

吳綠芬突然發覺自己還是全裸的，尖叫了一聲，連忙抓起毛巾氈子往身上蓋。

夏綠雲板起了面孔，沉聲說：「高翔！你因何爽約？」

「因爲我不喜歡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接觸兩個女人。」

「你怎麽知道我不在？」

「我駕車而來，正好看見妳駕車而去了。」

「所以你跟在我後面？」



「跟踪妳的是警方，我却跟在警方的車後。」

「胡說！」夏綠雲冷叱了一聲。「我根本就沒有發現你的紅跑車。」

「黑的！」高翔聳了聳肩。「我租了一輛野鷄車。我方才跟妳同來，妳難道沒有發覺？」

「高翔！你到底打什麽主意？」

「想看看妳們在要什麽花樣。」高翔語氣突然一冷。「笨警探雖然上了當，現在他却忙於挖掘『怡力海濱』的沙灘。儘管他們找不到贓物，妳們也休想將那副紅玉頭飾帶出星洲。」

夏綠雲不禁暗暗發怔，她們的每一行動似乎都難逃高翔的耳目，這個小伙子的確有點使人難以對付。不過在表面上，夏綠雲仍然很鎭定地說道：「高翔！不管你怎樣說，你都得不到絲毫好處。」

高翔聳聳肩頭，神態輕鬆地說：「眞的嗎？別忘了昨天晚上你我共舞的『水上芭蕾』，那也算是星洲之行的收穫啊！」

夏綠雲心中一動，抓緊機會，故意嬌聲嬌氣地說：「那何嘗不是我的收。呢？咱們姊妹幾個，誰都想享受一下你這件『黃襯衫』。現在上床如何？吳綠芬的滋味可能不壞。如果你認爲她一個人還不太够勁，我可以等着接班續戰。」

高翔搖搖頭說：「對不起！我缺乏興趣。」

吳綠芬插嘴說：「是不敢應戰嗎？」

高翔口氣輕佻地說道：「色字頭上一把刀，玩女人得看看時候。只顧垂涎二位豐滿的肉體而放棄大把鈔票，那就太可惜了。」

夏綠雲也知道媚功無效了，於是變了臉色，冷聲說：「高翔！你到底心裏在打什麽主意？」

高翔沉下了臉說：「別再裝糊塗，金燕妮在何處？」

「去了吉隆坡。」

「哼！她在警方監視之下，或許能暫時隱藏一下行踪，想要高飛遠颺，似乎不太可能。」

夏綠雲冷冷地說：「信不信由你。」

「夏小姐！」高翔的聲音近乎低吼。「妳也許還沒有弄清楚我的意思，我要見她，懂嗎？」

夏綠雲一擺手說：「如果你眞想見她，不如上床睡一覺。十點鐘的時候，金小姐要到這裏來一趟的。」

「對不起！我等不到那個時候。」

夏綠雲佯作不解地問道：「什麽事情使到你如此緊張？」

「妳眞不明白？」

「我不懂。」

高翔冷哼了一聲說：「妳不嫌麻煩一再地明知故問，我却懶得多費口舌，聽清楚，我要在七點鐘以前見到金燕妮。」

夏綠雲撇撇嘴說：「高翔！聽你的口氣，好像在向我威脅。」

高翔點點頭說：「我承認。」

「你憑什麽威脅我？」

「憑那架照相機。」

「照相機？」

「昨晚我就告訴妳了，那架照相機內有金燕妮行竊的底片。七點零一分我若還見不到金燕妮，那架照相機就會被我送到警方手裏去。」

夏綠雲正不知道應該如何去應付高翔，突然房門打開，金燕妮出現了。

×　×　×

金燕妮反手關上房門，微笑着說：「高翔！你分明在虛聲恫嚇。我已經檢查過你的房間，根本就沒有什麽照相機。別來這一套了。」

高翔轉過身去，對金燕妮發了一陣子楞，然後才冷笑着說：「妳以爲我會將照相機放在酒店房間裏嗎？」

「不管你是否當眞抓住了我的把柄，從現在開始，我都願意和你合作。和你作對，只有更增我的困擾。」

金燕妮的話不但使高翔感到意外，同時也使夏綠雲和吳綠芬二人感到驚奇。根據以往的情况看，她不是一個輕易低頭的女人。

高翔怔了一怔，才說：「妳拒絕我收贓的要求，可說極爲合符情理，妳此時突然要和我合作，倒顯得有些反常了。」

「高翔！一個人也該做一兩件反常的事，否則，一切行動都在別人意料之中，以後怎麽混？」

「妳的理由難以成立，不過我仍願意相信妳。」高翔說着將手一伸。「拿來，當場銀貨兩訖。」

「高翔！我並沒有答應賣給你啊！」

「那麽，怎樣合作呢？」

金燕妮在沙發的扶手上半坐着，語氣緩慢地說：「高翔！你也算得上是一個行家，總該明瞭那塊紅玉經過分解出售，所得充其量也只有三十萬美金左右。」

高翔點點頭說：「嗯！差不多。」

「爲了佈置這樁買賣，我已投下不少本錢。」金燕妮說到這裏，抬手向夏綠雲和吳綠芬二人一指：「她們幾個也得分一份。到最後，我姓金的能够淨落美金二十萬元已經就不錯了。」

「嗯！怎麽樣？」

「我分給你美金十萬，這數目你不該嫌少。」

「分給我十萬？」高翔瞪大了眼睛，神色無限錯愕。

「高翔！別太吃驚，也別太高興。這十萬美金不是平白給你的，你得替我辦一點事情。」

「說吧！什麽事？」

「由你負責將贓物運離星洲。」

「嘿嘿！」高翔聳肩笑了起來。「我更有點不敢相信了。妳難道不怕我將那塊價值連城的紅玉拐跑？」

「憑你的字號，應該不會作出這種事。何況，你也怕我在那件『黃襯衫』上面開幾個洞，對不對？」

高翔沉思了一陣，然後點點頭說：「好！我暫時答應。請問贓物藏在何處？」

「在我身上。」

高翔瞪大了眼睛將金燕妮身上打量一遍；她穿着運動衫和窄裙，應該是無法藏下那副名貴的紅玉頭飾。不過，他也不敢就此斷定不在她身上。因爲女人可以「夾」帶的地方簡直太多了。

「現在就交給我嗎？」高翔猶疑地問道”

「當然。」

「那麼，在何處交還給妳呢？」

「香港。」

「妳眞的那樣相信我？」

「高翔！」金燕妮揶揄地說：「你這樣一問再問，太不乾脆，我相信你。難道你還沒有自信？」

「好！拿來吧！」

「現在你也被警方限制出境，我不知道你將用什麼方法帶着賍物離開星洲。」

「那是我的事。」

「好！十天以後，咱們在香港的『鱷魚潭』碰頭。」

金燕妮說罷，就將手從運動衫的下端伸進去，在胸部摸索了一陣，取出了一個小布包，高翔的想法不錯，果然賍物被雙峯「夾帶」着的。她緩緩揭開布包，一副光華燦爛的頭飾立刻呈現在眼前。

「高翔！拜托你了。」金燕妮很客氣地說。然後重又包好首飾，交給對方。

高翔接過去，放進衣袋，然後走了出去。

．夏綠雲和吳綠芬見金燕妮將頭飾交給高翔，無不呈現驚疑之色，然而金燕妮的臉上却流露出一股詭譎的笑容。

× × ×

金燕妮會將價值連城的紅玉頭飾輕易托付別人，委實使高翔想不到；不過他却因此而感到自傲。憑他的名號，自然不會幹出吞賍的事，所以金燕妮才會對他完全信任。

回到藍寶石酒店時，高翔的步履是輕鬆的；但他的心頭却不見得輕鬆 警方同樣也在注意他。如何將賍物帶出星洲，是一個大問題。要是出了紕漏，以後也就別想在江湖上混了。

他回到他所居住的二一二室，推開門，不禁大大地吃了一驚，原來何威廉率領了好幾個武裝警員在等候他。

何威廉手裏拿着槍，槍口對準了高翔的胸膛；不僅是那黑色的槍洞對高翔產生威脅，何威廉那雙陰沉的目光更加使人不寒而慄。高翔反應極快，他已意識到這絕對不是一次例行訪問。

何威廉向他手指勾勾，低沉地說：「進來！」

高翔雖感事態嚴重，却還能够力持鎭定，笑着說道：「先生！請放下你手裏的槍……」

不待他說完，何威廉又厲叱一聲：「進來！」

高翔仍然很鎭定地說：「是要逮捕我嗎？」

何威廉聲色俱厲地說：「我不但可以逮捕你，還可以開槍射殺你，如你敢妄動，你就是自投死路。」

高翔心頭不禁發虛，難道對方已知他身懷賍物了嗎？因此，他試探性地說：「如果你敢開槍殺我，你照樣犯罪。」

「我不會有罪，」何威廉的語氣很肯定。「你身懷賍物，暗藏武器，我有權隨時開槍殺你。」

高翔不禁暗暗打了一個寒噤，何威廉如何知道他身懷賍物呢？若說他一直控制了他和金燕妮的行動，方才交賍時，何威廉就該出面將他們一網打盡了；若說金燕妮出賣了他，那是更不可能的事。金燕妮不必如此作；再說，金燕妮絕不甘心將到了手的財物再吐出來。

不管實際情況如何，高翔已面臨抉擇了。如果舉手投降，不但無法對金燕妮交代，而且還要寃枉坐牢。

逃！這是他目前唯一的想法。

「過去！」何威廉向他身邊的兩名武裝警員揮揮手說：「檢查他的身上。」

這是唯一的機會，兩名武裝警員正好擋住了何威廉的視綫，而且他此刻也絕不敢開槍。高翔的右手一直都停留在門柄上，他看準機會，突然往回一拉，砰然聲响，房門就關上了。

高翔可利用的時間只有二、三秒鐘，逃亡路綫他早已想好，帶上房門後，立刻向太平梯口跑去。

等那兩名武裝警員打開房門飛快追出來時，高翔已跨在太平梯扶手上滑落到底樓去了。

停車場此刻只有二輛車：一輛是高翔的「平治」紅色跑車；另一輛是灰色的敞篷轎車，一看駕駛座旁的無綫電通話裝置，高翔就知道那是一輛警用車。念頭一轉，他就跳上了警用車的車座。

「砰砰」！兩名武裝警員正在鳴槍示警。

高翔根本就不加理會，猛一加油門，車子就駛上了星嘉坡最爲繁華的大坡二馬路，匯入了絡繹不絕的車流。

雖然此刻只是早晨七點多鐘，車輛仍是擁擠。高翔倚仗他那精嫻的駕駛技術，以全速向「關仔角」方向駛去。

行不多遠，高翔就在廻射鏡內看到了一個紅色的影子。他不禁暗喊一聲糟糕，那輛「平治」跑車素以輕快著名，現在何威廉駕着他那輛紅色跑車來追趕，再過幾分鐘就會被追上。

他心念暗動，看見無綫電通話設備的「麥克風」上有一個「5」字，於是試着拿起來呼叫：「五號車呼叫總局！五號車呼叫總局！……」

回應立刻傳來：「這裏是總局。」

「有一輛紅色『平治』跑車，車號AL一三二九〇，方才在大坡二馬路撞死一名婦女，現在正向『關仔角』方向逃去，請通知關卡及巡邏車就近攔截。請注意：車上有冒牌警官。」

「知道了。」

高翔放下「麥克風」，心中不禁暗笑。可是，他很快地重又皺緊眉頭，以後的麻煩還多着哩！

紅色跑車已追到只距離五百碼左右，突然被無數輛警車圍住；那要費盡唇舌才能解釋清楚的。

高翔把握機會，將車子彎進僻靜的街道，棄車而去。他一向穩紮穩打，想不到這次却被迫鋌而走險。

× × ×

金燕妮不停地喝酒，夏綠雲和吳綠芬則打開了電視機，隨同螢幕上的「體操示範」在作健身操。

突然，螢光幕上出現了高翔的照片。播報員也發出急促的報告聲道：「過境旅客高翔，二十五歲，祖籍香港，涉嫌『皇冠俱樂部』珠寶刼案。當警探準備加以逮



捕時，被其拒捕脫逃。該嫌犯身懷武器，希警民時加注意。如有發現疑犯，請立即通知……」

「卡察」一聲，金燕妮關閉了電視機。她的面色非常難看，使夏綠雲和吳綠芬立刻噤若寒蟬。

「鏘」一聲，金燕妮手中的酒杯扔到牆角落去了。

「眞想不到他會拒捕潛逃！」金燕妮喃喃自語地說。

吳綠芬不解地問：「難道要他束手被捕嗎？」

「當然！」金燕妮神色陰狠地點了點頭說：「他身懷賍物被捕，我們才能安然脫身。」

「可是……」夏綠雲插嘴說：「……我們來星嘉坡是爲什麼呢？空手而來，空手而囘……」

金燕妮氣喘喘地破口大罵：「蠢豬！不管我怎麼敎妳們，還是這樣笨。我交給高翔那副紅玉項飾是假的，懂不懂？」

「假的？」夏綠雲和吳綠芬都在喃喃自問。在她們的想像中，一夜之間要打造一副贋品頭飾，那是太不可能了。

金燕妮又接着說：「凌晨警方人員及高翔在和妳們大捉迷藏之際 我已經從遊艇『海底門』潛入海裏，那時正在漲潮，綠雲放紅玉頭飾的那塊岩石已經沒在水中，我毫不着痕迹地拿到了那副項飾。然後將眞的紅玉取了下來，換上一塊假的紅玉；那是在香港就備好的贋品。」

夏綠雲不禁深深佩服她們的首領，一切都經過巧妙的安排。不過，她仍然提出了疑問：「假的紅玉能瞞過失主嗎？」

金燕妮冷笑着說：「整副頭飾的底托，以及大小近五十粒各色寶石都是原品，任何人也不會懷疑在一夜之間就已掉換。而且那塊假的紅玉無論色澤、形式、大小，完全和原品相同，只有在倫敦才能鑑定出眞假，最少也得十天以上的時間，那時我們早已回到香港了。說不定失主根本就不會拿去鑑定。傅朗爵士夫人連做夢也不會想到，我們早已知道那塊紅玉的式樣，而預先仿造了一塊贋品。」

吳綠芬點點頭說：「方法是不錯。可是……」

金燕妮雙目一掄，接口說：「妳在替高翔打抱不平，是不是？」

吳綠芬連忙加以否認：「不！不！我沒有這個意思……」

金燕妮沉下了臉，冷冷地說道：「告訴妳們，想在黑道上混，就要心狠手辣。『黃襯衫』想要吃我，哼！他眞是瞎了眼睛。」

「對的。」夏綠雲附和着說：「不給他一點顏色看，他也不知道『綠衣社』的厲害。可是，他這一逃……」

「是呀！」金燕妮皺緊了眉頭。「我絕對沒有想到他會拒捕脫逃，更沒有想到他會逃得掉。現在，雖然警方將注意力集中在高翔身上，使我們減輕不少壓力。但是，他如果發現了我的陰謀……」

「他可能會來報復。」吳綠芬插了一句。

金燕妮冷笑了一聲，道：「哼！他要報復我倒不在乎。只怕他發覺我的陰謀後向警方投案說出底蘊，那樣我就要前功盡棄了。」

吳綠芬狠狠地說：「幹掉他！」

「我也想到了，只是……」金燕妮說到這裏突然停口不語，目光冷峻地向夏綠雲一瞟。

「金姊！」夏綠雲的反應極快，立刻明白了金燕妮的用意 連忙說：「妳以爲我會袒護高翔？」

金燕妮搖搖頭說：「我倒沒有這個意思。」

「那麼金姊的意思是……」

金燕妮接口說：「要想幹掉『黃襯衫』只有妳才辦得到。」

「我……」

「嗯！」金燕妮點了點頭。「高翔必然會和妳連絡，那時妳就……」

金燕妮附上了夏綠雲的耳際，低聲囑咐一番。夏綠雲面上雖然略顯驚色，依然馴服地點了點頭。

「走！」金燕妮向吳綠芬擺擺手說：「跟我囘艇上去。」

× × ×

一夜辛勞，金燕妮感到有些困乏。她回到遊艇後，吩咐吳綠芬，除非夏綠雲有消息來，否則就不要打擾她。

她開啓了她的房門。進門後，她微微地發了一下楞。很快地，她又恢復了平靜，將房門鎖上。

將身體拋進柔軟的沙發中，金燕妮這才開口說話：「高翔！你別給我玩捉迷藏啦！」

果然，高翔從浴室中走了出來，微笑着說：「燕妮！妳眞不簡單，你怎知我在呢？」

「早上六點鐘離開這兒時，床上被褥平整。而此時枕頭上却有了一個窩痕，這證明有人在床上睡過。威士忌少了一半，杯中尚有半杯殘酒；我素知你喜歡喝不滲水的威士忌。對嗎？」

「嗨！眞有兩套。」

「不過，我却不明白你是怎麼上船來的。」

高翔端起杯子，將半杯殘酒喝光，語氣輕鬆地說：「非常簡單！我也有一艘小遊艇。穿上潛水衣，從『海底門』下水，再從妳這艘遊艇的『海底門』上來。至於妳房門上的鎖，那是難不到我的；幹咱們這行，誰都有一把『萬用鑰匙』，你說對不對？」

「嗯！你來幹什麼？」

「想必妳已知道了，妳說，現在該怎麼辦？」

「問我？」

「當然。妳是原主，我只是受妳的委托。」

「東西呢？」

高翔取出頭飾挑在手指上。「吶！在這裏。」

金燕妮以責備的語氣說道：「你眞不該帶着這副頭飾囘酒店，如果你先放在別處……」

「小姐！別說得那樣輕鬆！這副頭飾値美金百萬，怎可離身？何況我也想不到警探在酒店裏等我。」

金燕妮以試探的語氣說：「高翔！你

打算怎麼辦？」

「我是來問妳的。」

金燕妮在艙房內不停地兜着圈子，假意揚眉苦思。半晌，才問道：「你那艘遊艇多少噸位？」

「三十噸級的小型遊艇。」

「已經夠大了，今晚趁黑駕艇出海，直駛往香港。」

高翔搖搖頭說：「不妥。」

「有何不妥？」

高翔緊緊地皺着眉頭說：「第一，爲了十萬美金，賣掉星嘉坡這個碼頭，對我來說，太不上算。第二，星洲港務局對停泊的船隻都有登記。明晨發現少了一艘遊艇，必定會報警，警方也一定想得到是我駕艇而逃。透過國際刑警組織對我發出通緝令，我在任何一個地方登岸，都會被捕的。」

金燕妮眞正地思索了一陣，才說道：「你的顧慮很對，我想到了一個補救的方法。」

「說說看。」

「你先駕艇在公海上航行，我們再預先連絡一個約會的經緯度，我的遊艇最遲六天以後就可以出港，那時我去接你。十萬美金不但可以買到新的遊艇，也可以讓你逍遙幾年。」

「辦法倒是不錯，」高翔喃喃地說：「不過，妳是否想到現在正是南太平洋颱風出沒的季節？」

金燕妮咯咯嬌笑着說：「你是怕餵魚嗎？」

「的確有點怕！」高翔輕鬆聳聳肩頭。「我從來不吃魚，被魚吃掉，可就不合算了。」

「依你之見呢？」

「頭飾交給你，我去投案。」

「投案！你在開玩笑？」

高翔很認眞地說道：「這是最好的辦法，雖然我對方才的拒捕行爲無法加以解釋。但是警方却也無法確定我是一個罪犯的。」

他的想法沒錯，然而金燕妮却連連地搖着頭說：「不妥！不妥！」

「因何不妥！」

「贓物仍然無法運出星洲。」

「贓物仍然無法運離星洲？」高翔似乎在咀嚼這一句話，突然，他的眉毛一揚。「你說到底該怎麼辦？」

「照我方才所說的計劃，今晚駕艇出海。」

「太冒險了。」

「爲了那十萬元美金！冒冒險也值得的！」

高翔搖頭說：「我從來不爲錢而冒險亡命。」

金燕妮從沙發上站了起來，腰肢極不顯著地扭動了一下，目光凝視高翔良久，才語氣呢喃地說：「那麼，就爲了我而冒一次險吧！」

「爲你……」

不待高翔的話說完，金燕妮的面上突然浮現了一股令人沉醉的嫵媚笑容；同時以一隻手反屈到背後去。

她身上的運動衫及窄裙，和那些女人少不了的零件，一瞬間已全散落在地板上，赤裸地站在高翔的面前。

高翔的呼吸突然急促起來。

金燕妮語氣輕柔地說：「我不是一個處女，也不是一個淑女。但是在黑道上你是得到我的第一個男人，如此還不值得冒險麽？」

她那裸露的胴體泛射出象牙般的光澤，堅挺的胸域，即使最傑出的雕塑家也無法塑就；小腹平坦，腹臍如一個渾圓的杯口，接下去是一條細長的直綫，一直連接到脚面，那是最柔美的綫條。

高翔在脂粉堆裏打過滾，可是他從未見過如此誘人的女體。他感到渾身發熱，舌尖焦燥。

金燕妮站在他面前一動也沒有動，她深深懂得稍一扭動就會變成下流邪惡。她的聲音也如同夢囈般朦朧：「高翔！你是個很難不使女人迷醉的小伙子。可是，在我那些部下面前不得不故作矜持，現在正是時候。」

高翔沒有說話，他手指上挑着的紅玉頭飾跌落床上，因他的兩手有更重要的東西需要掌握，他在夏綠雲面前曾誇過海口，說鈔票比女人的裸體還要重要，但是在金燕妮面前，他的想法就完全被推翻了。

× × ×

高翔是個男人，在這種情況下都是男先竪白旗投降的，自然他也不能例外，猛然將對方擁入懷中。

若是換了別人，必會主動地去吻他，或者帮他解開那件黃襯衫上的鈕扣，但金燕妮却靜靜不動。

高翔雖然血脈賁張，却還是保留了男性的自恃，一手攬腰，另一隻手只在她的臂側輕緩地滑動。

「高翔！」金燕妮輕聲說：「你很斯文。」

「妳喜歡狂野嗎？」

「不！」她終於抬起手來解開了黃襯衫上最下端的一個鈕扣。「我喜歡斯文，那樣才有情趣。」

「可惜現在不是慢慢調情的時候，」高翔開始低下頭去吮吻她的頸項，强烈的慾望迫使他要做一個急色兒。

金燕妮沒有再說話，她的雙手也在忙碌着；她曾說過，遲早要剝掉高翔身上那件黃襯衫，現在她終於做到了。

當她使高翔變成伊甸園中的亞當時，她緊緊地貼了他的軀體，小腹像個迴旋的石磨摩拳着。

那是最強烈的挑逗，而她所攻擊的又是男性最無抵抗力的部位，高翔再也無法忍耐，以他那強而有力的手臂將金燕妮抱上了柔軟的床榻，在這一個「戰場」上，他很想佔一點上風。

「燕妮！妳是一個老手。」

「你也許會將我看成一個妖女，那樣你就錯了。」她的軀體有節奏地扭動着。「我只是在作自然的反應。」

「我懷疑妳的表現有點兒假。」

「的確，在心理上，也許你我雙方都是假的。你需要我的肉體去滿足你的情慾，我需要你爲我冒險運贓出境。但是在生理上，雙方的需要都是眞的。高翔！你是活躍在靶場上的老將，你應該有所感覺。灼人的熱度也會告訴你，我此刻是多麼需要冲激，高翔！我……」



她的話很對，高翔是一個活躍於射擊場上的老將，任何槍「靶」都曾「射」過，而且有很好的成績。

當他一「彈」命中槍靶的「紅心」時，他證實了金燕妮所說的話——她正需要強烈的冲激。

於是，他施展了「快射」絕技，接二連三地勾動扳機，使「槍彈」無止盡地向槍靶上的「紅心」射去。

在這一方面，金燕妮也許將要落敗，不過，她却非常樂意。因爲勝者空虛，敗者才會得到最高的滿足。

海面是平靜的，遊艇也非常平穩。然而在這間小小的艙房裏却掀起了驚人的情濤慾浪。高翔和金燕妮二人都發揮了最高度的力與熱；這股力與熱在艙房中不停地迴旋着，激成了一場罕見的風暴。

風暴終於過去了，不過，那是二小時以後的事情。

在狂風暴雨中，他們都消耗了過度的精力，儘管他們腦海中都各有一套如意算盤，此時也無力去細作思考了。

本是一場鬥智，却先來了一場裸體鬥力，這恐怕是高翔和金燕妮二人都不曾想到的事情。

× × ×

「嗶！嗶！」床頭的電話響了。

金燕妮從酣睡之中醒過來，拿起了話筒。

是夏綠雲的例行報告，高翔並未和她連絡，金燕妮說了聲曉得了，就掛上話筒切斷了電話。

高翔翻了一個身，結實的軀體半壓在金燕妮妙美的胴體上。眼睛並未睜開，聲音朦朧地問道：「燕妮，現在是什麽時候了？」

「下午三點。」

「噢！」高翔睜開了眼睛看看他的腕表，那是他身上唯一的物件：「我們睡了不少時候哩！」

「嗯！還有餘勇麽？」

高翔並沒有去理會她的話，伸手到床頭几上拿了一根香烟吸燃，深深地吸了一口，才語氣喃喃地說：「燕妮！我們不應該將全副精力消耗在這一塲熱戰上，另一塲冷戰也需要旺盛的精力啊！」

金燕妮楞了一下，才問道：「你在說什麽？」

高翔將香烟交到左手，右手又開始在她軀體上某些部位輕攏慢撚，目光凝視着她，輕聲問道：「燕妮，是妳敗？還是我敗。」

「當然是我，」她的軀體扭動了一下，似乎在閃避高翔的手指。「女人在這一方面，是難以獲勝的。」

高翔微笑着說：「燕妮！你應該有自知之明，女人在任何一方面都是難以獲勝的。」

「也許。如果對手是你的話。」

高翔將烟蒂捺熄，然後語氣冷冷地說：「燕妮！妳這樣說好像是爲了討好我，在妳的心中當然不會如此想。實際上，妳的確是敗了，不但潰敗，而且還一敗塗地，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妳已經有所覺察了嗎？」

「噢！」金燕妮暗暗吸了一口氣。

高翔從床角處拿起來那副紅玉頭飾放在她的兩乳之間，以一根指頭撫弄着，顯得漫不經意地問道：「這副紅玉頭飾是假的吧。」

「你說什麽？」金燕妮倏然推開他坐了起來，紅玉頭飾滑到她的兩腿之間，使她裸露的胴體格外妖冶。

「別吃驚，」高翔微笑着說：「警方會在酒店裏等我，想必是妳通知警方，對不對？」

金燕妮冷叱道：「你在胡說！」

「燕妮！不必賴，是妳自己洩漏你的陰謀！」

「你太會幻想了。」

「絕不是我的幻想、妳一進門就知道我在妳的艙房裏，難道我就不能察覺妳心中的詭計嗎？」

金燕妮對高翔說：「你很斯文。」

「你倒說說看。」

高翔也坐了起來，語氣沉靜地說：「妳要我到公海上去等待六天，即使妳不關心我的性命，妳也應該關心這副價值一百萬美元的紅玉頭飾呀！其實今晚我的遊艇一駛出海就會被警方逮捕。這是妳的移花接木之計，對不對？我帶着贋品被捕，妳卻帶着眞貨高飛遠颺，燕妮！這是妳的如意算盤，我想不會錯！」

金燕妮吃驚的程度簡直無法形容，但她也算是闖蕩多年的老江湖，仍然力持鎭定地說：「高翔！你的想像力實在太豐富了。」

高翔冷笑了一聲：「嘿嘿，雖然有許多女人說我『黃襯衫』很帥、很棒，我却沒有醺醺然自我陶醉。能够令妳金燕妮自解襦衣，獻上肉體的男人，這個世界上恐怕還找不到，我自信自己沒有那樣大的魅力。」

金燕妮裝模作樣，氣咻咻地說：「高翔，你根本是在胡思亂想，一夜之間我能打造一副贋品嗎？即使最傑出的工匠也辦不到。」

「妳辦得到。」

「高翔！你太看得起我了。」

「因爲妳是最出名的寶石專家。」

金燕妮放聲大笑，「哈哈哈……還有麽。」

高翔接着說：「而且妳一向以計劃週密揚名黑道，在行動之前，妳必定早就準備了一副相同的紅玉頭飾。」

金燕妮沉下了臉來說：「高翔，你是認定這副頭飾是假的了？」

「不錯，」高翔披上一床被單離開了床：「既然要合作，就得拿出誠意，我要看看那副眞的、」

金燕妮將兩腿之間的紅玉頭飾，重重地擺在床榻中央，也披上了浴巾下床，語氣冷冷地說：「這就是眞的。」

「別想騙人！」

「信不信由你。」

「我不信。」

「那就取消合作。」

「燕妮，這樣妳豈不太吃虧。」

「哼！我却不以爲然，道上有不少女人想玩你『黃襯衫』，我姓金的自然也不例外。」

「這樣說來，吃虧的是我了？」高翔突然臉色一沉：「吃虧的事我不幹，將眞的頭飾拿出來。」

「高翔！你不要逼人太甚！」

「妳先捉弄我。」

「何謂捉弄？」

「要我拿着贋品爲妳代罪！」

金燕妮冷笑了一聲，「哼，別忘了你是警方通緝的疑犯。」

高翔以牙還牙地說：「別忘了妳是主謀。」

金燕妮面上出現了一股獰色，但是很快地她又轉變了一副無可奈何的神色，深深地嘆息了一聲：「唉，我眞是拿你沒辦法。」

「那就快些拿出眞貨來吧。」

「我如果不拿出來呢？」

「我就拿這副贋品頭飾去向警方投案，說明內中詳情，洗脫我的罪嫌，燕妮！到那時妳就慘啦！」

金燕妮心念暗動，口裏以試探性的口氣問道：「高翔，說句老實話，當你看到那副眞的紅玉頭飾時，會不會起下貪心來個『黑吃黑』。」

「眞是太可笑了！」高翔連連冷笑說：「我『黃襯衫』拿錢拿在刀口上，說什麽也不會幹這種卑鄙齷齪的事。將眞貨拿出來，我就按照妳的計劃偷渡出海。唯有如此，我才相信妳不再出賣我。」

「我怎麽可以相信你的話。」

高翔輕佻地說：「憑我們方才那種親密的關係，你就該相信我的話、在我眼中，妳的玉體比這副頭飾要値錢得多。」

「你倒很看得起我，那麽我也應該照你的意思辦了。」金燕妮說着，就向艙壁走過去。

她伸手打開艙壁上一個夾層暗櫃，可是拿出來的不是什麽頭飾，而是一支金光閃閃的「勃朗寧」手鎗。

那是一柄非常精巧的武器，金色槍管，象牙槍柄，顯得高貴而又華麗，自然那只是一件裝飾品。

金燕妮一旦持槍在手，神情大變，厲聲說：「高翔！眞的在這裏。」

高翔見狀並無驚色，神態自若地說：「這是『綠衣社』主人金燕妮女士在黑道上揚名已久的金槍。但我却不明白妳此刻動槍有何用意？」

金燕妮一字字鏗鏘有力地說：「要你的命。」

「要我的命！」高翔聳聳肩頭。「我死之後，誰替妳運贜出境？燕妮！妳要想想清楚啊！」

「我自己會帶着贓物離開。」

高翔搖着頭說：「我猜不透妳有何妙計。」

「你不需要明白。」

「那麽，妳是決定要殺死我囉？」

「不錯。」

「燕妮！容我作一個請求，在我死前說出妳的計劃，那必然是一件空前絕後的偉大傑作。」

「好吧！讓我告訴你。」金燕妮頗有得色地說：「這副頭飾就是原品，只有紅玉換過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可是誰也不會想到這副頭飾已經不及原來十分之一的價值。根據常情，一夜之間絕不可能造出一副贋品。殊不知我早就蒐集了足够的資料，準備了一塊可以亂眞的紅玉贋品。」

「所以妳設陷讓我被捕，使警方誤以爲贜物已被追回，妳就可以安然帶着眞貨離去，眞是妙計。」

「想不到你拒捕潛逃，破壞了我的計劃。」

「現在呢？」

「殺你。」

「想必妳另有安排？」

金燕妮點點頭說：「不錯。殺死你之後將你的屍首拋下海，自然這副頭飾也在你身上。至於你因何被殺，警方也許沒有興趣去加以追究，贜物追回，竊案偵破，警探們肩頭上的責任也就卸除了。」

「妙！妙！妙！實在够資格稱爲『妙



女郎』。」

「高翔！作死前禱告吧！」

「我沒有宗教信仰。」

「那麽……」

「慢點！」高翔大叫了一聲。「據說死囚在行刑前可以享受一頓美食，妳不能虧待我。」

金燕妮搖搖頭，冷冷地說：「抱歉！我無法辦到。」

高翔笑着說：「有人說美色可餐。妳的裸體可以代替美食。燕妮！讓我死前大飽一次眼福吧！」

金燕妮面上呈現一絲獰色，語氣森冷說：「高翔！你似乎存心要羞辱我，你難道不怕我報復？」

「反正是一死嘛！」

「我本來一槍就可殺死你，現在我要多打你幾槍。」

「這個我不在乎，先解開妳身上的浴巾吧！」

金燕妮左手小指輕輕一勾，浴巾就滑落了。

「呀！」高翔眞是死到臨頭尚不知。「眞是上帝的傑作，可惜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

金燕妮揚了一下手裏的槍，厲聲問道：「看够了嗎？」

「轉過去，我要看看裸露的背部。」

「高翔！你少要狡計，是否想趁我轉身之際向我展開襲擊？姓金的絕不會輕易上你的當。」

高翔微笑着說道：「妳太多疑了，『綠衣社』主人的金槍粉拳在黑道上栽翻了不少英雄好漢，我姓高的那敢存僥倖之心啊！」

「你反正要死，也許會全力一搏。」

「燕妮！原來妳還怕一個手無寸鐵的人。」

「少囉嗦！看够了嗎？」

高翔語意深長地說：「表面上是看够了，內在的却看不透。我眞想看看妳那副心腸有何異常之處，不然怎麽會如此狠毒呢？」

金燕妮手中的金槍往前一伸，惡狠狠地說：「現在我要先打瞎你那兩隻貪饞的眼睛，然後再打那張放刁的嘴，最後才射出你那顆靈活得太過份的心房。」

一面說，一面就勾動了扳機。

「嗒」地一聲，並沒有射出子彈。

高翔不禁放聲狂笑：「哈哈……金燕妮小姐！妳是永遠也不會贏的。槍裏面的撞針我早已卸掉了。和聞名黑道的『江湖七妙女』其中之一打交道，是不能不加以防範的。」

金燕妮又勾動了一下扳機，發現槍內的撞針的確已被高翔先一步卸除，心中是又驚又怒。手一揚，金槍就脫手向高翔頭上扔了過去。

高翔一偏頭，躲過迎面而來的金槍。

金燕妮的身手非常靈活，身軀一蹲，抓住高翔的足踝猛力一扯，使高翔摔了一個大觔斗。

並非高翔不敵金燕妮，只因爲他身上裹着一條被單，自然不及赤身露體的金燕妮來得靈活。

高翔摔倒在地，金燕妮立刻伸手向艙壁上一個按鈕接近。高翔知道那是警鈴，如果金燕妮召來了她的黨羽，他今天就休想活着離開這艘遊艇，而且死後還要落一個竊賊之名。

情況極爲迫切，高翔立刻奮力一滾，雙脚向金燕妮足脛猛掃，使她也和他一樣摔了一個大觔斗。

高翔就在這一瞬間扯落了身上的被單，雖然那副模樣不太雅觀，但却也顧不了那樣多了。

驀然，床頭電話「嗶嗶嗶」地响了起來。

高翔揮揮手說：「金燕妮！快去聽電話。如果膽敢向妳的黨羽報告，我就毫不留情地捏斷妳的頸子。」

金燕妮拿起話筒，突然面現驚色。

高翔情知有異，待她一放下話筒，就連忙問：「怎麽回事？」

「有一艘水上警艇正在向我們鼓浪駛來。」

「噢？」高翔也是一驚。

金燕妮心平氣和地說：「高翔！我們現在停泊在外港的二號浮筒，左右並無別的船艇，一定是針對我們而來。」

「唔！」高翔漫應着。

「高翔！看來我們眞該合作了。」

「又是合作？」

金燕妮認眞地點了點頭，說：「這次是絕對具有誠意的，我們如果再鬥下去，佔便宜的是警方，情勢逼迫我們非合作不可。」

「唔！說出妳的想法吧！」

「首先，請快穿上你的潛水衣。」

情勢急迫，高翔已不容多慮，他先穿上長褲以及那件一年到頭都不換顏色的黃襯衫。然後跑到浴室裏拿出他的潛水裝備，一面往身上佩戴，一面問道：「又要我作替死鬼嗎？」

金燕妮連連搖頭說：「絕不會。先前因爲你逼我，所以我才設陷害你。現在是基於情勢所迫，我不會不顧江湖道義。」

「妳打算教我怎麽辦？」

「那方眞的紅玉我已經收藏好了，除非警方拆船，否則他們就查不出來，而這副假的……」

「要我帶着假的頭飾離開？」

「是的！」

「妳也許會再一次出賣我？」

「現在情勢已完全不同，你已知道頭飾上的紅玉是贋品，我若出賣你，豈不是自找麻煩嗎？」

「妳明白這個道理就好了。」

金燕妮很焦急地揮揮手，說道：「你趕快離開，深夜到我艇上來商量細節。記住，我會在船桅上亮起紅色的安全燈，否則……」

「我知道了。」

突然，床頭電話又響了起來。

金燕妮接聽之後，指示說：「向他們要搜索票，只要拖延一分鐘。」

放下話筒，連忙打開房門向高翔揮着手示意。

高翔倒非常鎭定，並沒有忘記床上的那副紅玉頭飾，放進了潛水衣的口袋，走了出去。

金燕妮送走高翔走出了「海底門」進

入水中後，她才嘆了一口氣。到這個時候她才發覺自己是全身赤裸的。

她正想穿衣，樓梯上已經傳來步履之聲。她急忙將浴巾披上，何威廉已出現在她的房門口。

「對不起！」何威廉彬彬有禮地說：「打擾妳了。」

金燕妮神情不悅地說道：「這是二十八小時以內的第二次，能允許我穿上衣服嗎？」

「請便！」何威廉擺了擺手。

金燕妮轉身去取床上的衫服時，這才發覺了那把「勃朗寧」手槍，連忙將手槍裹在衣服裏。

何威廉眼尖，忙叫道：「慢點！」

金燕妮一面往浴室走去，一面說：「有話等我穿好衣服再說。」

何威廉飛快地搶上幾步，抓住她的手臂，沉聲說：「對不起！我要檢查妳手裏的衫服。」

不等她有所回答，就將她手裏的衣服奪過去，掩藏在衣服堆裏的「勃朗寧」手槍也顯露出來。

何威廉冷聲問道：「金小姐！你有槍照嗎？」

金燕妮是有點吃驚的，然而她的反應極快，立刻有了對策。非常鎮定地說：「我這槍不需要槍照。」

「爲甚麼？」

「因爲這支槍只能算是玩具。」

「是嗎？」何威廉冷笑了一聲，退出飽滿的彈篋。「小姐！別再狡辯了，玩具槍是不該有眞的槍彈。」

「但是，這支槍並沒撞針，是無法發射的。」

何威廉不禁一楞，檢查之後果然發覺槍內沒有撞針，不能算是一件完整的武器，只得悻悻地說：「妳是我所見到的女人之中最狡黠的一個。」

「誇獎！我可以穿上衣服了嗎？」

何威廉搖搖頭說：「很抱歉！妳不但狡黠，也很刁鑽。只得委屈妳暫時裹着浴巾，讓我先執行搜查勤務。」

「請問你要搜查什麼？」

「不必明知故問。我要搜查昨晚在『皇冠俱樂部』失竊的一副名貴首飾，昨晚我曾檢查過妳的車子。」

「你認爲我是竊賊？」

「當時在塲的人都有嫌疑。」

金燕妮神態輕鬆地說：「請便！你如果能將這艘遊艇拆掉也無所謂。我正在打算買一艘新的，自然是你們付欵。」

突然一個武裝警員跑進來，語氣急促地說：「報告探長，有人潛水離去。」

「你怎麼知道？」

「我發現氣泡，距離這裏已經有二百碼了。」

何威廉將烱烱目光盯在金燕妮臉上，而後者却異常鎮定，她自信有方法應付的詰問。

## 各有花招

何威廉在警署中必定是幹內勤的偵訊工作較之外勤偵緝工作來得長久，因此，他只注意到全力去盤詰金燕妮。如果他下令警艇去追踪海面上所發現的氣泡，高翔就很難脫走了。

「金小姐！」他聲色俱厲地問道：「妳如何解釋？」

「探長，你說什麼？」

「有人潛水離去，那人是誰？」

何威廉未去追踪，却一直在這兒詰問她，這使得金燕妮更加放心。神態輕鬆地回答說：「探長！我怎麼知道呢？也許有人剛好從這裏潛水而過，而且水面發現氣泡，未必就是……」

「請妳不要狡辯！」

金燕妮扳下了面孔說：「探長！我這條遊艇上在進港時有多少人，都在移民局登記過，請你查對一下有無缺少，再來問我，如果你如此强詞奪理，我就要拒絕你的訪問了。」

說完之後，氣咻咻地走進了浴室。

何威廉氣得怒目圓睜，可是他也奈何不了的金燕妮。因爲他並未掌握一絲證據足以證明對方有罪。

三分鐘後，金燕妮整裝而出，重又顯得春風滿面，倒了一杯酒端在手裏，笑着問道：「探長！還有什麼要問麼？」

何威廉神色緩和了許多，語氣也不像方才那樣嚴厲。「金小姐！妳大概不會否認凌晨曾經到過『藍寶石酒店』二二二室去探訪一位姓高的男性遊客吧。」

「有這回事。」

「妳帶去一隻旅行箱，對嗎？」

「不錯。」

「箱內裝着什麼東西？」

「穿的。」

「穿的？妳帶那一隻提箱的用意何在呢？」

「毫無用意。」

「可是妳離開時並沒有帶走。」

「我忘了。」

「妳解釋得很好，」何威廉臉色一沉，冷冷地問道：「我能請教妳和高翔之間是什麼關係嗎？」

「朋友。」

「很親密嗎？」

「探長！你的問題超過範圍了。」

「妳有權拒絕答覆。」何威廉目光中透露出悻悻之色。「不過我要提醒你，高翔現在是一個通緝中的嫌犯。」

「謝謝你告訴我。」

「明白我告訴妳這件事的用意嗎？」

「提醒我應該關心朋友。」

「恰巧相反。希望妳不要捲入犯罪漩渦。」

「探長！」金燕妮辭鋒咄咄地說：「別忘了你說他是個嫌犯，足見他的罪名尚未成立；即使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罪犯，他的朋友，也不會有連帶責任。」

「如果與他共謀犯罪，那情況就不同了。」

「探長是指我而言嗎？」

何威廉心頭不禁一怔，沉聲說道：「金小姐！妳很厲害，不過，我並未指名道姓。」

「你的話使我感到輕鬆。」

「再請教妳一件事，認識住在『金龍酒店』的夏綠雲小姐嗎？」

「認識的，是我很好的朋友。」



「聽說她是一個貝殼專家？」

金燕妮咯咯嬌笑着說：「別聽她胡扯，到了新畿內亞，她也許會變成捕捉蝴蝶的專家，到了錫蘭，她會再變成獵象專家。據我看，釣金龜婿她眞夠資格稱爲專家哩！」

何威廉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悻悻地說：「金小姐！妳回答得很好！打擾妳了。」

「咦？你不是說要搜查我這艘遊艇的嗎？」

何威廉搖搖頭說：「不必了！從你的神色中我可以看出妳是有備無患的，所以我也不想白費氣力了。」

「探長！這種煩人的搜查詢問還會繼續嗎？」

「想必不會了。我已蒐集到部份證據；到證據齊全，我們就會直接加以逮捕。金小姐！再見。」

金燕妮得理不讓地說道：「幸好你又沒有提名指姓，否則，我可能會告你譭謗哩！」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何威廉已率領他帶來的警員走出了她的艇艙。

當警探離去後，金燕妮臉上的笑容一掃而空，原來她那種輕鬆的神態是裝給何威廉看的。

三分鐘後，艇面上的電話來了，報告警艇業已離去。金燕妮放下話筒後，垂首陷入了沉思。

× × ×

夏綠雲一直在「金龍酒店」等候高翔的聯絡，自然她不知道高翔和金燕妮已經在「綠衣女神」號遊艇上面碰過頭了。

眼看已經到了晚餐的時候，夏綠雲唯恐漏過了高翔的電話，於是撥電話到餐廳去，教他們送一份全餐到房間裏來。

五分鐘後，餐廳的男性侍者推着餐車進來了。當那侍者摘去白帽子時，夏綠雲不禁發出一聲低呼：「哦！高翔！」

推餐車進來的正是高翔，自然他有許多方法去說服原來的侍者，當然他得運用鈔票的威力增加「說服」力。他先豎起一根指頭貼近唇間，然後輕聲說：「綠雲！你別緊張，我保證這是一次是純友誼的拜訪。」

「高翔！」夏綠雲雖有幾分做作，却也有一份關切。「你這樣做多冒險呀！警方正四處抓你！」

高翔點點頭說：「我知道。但是這是最安全的辦法了。在這裏我還另有朋友，電話綫路已經被警方裝上了竊聽器了。」

「噢！」夏綠雲不禁一楞。難怪整個下午金燕妮都沒有電話來。想必她也是得到了消息，有了警覺。

「綠雲，我已和燕妮合作，這次可能是眞的合作。說實話，並非彼此都具有誠意，而是由於情勢所迫。」

「是麼？」夏綠雲有些將信將疑。

「她本來約我今晚到艇上去好好商量，如何將賍物運離星洲。但是我今晚不能到遊艇上去。」

「爲什麼？」

「我下午潛水離開妳們的遊艇時，何威廉正好去搜查遊艇，他可能已有所發現。一個小時以前，警方徵調了二十多名潛水員，毫無問題，警方已採取了嚴密的水底監視。」

「那……那該怎麼辦？」

「嗯……我想和燕妮在另外一個地方見面。」

「可是……」夏綠雲口氣遲疑地說：「你方才說警方控制了電話路綫，我怎麼和她聯絡呢？」

「妳可以公然到遊艇上去見她呀！」

「高翔！這樣不妥吧？」

高翔語氣凝重地說：「綠雲！妳必須去一趟。我們之間已有了合作的原則，却還沒有合作的具體方案，得早些談妥，才好積極展開行動。」

夏綠雲沉吟良久，這才點頭說：「好吧！」

不待她說完，高翔就搶着說：「告訴燕妮，今晚九時，你們二人駕車到關仔角去，將車停在二號停車塲，不要下車，我會去找妳們。」

「好！我這樣告訴她，萬一她要另選地點，我怎樣和你連絡？你該想到燕妮是不喜歡別人代她決定某一件事情的。」

高翔冷冷地說：「抱歉！目前時間迫切，而且我又要逃避警方的追緝，請她就依照我的決定行動吧！」

「好吧！我盡量去說服她。」

「綠雲！那副假紅玉的頭飾在我的身邊，我如果向警方投案，說明個中眞相，妳們就要前功盡棄了。」

說罷，扭頭走了出去。

夏綠雲面對豐盛的晚餐，却已毫無食慾。高翔臨去前的那一番威脅之語，使她心神異常不寧！

她和金燕妮之間的聯絡，都是由對方主動打電話到「金龍酒店」來，因爲她無法打電話到艇上去。看來的確需要親自到遊艇上去一趟。她暗自衡量一下利弊，似乎並無多大關係。金燕妮曾來過她的房間，想必早已被警方所察覺，只要賍物不落在警方手裏……

一念至此，立刻鎖上房門出了「金龍酒店」。

× × ×

當夏綠雲乘坐接駁快艇，來到「綠衣女神」號遊艇時，金燕妮顯得有些吃驚，她沉着臉問道：「綠雲！妳怎麼可以到艇上來？」

夏綠雲回答說：「高翔到酒店去找我了……」

接着，她就將高翔所說的話敘述了一遍。

聽完之後，金燕妮緊皺了眉頭說：「警方眞的採取了水底嚴密監視嗎？」

夏綠雲搖搖頭說：「是眞是假那就不知道了。高翔這麼說的。」

「他所說的聯絡方法也未必安全。」

「那麼，去不去呢？」

金燕妮顯得莫可奈何地說：「又沒有法子和他連絡，不去怎麼行？」

「金姊！眞的要跟他合作？」

「情勢所迫，非合作不可。」

「那小子靠得住嗎？」

金燕妮冷笑着說：「放心！主動權絕不會落到他手裏去。」

夏綠雲倒是眞的放了心，最少目前不

需要她去動手殺害高翔。她並不在乎殺人，却是不大願意去撕毀那件迷人的「黃襯衫」。

金燕妮又說：「絲雲！妳先上岸去，將那輛房車開到遊艇碼頭來等我。大概八點四十分的時候我會上岸。」

「金姊！我們應該注意一下警方的監視。」

「想高翔也會注意，現在顧不了那樣多了。」

「好吧！我先走了。」

夏絲雲離開了「綠衣女神」號，登上了載送她前來的那艘接駁快艇。思潮像海濤般洶湧起伏不定。依照常情推斷，目前，金燕妮必然在警方的監視之下，公然前往關仔角去會晤正在追緝中的高翔，雙方都是一件極端危險的事。

然而精明的高翔不會想到，攷慮週詳、作事謹慎的金燕妮似乎也不會加以注意，是甚麼道理呢？一直到快艇靠岸，她都沒有想通這個道理！

× ×

．準八點四十分，夏絲雲駕着那輛「龐蒂克」房車，來到了遊艇碼頭。金燕妮也很準確地乘坐「綠衣女神」號附屬的電艇上岸。她一言不發地進入車廂，向夏絲雲揮了揮手。

夏絲雲會意，立刻發動引擎，絕塵而去，

十五分鐘後，車子已馳離市區。

金燕妮看看腕錶，低聲問道：「絲雲！現在是八點十五分，五分鐘能夠到達關仔角嗎？」

夏絲雲搖搖頭說：「五分鐘的時間不夠，但是也差不了多少。」

「關仔角妳去過？」

「去過一次，是星洲的名勝之一。」

「夜間遊人很多嗎？」

「現在正是盛夏，夜遊的人一定不少的。」

沉默了一陣，金燕妮又喃喃地說：「我眞不明白高翔他爲什麼要選擇那樣一個人烟稠密的地方？」

夏絲雲沒有接腔，因爲房車的速度很快，她得留心路面；同時，她的目光也隨時在留心車窗外的廻射鏡。

「金姊！」她突然低呼了一聲。

「怎麼了？」金燕妮的語氣却未過份吃驚。

「有輛灰色的車子在跟踪我們。」

「妳怎麼知道是在跟踪我們？」

「我幾乎可以肯定那是何威廉的座駕車。」

「別理他！」金燕妮說得輕鬆已極。

夏絲雲却神情凝重地說：「金姊！我們是去和『黃襯衫』碰頭的，何威廉却跟了來，萬一『黃襯衫』……」

金燕妮冷冷地說道：「怎麼？妳怕他會被逮捕嗎？」

夏絲雲連連地搖頭說：「不！妳誤會了，我是怕我們會受牽連呀！」

「哼！」金燕妮打從鼻孔裏噴出一口冷氣。「別將『黃襯衫』看得那麼簡單。他的人絕對不在關仔角。」

「噢？怎見得？」夏絲雲臉上浮現不信神色。

「妳不覺得他在說謊嗎？」

「他說了什麼？」

「他說警方巳採取了水底嚴密監視，那是不可能的事。尤其是夜間，海底漆黑黝暗，如果警方眞是徵調了二十多名潛水員潛在水中，當高翔潛到我的遊艇附近時，那些潛水員在毫無光綫的情況下，又怎敢確定高翔不是同伴？星洲地面上我也有朋友，我方才托他們查過，警方根本就沒有徵調什麼潛水員。」

「那麼……『黃襯衫』的目的又何在呢？」

「他的目的是要我暫時離開遊艇。」

「那又有什麼作用呢？」

「他自然有一套如意算盤，不過，我姓金的却也不太好鬥。本想和他合作的，他倒先要起花樣來了。」

說到這裏，關仔角巳經在望。

星洲的觀光事業非常發達，所有名勝之地都由政府出錢整頓，再以出售門劵的收益來作爲管理、營繕費用。這裏一共有三個停車場，採取計時收費的制度。絕不會發生人車擁塞於途的現象。

車子將要進入二號停車場時，夏絲雲放鬆油門，減緩速度。語氣急促而又低沉地問道：「金姊！是按照預訂的地點停車嗎？」

「嗯！」金燕妮毫不猶豫地點了一點頭。

夏絲雲自然不便表示異議，按照高翔的意思將車子在二號停車場停妥，二人靜靜坐在車廂內。

那輛灰色轎車也在二號停車場停下，與她們只相隔了另一輛橘紅色的旅行車，也不曾見有人下車來。

氣氛非常緊張，夏絲雲緊握着方向盤的手心沁出了汗漬，金燕妮却神態輕鬆地吸着香烟。

五分，十分……就這樣過去了十五分鐘。

突然，不遠處响起了車門開關聲，接着，皮鞋敲响水泥地面的聲音也逐漸移近，夏絲雲看到了三個人影走到了車邊。

內中自然有何威廉，他冷笑了一聲：「嘿嘿！二位是在等人麼？」

金燕妮也回以冷笑，以嘲弄的語氣說道：「探長！是不期而遇？還是釘梢跟踪呀？」

何威廉低下了頭，語氣低沉地說道：「金小姐！我現在發覺妳是一個最聰明的笨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金小姐，妳不明白，我也同樣不明白，不過遲早我會明白的。到了那時……嘿嘿！妳就不好說話了！」

「我在香港等你發出的傳票好了。」

何威廉喃喃地說道：「還有五天，整整一百二十個小時，每個小時都可能有變化，而且行好運、壞運的機會也是對等的啊！」

金燕妮神情不悅地說：「探長！究竟是公事訪問，還是順便打打招呼？」

何威廉不懷好意地笑着說道：「金小姐！發怒會損害妳那美麗的容顏，我建議二位不妨下車走走，關仔角的夜色可不壞哩！」



金燕妮向夏絲雲揮揮手說：「我們回去，想不到星洲的蒼蠅這麼多，下一次免費接待我，也不上這兒來旅行觀光了。」

夏絲雲立刻發動引擎，將車子開出停車場，向市區駛去。

途中，金燕妮未再說話，夏絲雲也是暗暗納悶，看起來都是各有花招，到最後眞不知道誰才是勝利者。她一再注視窗外的廻射鏡，何威廉竟然沒有駕車追踪，難道在關仔角死等嗎？

車抵遊艇碼頭，金燕妮在車下之前，低聲向夏絲雲交待：「絲雲！將車子再開到關仔角去，照樣停在二號停車場，直到凌晨二時，才開回『金龍酒店』。」

夏絲雲不勝訝異地問道：「哦？爲什麼？」

「別問，照我的吩咐去做就是了。」

夏絲雲默然點頭，待金燕妮下車後駕車而去。

金燕妮站在碼頭邊默立了好幾分鐘，才召喚一艘接駁快艇，向「綠衣女郎」號停泊處駛去。

回到遊艇上，正在輪值的吳綠芬迎了過來，金燕妮低聲問道：「綠芬！我的艙房內有動靜嗎？」

「好像有响聲。」

「嗯！」金燕妮滿意地點了點頭，面上掠過一絲詭譎的神色。

她走回自己的艙房，啓門而進。她還沒有去按動電燈的開關，然而艙頂的罩燈却自動地亮起來。

高翔坐在她的床沿上，手裏端着一杯酒。

金燕妮一面關上房門，一面吃驚的說道：「是你？」

「想不到嗎？」

「的確，你在耍什麼花樣？」

高翔聳聳肩頭說：「很抱歉，讓妳們去吸引那位何威廉探長的注意力，我才潛水登上了妳的遊艇，這樣較爲安全。」

金燕妮嗔怪地說道：「你該事先說明的。」

「你以許不會聽我的安排。」說到這裏，高翔一轉話題：「燕妮！我們該談談合作的正經事！」

金燕妮在他身旁坐下，手指撫弄着那件黃襯衫上面的鈕扣，語氣顯得極爲柔媚地說：「高翔！你得完全信任我才行。」

高翔點點頭說：「我會信任妳，但是妳信任我嗎？」

「當然完全信任你。」

「那就行了。我今晚就可以按照妳提出的計劃駕艇闖關偷渡。但是那方眞的紅玉却必需要讓我帶走。」

金燕妮忘情地低呼了一聲：「那怎麼行？」

「是怕我吞沒了嗎？」

「憑你『黃襯衫』的字號還不至於幹這種下流事。」

「妳也許在捧我，但是妳絕對不怕我吞沒那方眞的紅玉。妳不但控制了寶石的銷賍市場，而妳的粉拳金槍也絕不講情面。因此我『黃襯衫』絕對不會幹傻事。妳早就料到了。」

金燕妮道：「高翔！你說對了，我不在乎你吞賍，不過……」

高翔很快地接口說：「妳却捨不得付出那十萬美元的承諾。」

「你胡扯！」

「那麼，爲什麼不肯將眞的紅玉讓我帶走？」

「巳經藏好了呀！」

「可以拿出來。」

金燕妮搖搖頭說：「太痲煩了。」

「我可以帮妳的忙，是放在錨鍊艙嗎？或者某一處夾層艙板之內？我保證不要花半個小時，就可以……」

「高翔！」金燕妮站起來，低吼了一聲。

「怎麼了？」

「你如固執己見，無異是給警方制造機會。」

高翔冷笑着說：「燕妮！我發覺妳到目前爲止，還在想利用我，你根本就沒有一點跟我合作的誠意。」

「你又在幻想了。」

「我有證據。」

「什麼證據？」

「幸虧我『黃襯衫』還是一個很顧江湖道義的人，否則，妳這一趟星洲之行算是白來了。」

金燕妮神色一楞，疾聲說：「你說什麼？」

高翔先喝了一大口酒，然後慢條斯理地說：「燕妮！不是我捧妳，妳們『七妙女』一旦結盟，妳太夠資格作聯盟之首，因爲妳太狡黠，而又富於機智。」

「高翔！說話別兜圈子。」

「我如果說，那方眞的紅玉巳經到了我的衣袋內，妳是一定不肯相信的。」

金燕妮目中露出了兩股驚色，但是很快又平息下去，冷哼了一聲，故意語氣淡然地說：「高翔，你少來這一套。在你的料想中，我此刻定會到收藏紅玉的地方去查看你的話是眞是假，我不會上當的。」

「燕妮！妳太自信了。」

「那麼，拿出來我看看。」

高翔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一方紅玉放在手掌心內，笑着說：「我沒有說謊吧？」

金燕妮的右手一揚，她手中突然多了一把犀利的匕首，同時，神色猙獰，語氣嚴厲地吼道：「高翔！放下你的紅玉，否則，這把匕首就要穿過你的心臟。」

高翔笑着說：「燕妮！不必太緊張，我若想獨吞這宗財寶，在妳未回來之前，我儘可從容離去，不過我不想那樣作。」

金燕妮仍然聲色俱厲地說：「放下！不然我就用刀殺了你。」

「殺了我，誰爲妳運贓出境？」

「我不再需要別人運贓出境。」金燕妮悻悻地說。

× ×

「我知道，又是那套老辦法，將我的屍體扔在海中，深夜漲潮時就會冲到港灣內，天亮後警方就會發現。自然那假的紅玉頭飾在我的身上。警方追回失物，宣佈破案，妳就可堂而皇之地運贓出境了。」

「你說對了。」

「燕妮！下午我就曾說過，女人在任何一方面都難獲勝。那副紅玉頭飾我藏在別處，並未帶在身上。」

「什麼？」金燕妮的雙眉都皺在一起

去了。

「所以妳該打消殺我的計劃，因為妳現在殺我之後，對妳不但無利，反有大害，妳可得想想清楚啊！」

金燕妮眼上的獰色消失不少，語氣吶吶地說：「你眞的將那副假紅玉頭飾放在別處了？」

「不信妳可以搜我的身上。」

「高翔！難怪你的名氣大，的確有一套。」

高翔笑着說：「和妳這種人物打交道，得刻意小心才行，儘管許多人願意為財而死，我卻不願作那種傻事。」

「高翔！說出你的打算吧！」

「燕妮！妳不能先收回妳手中的刀子嗎？」

金燕妮皓腕一揚，匕首脫手而飛，一道晶光自高翔面前劃過，「砰」地一聲扎進了化粧鏡的木框上。

高翔面上帶着淡淡的笑容，身子紋風不動。

金燕妮原打算用這種方法給予對方幾分威脅，卻想不到高翔神態自若，絲毫不為所動。她眞是怒到了極點，身上還有另一把匕首，她幾乎要拔出來向對方要害扔去。為了大局，她終於還是忍住了。

「高翔！假若我這一刀穿過了你的喉管，你怎辦？」

「燕妮！妳這句話問得眞奇妙，妳不會殺死我的。」

「別太自信。」

「我有充分的把握。」

「憑什麼？」

「憑我們下午建立的親密關係，這還不行？」

「哼！」金燕妮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黑道上混混的人不會講感情，只懂權衡利害。」

高翔面上笑容一收，沉聲說：「妳說對了！正因為利害關係才使妳不敢輕舉妄動，妳若殺了我，就無異破壞了妳自己的計劃。」

金燕妮悻悻地說：「高翔！我服了你，說吧！想怎麼辦？」

「我今夜趁漲潮時駕着我的遊艇闖關出海。」

「嗯！」金燕妮漫應着，靜待下文。

「我會留下一些痕跡，讓警方知道我潛離星洲。最多再等五天，妳就可以離開，我們在香港的『鱷魚潭』碰頭。」

「你眞不會吞下？」

「笑話！我『黃襯衫』絕不會幹這種事，不過話要說清楚，回到香港後，妳不拿出十萬美元，我可不交貨。」

「東西沒有出手，我那來那樣多的現欵？」

「燕妮！眞人面前不說假話。『綠衣社』這些年來已幹了幾票，妳的存欵可能不少吧？」

金燕妮氣咻咻地說：「你不要管我是否有存欵，只要你守信，到時就是去借，我也會將那筆欵子湊足了給你。」

「那就這樣說定了囉？」

金燕妮點頭說：「好！一言為定。」

「那麼，我該走了。」

「慢點！」

「怎麼？又反悔了？」

「我有點不服氣。」

「燕妮！別太逞强，這也不算是栽觔斗。」

「告訴我，你是怎麼找得到這塊紅玉的？」

高翔傲然地笑說：「燕妮！你我雖不同行，卻是同道。黑道上的一些手法，妳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啊！」

「該你吹牛了。」

「這樣一件貴重的東西，妳絕不會藏在別處，必然在妳的艙房裏。所以我故意調開妳趁機前來搜查。」

「你的確高明。」

「自然我明瞭妳這間艙房內有夾層艙板，黑道上混混的人物都帶着違禁物品，至於找出夾層的開關，我也並不外行。」

「夾層艙板之內置放的東西可多得很哩！」

「但是，一件救生衣有放在夾層的必要嗎？」

「哼！」金燕妮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

高翔又接着道：「妳將這塊紅玉放在救生衣裏面是極合乎情理的，妳的遊艇要航行在海面上，隨時有發生海難的機會，如果妳將紅玉放在別處，到時妳就來不及取出了。就是根據這種猜測，我在救生衣裏找出了這塊無價之寶，並非妳百密一疏，而是我『黃襯衫』太高明了。」

金燕妮點點頭說：「高翔！你的確高明，但是你卻不該太高興，也許你手中拿的這塊紅玉，也是贋品。」

「我相信這是眞的。」

「別太自信。」

高翔笑着說：「我絲毫不懷疑，因我在妳的神色中已看出來的。當妳發覺這塊紅玉到了我的手中時，突然想要殺我。」

金燕妮吁了一口長氣：「啊——我算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高翔接口說：「妳下午就已經五體投地了，而且還兩脚朝天哩！」

「別說下流話！」金燕妮輕啐一聲，接着神色一正，「高翔！我雖然被你吃掉了十萬美元，卻不太寃枉。」

「燕妮！說話要憑良心！」高翔一本正經地說：「開始時我的確想黑吃黑，然而現在我也盡了一分力，那十萬美元是我應該拿到的啊！」

「好！祝你順風吧！」金燕妮伸出了手。

高翔卻搖搖頭說：「燕妮！別趕我走，現在才十點多鐘，我打算凌晨二時闖關出海，時間還充裕得很哩！」

金燕妮故作嬌嗔地說：「高翔！我知道你在動邪念了。」

高翔神態輕鬆地說：「那件事算是邪念嗎？」

「高翔！」金燕妮皺眉頭。「在智慧的較量上我輸了你一着，所謂敗兵之將不言勇，免了吧！」

「哈哈！」高翔放聲狂笑。「如果我將來告訴別人，『綠衣社』主人曾經在我面前低頭認輸，別人一定不肯相信的。」

「你別得意。」

「放心！我絕不會向別人提這樁事，



因為我們以後合作的機會還很多，妳說是不是？」

「別說廢話！你眞的不打算立刻離去嗎？」

「當然，這一離去，我必須要等到三天以後才能見到女人了。說不定這一輩子也不會再有這種艷福。」

「別說喪氣話！」

「眞的嘛！鯊魚肚子裏會有一個性感女郎等着我嗎？」

金燕妮故作嬌嗔地說：「高翔！你似乎想財色兼收。」

高翔邪里邪氣地笑着說：「燕妮！妳曾經說過，要我為妳冒一次險。妳難道忘了嗎？在我行將走上險途之前，妳該安慰我一番的。」

「當心我趁你銷魂蝕骨時拿回那塊紅玉。」

高翔搖搖頭說：「我有把握你不會那樣做。」

「怎見得？」

「因為妳自己無法帶走。」

金燕妮似笑非笑地說：「也好！在你進入鯊魚肚內之前，我應該趁機會享受一下你這件迷人的『黃襯衫』。」

「那就來吧！屬於我的時間愈來愈少了。」

金燕妮突然沉下臉說：「高翔，你如果再說這種話，我要取消合作了，你死了倒不要緊，我可不願意將那塊紅玉為你陪葬哩！」

「妳原來還忌諱這些，那就不說。」

接下來，二人都忙着解除他們身上那些屬於文明社會的束縛，只一分鐘，他們就變成了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了。

高翔眞像是沉醉在金燕妮那股肉體的芬芳中，不再說話，然而他的雙手卻顯得異常的忙碌。

金燕妮突然一翻身，推開了他的雙手，低呼道：「高翔，我想起一件事。」

「什麼？」

「別忘了將那副紅玉頭飾帶着，紅玉是假，那些零星寶石，卻是眞的，還可以值得一兩萬美元哩！」

「燕妮！妳眞精明。」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原以為那是我的額外賺頭，想不到妳沒有忘記。」

「高翔，你得到的已經太多了。」

「我知道，十萬美元再加上妳的迷人胴體。」

「你知道就行。」

「燕妮，回香港我們還能再維持這種親密關係嗎？」

「也許，不過你得先要交出贓物。」

「自然，妳的誘惑已超過了寶石的誘惑。」

金燕妮冷笑着說：「算了，你『黃襯衫』一向有句口號，鈔票比女人更重要，別在嘴上說得那麼好聽。」

「那是指別的女人，妳不同。」

「是，我的確不同，因為我可以要你的命。」

「那一種方法要我的命？」

「那支金槍。」

高翔邪笑着說道：「妳的確沒有吹牛，但現在我卻可以要妳的命！只要我用那支無聲『鎗』在妳的『紅心』上多發射幾彈。」

「下流！」金燕妮低聲罵了一句！卻是狎暱的語氣。

該說的話已經說完，此刻已無多話的必要，高翔拿出了男性的悍勇，似乎眞想要對方的「命」。

金燕妮眞的五體投「地」，兩脚朝「天」了，在這一方面，「黃襯衫」高翔是有眞本領的。

金燕妮在身心方面都得到了高度的滿足，但是，她心中因何滿足，那就一時無法理解了。

艙房內的驚濤駭浪延續了許久方平息下來，接着又是一陣喁喁細語，是說情話嗎？他們未必有這種心情吧！

凌晨一時，高翔在金燕妮祝福聲中穿上了他的潛水衣，自遊艇上的海底門潛水離去。自然帶走了那塊價值連城的紅玉。

金燕妮回到艙房後，立刻拿起了電話：「誰值班？」

話筒裏響起回答：「韓綠黛！」

「啓錨！將遊艇靠上碼頭。」

「是。」

「靠岸之後，打電話告訴我。」

「是！」

金燕妮放下話筒，臉上露出一股陰冷的神色。

身子往床上一躺，點燃了一支香烟，狠狠地吸着。

過了十分鐘，電話來了，報告她遊艇已經靠了碼頭。

她匆匆在身上加了一件外衣，走出艙房。

碼頭上仍然喧鬧異常，金燕妮從那些扶醉而歸的遊客身邊擦過，走進了設立在加油站旁邊的公用電話亭。

她在電話簿上查到了中央警署的電話號碼，然後撥動鍵盤。

「這裏是中央警署。」

「找何威廉探長聽電話。」她說。

「他不在，不過我可將妳的電話紀錄下來。」

「不行！一定要告訴何探長本人。」

「很重要嗎？」

「嗯，是一件犯罪資料。」

「那麼！請妳等一等，我可以用無綫電話為妳連絡，因為何探長正在執行巡邏任務。」

「謝謝你。」

「喂！」一分鐘後，話筒裏傳來了一個男人的聲音。

「那一位？」

「是何威廉，妳是……」

「你心目中的嫌犯金燕妮。」

「噢！」何威廉的語氣中透出驚疑：「眞想不到。」

「探長！現在該攤牌了。」

「歡迎，傅朗爵士夫人的來頭很大，此案非破不可，只要妳用間接方法交出贓物，我保證不再追究。」

「你以為我是竊賊嗎？」

「那麼……」

「是高翔下手的。」

「金小姐，我知道我的對手非常厲害

，所以我已無法去追緝竊犯，我所要追的，只是那副紅玉頭飾。」

「在高翔身上。」

「妳怎麼知道？」

「探長！這兩天你一直將我看成竊賊，殊不知我一直在暗中查尋失物，因為我要洗脫罪嫌。」

「對的，請告訴我，如何才能人贓俱獲。」

「高翔有一艘遊艇，凌晨二時他打算闖關偷渡，至於如何攔截他，那是你的事，相信你有辦法。」

「金小姐，只要能追回贓物，我不想再進一步去瞭解事情的眞相，如果妳提供的資料正確，我會登艇道謝。」

金燕妮冷冷地說：「道謝那倒不必，我只想早一點離開這兒，這一次的觀光旅行眞是太令人不愉快了。」

「那是一定的，但願我能順利地追回贓物。」何威廉說完之後就掛斷了電話，因為他要忙着去佈署一番。

金燕妮放下話筒走出了公用電話亭，吁了一口長氣，夜風拂面，使她的心頭輕鬆已極。

她為什麼要這樣做，毫無疑問，高翔所搜出來的那塊紅玉仍然是假的，他說女人在任何一方面都難以獲勝，顯然是不實之言，男人在天賦上的確比女人强，然而自負卻往往使他們敗於不知不覺中。

金燕妮回到「綠衣女神」號遊艇上時，低聲向韓綠黛吩咐說：「綠黛！在凌晨二時左右，嚴密注視出港航道，如果有什麼動靜，立刻通知我。」

「知道了。」

金燕妮回到艙房中，突然感到不安起來，她憶及高翔方才所說的那些話，他難道有所覺察嗎？

有了這種想法，時間就感覺過得特別慢了。

好不容易才捱到二時十分，電話鈴响了。

她連忙拿起了電話，問道：「有動靜嗎？」

韓綠黛的報告很急促：「出港航道上傳來了機關槍的聲音，在强烈的探照燈的光綫裏，好像有一艘十五噸級的遊艇要闖出港。」

金燕妮不禁滿意地笑了，高翔如果發覺他所得到的仍是一方假紅玉，他就絕不會駕艇闖關了。

她接着又吩咐道：「綠黛！關閉海底門。」

「是。」

她放下電話，舒展開四肢重又躺下。盡管高翔已經敗在她手裏，但是在某一方面卻征服了她，因此她逼切地需要好好地睡覺。

× × ×

這又是一個艷陽高照的好天氣。

金燕妮經過幾個小時的酣暢睡眠之後，在早上七點多鐘就離開了床鋪，自然也離開了「綠衣女神」號遊艇。

她先在遊艇碼頭上的報攤前逐一瀏覽，未見報上報導她所期待的新聞，難道警方還沒有宣佈破案嗎？

不！她立刻否定了這種想法，依照時間計算，這件犯罪新聞發生時，已超過報館的截稿時間，所以不及刊載。

接着，她按照原訂計劃拜訪了當地好幾個黑社會組織的首領，那些人物都是和「綠衣社」有過交往的。

警艇開槍攔截高翔所駕的遊艇，他的闖關計劃絕對無法達成。但是，他本人卻有跳水逃生機會。

因此，金燕妮才來托那些黑社會人物，如果發現了高翔的行踪，就以最迅速的方法和她連絡。

就這樣一直忙到上午十點鐘！她才回到遊艇碼頭。

遠遠就看見一輛警車停在「綠衣女神」號的旁邊，何威廉和另外兩名警員也站在遊艇的甲板上。

金燕妮心神一怔，疾步向遊艇走去。

何威廉不待她走近，就已揮手打着招呼：「金小姐，恭候多時了。」

從對方的神色中，金燕妮已看出對方顯然是帶來了好消息，但她卻作不悅的神色說：「探長，這是四十八小時以內的第三次訪問了。」

何威廉笑着說：「保證這是最後一次，能夠單獨地和妳談談嗎？」

金燕妮擺擺手說：「請吧！」

來到金燕妮的艙房時，何威廉不請自坐，疊架着雙腿，目光凝視着艙頂，語氣喃喃地說：「金小姐，妳提供的消息非常正確，使我們順利地追回贓物，不過，嫌犯卻跳海逃生了。」

在這一瞬間，金燕妮的腦海裏突然亮起一盞紅燈，因為她發覺自己所設計的妙計中，有一個不算太小的破綻，高翔不但帶着那副假紅玉頭飾，而且還有另一塊贋品紅玉，如果兩者全部落到警方手裏，那豈不是弄巧反拙？

她心中雖然暗驚，而表面上卻絲毫不動聲色，淡淡地問道：「高翔沒有帶着贓物逃生嗎？」

「頭飾放在一隻手提箱內，擱在寢室艙內的橱壁裏，當他跳海逃生時，自然來不及去取了。」

「是贓物嗎？」

「已經發還給傅朗爵士夫人，她認定沒有錯，事實上，任何工匠也不可能在三十多個小時以內仿造一副贋品的，妳說是嗎？」

何威廉對追回的那件首飾，並未發生疑竇，使金燕妮輕鬆不少，她心裏又重新建立另一項假設，高翔對着闖關偷渡的事也沒有絕對的信心！因此他預留退路，將自認為是眞品的紅玉放在身上，故意將假紅玉頭飾放在手提箱內！當警方追回贓物時，就會放鬆對他的追緝。

這是極合情理的推斷，因此使得金燕妮的心頭大大地一鬆，笑着問道：「那麼，我現在的罪嫌已經洗脫了囉？」

「當然，」何威廉點點頭，然後接着說：「由於嫌犯走脫，所以我還要請問金小姐幾點問題。」

「怎麼！認為我是共犯嗎？」

「不！我保證這是例行公事。」

「問吧！」

「金小姐因何知道高翔是竊賊？」

「他親口告訴我的。」



「為什麼要告訴妳呢？」

「他要我帮忙運贓出境。」

「想必被妳拒絕了？」

「相反。我答應了他。」

「噢？」何威廉有明顯的訝異神色。

「請不必吃驚，我只是佯作答應，使他對我深信不疑。這樣才能讓你們有機會逮住他。」

「那麼，闖關偷渡是金小姐所安排的了？」

金燕妮點點頭說：「是的，因為高翔那艘遊艇不適宜遠航，所以才來找我帮忙，我教他今晚先出海，在公海上等我，五天之後，我再到預訂的地點去會合，載送他返回香港，他信以為眞了。」

何威廉吁了一口長氣，道：「嗨——有了妳這些話，我所作的報告一定非常完整了。」

「那麼，我的行動還受限制嗎？」

「我希望妳立刻離境。」

「立刻？」

「是的，」何威廉的表情異常冷漠。

金燕妮冷笑着說：「有人說，警務人員都生着兩副面孔，這話一點也不錯，你昨晚還說要向我道謝，現在卻要驅逐我出境。」

「金小姐，這是你的曲解，我們還未發現高翔的屍體，這證明他沒有死，難道你不怕他向你報復嗎？」

「我不在乎。」

何威廉瞇起了眼睛，將金燕妮看了又看，才語氣喃喃地說：「金小姐！妳是我所遇見的最聰明的人。」

「何探長，你會說過我是最聰明的笨人。」

「因為我發覺妳並不笨。」何威廉說到這裏，站了起來：「金小姐如果有機會再遇到高翔，請代為致意，他以這種方法交還贓物，我個人非常感謝，不過站在我的職務立場，卻不希望他再到星洲來。」

「探長！我該提醒你，到目前為止，你還沒有掌握他的犯罪證據，而且你也不能確定跳海逃走的人就是他。」

何威廉點點頭說：「妳說得不錯，他即使再來星洲，我也無法逮捕他，但是我卻可以使他的旅行生活不太愉快。」

「探長的話好像也在暗示我。」

「嘿嘿！」何威廉乾笑了一聲。「金小姐有了這次不愉快的遭遇，也不會來星洲渡假了。」

說完之後，就向艙房外面走去！

金燕妮卻又叫住了他：「探長！我必須立刻離境嗎？」

何威廉回過身來說：「我不是一個不近人情的警官。妳也許需要添加燃料，購置食物，我給妳二十四小時的時間。」

「謝謝你！我似乎比你更應該懂得禮貌。」

何威廉也許沒聽見她這句諷刺性的話，因為他已經走遠了。

過了一分鐘，金燕妮才拿起電話問道：「笨警探走了嗎？」

「走了。」

「打電話到『金龍酒店』去，叫夏綠雲立刻到艇上來。」

「是！」

金燕妮放下話筒後吁了一口長氣。然而她的眉心處卻依然有一個暗結，顯示她不開心。

笨警探是上當了，但是高翔卻神秘失踪。沒有撕毀那件「黃襯衫」使她感到美中不足；而且那個精靈的小伙子目前在暗中打什麼詭主意也使她担憂，因此她還沒有發出勝利的狂笑。

不過，眼前情勢已如滿弦之矢，不得不發。她也只有按照預訂的行動計劃逐步進行了。

× × ×

夏綠雲在半小時以後，來到了「綠衣女神」號遊艇。

金燕妮先讓她瞭解了當前的情況，然後向她吩咐：「綠雲！妳立刻去預訂一張明晨飛往日本東京的機票，妳先走，大概一星期之後我們就會到達東京。」

夏綠雲不勝訝異地說道：「要去日本！」

「有什麼好吃驚的？」

「日本……那不是寶石銷贓的市場啊！」

金燕妮點點頭說：「妳的話說得不錯，日本的確不是銷贓市場，但是，我暫時也無意出售這塊價值連城的紅玉。」

「金姊打算留下嗎？」

「我倒沒有這個意思。」

「那麼……」

金燕妮很快地接口說：「這次我們江湖上有名的『七妙手』決定結盟，爭奪盟首的情況極為激烈，每個人都要在本行內幹一件驚天動地的案子，相互比較，以誰獲得的利益最高，誰就是聯盟之首。這塊紅玉的價值是一百萬美金，然而分割出售後只能得到三十萬元之譜，自然要等到決定盟首誰屬之後，才能將這塊紅玉脫手了。至於你們應該分到的錢，我會如數發給妳們的。」

「哦！原來是這樣的，」夏綠雲恍然大悟地點着頭，突然她又問道：「那麼，這次到日本去純粹是渡假了。」

「並不！」

「是要作案？」夏綠雲神色透出訝異：「金姊好像說過，日本不是『百花社』選擇的地區嗎？」

金燕妮冷冷地說：「我可沒有說要去東京作案呀！」

「那麼……」

「綠雲！」金燕妮以教訓的語氣說：「在『綠衣社』裏，妳是我最得力的助手，但是有許多地方妳卻太使我失望。」

「請金姊教導。」

「我們這一塊紅玉雖然價值一百萬美元，折合日幣有三億五千之鉅。但是『百花社』如果運氣好，可能會撈得比我們多哩。」

「能嗎？」

金燕妮神情沉重地說：「『百花社』的主人萬里紅精通各種賭博，而且手下那幾朵嬌花也都一個個賭技精良。現在正是盛夏，日本各界都在『半休』期間，也正是賭博業的旺季。她們也許會輕而易舉地撈進十億日元也說不定哩。」

「那麼多嗎？」

「只要她們能夠贏進四億元，我就別

想當盟首了。」

「哦——」

「綠雲！明白我們爲什麼要去日本了嗎？」

夏綠雲茫然地搖搖頭說：「我還是不明白。」

金燕妮臉色一寒，怒聲罵道：「妳簡直是一頭笨豬！」

夏綠雲雖然被罵，却依然陪着笑臉說：「請金姊教導。」

金燕妮冷哼一聲說：「七個『妙女郎』結盟，我是贊成的，但是我却非當盟首不可。所以這次去日本是爲了要和『百花社』搗蛋。」

「我記得聽金姊說過，這樣作，是違犯規定的呀！」

「自然不能讓她們知道我們在暗中搗蛋。」

「我們的行踪怎麼瞞得過她們？」

「哼！」金燕妮掄起了眼睛。「在當初約定的時候，又沒有規定我們不能到其他人選擇的地區去呀！」

夏綠雲不再說什麼了，良久，才喃喃地說：「『百花社』的人馬恐怕已經到了東京了。」

金燕妮點點頭說：「大概到了，不過她們還要花一段時間去熟悉情況之後，才能動手，妳趕去還來得及。」

「我？要我作什麼？」

「在我們未到前，仔細地調查她們的動態。」

「嗯！我知道。」

「綠雲！希望妳不要使我失望。」

「我會盡力。」

「還記得那個日本佬嗎？」

夏綠雲楞了一下，方訕訕地說：「金姊說的是那頭胖豬？」

金燕妮以嘲弄的語氣說：「妳怎麼可以稱呼你的老相好爲胖豬。」

夏綠雲連連地搖着頭說：「金姊！快別提了，提起來眞教人嘔心！若不是因爲是妳的命令，他要多看我一眼也不行！」

金燕妮神色正經地說：「綠雲！別說笑。妳到東京後立刻就去找他。他必定會好好欵待妳，你自然也知道該如何『招待』他。」

「去找他？」

「他是日本有名的『平川組』總管，老闆平川修一根本不過問組合的事，他握有相當的權力，對我們的計劃非常有利。而且他的身份也可掩護妳，記住！一口咬定說是和他敍舊所以去日本的。」

夏綠雲馴服地點頭：「知道了。」

「妳現在先去訂飛機票，然後和那幾位老大碰碰頭，看看有沒有高翔的消息，那小子是絕對死不了。」

「但是也絕不會神秘失踪。」

金燕妮皺着眉頭說：「我看他眞是神秘失踪了。從凌晨二時到現在已經九個小時，一點消息都沒有，豈不是怪事！」

「他該不會……」

金燕妮顯然不願聽到令她心煩意躁的話，不待夏綠雲的話說完，就連忙揮着手說：「別說了！快去吧。」

「是！」夏綠雲點點頭，轉身離去。

金燕妮却又叫住了她：「綠雲，慢點去！」

夏綠雲回過身來問道：「金姊你還有什麼吩咐？」

「敎吳綠芬到港口去辦出港申請，出港的日期是明天上午九時，前往地點塡日本神戶。」

「神戶？」

「嗯！我們不在東京登岸。」

「還有麼？」

「敎韓綠雲帶兩個人辦理加油，加水，以及添購食物的事，電訊設備也得作一次例行的檢修。」

「是，我會告訴她們。」

「吩咐値班的，將最新的氣象資料拿到我這兒來。」

「好的。」

「綠雲！」金燕妮再作最後交待：「我需要好好休息一下，關於高翔的消息，你到晚間七時以後來向我報告。」

「我知道。」

「去吧。」

夏綠雲退出了金燕妮的艙房。她雖然常常挨罵，但她却從不抱怨，因爲在她的心目中，金燕妮幾乎是一個全能的神。

她依照金燕妮的命令一一轉達，然後才離開了『綠衣女神』號遊艇。當她登岸時發現一個神色詭譎的男人正掉頭離去。她猜想那可能是警方的監視着，但她却不明白警方因何還要對她們加以監視。

晚上七時，夏綠雲準時來到『綠衣女神』號。

金燕妮已得到了充分的休息，顯得容光煥發，她正在她的艙房裏晚餐，一見夏綠雲來到，立即迫不及待地問道：「有高翔的消息嗎？」

夏綠雲搖了搖頭說：「一點消息也沒有。」

金燕妮皺着眉頭，喃喃自語地說：「怪了！死了該有屍首，活着該有行踪，若說他在星洲，能瞞過黑社會階層中的眼綫，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是呀！」夏綠雲附和着說。

金燕妮目光一亮，疾聲道：「這內中有疑問。」

「怎麼了？」

「高翔如果存心闖關偷渡，他就要多找兩名水手，他一個人絕對無法支持三天三夜的航程。可是那兩個人呢？」

「大概也同時跳海了。」

「那位探長却沒有提到啊！」

「也許他不曾注意！」

「那麼，那幾位老大提到這事了嗎？在他們仔細地搜索下，似乎應該發現這件事情才對。」

夏綠雲搖了搖頭說道：「他們都沒有提。」

「怪了。」

「金姊！高翔曾經對我說過，在這裏他也有朋友。」

「朋友？」

「自然也是黑道上的人物。」

「嗯！怎麼樣？」

「星洲的黑社會階層中共分兩大派系，壁壘分明，相互對峙。也許和高翔有交往的黑道朋友與咱們有交往的，正好是對頭，他們自然盡量掩護高翔，我們的人也



就無法打聽到消息了。」

金燕妮緩緩地點着頭說道：「妳的看法很對，但是高翔不和我們取得聯繫，反而要故意掩飾行踪，這是極不合乎情理的呀！」

「眞怪！」

「這份事有點不單純。」

「金姊！依妳的看法……」

金燕妮語氣惡狠狠地說：「我倒沒有想到『黃襯衫』會如此難於對付，早知如此，我就應該在他胸膛上開一個洞了。」

夏綠雲却以相反的語氣說：「我倒不相信他還能要出什麼花招，反正明天咱們就離開星洲。也只得乾瞪着眼睛罷了。」

「還有十四個小時哩！」

「金姊！別將那小子放在心上，也許他游泳回香港去了。」

金燕妮也被逗笑了，吁了口氣說：「妳說得對，我姓金的什麼樣的人物都見過，實在不該將他放在心上……綠雲，飛機票訂好了嗎？」

「訂好了，明天早上七點十分的西北航空公司六一七次班機。」

「那麼，妳也應該早些休息了，別忘了到達東京後應作的事。」

「我知道。」

「去吧。」

「金姊！祝妳順風。」

× × ×

夏綠雲離去時七時三十分，而她在八時却又回來了。一走進金燕妮的艙房，就大聲叫嚷道：「金姊……金姊！」

金燕妮正在浴室裏作淋浴，聽到夏綠雲語氣急迫地叫嚷，也顧不得渾身赤裸，就從浴室裏跑了出來，疾聲問道：「甚麼事？」

「有了意外的消息。」

「噢，什麼消息？」

「凌晨駕艇闖關的並不是高翔。」

「不是他？」

夏綠雲點了點頭說：「這是千眞萬確的事，駕艇者是此地『飛刀盟』的人，高翔和『飛刀盟』的老大是結拜兄弟。」

「那麼高翔那兒去了？」

「高翔是昨晚八時半離開他那艘遊艇的……」

「嗯！他就是那時潛水登上了我們的遊艇，檢查了我的艙房。」

「他一直沒有回去過。」

「噢！消息確實嗎？」

「千眞萬確。是『洪門』方老大親自向『飛刀盟』的兄弟中挖出來的，那還錯得了嗎？」

金燕妮喃喃地說：「照這樣說來，高翔早就打好主意了。但離開他的遊艇時，還沒有發現另一塊紅玉……他到底在要甚麼花招？」

「金姊！那方老大還要我轉告妳一句話。」

「他說甚麼？」

「方老大說，他有絕對的把握，高翔不在星洲的陸地上。」

「不在陸地上，難道鑽到海底下去了嗎？」

「『洪門』在此地散佈甚廣，深具潛勢力，方老大又是一個釘子一個眼的人，如無絕對的把握，他不敢這樣說的。」

金燕妮皺着眉頭說：「綠雲！從十八歲出身，我已混了七年，從來沒有遇到過解不開的難題，這回却讓『黃襯衫』將我難住了。」

「金姊！我有一個猜測，不知道對不對？」

「妳說說看？」

「一定是『黃襯衫』存心吞贓……」

不待她說完，金燕妮就冷叱道：「胡扯！高翔絕不會幹這種事。」

「那……那……」

金燕妮情緒顯得很不穩定地說道：「你不必東猜西猜了，船到橋頭自然直，等高翔的花招亮了出來，我自然有辦法對付他。」

「小心點總好些。」

金燕妮揮揮手說：「綠雲！去告訴方老大，在我們遊艇離埠之前，無論如何要請他多費神。一旦有了高翔的消息，請他立刻派人到遊艇上來告訴我。不要去和妳連絡，免得轉彎抹角地費時間。」

「好！我立刻就去找方老大。」

待夏綠雲離去，金燕妮陷入沉思。憑她的機智和經驗，却始終想不出高翔在耍甚麼花樣。

× × ×

金燕妮說她出道以來從未被任何事情難倒過，的確不是誇口。不管遇到任何情況，主動權總是操在她的手裏。

但是這一次却有點不同，高翔來了一招神龍見首不見尾，就使她莫測高深。鬥智也好，動槍比武也好，乾脆痛痛快快地然幹一場。而高翔却一無消息，這可敎金燕妮想了一個整晚也想不通。

天終於亮了，太陽彷彿是被金燕妮請出來的。

當耀亮的陽光從圓圓的窗洞中投射進來時，金燕妮離開了床榻，看看錶，六點三十分。

還有一百五十分鐘她就可以帶着那塊價値連城的紅玉高飛遠颺，但是她的心情却反常地緊張起來。整夜沒有任何異變並未使她心安。因爲她的想像中，高翔絕不是那樣一個安份的人。他也許在她的遊艇駛離星洲前的一分鐘使出絕招。總之，金燕妮將他估得很高。

金燕妮在煩躁的心情下用過早餐，又去查看貯酒、貯水以及貯糧，並最後一次檢視氣象報告。

並非她有超人的沉穩，而是想藉工作來減輕她的不安；高翔雖然未露面，却不能肯定地說他已經中了她的狡計。她開始輕視他，現在却突然對他過份重視起來。這就是她不安的原因。

終於，八點鐘到了。

離出港時間還有一小時——漫長的六十分鐘。

何綠君是「綠衣女神」號的艇長。這個在別的地方並無特殊表現的年輕女郎，却有精湛的船藝。因她有一個當海盜的父親。在她的指揮下，各部門都已完成了出港遠航的準備工作。

金燕妮站在駕駛台上，目光凝視着遊艇碼頭。她在期待甚麼呢？難道等待一件黃襯衫突然飄到面前嗎？

突然，何綠君的聲音在她耳畔响起：

「金姊！各部門都已準備。」

「嗯！」金燕妮漫應着！目光並未收回來。

「方才港口指揮塔來了燈號，問我們是否按時出港？」

「現在甚麼時候？」她似乎懶得抬起頭來看看腕錶。

「上午八時十二分。」

「回覆港口指揮塔，本艇按時……」說到這裏，金燕妮突然改了口：「慢一點！大概我還不能決定是否能按時出港。」

她爲甚麼突然說出這樣一句話？只因爲她看到了一輛熟悉的車子駛了過來；那是何威廉的座車。

她的話剛話完，那能車子已在碼頭邊停住了。

何威廉走上遊艇，金燕妮從駕駛台上迎上去，二人在前甲板上碰了頭，彼此射出冷漠的目光。

「金小姐！」何威廉凝視着她，語氣冷冷地說：「聽說妳的遊艇將於九時正出港離開，是嗎？」

「是的，如果你不扣留的話。」

「我能再請教妳幾個問題嗎？」

金燕妮的心頭多少有一點緊張，然而她的語氣却非常鎭定。「是公事盤問，還是友好的訪問？」

「算是友好訪問吧。」

「那麼，我將樂意接受。」

「有高翔的消息嗎？」

何威廉如此一問，金燕妮的心頭輕鬆了許多。因爲她的憂慮並沒有成爲事實。

她搖搖頭說：「探長！我沒有理由去關心他。」

「我却有理由去關心他。」

「爲甚麼？」

「因爲我在下令開槍前並未使用喊話器要他投降。但如果因跳海而喪生的話；我會感到愧疚。」

「你眞是一個仁慈的警探。」

「金小姐！我猜妳的心中有不少的秘密。」

「女人都有秘密的。」

「哈哈！」何威廉乾笑了一聲。「金小姐可知我特地趕來的用意何在？」

「逮捕我！或者限制我出境……」

「恰巧相反，我是來送行的。」

「噢！那該謝謝你了！」

「同時，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在前半小時，我突然得到了一些消息，不過已經太遲了，妳太幸運。」

「我不明白你在說甚麼。」

「其實，妳心裏明白的，是不是？」

「探長！你乾脆明說吧！」

「我不想說甚麼，但願這件案子已經了結。」

「你的意思是……」

何威廉很快地接口說：「不必說了！祝妳順風吧！不過我仍然要說一句難聽的話，好運不是永遠跟着妳的。還是小心一點才好。」

「謝了！還有甚麼說的嗎？」

「最後一句我不希望我們再見面。」

「那正是我的願望。」

何威廉又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才向梯口走去。

金燕妮提高了喉嚨喊道：「綠君！回覆港口指揮塔，本艇按原訂時間出港，升航行旗，試引擎，九時前五分鐘起錨。」

她一聲令下，遊艇上立刻忙碌起來。

九時三十分，這艘五十噸級的大型遊艇「綠衣女神」號已經行駛在南中國海的海面上，以輕快的速度向扶桑三島航去。

海面風平浪靜，遊艇也非常平穩，自然金燕妮的心海也是平靜無波。現在她已經携帶着那塊紅玉高飛遠颺！甚麼事都沒有。一個小時以前，她還是那樣憂心忡忡，眞是太看重高翔那小浪子了。

× × ×

六天後的傍晚——

「綠衣女神」號在經過一百六十個小時的航程後，已經駛過了琉球羣島，逐漸向扶桑三島接近。

夕陽剛落下海面，碧波變爲紫紅，金燕妮在前甲板上迎風而立，長髮向後飄散。陌生人一見之初，絕不會相信她是一個女盜。

經過六天六夜的航程，她不但未感到疲累，反而顯得精神抖擻。至於「黃襯衫」的影子，在星洲出港時，就已被她拋開了。

何綠君來到了她的身邊，原是有事向她報告！大概由於金燕妮的心情格外愉快，她一把抓住對方的手，溫和地問道：「綠君！這是妳作艇長以來最遠的一次航程，幸苦嗎？」

何綠君搖搖頭說：「不！艇上人多，一路上又是風平浪靜，而且金姊對航海也不外行！我根本就沒有作甚麼事嘛。」

「妳倒是很謙虛的……綠君！記得到『綠衣社』多久了嗎？」

「就是妳買下這艘艇的第二年。」何綠君屈指算了一陣。「眞快！已三年多了哩！」

「當初爲何要參加『綠衣社？』」

「這……這……」何綠君不知如何回答。

「做任何一件事都該有一個動機，是不是？」

何綠君避開金燕妮犀利的目光。轉過頭去，望向逐漸轉爲暗藍的海面，語氣喃喃地說道：「我從小生長在船上，所以也就愛船；而且我早就仰慕金姊的大名，有機會能夠加入『綠衣社』，自然是高興得很。」

「就是這個原因嗎？」

「我……也說不上來，是否還有別的原因。」

「綠君！妳可知道我爲甚麼要組織這個『綠衣社』？」

何綠君搖搖頭說：「不……知道。」

「有人說，我是經不起寶石的誘惑，其實不是那麼一回事。多麼名貴的寶石到了我的手裏也不能留下，還是要賣出。」

「那麼……」

金燕妮接着說：「我父親死得很早，就剩下我母女兩人，靠我母親當傭過活，那眞是一段暗淡辛酸的日子。」

「哦……」何綠君不知道應該如何接口。

「母親當傭的那一家很有錢，女主人更是珠光寶氣，首飾多得不得了，有一天突然發現一串珍珠項鍊不見了……」



「噢！」何綠君似乎已經猜想到以後的結果，因此挑起了眉毛，流露出驚異而又關切的神色。

金燕妮的面色逐漸幽暗，語氣也透露出忿然，道：「女主人一口咬定是我母親偷的，將她送進了警察局，警官倒很公道，查不出證據，就釋放了我的母親。」

「那還不錯！」何綠君不由鬆了一口氣。

「可是，我母親在離開警察局的那一晚就上吊自殺了。」

「噢！那時……金姊還小吧？」

「才十一歲。」

「妳當時怎麼辦呢？」

「說出來妳也許不信，我當時連一滴眼淚都沒落下來。街坊上一個老婆婆收留了我。很多人都知道我母親是寃枉的。」

「後來……」

「後來偷珍珠項鍊的竊賊抓到了，竟是那婦人自己所生出來的兒子。那是被警察在當舖裏查出來的。」

「眞是可恨透了，爲甚麼不去找那個混賬婦人算賬？要她……」

金燕妮吁了口氣：「嗨——那有甚麼用？人死不能復生，而且我那時還只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女孩。不過，那時我心頭就已經打好主意了。」

「報復的主意嗎？」

「嗯！」金燕妮點點頭，語氣惡狠狠地說：「我決定長大成人之後專偷名貴首飾，發洩一下幼年時所受的怨氣。」

「哦！原來這麼回事。」

「在十五歲那年，我湊巧遇上了江湖上聞名的『飛賊』金安平，就拜他爲師，到十八歲那年才自立門戶，成立了『綠衣社』。」

「原來金姊不姓金。」

「這是師傅的規矩，徒弟非得跟他姓不可。」

「那麼『金手指』的主人金燕飛也是金姊的同門了。」

金燕妮點點頭說：「嗯。她是我的師妹。」

何綠君不勝訝異地說：「她也是『七妙女』之一啊，這次爲了爭奪『妙女郎』結盟的盟首，可說非常激烈，難道她也要和金姊一爭嗎？」

金燕妮悻悻地說：「當初同門學藝的時候，我們就不時爭長較短，她當然和我一爭了。不過，她出道晚，手藝不精，我可不在乎她。」

「金姊！不是我說好聽的話，在『七妙女』之中，不管從那一方面看，盟首之位，金姊可說是當之無愧的。」

「我也有把握拿到盟首的寶座，不過，運氣也非常重要。」說到這裏，金燕妮的語氣一轉，「咱們離神戶還有多遠？」

「還有一百三十浬就要進『明石海峽』了。」

「咱們的時速呢？」

「十六浬。」

「現在是順風，」金燕妮看了一下腕錶，又默默計算一番，然後振聲說：「那麼，凌晨就可以到達了呀！」

何綠君點點頭說：「是的。我就是來向金姊報告的……方才已經和神戶的港務局連絡過了，對方的回電說：要我們抵達後暫時在外海拋錨停泊。等到天明之後，海關會派官員到艇上來驗照，然後才准進港。」

「用不着報告我了，妳是艇長啊！」

何綠君壓低了聲音說：「金姊！我發覺有些不對勁。」

「噢？什麼事？」

「神戶是國際港口，是二十四小時全天開放的，怎麼會教我們暫在外海拋錨，等到天明後才准進港呢？」

「妳認爲有什麼問題嗎？」

「我懷疑星洲警方和這邊警署，可能有什麼聯繫。」

「噢！」金燕妮的眉尖不禁緊蹙起來。「難道傅郎爵士夫人已經發現她那副頭飾上的紅玉是假的嗎？」

「她回到倫敦會拿去鑑定嗎？」

「照說不會。但是却沒有把握。」

「金姊！妳得提妨一點。」

金燕妮突然吁了一口長氣，以毫不在乎的語氣說：「綠君！別將這樁事放在心上，即使傅郎爵士夫人現在發覺紅玉是假，也拿我們沒有辦法了。」

「話是不錯的，但是想脫手就不方便了。」

「綠君！我還暫時不想脫手哩！」金燕妮說着向艙房內走去，邊走邊交待說：「明天早上七點鐘叫我起床。」

「是！」何綠君答應着，默然凝視着金燕妮的背影。她很想站在原地享受一下輕柔的海風，但是她沒有忘記「綠衣女神」號在她的手裏。她幾乎一秒鐘都沒有停留，就往駕駛台上走去。

檢查了羅經盤上的方位，何綠君又巡視了引擎間，最後才來到電訊室，親自向神戶港務局拍發了回電。

工作完畢，她不禁有些疲乏之感。方才在金燕妮面前說她不覺辛苦，完全是違心之論。三千浬的航程畢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啊！

× × ×

「綠衣女神」號眞像一尊高雅而又端莊的女神，靜靜地停泊在日本南部的「明石海峽」蔚藍的海面上。

神戶的港口在它右舷的三浬處，左邊依稀可看到一綫陸地影子；那是扶桑三島之一的「四國」。

甲板上，可以看見一些綠衣女郎在忙碌着，雖然經過了將近三千浬的航程，却沒有一個人流露疲態。

七時三十五分，金燕妮從艇艙走了出來。

正在駕駛台上忙着的何綠君立刻迎了上來，高聲報告：「金姊！方才我已用燈號和港務局聯絡過，他們大概在八點鐘左右，派官員到艇上來驗關，驗照！」

「嗯！沒有什麼異狀嗎？」

「沒有。不過當他們來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了。」

「怎麼看法？」

「如果我昨晚的猜測不對，那麼等一會到艇上來的只是四個人，那就是海關、移民局、檢疫官以及領港……」

「如果妳的猜測對了呢？」

「那就會多來一位水上警視廳的警官，盤詰一些不必要的問題；或者用暗示言詞要我們安份。」

「哼！」金燕妮在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神色不屑地說：「這一套我見得太多了！別想唬我。」

「是呀！」何綠君附和着說：「星洲『反黑總部』的警官是出了名的角色，又拿我們怎樣？」

金燕妮嘴上狠，心中却是時時戒備的。何綠君的話並未使她傲然自得，微微地皺了一下眉尖，低聲說：「綠君！當他們登艇之前，先用電話通知我一下。」

「知道了。」

金燕妮匆匆回到她的艙房，仔細地檢查每一個夾層暗壁，並逐一試驗那些電動開關。海關的官員也許會到這裏來作一次例行的檢查。她只要將電源切斷，那些電動開關就不會再起作用。

她化了十幾分鐘，已經查到最後一個夾層暗壁了，裏面有一挺重機槍，那是以備在海上發生緊急情況時使用的。

她按動開關，但活動門却沒有開啓。失靈了嗎？於是，她再次按動鍵鈕。依舊沒有動，這時，電話鈴突然响了起來。

金燕妮拿起話筒：「綠君！他們來了嗎？」

「來了！」何綠君的語氣有些緊張。「是一艘水上警視廳的巡邏艇，我用望遠鏡看過，艇上有不少武裝警員。」

金燕妮心頭不禁一怔，但她立刻又鎭定地吩咐：「綠君！告訴所有的人，不管等一會發生了什麼情況，都要保持鎭定，千萬不可以露出慌張的神色來。」

「是的。」

「我立刻就會上來的。」

金燕妮此刻已無暇去思索那個夾層隔壁的電動開關因何失靈，而且那也不算是什麼重要的事。匆匆將連接所有電動開關的電源切斷，又對鏡察看了一下自己的容顏，然後才往艇面上走來。

當她來到甲板上時，警艇已靠上了艇舷，好幾個人走了過來。何綠君沒有猜錯，其中是一個穿制服的警官。

那個警官一上船就高聲問道：「那位是金燕妮小姐？」

「是我。」金燕妮挺身而出。

「我姓高村，」那警官自我介紹地說：「是東京警視廳外事道的警官，金小姐！久仰了。」

東京地區的警官會到神戶來，委實不太單純。不過金燕妮却很鎭定，極爲柔和地笑着說：「高村先生是太多禮了。至於說久仰，那似乎不是事實，我還是第一次來到貴國呢！」

「金小姐人未到，名已先到，進港申請書上已經有金小姐的名字，妳不是這艘遊艇的主人嗎？」

「噢！原來是這樣的。」

「金小姐！」高村警官彬彬有禮地說：「相信每一位入境的旅客都會去一趟東京，所以東京地區在每一個海港、空港都派得有聯絡警官，以便爲旅客們服務。金小姐！有什麼需要我効勞的嗎？」

金燕妮自然不會相信對方的胡謅，毫無疑問是星洲方面已經和這邊的警官有過接觸。不過她表面上却不動聲色地含笑說：「那眞是太多謝了。」

「不必客氣！我們歡迎每一位入境的紳士與淑女。」這話明顯地是一個暗示。「好！請通知妳的船員和乘客辦理入境手續吧！」

金燕妮心頭輕鬆了許多，向何綠君擺擺手說：「告訴所有的人，全部到甲板上來。」

很快地，前甲板上站滿了綠衣女郎，如果有誰去數一下，就會發現竟然多達二十人。

海關的官員向她們掃了一眼，問道：「都在這裏了嗎？」

金燕妮尚不及回答，突然艇艙門口傳來一個聲音：「慢點！還有一個乘客。」聲落人現，赫然是「黃襯衫」高翔。

他的神情看上去略顯疲累，兩頰長滿了鬍髭，頭髮也蓬鬆着，然而他身上那件黃襯衫却依舊色彩鮮明。

金燕妮吃驚的程度是可以想見的，不過她的鎭定功夫却也到了家，臉色絲毫未變，微笑着說：「高先生！我差點將你忘了哩！」

高村警官的眼光閃動了一下，走到高翔面前，笑着說：「你很幸運，不但是唯一的乘客，也是唯一的男性。」

高翔聳聳肩頭，以嘲弄的語氣說：「警官！我可不算幸運啊！她們也許怕被我侵犯，竟然將我鎖在艙房裏，直到五分鐘之前才放我出來。」

「哦！那眞是太不幸了。」

海關和移民局的官員已經開始查驗護照，高村警官站在高翔身邊寸步不離，似乎是在監視他。然而高翔却顯得神態自若，當檢查他的證件時，移民局官員找不出一絲毛病。一番例行的檢查完畢之後，時間已到了八時四十分。高村警官向同行的官員們看了一眼，然後揮揮手說：「貴艇可以進港了，祝各位旅途愉快。」

他說完之後，除了留下一個領港員之外，和其餘的人一齊登上警艇，解纜向港內駛去。

「綠衣女神」號在領港員的指示下，也開始啓錨進港。

金燕妮走到高翔面前，低吼道：「高翔！進艙去，咱們談談。」

高翔冷笑道：「燕妮！千萬別作傻事，妳此刻除了履行諾言付出十萬美元之外，別無他路可走，想殺我更辦不到了。」

「憑什麼要給你十萬美金？」

「因爲我協助妳運贓出境，現在我可以將那塊紅玉交還給妳。」

「沒有錢，那塊紅玉送給你好了。」

「燕妮，別來這麼一套，那塊紅玉也是假的。妳以爲我中計了；其實我是將計就計，順水推舟，妳該認輸才對。」

金燕妮怒聲說：「也許是你換了塊假的吧！」

「燕妮！我可不是寶石專家啊！」

「高翔！憑什麼說那紅玉是假的？」

「因爲那塊紅玉是放在救生衣的衣袋內，證明妳是隨意放的。如果是眞紅玉，你一定會縫到救生衣的夾層裏去的。」



金燕妮沒有說話，似在思索什麼。

高翔走近一步，低聲說：「燕妮！妳是個有字號人物，得拿點氣度出來。妳幾次三番想置我於死地，都靠着我的機智逃過了，妳還有什麼話說？」

「你是什麼時候躲到我艇上來的？」

「我一離去，妳就命令遊艇靠岸，好上岸去打電話報響；妳一走我就上來了，就是這麼回事。」

「那麼請『飛刀盟』的人駕艇闖關，是早巳決定的囉？」

「不錯。沒有那一招，妳恐怕還沒有這樣快來到日本吧！」

「你來日本的簽證也早巳辦好了，是原訂的行程囉？」

「當然。」

「如果我去了香港呢？」

「燕妮！我知道妳絕不會回香港。」

「高翔！說出你來日本的目的吧！」

「找財路。」

「又是找財路？」

高翔說：「不錯。連妳『綠衣社』的主人我都找上了，我若不去找那『百花社』的萬里紅，豈不是厚彼而薄此嗎？」

金燕妮心頭不禁一動，連忙問道：「你要找萬里紅？」

高翔笑着說：「由於爭奪盟主的利害關係，妳大概不會向她警告吧？」

金燕妮似笑非笑地說：「高翔！我該提醒你一下，如果有一天，『七妙女』都想在你那件黃襯衫上面開一個大洞時，你就後悔不及了。」

高翔神態輕鬆地聳聳肩頭說：「燕妮！我敢打賭，到時妳會保護我。」

金燕妮幾乎氣得目眦齒裂，但她也明白此刻絕不是和對方決裂的時候，於是忍住了性子說：「你了解目前情況嗎？」

「那一方面的？」

「別裝糊塗！那位姓何的探員說不定巳經動用國際刑警組織的力量來對付我們了。到時坐牢也有你一份。」

「燕妮！妳是故意嚇唬我嗎？」

「高翔！你難道看不出那個姓高村的日本警官顯然是不懷好意的嗎？」

「哈哈……」高翔放肆地大笑了一陣，然後停住笑聲說：「燕妮！看來妳的世面，還是見得太少了。」

「高翔！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高翔神色一正，語氣也不像是開玩笑，很認眞地說：「燕妮！別發火，待我說出理由之後，妳就會服氣了。」

「說吧！」金燕妮狠狠地盯他一眼。

「如果何威廉眞的透過國際刑警組織與日本警方取得了聯繫，本地的警務人員也只會在暗中監視妳的行動，絕不會主動地找上遊艇來使妳有了警覺。燕妮！這不是很明顯的麼？」

「嗯！」金燕妮的臉上巳有了信服的神色。

高翔又壓低了聲音說：「燕妮！那位高村警官的職責我清楚得很，他並不主辦竊案。即使他是有何目的而來，也絕對與那件紅玉頭飾竊案無關。」

「你認識他？」

「嗯！不過他却不認識我。」

「你又在胡吹了。」

「燕妮！打個賭怎樣？」

「又是打賭！說吧！怎麼賭法？」

「高村警官到遊艇上來絕對與那件紅玉頭飾案無關。如果我說錯了，我願放棄向妳要十萬美元酬勞的權利。」

「如果你說對了呢？」

「妳就得如數照給，其實妳本來就該給的。」

「哼！你倒很有把握似的。」

高翔乾笑了一聲，壓低了聲音說：「燕妮！妳若漂亮點，就該立刻付給我那一筆錢。因爲我無錢就不能進賭場；不進賭場就無法和萬里紅搗亂。那樣一來，妳的盟首寶座不就動搖了嗎？」

金燕妮心中不禁一動，臉上也就不知不覺地綻開嬌媚的笑容，目光深具魅力地向對方一瞟：「小浪子！我眞服了你！」

「那就拿來吧！」

「錢嗎？」

「妳豈不是明知故問？」

「慢點！我還要問你一句話，你眞的要找萬里紅？」

「不瞞妳，七個『妙女郎』一個也漏不掉。」

「有種！」金燕妮翹起大姆指比了一下。然後又壓低了聲音：「不過我有點担心，萬里紅也是個出了名的浪婆娘，如果她也向你來一招『五體投地』『兩脚朝天』，你可能就放過她了。」

「嘿嘿！」高翔一臉邪笑。「我姓高的一向認錢不認人，鈔票比女人更重要，妳就是例子，少一分錢也放妳不過；再說，碰過『綠衣社』主人，『百花社』的萬大姊也就不太具誘惑力了。」

「哼！你是既會罵人，又會捧人。」說到這裏，金燕妮神色突然一正：「高翔！你這小浪子的觔斗既然翻出了我姓金的手掌心，我也沒有話說；再加上你來日本想在萬里紅身上找油水的計劃對我有利，那筆錢更該給你。不過你方才和我打了賭，目前還不能付你一分錢。」

「嗨！原來妳還拖着一條尾巴。」

金燕妮嬌嗔着罵道：「你的老祖宗後面才拖一條尾巴，別想拐彎抹角地罵人，我姓金的可不願意吃這個虧。」

「嘿嘿！原來妳專想佔便宜！」

「我也不想佔便宜。高村警官的來意如果不是因爲那件紅玉頭飾，今晚到東京後，我立刻簽發旅行支票，將那十萬美金一次付清；如果你沒有說對，錢還是照給，不過得稍慢一點。」

「慢到什麼時候？」

「看你對付萬里紅的行動，分次陸續給你。」

「燕妮！有妳這句話就行了。別以爲我姓高的眞的沒有賭本進賭場，十萬八萬美金我還拿得出來。」

金燕妮冷笑着說：「錢還嫌多嗎？不然你也不會用你的小命來向我換錢了。」

「妳既然知道我『黃襯衫』是拿命換錢，妳就千萬別賴賬。」高翔聲色俱厲地說罷，突然神色一改，壓低了聲音說：「燕妮！到東京後，還願不願讓我到妳的靶場去練習射擊？」

「你說什麼？」金燕妮瞪大了眼睛。

「眞不懂嗎？」高翔擠了擠眼睛。

「直截了當地說吧！」

「燕妮！妳一向傲視黑道，目中無人。我眞希望再有機會能敎妳在我面前『五體投地』一次。」

「下流！」金燕妮口中在罵，心頭却是癢癢的。

「別只顧罵人，妳還沒回答我呢！」

金燕妮皺了一下眉尖，神色很正經地說：「高翔！別開玩笑。如果你眞打算找萬里紅，到東京之後，你最好別跟我碰面才行。」

「我知道。」高翔得意非凡地笑着說：「我只不過和妳說說笑話吧了！『百花社』從她們主人萬里紅到那些五顏六色的花兒們，夠水準的『紅心』靶不在少數，我那桿『槍』巳經就夠忙的啦！」

高翔的狂態又使金燕妮感到氣惱，她正待有所發作，突然聽得「噓」的一聲，原來女水手巳向岸上發射了「纜繩槍」，金燕妮眼看「綠衣女神」號就要靠上碼頭，將一股怒火又忍了下去。

「燕妮！」高翔將嘴巴湊在她的耳邊。「看見了嗎？高村等在碼頭上，答案立刻就要揭曉了。」

金燕妮也看到了，高村警官正等在碼頭上看她的遊艇靠岸，心頭不禁一怔。低聲說：「高翔！你清楚他的職務？」

「嗯！他是東京警視廳，掃蕩痲醉藥的專職警官。」

「痲醉藥……」

「海洛英、鴉片等等，懂嗎？」

「噢！」金燕妮心頭不禁一鬆。「那我倒放心了，我從來不和做『黑貨』的打交道，沒事的。」

五分鐘後，遊艇順利靠上碼頭。軟梯放下，高村警官又走了上來。

金燕妮好整以暇地問道：「高村警官！有何見敎？」

高村神色正經地說：「金小姐！我是從東京趕來的，本來方才就要和金小姐談談，又恐怕影响妳的情緒而使得貴艇的進港作業有所錯誤，所以一直等到現在。」

「謝謝。是很重要的事嗎？」

「妳認識一位夏綠雲小姐嗎？」

金燕妮心頭不禁一怔，楞了一陣，才點點頭說：「認識的。她……」

高村很快地接口說：「她有點小痲煩，需要有人保釋。她知道金小姐這兩天會到，所以由我來通知妳去保她出來。」

「噢！她在那裏？」

「東京警視廳的留置室裏。」

「她犯了什麼罪？」

高村搖頭說：「請放心，警方並沒有對她提出控訴，否則她也不能保釋了。」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事情是這樣的……」高村加以解釋：「一星期前，『平川組』因販賣嗎啡被我們掃蕩，第二天那位夏綠雲小姐就出現在『平川組』，自然我們視她爲嫌疑犯，不過我們却沒有蒐集到她的犯罪證據，所以准許她保釋。」

金燕妮不禁暗暗吁了一口氣，自己如不敎夏綠雲來到東京後就去「平川組」找那頭肨豬，也不會惹上這個意外的痲煩；同時，她也深深佩服高翔，他的判斷可說是完全正確。轉頭去望高翔，他却眼光望向別處，面上木無表情，好像不會聽到他們的談話。

高村又追問道：「金小姐願意保釋她嗎？」

金燕妮故意沉吟了一陣，才點點頭說：「好吧！誰敎我們是朋友哩！」

高村笑說：「金小姐請放心，不會與妳有什麼關係，只是例行公事而巳。好了，打擾，我在東京恭候妳光臨警視廳。」

說完之後，走下軟梯離去。

高翔回過身來輕笑道：「燕妮！服輸了嗎？」

「哼！你的運氣眞好！」

「就算是我運氣好吧，是不是今晚就在東京付欵了？」

「沒話說，不過我還不知道去東京後在那裏落脚。」

「我的房間巳訂好了，『日比谷』的『大倉飯店』五零九室，別忘了到時打電話給我。」

說完之後，就往下走。

「慢點！」金燕妮攔住他。「那塊紅玉呢？」

「放在救生衣的口袋裏了，我早說過，妳艙房裏面的那些夾層暗壁是難不倒我的。」

「你躲在那一座夾層裏？」

「最大的一座，裏面好像有一挺重機槍。」

「難怪我無法開啓活動艙板。」

「我在裏面鎖牢了，如果在海關官員和那位警官露面之前被妳發覺，我就別想活了。」

「哼！你的運氣眞好！」

「妳何嘗不是運氣好？如果沒有我『黃襯衫』插上一脚，妳這次在星洲很可能砸了妳的金字招牌哩！」

金燕妮瞪大了眼睛，揮了揮手說：「別囉唆！請你快滾吧！」

高翔輕佻地笑着說：「妳在發怒的時候，一雙眼睛顯得黑白分明，非常動人，我眞想站在這兒多看一會兒。」

「快滾！不然我要將你摔下去。」

「燕妮！我奉勸妳留點勁去練練『兩脚朝天』的功夫吧！」

金燕妮怒火攻心，揚掌就向對方劈過去。高翔一揚手握住了她的手腕，像是彼此握別，同時笑着說：「燕妮！在臨別之際，有幾句話我要交待清楚。」

金燕妮自知她的粉拳在高翔的面前難逞雌威，只得暫息怒火，悻悻地說道：「但願你能說幾句人話。」

「首先，我要感謝妳免費將我從星洲載送來日本。」

「夠了！」

「再者，我要鄭重道歉是我在那間夾層艙的頂壁處鑽了一個洞，那是爲了透氣；那挺重機槍的冷却水管也需要立即擦拭一下，因爲我將冷却管當厠所用了。我實在無法忍受六天六夜的。」

說完之後，手一鬆，跳上了碼頭。回過身來，搖搖手，沒入人羣之中。

金燕妮一直怔視着那件耀眼刺目的黃襯衫，雖然高翔的背影已在人羣中消失，她却依然憑欄佇立，腦海裏不知在思索什麼。

（全文完）



# 百密一疏

刀戈·譯

霍百練的眸子仍舊像往日那般炯炯有神。他是我的老友兼難友——給關在同一監倉裏。

「最近我見過聶棠。」他說：「當時他正在替一家叫『威發』的財務公司抹窗門。」

「妙極，」我說：「是不是又有什麼新門路？」

「嗯！你說對了，難得你總是有先見之明。」

「我們是心心相印的。」我對他說。

「阿棠告訴我，你的樣子和『威發』的一個董事幾乎是一模一樣，只要你戴上眼鏡，蓄起鬍子，以及改變一下髮型。」

「我的樣子像他又有什麼用處呢？」

「那麼你就可以堂堂正正的進入『威發』，口袋裏脹卜卜的走出來。」

我瞪着霍百練的那張想入非非的臉孔。「這個主意我不會拒絕的，但聶棠有沒有看準？」

「他看得準極了。我也巳看過那個董事。他叫施輔德，如果你加上上述的臉部化裝，我相信連稅務局的職員也無法把你們識別，甚至他的太太也會給你瞞過。」

他歇了歇，續說：「我已經擬好了全盤計劃。施輔德有一個兒子還在唸中學，我可以打個電話給施某，說我是那中學的校長，說他的兒子在課室裏病倒了。當他趕去學校接他的兒子時，你就可以進入他的辦公間了，清楚了沒有？」

計劃裏面的我必須於午前九時三十分來到『威發』辦公大樓。頭髮在中間分界，戴上一副角框的眼鏡，蓄着鬍子，腋下挾着一份報紙。

及期，我完全依計行事。

當我正在懷疑着這副僞裝的效果時，一個女職員打從我的身邊走過，跟我招呼說：「早安，施先生。」然後我的信心方鞏固起來。

我用指頭輕輕敲了一下那扇玻璃門，裏面櫃台後面的保安人員隨即抬起頭來，朝我笑笑，然後按了一下他面前那個鍵盤上的一顆鍵鈕，那扇玻璃門立即滑開。

我連忙跨開大步走向右邊的電梯，他站起來對我說：「早安，施董事。」

我笑着跟他點點頭，在快要抵達電梯口時，他又說：「施董事，今天你打算什麼時候離開呢？」

我停下步來，張大眼睛瞪着他看。如果我開腔的話，他可能會聽出我不是施輔德的！於是我只用手指指我的咀巴，於是他說：「施董事，你傷風啞了聲嗎？」

我笑着點點頭，然後轉身朝着電梯走去，他在我背後叫過來說：「施董事，可否用筆寫下你準備離開的時間呢？」

這時候，我不覺渾身冒出冷汗來。我只好朝着他走回去，拿起他的圓珠筆寫下：「中午，如果不能在中午離開的話。」我故意用英文大楷寫，顧慮着他會認出施輔德的字蹟。然後我再加上一個備忘：「我在等着刁華先生，他來到時，立即叫他到我辦公間就是。」

「是的，施董事，」他唯唯連聲，我立即趕到電梯口。

在辦公間裏，我的心跳才逐漸和緩下來，期待着霍百練依時來到。爲了打發等人的那種枯燥，我凝視着壁櫥裏的一串串堆起來的鈔票出神。

霍百練穿着一套針織的運動衫褲來了，在他的外衣裏面取出一隻帆布袋，把壁櫥裏面的鈔票盡量塞入那帆布袋和我的公事包裏面。

「滿載而歸了，」他又像往日那般沾沾自喜。

「但現在我們還沒有離開哩。」我提醒他。

「現在沒有什麼可以阻止我們的了。」他說。

我們趕往一架空着的電梯，按低一顆鍵鈕，落到樓下。

電梯的門打開，我們並肩而去，但給李斯探長一手攔住，附近還有幾個警察站崗。我的血液隨即變冷。霍百練連拿着帆布袋的手也沒有了力氣，「蓬」的一聲，那只帆布袋跌了落地，拉練爆開，露出鈔票。

「我從來破案都是『買一得二』的。」李斯笑着說。

我實在不知道自己什麼地方露出了破綻。

李斯瞧瞧櫃台後面的那個保安員，說道：「左治，你告訴他們什麼是百密一疏吧。」

左治的眼睛朝我瞇起來。「最初是他腋下挾着的那份報紙叫我起疑的。施董事一向挾着的都是『時代報』，但他挾着的却是一份『太陽報』。」

「你怎麼會這樣的！」霍百練大聲叫喊起來。

我聳聳肩膊：「我走去報攤買『時代報』時，巳經賣光了，因此我只好隨便買一份。」

霍百練馬上暴跳加雷，但給警察制止了。

我瞪視着左治悻悻然說：「你就憑着這一點去報警！萬一施輔德突然轉買另一種報紙，你怎樣？」

「我也考慮過這個問題了，」左治說，「所以我馬上對你進行另一項試驗。」

「試驗？什麼試驗？」這時我的吼聲，已經掩住霍百練的飲泣了。

「我要你在這張紙頭上面寫字。」左治答。「我……」

「慢着！」我插進咀說：「不要告訴我你曾經把我的字蹟和施輔德的比較。」

「恕我才疏學淺，我不懂得怎樣比較筆蹟，」左治笑了笑。「不過，我倒很欣賞你所寫的字哩，四平八正，但你用右手寫，而施先生却是用左手寫的。」

——完——

龍鳳神探故事／李斯・文
可飛・圖

# 怪手復仇

## 恐怖俱樂部 發生怪命案

燈光很暗，十幾個人坐在一個客廳中，牆是深灰色的，在黑暗的燈光中，更顯得氣氛神秘，靠着牆角，是一副完整的人體骨骼，在牆上掛着的，是各種看了令人心中發毛的可怖面具。這是「恐怖俱樂部」每星期的例會。照例，有人要在這樣的例會中，講述恐怖的故事，已經有三個人講過了，聽得所有人都有心頭發寒的感覺，現在，輪到一個瘦老頭兒了，他先咳了好幾聲，但是却並不開始他的故事，每個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他又停了一分鐘，才道：「各位一定聽過怪手報仇的故事了，那是一個老套故事了。」

怪手報仇的故事，的確是老套故事了，還拍成過一部恐怖電影，那是講述一個人被害死之後，他的一隻手復活了，那一隻手，扼死了他的仇人。

這本來也是一個很駭人的故事，但是對恐怖俱樂部的會員而言，這故事却太平凡了。他們全是因爲愛好刺激，才參加這個俱樂部的，自然不想聽到那樣平凡的故事，是以，瘦老者才說了一句，座間便有人發出了不滿的聲音。

瘦老者又咳了一聲，緩緩揚起了他的手來，道：「各位，請看我的手！」突然之間，不滿的聲音消失，每人都坐直了身子，欠了欠身，那老者的手腕是光禿的，沒有手！

瘦老者高舉着他光禿的手腕，他的手是齊腕斷的，光禿的手腕看來極其醜惡，但却給所有人帶來新的刺激，每一個人都盼望老者說出他的故事來。然而，那老者忽然怪聲怪氣，笑了起來，他的笑聲更恐怖得令人不寒而慄，他的語聲也突然變得尖銳，他道：「你們知道，是誰砍下我這隻手？」他陰深的目光，也緩緩在衆人的臉上掃過，所有人的心頭都感到一股寒意，趕緊搖着頭，希望那老者的目光，向自己的臉上移開去。

那老者又怪笑了起來，道：「是我自己，我右手舉着刀，一刀砍下去，左手就斷了！」

所有在座的人，都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那實在太可怖了，自己將自己的手砍下來，這實在是不可想像的事！而且，那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事實和恐怖的故事，究竟是不同的，是以每一個人的臉上，都現出不尋常的神情來。看好幾個人的神氣，似乎想制止那老者再講下去，但是這個俱樂部既然以恐怖爲名，雖然在聽到眞正恐怖時，每個人都不舒服，但也沒有人出聲制止。

那老者的目光更陰深了，他又問道：「你們知道，我爲什麼要砍下自己的手來？」依然是一片沉寂，沒有人出聲，還是他自己回答了自己的問題，道：「爲了報仇！」

座中有人欠了欠身，像是感到很不安，那老者又笑了起來，道：「我砍下的手，它接受了一種咒語，會去扼死我的仇人，本來我可以不必砍下手來的，但是我心軟，不敢殺人，而一隻手，是沒有心的，是可以隨便殺人，而不必受到良心的譴責，各位看，這就是我的手！」

那老者在他的身邊，提起一隻黑色的皮袋來。那種皮袋，通常是醫生出診時用的，當那老者將皮袋拿出來的時候，座中不安的情緒更甚了，好幾個人交頭接耳，在打聽那老者的來歷，但是却沒有人知道老者的身份，以前也沒有人見過他，他好像是新來的。

老者將黑皮袋放在一張圓桌上，却並不打開它，在他的臉上，泛起一種極是詭秘的笑容來，他繼續道：「或許，各位想知道，我和被我殺死的人，有什麼深仇大恨，何以才要用我的手去扼死他？」

一個中年人爲了想使氣氛輕鬆些，大聲道：「我猜，那人偷了你的老婆！」

果然，座上各人，都笑了起來，可是各人的笑聲，立時又被老者陰森的聲音，壓了下去，那老者沉聲道：「不是，那人欺騙了我的女兒，弄到她失身，然後又遺棄了她，她死了！」座中各人更不安，參加這個俱樂部的人，全是很有些財產的富人，是以他們才會不安。

欺騙女人，又將那女人遺棄，那是富有的人的拿手好戲，在座的各人中，或多或少，都有過那樣的「風流事蹟」，是以當他們接觸到那老者那種陰深可怖的眼光時，他們的笑聲，不由自主，停了下來。

那老者「嗤」地一聲拉開了黑皮袋的拉鍊，伸手進去，自黑皮袋中，取出了一隻手來，放在桌上，每一人都看得很清楚，那隻手的手指，在顫動着，痙攣着，又可怖又醜惡，令人毛管直豎，那老者的聲音也突然變得尖銳，他用凄厲的聲音道：「這隻手要扼死的人，就在這間房間中，曾害死我女兒的人，你死期到了！」

那老者最後的一句，是用極其尖銳的聲音叫出來的，他的手握着拳，神情激動到頂點，也就在那一剎那間，每個人都看到，那隻斷手，在桌上爬行着，接着突然間，燈火熄滅了，眼前變成一片漆黑，然後，便只聽得輕微的爬搔聲，每個人的心頭都感到那隻手在爬行着，雖然是「恐怖俱樂部」中的成員，但是所有的人中，却也沒有一個人曾有過如此恐怖的經歷。

在兩分鐘之後，終於有人叫了起來，道：「行了，快着燈，太過份了。」一個人叫了之後，其餘的人也一起叫了起來，道：「快着燈，已經夠恐怖了！」

在各人此起彼伏的呼叫聲中，有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聲音，响了起來，人人都聽得出，那是俱樂部主席的聲音，主席道：「很好，這位老先生的故事，竟使我們在座的各人，都感到了恐怖，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我的意思是，今年恐怖故事的冠軍，就由我們這位新會員獲得，各位的意見如何？」

俱樂部的主席的話才講完，所有的人不由自主地鬆了一口氣，剛才，那隻斷手在動着，在發出爬搔的聲音，眼前又一片漆黑，那實在是太可怕了，但當主席的話一說出後，各人明白了那始終只是故事，並不是眞的，是以有好多人又笑了起來。

電燈又着亮了，這一次，比那老者講故事的時候，還要光亮得多，那老者滿面笑容，站了起來，主席正以一隻銀杯，遞向那老者，那是恐怖故事的冠軍獎，剛才受了驚的各人，這時也開始嘻哈着，鼓着掌。可是突然之間，有一個人尖叫了起來，他的聲音極其尖利，令得所有的人，都靜了下來，向他望去，而衆人的眼光，立時又集中他所指的另一個人身上，那人坐在一張單人沙發上，他的頭向後仰，他的頸際，有一隻手，緊緊地扼着，單單地是一隻手，而那人的口張得老大，雙眼突出，臉色發白，他已經死了！

誰都看得出來，那人是被扼死的，他是被那隻怪手扼死的，一時之間，所有的人都呆住了，俱樂部主席手中還捧着那隻銀杯，他一受驚，手一鬆，銀杯「噹」地一聲，跌到了地上，他失聲道：「你……又安排了一些什麼？」

他這句話，是對那說故事的老者講的，那老者的臉也嚇黃了，他道：「我！……我沒有安排什麼？」人人都固定在他原來的座位上，那實在是太意外了。

那老者的聲音又尖銳又急促，他道：「我實在沒有再安排什麼，我只不過爲了可以順利加入俱樂部，我是和你商量好的，是不是？」那老者哀求似地望着主席。

俱樂部的主席無可奈何點着頭，座間已有人恢復了鎮定，一個中年人起身，來到了那死者的身前，探了探死者的鼻息，然後，轉過身來，道：「趕快報警！」

主席急急走到電話前，當他在撥電話的時候，他的手指仍然不斷在發抖，近年來最轟動的怪手謀殺案，就是那樣發生的。首先來到俱樂部的警方人員，是韓探長和他的手下兩名得力探員，接着，來的人更多了，法醫在死者的頸際，拿下那隻怪手，那是一隻假手，軟塑膠做的，裏面有簡單的裝置，使這隻手接受無綫電波的控制，會做出一些簡單的動作來。

死者是被扼死的，在死者的喉際，有着深紅色的指印，扼死死者的人，一定孔武有力，因爲死者幾乎沒有掙扎的跡象。當然，死者不是被那隻假手扼的，因爲那隻假手不可能有那麼大的力量，假手在死者的頭上，但兇手在扼死了死者之後再好整以暇放上去的。那時候，正是一片漆黑，自然沒有誰看到行兇時的情形，而且，沒有人聽到特殊的聲音，但是兇手一定在現場的那些人之中，那却是可以肯定的事。所以，當屍體被搬走的時候，所有的人都不准離開，被命令着仍然在原來的位置上坐了下來。

這時候，恐怖俱樂部中的氣氛，眞是恐怖到了極點，一羣事業很成功，生活是很優裕的人，本來只想尋求一些刺激，才組成了這個俱樂部的，現在，對他們而言，這種刺激，實在太甚了，每一個人的臉色，都很難看。在那樣的情形下，倒是兇手掩飾他內心不安的好機會。這時，高級探長胡探長也到達了，胡探長的樣子很滑稽，他的頭特別大，所以人人都叫他大頭胡，胡探長進來之後，先聽取這事發生的報告，他在那死者的椅子上坐了下來，目光在各人的身上，緩緩掃過，道：「一共十三個人，嗯！」

胡探長在「嗯」地一聲，突然提高了

聲音，道：「兇手就在十三個人之中，各位先生，想來你們不會反對我那樣說法的吧！」十三個人，人人都不出聲，兇手自然是在十三個人之中，因爲事情發生的時候，只有這十三個人在場，胡探長的目光，又漸漸在各人的面上掃過，最後，他的眼光，停在一個身形高大壯健的中年人臉上，那中年人有着體育家的體格，手臂粗大，手掌又大又厚。胡探長在看了死者之後，心中就有了一個概念，一定是個孔武有力的人，才能以一隻手扼死一個人，而座間，最有力的一個人就是這一個！

由於胡探長的眼光十分異特，是以當他盯住那中年人來看時，那中年人顯得十分不安，他勉强地笑着，道：「探長，你不會以爲我是兇手吧？」

胡探長冷峻地道：「看來只有你一個人，有那麼大的氣力！」

那中年人有點惱怒，道：「探長，你是在指控我？」

胡探長搖着頭，道：「不，我只不過指出一個可能，現在，你的嫌疑最大，因爲你坐得離死者最近，而地上有着地毯，你走近死者，死者不容易察覺的！」

那中年人更惱怒了，他站了起來，大聲道：「我要找律師！」

胡探長道：「不必緊張，這裏每一個人都有嫌疑！」

另一個看來已有五十多歲的人道：「探長，我們每一個不錯都有嫌疑，但是我們都是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你不能沒有證據，便隨便亂說的！」

胡探長只感覺到自己的頭在漸漸脹大，這的確是一件棘手之極的案子，兇手一定是在這十三個嫌疑人之中，但究竟是那一個人呢？他無法指得出那個人是兇手，自然也無法將他們永遠扣留在這裏，他也知道，如果讓他們離去的話，以後再偵查，那就更困難了。在那時候，他想到了金鳳，他向探員作了一個手勢，探員過來，他低聲吩咐了幾句，才道：「各位別焦躁，我想兇案很快便能破獲！」

胡探長在話說的時候，注意着每一個人的神情，但是看來，那十三個人的神情，都是一樣的。在金鳳未到之前，胡探長向俱樂部主席索看會員的名册，胡探長疑心的那個人，是一間置業藥材店的東主，照他的地位財勢來看，他實在不可能是一個兇手，而死者是一個外商集團的總經理，更是在社會赫赫有名的人，而講恐怖故事的死者，是一家出版社的董事長，他和死者之間，不可能有什麼瓜葛，胡探長只覺得自己的頭在漸漸發脹，一點綫索也沒有，兇手就在那十三個人之間，可是却一點頭緒也找不出來。

就在胡探長查看名册，俱樂部之中，靜得鴉雀無聲的時候，門鈴响了，金鳳和黃龍一起來了。胡探長看到救星一樣，將金鳳迎了進來，將在這裏發生的事情，詳細地講了一遍，金鳳一言不發，只用心地聽着，等到胡探長講完，金鳳才站了起來，她道：「各位，你們各人可以離去了。」胡探長大吃一驚：「金小姐你……」

金鳳一笑，道：「我以爲你將偵查兇手的事，委託給我了！」胡探長苦笑了一聲，點了點頭。

金鳳又道：「各位請走吧，但我們還要留在這裏。」

金鳳和胡探長，送走了那十三個人，連主席在內，看來他們都急於離開這是非之地。等到那些人走了之後，俱樂部靜了下來，胡探長開始埋怨金鳳道：「兇手明明在十三人之間，你却叫他們走！」

金鳳笑道：「你放心，這十三個人，人人都知道自己爲兇手的嫌疑，他們一定不會逃走的，誰要逃，誰就等於承認了自己是兇手？」

胡探長鬆了一口氣，道：「那還好，你可有什麼見解？」

金鳳說道：「有，兇手是個腕力極强的人，而且當時的位置，一定是在死者的面前，當時在死者的面前的，一共有七個人。」

胡探長更高興道：「那麼，我們偵查的範圍，已經縮小了一半！」

金鳳微笑着道：「那只是我的見解，可能有錯誤。偵查的範圍還可以進一步縮小，因爲謀殺的動機，那七個人中不可能人人都有謀殺的動機，經過詳細的調查，就可以知道這一點，這件案子看來很神秘，但是却並不難破！」

胡探長揮着手道：「謝謝你的帮助，我想我可以繼續下去了！」

金鳳和黃龍也告辭而去，可是，到了第三天，胡探長又找上門來，他皺着眉道：「我們已經過了詳細的調查，那七個人和死者，可是說一點關係也沒有！」

金鳳怔了一怔，道：「怎麼可以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們至少是同一個俱樂部的會員！」

胡探長苦笑道：「就是這一點關係，平時他們都不相往來，沒有利害的衝突，絕無可能演變爲一場謀殺！」

金鳳皺着眉道：「死者本身，亦沒有仇人？」

胡探長點頭道：「有的，死者的生活很不檢點，絕沒有道德，可以說是一個不擇手段的人，他對老朋友也是如此，自然有致死之道，金小姐，你有什麼新的發現嗎？」

金鳳道：「有的，請你跟我來！」她將胡探長帶進了一間小房間，將房門關上，又熄了燈之後，房中一片漆黑。

胡探長呆了一呆，在黑暗中叫了起來道：「這算是什 ？」

金鳳道：「你向右走兩步，可以摸到一張椅子，你就在椅上坐下來。」

胡探長呆了一呆，依言走了兩步，坐了下來，暗室中十分靜，金鳳不出聲，但胡探長忽然覺得，像是有一個人到了自己的面前，他陡地一怔，雙手向前推去，果然碰到了一個人，那人叫了起來。那時候，燈也亮了，胡探長看到，站在他面前的是黃龍，離他大約只有一呎，胡探長莫名其妙，道：「金小姐，你究竟在弄什麼把戲？」

金鳳道：「我？我只不過在進行小小的實驗。」

胡探長呆了一呆，道：「你想證明什麼？」

金鳳道：「我想證明，一個人，即使在黑暗之中，也有能力知道有人到了他的身前，你剛才就是那樣，而那天，在俱樂部中，每一個人都在全神貫注，自然更容易覺察自己的面前忽然多了一個人，所以，實在沒有什麼人能有機會接近死者，不知不覺將死者扼死的。」





胡探長瞪大了眼，道：「你這是什麼意思，實際上，有人死了，是被人扼死的，你却說兇手沒有下手的機會！」

金鳳微笑說着，說道：「你聽錯了，我不是說兇手沒有下手的機會，而是說，沒有人可以接近死者面前，而不被他發覺的！」

胡探長猶豫了一下，道：「我更不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兇手是在他身後下手的，可是扼死的痕跡，完全證明兇手是在他身前，握住了他的咽喉，以致令得他窒息死亡的！」

金鳳沉緩地道：「我的想法是，兇手根本未曾接近過死者。」

胡探長搔着頭，苦笑道：「那……我更加不明白了！」

金鳳道：「的確很不易明白，但是你想，既然在黑暗中，有人接近死者，死者一定會覺察，那麼，兇手當然另有謀殺的辦法！」

胡探長皺着眉，金鳳道：「我們再到那俱樂部去，是不是事情發生後，俱樂部一直封鎖着？」

胡探長點着頭，金鳳站了起來，半小時之後，他們已經進入了那俱樂部，經過幾天的空置，俱樂部之中，看來更加陰森了。

金鳳走了進來，便道：「探長，黃龍，哪一張椅子是死者坐的？」胡探長指着一張單人沙發，道：「是這張！」

等到十三人都到齊，金鳳才說道：「請每一個人都坐下來，記得，每一個人都坐在原來的位置。」

金鳳一面講，一面示意原來坐的黃龍站起來。

各人也不明白金鳳那樣安排是什麼意思，一起坐了下來，俱樂部主席和當晚講怪故事的死者，就坐在一張桌子的旁邊。

等到每一個人都坐定之後，他們的臉上，都不約而同，現出十分奇怪的神色來，因爲誰都看到，少了一張椅子，死者所坐的椅子不見了，那時，誰都不出聲，眞的，靜得可以，在那樣的靜寂中，氣氛也顯得特別僵硬。

難堪的靜寂，足足維持了三分鐘，金鳳才道：「大家都看到了，死者所坐的那張椅子不見了！」她指着地毯道：「那張沙發，原來應該在這裏，地毯上還有着印子，可知沙發被搬走不久！」

金鳳又頓了一頓，氣氛變得更緊張，金鳳却笑了笑，說道：「現在，警方已經知道了，死者的死，和那張椅子，有直接的關係，黃龍，請熄燈，並照我的吩咐去做！」

黃龍答應一聲，走過去將燈完全熄滅，眼前又是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傳來了各人不安的移動，然後就靜了下來。

但突然之間，有人叫道：「什麼人？幹什麼？」

此人叫了一聲，又靜了下來，接着，又有兩三個人，先後發出了呼叫聲，等到了有六七個人先後發出了呼叫聲，金鳳道：「行！」燈光立時着亮。

金鳳又說道：「現在，請剛才發出叫聲的人站起來！」應聲站起的一共有七個人。

金鳳問：「你們爲什麼呼叫？」

七個人回答是不約而同的：「剛才在黑暗中，好像有人接近我！」

金鳳道：「剛才的確有人企圖接近你們，他便是黃龍先生，可知雖然在黑暗中，兇手也沒有機會接近死者，而不令死者發覺，而死者却在了無聲息的情形下被扼死的……」

金鳳才講到這裏，俱樂部主席便發出了一下呻吟聲，突然轉身向窗口奔過去，可是，胡探長也立時用手銬銬在他的手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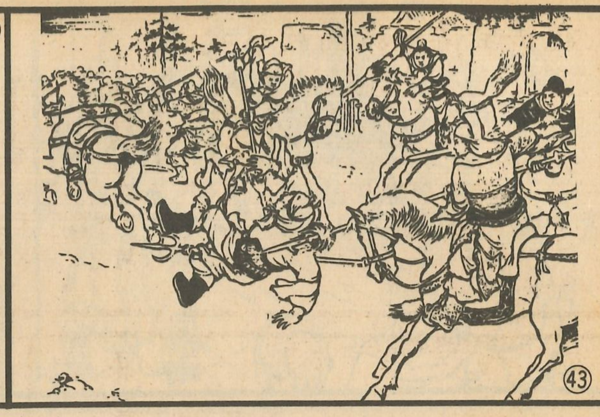
金鳳續道：「令得死者致死的，是那沙發中的機械裝置，我想主席先生是利用無綫電控制的一隻機械手伸出來，扼死了死者。只有他知道新入會的會員，要講怪手的故事，也只有他，可以從容地將俱樂部中的沙發搬進搬出，至於他爲了什麼要下手，那得問他自己了！」

每一個人都轉頭望向俱樂部的主席，主席低着頭，道：「我欠了他很多錢，那是賭債，我……」

一陣此起彼伏的嘆息聲，使得主席未能說完他的話。

（全文完）





46 第二天早晨到了相州，岳飛等把家屬安頓在旅店裏，就到湯陰縣衙去見徐仁。

43 洪先見兩個兒子都被打死，大叫一聲，縱馬舉叉直取牛皋。岳飛見了，一聲大喝，洪先略一疏神，被張顯從後用鉤扯下馬來。湯懷過去一槍結果了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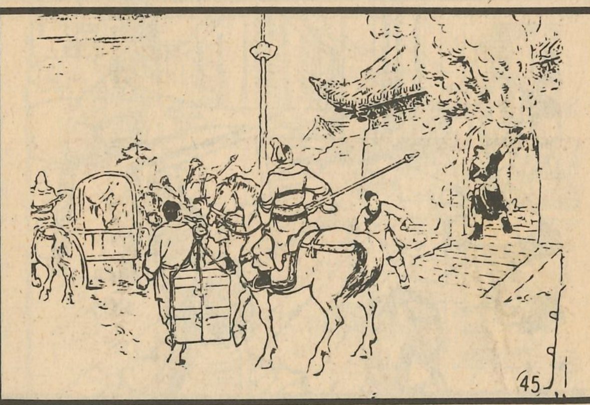




47 徐仁說岳家祖基已經查出，房子也蓋好，明天可到都堂那裏去道謝，然後再準備進京考試的事。岳飛十分感激。

44 洪先的同伙早已四散逃命，岳飛也不叫兄弟們去追，一齊回了正殿。殿裏的眷屬們都嚇得像泥菩薩一樣，看見他們回來才放了心。





48 都堂劉光世召見了岳飛等，勉勵他們爲國效忠，又親筆寫一封給留守宗澤的信。囑岳飛到京時面交。岳飛等拜謝辭出。

45 岳飛和衆人商議：雖說殺的是歹人，若等天明報官，吃官司可就誤了考期。牛皋說放一把火燒了完事。岳飛說好，就帶了衆人起身。牛皋立刻放起火來。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二

徐玉珊·編繪

# 槍挑小梁王（二）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40 這時廟外火把照得如同白晝。洪先一馬當先，手提三股托天叉抵住牛皋。洪先的兒子洪文、洪武兩枝方天畫戟一齊向王貴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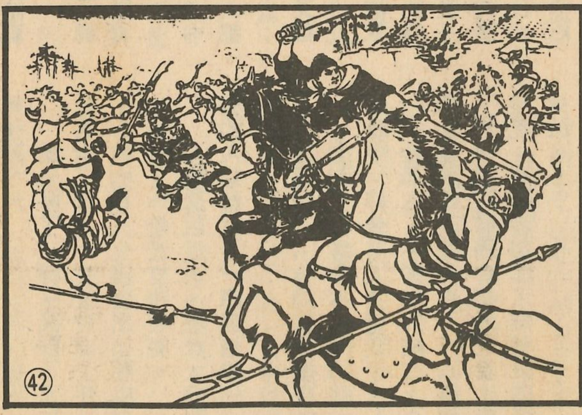
37 原來爲首的不是別人，正是相州節度使衙門中軍洪先。洪先原是地痞出身，因被革去官職，心裏懷恨，打聽得岳飛回鄉，因此在路上糾集黨羽前來報仇。





41 岳飛恐牛皋、王貴被人暗算，帶了湯懷、張顯去接應。三個人生龍活虎一樣打出，遇着的就傷，把一羣烏合之衆打得四散逃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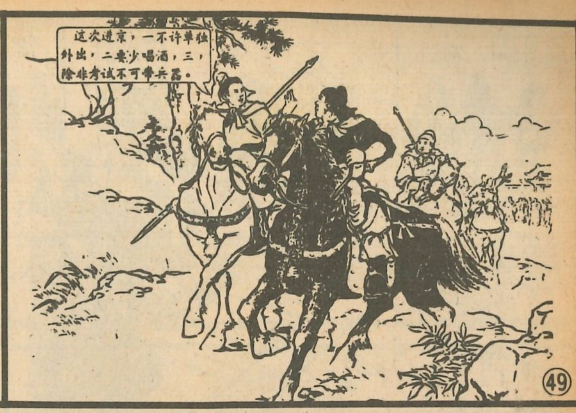
38 大家都被鬧聲驚醒。牛皋把眼一揉，跳起身，提了雙鐧飛馬沖出破壁，不問青紅皂白，就一鐧打去，一個賊人便被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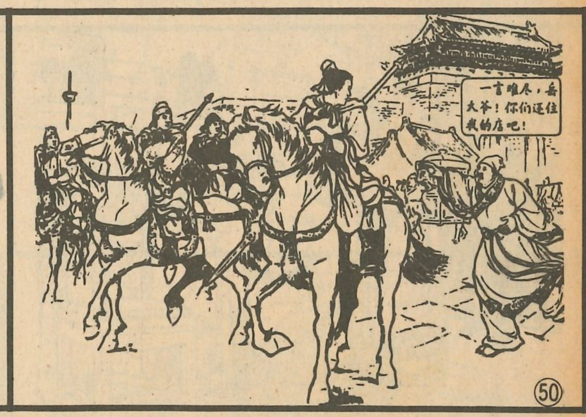


42 洪文見父親戰不過牛皋，斜刺裏舉戟來助。洪武一人單敵王貴，被王貴飛起一刀砍下馬來。洪文見了猛吃一驚，被牛皋一鐧也打下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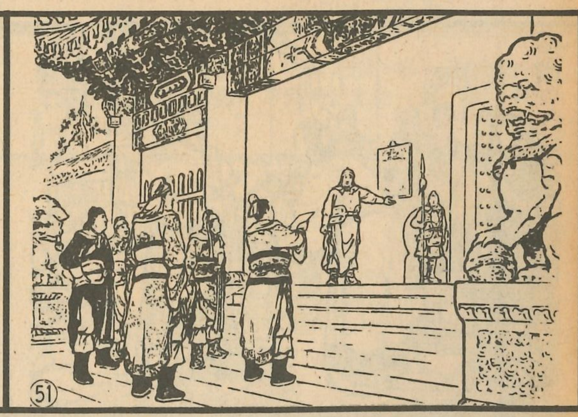
39 王貴惟恐落後，提起金背砍刀，來不及上馬就奔出去，手起刀落，一個賊人也被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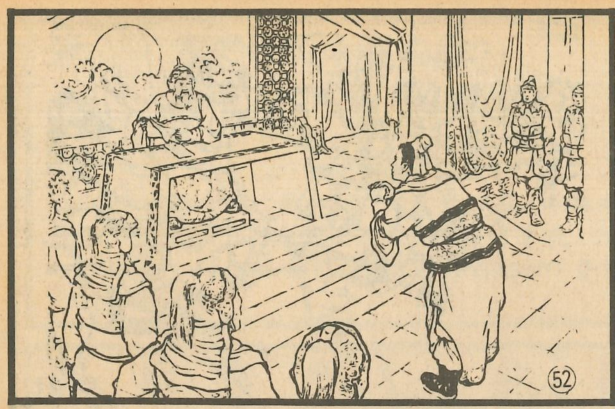

49　過了幾天，岳飛告別了父母家人，離開湯陰。牛臯耳聞京城繁華，樂得手舞足蹈。岳飛因爲牛臯魯莽，就和他約定三件事，牛臯心裏雖然不痛快，也只好答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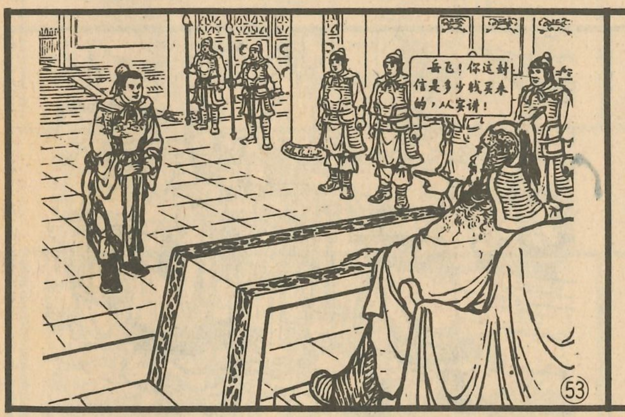

50　進了汴梁南薰門，只見一個人從後面趕來，岳飛一看，是江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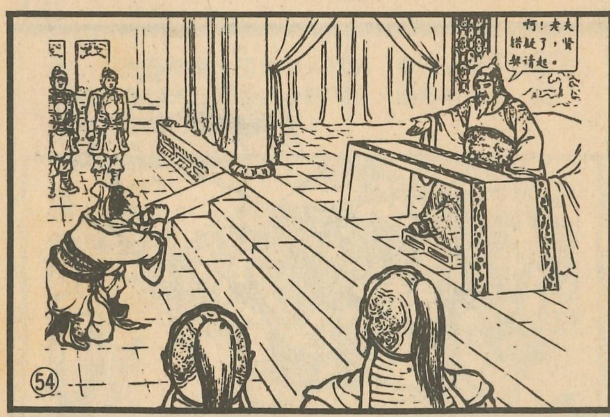
51　原來江振子在湯陰開的店，被洪先鬧事砸毁，因此搬到東京開業。岳飛等就住進了江振子的客店，然後到留守衙門去見宗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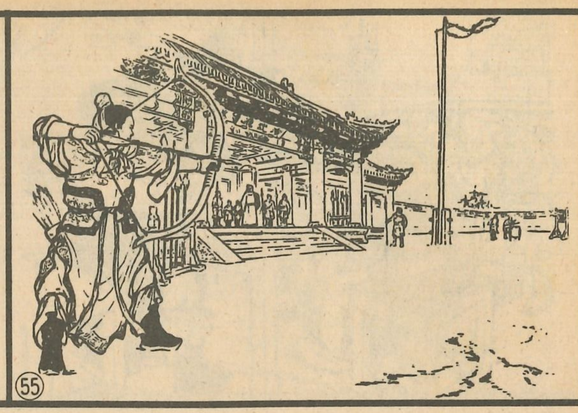
52　宗澤看了劉光世的來信，見信裏對岳飛十分誇獎，便懷疑劉世光受了賄賂，因此對岳飛不住打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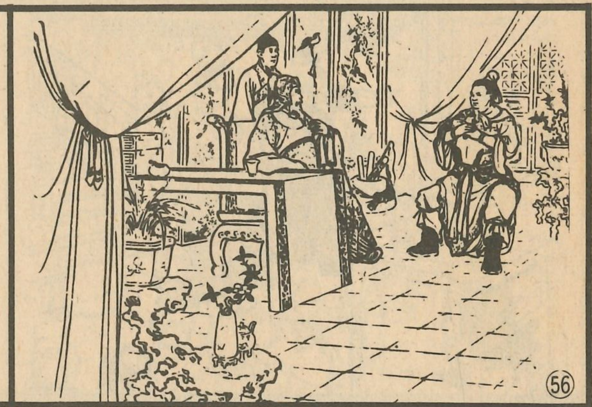

53　偏巧岳飛今天因爲衣服弄髒了，向張顯借了件錦袍穿着。宗澤見他是富家公子打扮，更相信自己猜想的不錯，就拍案大喝，要岳飛把賄賂劉光世的事招供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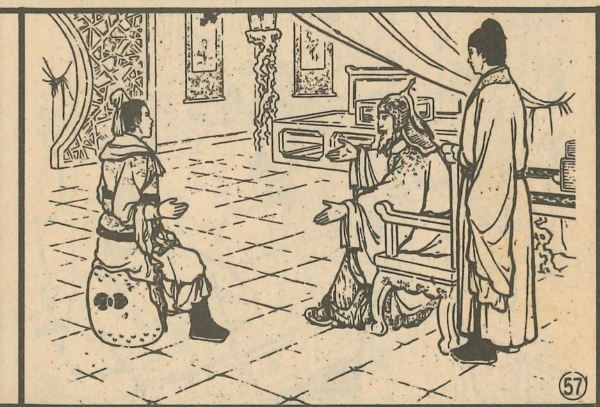

54　岳飛心中坦然，從容地將自己的身世和考試經過一一說明。宗澤聽了，面色才慢慢緩和起來。



55　宗澤要岳飛到演武廳去測驗武藝，果然門門出色。



56　宗澤親自口試策略。岳飛對答如流，宗澤十分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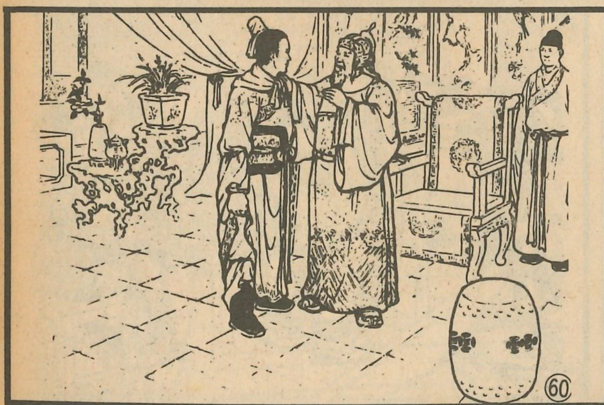
57　宗澤與岳飛談論半晌，忽然皺起眉頭，嘆了口氣對岳飛說："你這次來得眞是太不湊巧了。"岳飛不懂，只得問道："大老爺何故說這樣話？"



58　原來這事情是這樣：南寧有個藩王名叫柴桂，封號小梁王，他到東京朝賀天子，聽說朝裏今年開科考試，就想奪取狀元樹立自己的威望，好結識天下英雄。




59　梁王備了四份厚禮，送給主考張邦昌、王鐸、張俊和宗澤。其他三位主考都收了禮，只有宗澤將禮物退回。



60　宗澤感嘆地說："論本事老夫斷定你狀元有分，但如今中狀元不見得憑本事，而是憑金錢權勢……"宗澤見岳飛低頭不語，忙轉話鋒說："老夫身爲考官，絕不容舞弊，你放心好了。"



61 岳飛辭別宗澤回到旅店，只是悶悶不樂。兄弟們問他，他只說見了宗留守，對於小梁王的事隻字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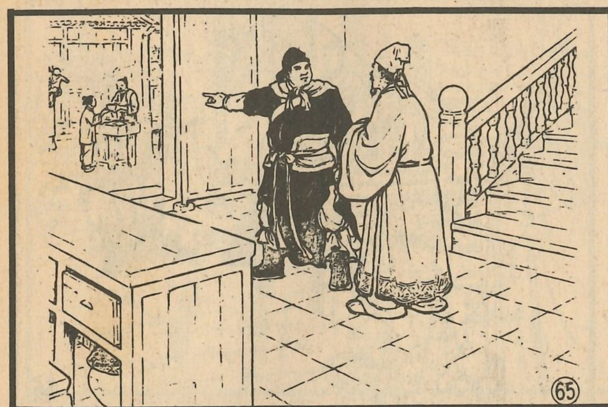
62 店主人江振子擺酒替大家接風。王貴行酒令，牛臯和王貴猜拳，十分熱鬧，岳飛却因心中愁悶，靠着桌子睡着了。



63 湯懷、張顯見岳飛睡了，很掃興，也倒身睡下；王貴多吃了兩杯酒，已經半醉，不大的工夫也打起鼾來。



64 牛臯樂得獨自一碗一碗不停地喝，喝了半天，才發覺大家都睡着了。他想，何不趁這時候到外邊去看看京城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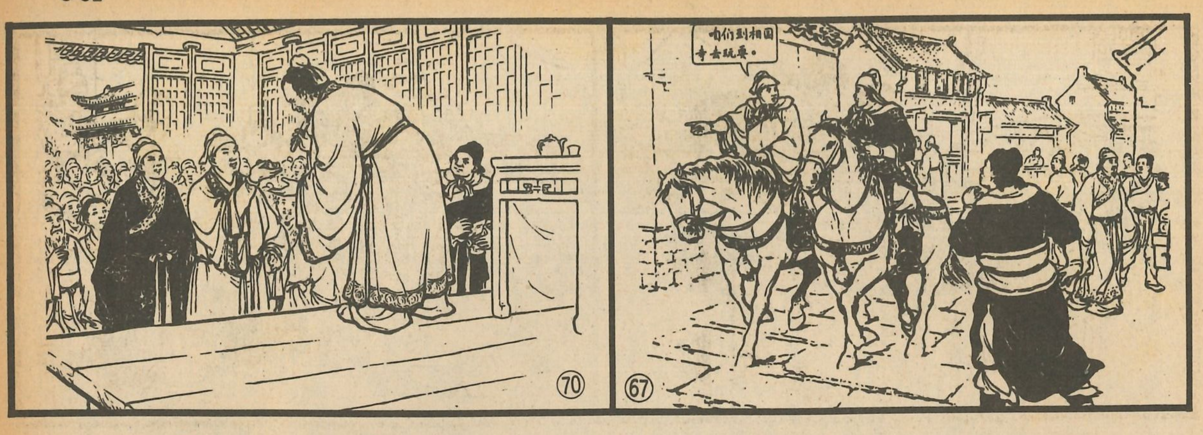


65 牛臯輕輕下樓，告訴店主人說："大家都睡了，不可驚動。"就出門往東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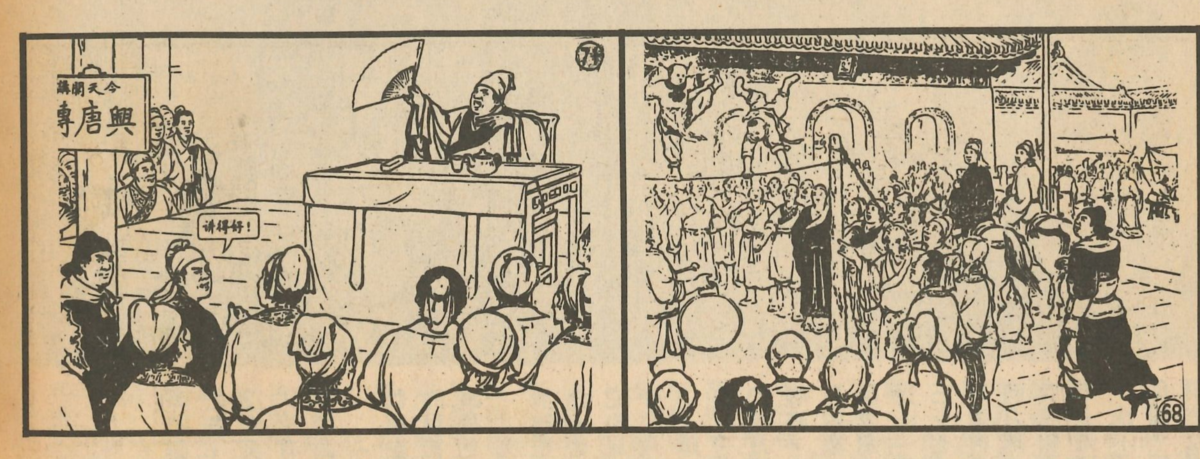
66 東京汴梁確與小地方不同，大路上車水馬龍，行人熙來攘往，街市繁榮，把牛臯看得眼花繚亂，恨不能多生兩隻眼睛。牛臯走到十字路口，竟不知朝哪一方向走去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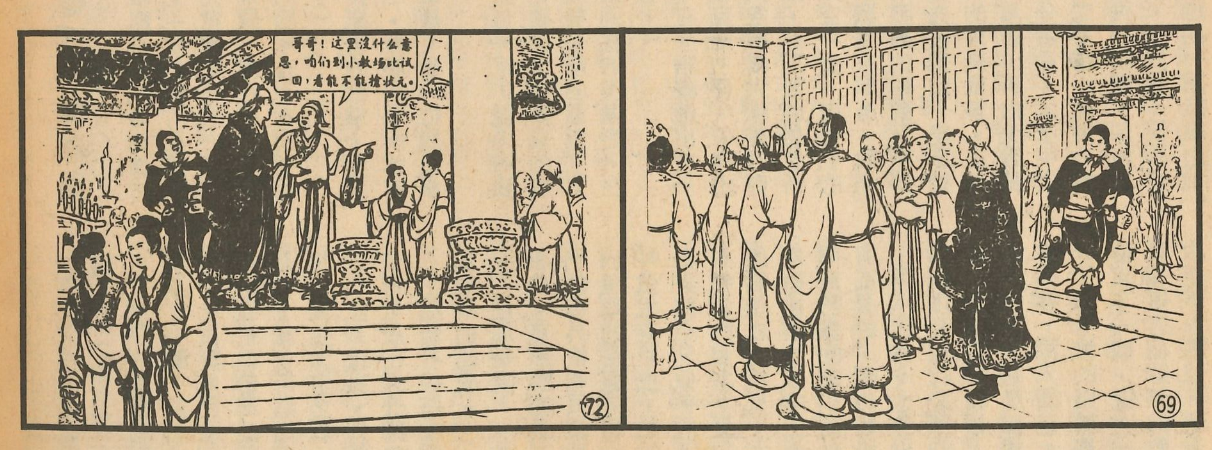

67 正在拿不定主意，忽然對面有兩個騎馬的人：一個穿白袍，白臉膛，騎白馬，一個穿紅袍，紅臉膛，騎紅馬，他們正在說要到大相國寺去遊玩。

70 說書的人正在講《金槍楊家將》。說完一段，牛臯見那穿白袍的人拿出兩錠銀子給了說書的，心想：這個傻瓜，大把銀子送人，不知搗什麼鬼。




68 牛臯跟在他們背後，來到相國寺。相國寺前熱鬧非常，彈唱的，賣藝的，賣玩具、飲食的，諸般都有。

71 牛臯又跟他們走進另一個說書場，坐下聽《興唐傳》。那兩人聽得眉飛色舞，牛臯還是莫名其妙。




69 看了一會，牛臯見那兩人拴好馬匹走進天王殿，他也跟進了天王殿，又見他們走進說書場，他也擠進說書場。

72 原來穿紅袍的人叫羅延慶，是唐朝羅成的後代，穿白袍的人叫楊再興，是本朝楊令公的後人。兩人是好朋友，因聽說開科考狀元，來京城觀光，他們的話却被牛臯聽去。 （待續）

美蘇星球防衛戰／羅唐納·文

# 美蘇太空爭霸戰

美國太空機師安理在太空之內，連人帶機一起失踪，列根總統認爲事態嚴重，下令徹查，由於機師安理失踪之前曾留下錄音帶，說出他曾看見數個"太空甲虫"他把它擊落兩個，疑是蘇聯的太空秘密武器。列根總統更加焦急，要傾全力偵查，於是揭開一頁曲折離奇的特務生死戰。

圖爲美國太空機師安理自稱他在太空碰着的神秘飛行物體，形如甲蟲，顯是最新的秘密武器。

## 特務喪生留下一幅彩圖

有一個晚上，列根總統突然召見國防部的副部長金倫，說：「我們做的星球戰計劃，側重於使用激光截擊從任何一個角度向美國發射的越洲飛彈，進行得很順利，你有沒有注意到別的國家是否有同類的秘密武器製造出來呢？」

「我們只是注意莫斯科的動態，照我們調查得到的資料顯示，蘇聯方面所擁有的秘密武器只是太空戰機，暫時仍然沒法跟我們一決雌雄。」

列根總統聽了，臉色一沉，說：「我現時扭開錄音機，請你聽聽太空總署的報告，你就會懂得這個局勢多麼的嚴重了，它是馬副官錄取之後呈到我的案頭的，在今晚八點多鐘向我報告。」

錄音機扭開之後，有些語聲透出來，說：「我是太空總署雷克福主任，一向由我跟月球上面停放的太空戰機大隊長巴奇聯絡，今天下午四點鐘，有三架神秘的新型戰機出現，它叫做太空甲虫，向我們的戰機圍攻，對方有兩架戰機被擊落，我們損失一架戰機，那一架戰機的編號天字第三十七，機師安理，首先發覺這一場戰役不幸消息的人是太空站的站長蘇寧，由他向月球太空戰機大隊長報告，再由大隊長向我報告，這件事情十分嚴重，太空甲虫未必是蘇聯戰機，肯定它是在地球製造的，決不是外星人駕駛的飛行物體，如何應付呢？請總統自行決定，至於我，沒有查明太空甲虫是怎樣子性能的一種戰機之前，實在沒法進行反攻，更加重要的就是它沒有再度在太空出現，我們沒有攻擊的目標。」

錄取的語聲到此就結束了，列根總統嘆息了一聲，說：「這件事情相當複雜，爲了使你對太空甲虫這種新型戰機有些印象，我把保密局長胡谷的報告轉述，他也是留下錄音帶拜托馬副官轉達的，那時還沒有發生太空之戰。」

說到這裏，列根總統拿出另外一捲錄音帶，放在錄音機啓播。

開始有些語聲透出了，金倫認得它是胡局長的語聲。

胡局長說：「這是胡谷向列根總統的報告，可以說是最高的機密之一，根據我們的海外情報員編號火字一九九號深入非洲偷取的情報，有一種最新型的太空戰機叫做太空甲虫，它的型格確是很似甲虫，機身細小，似乎鬥不過美國戰機，但却具有很强的實力，更加重要的是這一點，它的製造成本很低，大概它只有一架美國太空戰機製造成本二十份之一，如果它抱着同歸於盡的決心圍攻美國太空戰機，那是有威脅的，切勿輕視它。

「此外，太空甲虫這種戰機只有一個外殼以及飛行必須的噴射推進器，沒有機師，甚至沒有機械人，機內有特殊的爆炸劑，碰上了甚麼都爆炸，請列根總統注意這件事，深入調查。」

錄音機的語聲終止了，列根總統向金倫望了一眼，說：「這件事情十分嚴重，我相信這個隱形的敵人並非只是派出三個太空甲虫纏住一架美國戰機苦鬥，這一場太空之戰不過是試驗性質，短期之內，他們可能大量製造太空甲虫，企圖掃蕩美國太空戰機，跟着霸佔月球，我們現時仍未調查得到那個敵人是何方神聖，大概它是蘇聯，亦有可能是石油王國的野心家，沒有充份證據之前，不宜作出結論，無論如何，必須保密。」

金倫說：「總統放心好了，我一定保密，在國防部裏面一聲不响，現時我想問問你，我能夠做些甚麼呢？」

「關於調查太空甲虫，牽涉的部門只有三個，那是太空總署裏面的太空戰鬥局，另外兩個機構就是國防部以及聯邦統計調查局裏面的保密局，其餘兩個的地方，由我派人調查，至於國防部，由你負責調查，獲得任何綫索，立刻向我報告。」

列根總統十分重視這件事，旬日後，金倫還沒有特別報告，保密局長胡谷那邊有另外一項報告了，他對馬副官說知，必須親自謁見總統，當面談述此事，透過了馬副官傳達，列根總統叫他在明天的晚上到總統府晤談，他依時到白宮去，展開另外一番密談。

胡谷携帶一幅彩圖，在總統的眼前展開，說：「這一幅彩圖是我們用兩條性命換來的，圖內的飛行物體，就是太空甲虫。我一向在保密局任職，並非科學家，更加不是研究太空的專家，自問才疏學淺，無法解釋圖內的飛行物體何以逼肖一個甲虫。」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它定名太空甲虫，當然像是一隻能夠飛行的甲虫了，你細心看看，還發覺它有飛行的翅，另有兩隻脚，頭上還有兩條觸鬚，不是甲虫是甚麼？」

胡谷說：「是的，總統，你說的景象我也看得出來，我始終不明白，它是飛到太空的，爲甚麼要一雙脚呢？此外，它的頭部還有觸鬚，也是我看不懂的，我認爲我看不懂東西，專家可能看得懂，故此我很誠意的把它送到你的手上，由你運用權力讓專家講解一番。」

列根總統說：「美國的太空專家未必懂得太空甲虫的妙用，假如他們眞的懂得它是甚麼，早就有辦法把它製造出來，儘管如此，我仍然要試一試，在短期之內把這一幅彩圖透過專家的眼睛，看出更多的東西，你剛才說過它是用兩條性命換得來的，相信它必然是累死你的兩個得力助手了，你大概知道他們怎樣喪生，請你告訴我。」

「我也不很清楚，因爲我是經過幾層的報告才獲悉它，我是從西柏林情報站獲得它的，根據該處的情報站長馬洛稱述，他輾轉接獲一個情報員的報告，知道美國海外情報員有兩個人被困在一個半圓形的古墓之內，地點是德國南部一個大鎮以南的一處，逼近海岸，叫我們趕快施救，我們派出六個殺手到那裏看看，古墓的墓門已經打開，經過一條黑沉沉的通道，直透墓內，啓用强光電筒照射，便即發覺地上躺着兩個屍體，而墓內沒有人，那幅彩圖是從他們二人身上找到的，最奇怪的是這一點，墓內飄浮着一種高貴的香水氣味，大概在兩人喪生之際，有一個美女留在古墓之內，他們死後，她單獨走開，他們是

否她殺死的？那就不容易找尋答案，至於我，認爲確有這種可能，因爲今日西德正是女間諜活躍的地方。」

列根總統說：「這一宗特務龍虎鬥相當出色，成爲憾事的就是我們死了兩名高手，照情形看，他們肯定知道那幅彩圖很有價值，誓死保護它，假如他們眞的被不知名的女間諜所殺，她下毒手之後，爲甚麼沒有把彩圖拿去？這個疑點相當重要，你有沒有想過？」

「我曾經苦苦的思索，情報站長馬洛親自走進墓內搜索，照他的見解，由於墓內黑沉沉，她發覺兩個美國情報人員毒發身亡，急急忙忙的逃走，沒有想起搜索死者身上有些甚麼。」

「你說我們的情報員被人毒死的，是也不是呢？」

「那句話是馬洛說的，我認爲他們二人怎樣喪生，並非很重要，最重要的還是那一幅彩圖，因爲它似乎是製造太空甲虫的人繪寫，認爲太空甲虫製成之後應該是這個的模樣。」

「好的，我也有這種想法，覺得它很有價值，你仍然繼續查探那個不知名的女間諜行踪，一有消息，向我報告。」

## 太空甲蟲引起猜疑

兩人會見之後第三晚，列根在總統府機密室再度召見太空總署的專家密談，這一次他只是想知道太空甲虫的秘密，沒有召集國防部的首腦份子。

人齊了，列根總統拿着那幅彩圖，懸掛起來，它是扁長形的，闊二十四吋，可以捲起來，收藏在身上。

列根總統把它的來歷講出來，補充一句：「照我們情報站長馬洛講述，這一幅彩圖所寫的甲虫十分古怪，不過，它的背景並非地球上的某一處，而是整個宇宙，大大小小的星球出現在它身邊，顯然它是準備在太空飛行了，它似乎是製造太空甲虫藍圖的一部份，表示它製成之後就是這樣子，何以在太空飛行的物體有觸鬚，以及有兩隻脚呢？它有六個彩色的圓盤，那是甚麼東西呢？是否它的秘密武器呢？馬洛缺乏太空知識，對於太空秘密武器，所知甚微，胡局長也莫名其妙，他把它交到我的手上，我也沒法領悟，唯有召見你們集體研究，別忘記，我們有一架太空戰機毀滅，當時有三個太空甲虫圍攻它，也有兩個被我們的太空戰機毀滅，可以反映出它並非佔絕對優勢，成問題是它的製造成本低廉，可以大量製造，如果我們的太空戰機被它包圍，不易突圍而出。」

太空戰鬥局的專家奧門拿博士說：「這幅彩畫不能夠證實太空甲虫確是這個樣子，我簡直認爲它開玩笑，任何一種飛行物體都有它的用途，怎可以裝上一對脚呢？前面的觸鬚更加滑稽！」

另外一個專家奧比沙博士說：「這幅彩畫只是描寫太空甲虫的形狀，眞的把它製造出來，不一定是這種形態的，不過，大部份相似，理該如此，假如你們抛開了一切成見，細心看看它的中部形狀，不必理會它是否有觸鬚以及有一雙脚，你可能發覺它有些用，特別是六個碟子形狀的東西，我覺得它一定有重大的功用，否則，絕不會裝上去，照我的看法，我認爲它是最新型的雷達探測器，如果它能夠探測得到，就有一種叫做激光電的武器放射出來，直到現在爲止，我們還沒有正式創造激光電器，只是隱約地感覺到有這種東西存在，你們必須承認，人類的智慧是無窮無盡的，不能夠因爲我們沒有發明激光電就說世界上沒有別的科學家發明它。」

列根總統說：「奧比沙博士，激光電究竟是甚麼東西呢？」

「它是依附在激光的一種電，電力的破壞力比較激光強大，可是激光的速度比它大得多，假如電力聯結激光一起發射出來，相信美國太空戰機不是它的對手，不過，激光電不管怎樣快速，仍要對準目標發射，如果它發射不準確而美國太空戰機發射準確，它就毀在我們的激光槍下。」

「是的，這種解釋是相當正確，現時我們不妨作出更爲深入的討論，要是美國太空戰機突然受到太空甲虫包圍，展開生死戰，有沒有辦法可以逃得過對方的襲擊呢？」

負責製造太空站的卡禮博士說：「並非完全沒有機會逃生，只要我們的太空戰機在對方沒有動手之前，趕快逃入最新的方形太空站裏面，便可得到充份的庇護，決不會弄到機毀人亡。」

列根總統說：「卡禮博士，我明白你的意思，前兩個月我們秘密發射的方形太空站，能夠抵擋激光，故此它可以保護太空戰機，不過，更新的武器可能是太空電，如果眞有這種武器，太空站能否保護戰機呢？」

「我認爲它可以抵擋任何一種秘密武器，包括激光電在內，因爲它外邊會有絕緣體的玻璃，玻璃是不傳電的，故此它不怕強大的電力襲擊。」

「那麼，它怕些甚麼呢？」

「直到現時爲止，我還沒有發覺到它怕甚麼。」

「卡禮博士，你建造太空站有極大的成就，可喜可賀，可是，從我的觀點看，就算太空站具有最堅固的防衛組織，甚麼都不怕，充其量它只是保護太空戰機的安全，假如美國太空戰機碰上了太空甲虫，就要全部躲起來，豈不是失去它保衛美國本土的意義嗎？到時蘇聯太空戰機將會在太空稱霸，不可不防。」

卡禮博士說：「總統，如果美國太空戰機畏懼太空甲虫，逼於躲起來，相信蘇聯太空戰機也會躲起來的！」

列根總統哈哈大笑，說：「卡禮博士，你有沒有想過這一點呢？假如太空甲虫是莫斯科製造出來，他們的太空戰機就不會躲起來，反而在太空耀武揚威！」

卡禮博士苦笑說：「如果宇宙間眞的有太空甲虫這種古怪的戰機，它由莫斯科製造，我們必然屈居下風，不過，現時只是我們失落了一架太空戰機吧了，還沒有證明它是否被太空甲虫毀滅，就算它眞的毀於太空甲虫，那些太空甲虫未必是蘇聯製造，不必太過悲觀！」

「卡禮博士，你如此樂觀，佩服之至！至於我，必須顧全大局，沒法太過樂觀，趁着現時沒有另一場小規模的戰爭在太空爆發，我渴望各位提出一些意見，最理想的辦法就是從速製造一種成本較爲低廉的太空武器對付那些甲虫，能夠撲滅它，那就更好，不然的話，如果我們製造出來的飛行物體能夠跟太空甲虫單對單的撞擊，同歸於盡，也可以達到保護太空戰機的目的，今天的會議到此爲止，告一段落了，我有一個模糊的概念，認爲太空甲虫之內，沒有活人，我們製造同類的飛行物體，不妨用機械人代替活人。」



大部份專家同意這個想法，認爲它可以實現，沒有別的提議了，列根總統便宣告散會。

那一個會議的翌日晚上，列根總統忽又召見國防部的副部長金倫，對他講述召開太空爭霸戰會議那些專家發表的偉論，另一方面拿出一副描寫太空甲虫的彩圖給他欣賞，問他對這件事情有甚麼看法。

金倫上校搖了搖頭，說：「我們國防部一直是特別重視實際情況的，分分鐘預防世界大戰爆發，美國怎樣應付太空方面的戰鬥，雖然也是國防的一種戰略，已經是次要的了，如果你問我對太空甲虫有甚麼看法，我可以對你說知，即使蘇聯眞的製造太空甲虫，使美國戰機受到嚴重的打擊，仍然不必太過悲觀，因爲太空戰鬥的優劣不能夠完全決定地面的戰鬥。總統已經批准大量製造地面發射的激光噴射管，可以截擊從任何一個方向發射企圖進入美國的越洲飛彈，怕些甚麼？」

列根總統冷然說：「你仍然不能夠全部瞭解我的星球大戰計劃，令我感到有點失望！你早就懂得地面作戰必須倚賴空軍，如果某一個國家得到戰場上面的制空權，它是必然打贏那一場仗的，假如它奪取了地球上空的制空權，失去了太空的戰鬥力，那是沒用的，因爲敵人可以在太空投彈，十分準確的落在地球上面任何一個國家！以前科學家還沒有發明一種防止高熱引起爆炸的太空炸彈衣，即使太空上面有辦法向地球任何一處投彈，計算得準確，仍然沒用，因爲炸彈在包圍地球上空的大氣層巳經使它爆炸，現時有了防止引起太空投擲的炸彈爆炸所用的太空炸彈衣，那就不同了，可以說地球表面戰鬥的勝負並非由戰機決定，而是由太空戰機決定，你是否同意我的見解呢？」

金倫上校說：「請你原諒，我並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照事論事，有一場世界大戰爆發，勝負的决定必然在戰場上面，包括海陸空三種形式的戰鬥，假如太空戰向某一的國家投下炸彈，只能夠使它的某一個大都市毀滅，它巳經出兵，戰場上面陷入混戰狀態，即使它最大的一個都市毀滅，那一場戰爭仍是不會停止的，根本上大戰爆發之前，它巳經把重要的軍用物資收藏起來，人口也分別從大都市疏散，决不會因爲頭上丟下幾百個炸彈就會喪失鬥志，坦白點說，我始終認爲地面上的戰事才是决定戰爭輸贏的因素，故此太空甲虫對整體戰爭的影响不大。」

列根總統說：「你站在保衛疆土的立場，說得如此堅定，值得一讚！我們不必再說世界大戰了，仍是討論太空甲虫吧，你有沒有暗中打聽跟它有關的消息呢？」

「報告總統，我的確是做過許多種工作秘密查探的，可惜毫無成績，因此我對太空甲虫這件事情發生懷疑。雖然我們損失了一架太空戰機以及死了一名美國太空機師，可是，他巳經死了，憑甚麼證實他跟太空甲虫發生遭遇戰呢？會不會是他受到重傷引起的幻覺呢？我的意思是說他被一架蘇聯戰機擊落，死前發生幻覺，向太空站報告此事，無意中說他看見了一個甲虫。」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金上校，你的想像力眞是豐富！我必然在這個角度展開另一次偵查的，多謝你的提示！沒有甚麼事情商量了，如果你有事，可以告辭。」

金倫上校向他發表意見的時候，講得太過率直，列根總統有些不開心，可是，他走開了，列根總統不斷的沉思，却又剛剛相反，認爲當時太空之戰確有可疑，索性扭開錄音機細心傾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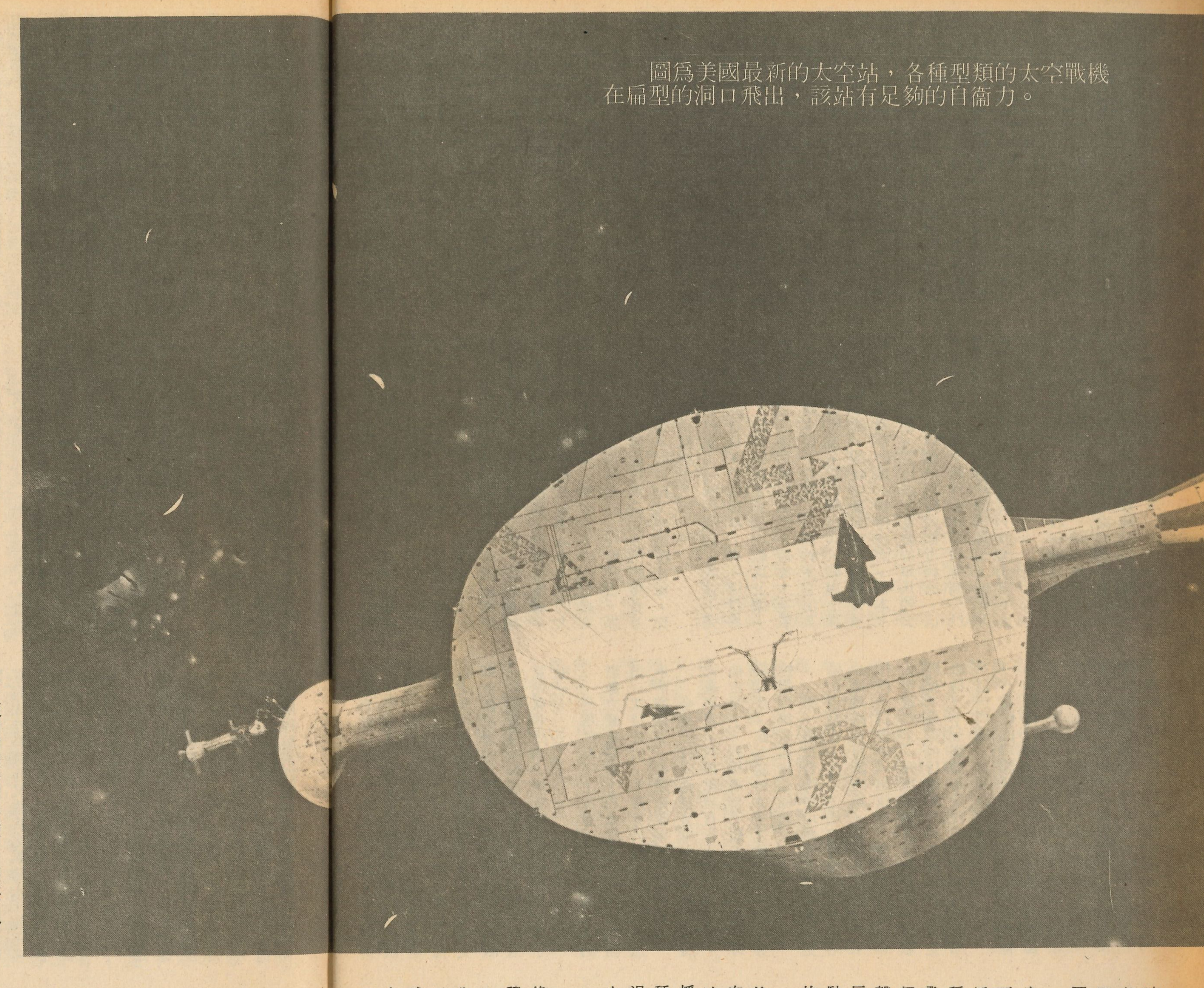
那一捲錄音帶是地面的太空總署雷克福上校說的，他以主任的身份轉達太空站的站長蘇寧所講的話，顯然全部在太空工作的人員當中只是蘇寧一個人知道這一場太空戰鬥了，究竟蘇寧怎樣獲悉那一場戰鬥呢？是否他目擊呢？抑或被擊毀的太空戰機三十七號機師安理在死前向他報告呢？這些問題，必須調查清楚。

當晚的時間不早了，列根總統有些倦，不再進行這一項活動，三天後，他想起了太空甲虫，忽然很有興趣研究它，透過雷克福上校，通知太空站的站長蘇寧，叫他立刻回到地球來，報告關於美國太空戰機被擊落的事件，如果他有任何一種證物，例如：錄音帶，把它盡量帶來。

兩天之後，雷克福上校帶同蘇寧進入白宮，謁見列根總統述職，蘇寧說：「總統，太空站的人手不多，本身雖然有足夠的戰鬥力可以自衛，却沒有戰機迎戰，故此太空戰機對它是很有用的，另一方面，它負責急速修理戰機，必要時戰機可以用最快速度庇護，一句話說，它跟太空戰機的依存關係極深，任何一段時間，都有人跟太空戰機的機師交談，並且錄取他每一句的說話。

「太空戰機全部停放在月球，並非停放在太空站，因爲太空站沒有足夠的容積停放它，實情如此，控制太空戰機的力量是月球上面的太空戰機大隊，並非太空站任何一個人。

「關於職權方面，我巳經報道完畢，現時我要開始報告太空戰機天字第三十七號機師安理被擊落的情況了，發生意外事件之前，他連同那一架蝙蝠形的太空戰機留在太空之內，補充機內消耗過多的電力，他認爲電源充足，便即起飛，打算沿着正確的路綫在太空飛向月球歸隊，離開太空站之前，他曾經用無綫電話向月球大隊的隊長雷荒報告，照理他飛行四五個鐘頭之後就會抵達，可是三十七號太空戰機單獨飛行了七個鐘頭之久，仍未抵達月球，大隊長雷荒多次用無綫電話跟它接觸。沒有回應，不覺焦躁起來，打電話向我查問，我把該機離開太空站的準確時間講出來，他更加不安，派出兩架戰機以及一架偵察機在太空搜索，過了一小時，仍是踪影全無，雷荒叫別人繼續跟太空站保持聯絡，每隔十五分鐘向我查問一次，在那一段



圖爲美國最新的太空站，各種型類的太空戰機在扁型的洞口飛出，該站有足夠的自衞力。

時間之內，三十七號太空戰機的機師安理忽然跟我交談，自稱他的無綫電話受到一股神秘力量干擾，又說他的戰機碰上了一團白霧，雷達網很是模糊，難以辨別方向，他不敢繼續飛行了，懇求我放射電磁的光波，指示他回到太空站，我照做了，料不到他接二連三的用無綫電通話器交談，透露他在太空的某一處碰到甲虫，懷疑那種甲虫是外太空飛進來的生物，後來，他發覺到形如甲虫的飛行物體，原來是很古怪的戰機，逼於駁火。我們能夠收到的話聲，只是這些，再過一會，忽然傳來一個巨大的爆炸聲，震耳欲聾，料想那時他駕駛的太空戰機被對方擊落，後來月球上面的太空戰機出動三十六架搜索，白費氣力，三十七號太空戰機的殘骸連同機師安理的肉體，可能在那一聲爆炸中化爲碎片，向遙遠的太空飄流，沒法再找到它了，現時我把當時最後錄取機師安理所講的話啓播，你可以聽到他所講的話是否證實有一種奇異的戰機，向他包圍，突然襲擊，不過，他遇害之前曾經擊落兩架叫做太空甲虫的戰機，却是事實，從他說話表現出來，我們即使沒有目擊也可想像得到。」

說了長長的一番話，蘇寧把他帶來的錄音機和錄音帶，在列根總統面前啓播，證實他所講的話並無虛言。

在他這方面來說，已經把他應做的工作做到足，可是，列根總統並不滿意，說道：「照情形看，你們太空站的人以及月球上面的太空大隊任何人都沒有目擊第三十七號戰機被太空甲蟲擊落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

「你怎麼知道它被人擊落而不是失踪呢？」

「因爲機師安理說完了最後的一句話相隔五分鐘，只有零碎的槍聲，突然一聲極强烈的爆炸，此後，全無聲响，恢復太空應有的沉寂，故此我直覺到戰機巳經被毀滅。」

「蘇站長，你駐守太空站有多久？」

「大概是五年多些。」

「以前你有沒有聽見過太空戰機爆炸呢？」

「當然聽見過，不止一次，它未必是因爲戰爭被對方擊落而引起爆炸，有時戰機內部過熱，也會爆炸。」

「這一次你聽到的爆炸聲是否最强大的一次呢？」

「總統，我無法把每一次爆炸聲作出比較的，因爲，它並非同時爆炸。」

「那麼，例如有一架太空戰機在第三十七號戰機爆炸之際，它有爆炸聲傳送出來，你是否可以錄取它呢？」

「當然可以錄取，不過，這一次發生災禍事件，只是他一架太空戰機出動。」

「我明白當時的情形，我所不明白的是這一點，既然他自稱被太空甲蟲包圍，相信當時那些戰機一定是在很短的距離交戰，爲甚麼他的戰機爆炸，錄音機可以錄取，被他擊落的兩個甲蟲形的戰機，却沒有絲毫爆炸聲呢？你有沒有注意這點？」

蘇寧愁眉苦臉的說：「總統，當時我替他感到難過，竟然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總統既然注意到它，可能有些高見，你認爲這一塲太空之戰是否有問題呢？」

「我認爲它確有問題，換言之，宇宙間沒有太空甲蟲這種生物，也沒有這種戰機，一切變化，只是機師安理的幻覺。」

「那麼，第三十七號太空戰機仍未爆炸了，機師安寧尚在人間，是否如此？」

「不，我沒有說他尚在人間，也沒有說過第三十七號是他幻想出來的東西，如果當時他神經錯亂，引起幻覺，可能扳動不能扳動的機件引起爆炸，亦未可料。」

「因他幻覺太多，神經錯亂，以致發生爆炸，那種爆炸和他被敵機擊落，有甚麼分別呢？」蘇寧再問一句。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大有分別，你必須懂得這一點，假如第三十七號太空戰機被蘇聯的戰機擊落，我們不必担心，因爲我們擁有的太空戰機數量多過他們，品質相差不遠，不必因此弄到驚慌起來，反之，它被太空甲蟲擊落，那就不同了，它是最新的戰機，製造成本低廉，殺傷力强，可能奪取太空的控制權，令到地球的美國太空總署跟月球的太空基地失去聯絡，如果月球上空的戰士無法從穿梭機向地球的糧食醫藥供應站取得聯絡，他們就會餓死，因此之故，我們需要急起直追，想辦法消滅它。那種工作異常艱巨，起碼要花兩三年的時間，還要撥欵一百億美元去研究它以及大量製造它，故此我認爲太空甲蟲是否眞有其事？這個問題十分重要，死了一個機師或者毀了一架太空戰機，跟它比較，微不足道。」

蘇寧心上一震，說：「總統的眼光確是高人一等，我先行告退了，機師安寧的錄音帶以及我對這一宗災禍的報告書都留下來，給你參考，作爲推測的根據。」

說完，他站起來告辭。

## 太空蜘蛛是另外的武器

他走開之後，列根總統把這件事情的經過情形，細心研究，多次重播那一捲錄音帶，認爲這件事情相當複雜，決心派遣「太空特務」深入調查。

有兩個要點使他對機師安理發生懷疑，第一點，安理向太空站的站長蘇寧報告前後的話聲格調相同，他認爲在太空霧中出現甲蟲的語聲沒有驚奇，他自稱擊落對方的太空甲蟲戰機沒有喜悅，他垂危之際，以寡敵衆，語聲沒有慌張，俱是不合理的，更加不合理的是他擊落甲蟲戰機之際，沒有爆炸聲。

憑着這兩個疑點，他索性派遣太空特務展開廣泛的調查。所謂太空特務，本身仍是保密局裏面的人，不過他們懂得許多太空的知識，且又忠心耿耿，胡局長樂意推薦，僅此而巳，如果不是碰上了大案，列根總統不會動用他們。儘管如此，列根總統仍是先行召見胡谷。

兩人仍是在總統府機密室見面，剛剛展開談話，列根總統就以閒談的口吻說：「胡局長，例如有人把一架很完整的美國太空戰機，向莫斯科當局兜搭，打算賣給對方，照你看，蘇聯的首腦肯付出多少價

錢收購呢？」

「它的製造成本十倍。」

「爲甚麼他們肯出價那麼高呢？」

「因爲蘇聯找到很完整的一架美國戰機，就可以把它拆開，逐項研究找出它的弱點，加以攻擊，不必另行製造更有份量的太空戰機出擊，認眞有利，故此他們肯付出巨欵收購。」

「對了，我也是這樣想。」

「總統，如果你有這種想法，你大概正在懷疑安理機師尚在人間了，是也不是呢？」

「既然蘇聯當局有辦法吸收機師安理，還送他巨欵，相信安理活得不久就會死在莫斯科特務的手上。」

「總統眞有眼光，即使安理收欵的時候沒有死，他遲早必死，因爲他已經被美國太空總署宣佈死亡，不能夠到處走動，此外，蘇聯特務殺手無孔不入，他更加沒法活下去，我想多口問一句，你一定抓到一些相當重要的綫索然後有這種疑念，是否如此？」

「是的，我最近召見過太空站的站長蘇寧，從他口中獲悉那一場太空之戰只是憑着機師安理的報告，判斷它怎樣發生，如何結束，我認爲這件事情值得懷疑。」

說到這裏，他把安理說過的一些談話錄音機播放出來，讓胡谷傾聽，又再把想出來的兩個疑點說出來，順便問問胡谷怎樣想。

胡谷很率直的說：「沒有找到白頭翁巴勃魯之前，可能我的想法跟你相同，找到了它，我就有另外一種想法了，我認爲太空甲虫這種秘密武器，確實存在。」

「你認爲它只是秘密武器，並非戰機嗎？」

「是的，它本身就是速度極快的一枚飛行炸彈，不過形狀奇特，望之有如甲虫而已。」

「你怎會知道得那麼清楚呢？是否白頭翁巴勃魯告訴你？」

「是的。」

「爲甚麼你對他所說的話能夠深信不疑？」

「因爲他是製造太空甲虫的人！」

列根總統心上一震，說：「他必然是一個很有權威的科學家了，爲甚麼他肯在你的面前吐露秘密呢？」

「他需要錢！只是這一句，你就明白了，由於製造太空甲虫並非他一個人，他需要錢，如果我們肯一次過付一億美元給他，他就貢獻另外一種秘密武器，可以憑着它尅制太空甲虫。」

「你怎樣應付他呢？」

「我是保密局長，對付這種人，當然是有辦法應付的，我僞裝總統府的人，沒有說出官階，親自走到埃及首都開羅見他，向他索取證物，讓我把它帶回去，謁見總統，他果然把另外一種飛行物體的構圖交出來，叫做太空蜘蛛，這幅彩圖我已經帶來了，請總統過目。」

說完，他拿出一幅彩圖來。

列根打開它看看，笑了笑，說：「蜘蛛一向是很喜歡吃甲虫的，它的形狀確實很似蜘蛛，無怪甲虫害怕它了，我欣賞這幅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以前你交給我保管的另外一幅彩圖，太空甲虫，構圖的筆法以及色彩十分近似，極有可能是出自同一個人的手筆，你認爲有沒有這種了解呢？」

「不單是有這種可能，還是事實，照白頭翁巴勃魯所述，那個畫家是意大利人，很有名氣，他不懂得太空科技，只是根據顧客的意思繪寫彩圖，收費相當高昂，一幅彩圖要美金萬元之巨。」

列根總統眼睛一亮，說：「照這樣看，找到那個畫家，豈不是可以進一步找到求他寫畫的顧客嗎？」

「照道理說，我們可以這樣做，只是可惜白頭翁不肯吐露那個畫家的姓名和地址。」

列根總統說：「胡局長，你是幹情報工作的，難道你也沒法找他嗎？」

「我可以想出好多個辦法找他，只是拿了他所寫的兩幅彩圖當中，任何一幅走到意大利畫家賣畫最多的名城佛羅倫斯查問，很快就知道那個畫家是誰，因爲現時專寫太空彩圖而又很有名氣的人，並不多見，問題在這裏，找到了他，對大局未必有帮助，我仍是盯緊白頭翁巴勃魯深入調查好些。」

「他是甚麼人？」

「他沒有講出自己是甚麼人，不肯透露他的工作地點與工作的同伴，只是說他在龐大的征服太空計劃製造各種武器以及飛行物體的陣營之內，他佔一席頗爲重要的職位，關係太空甲蟲以及太空蜘蛛這兩種武器，他有更進一步的解釋，首先，他說這兩種秘密武器刻意造成昆蟲的形狀，目的是想太空戰機的機師看了發生誤會，以爲它從別的星球飛進來，如果那個機會稍爲緩慢，並非看見它立刻展開攻勢，必然打輸，爲了增加機師的誤解，太空甲蟲接近太空戰機之際，在觸鬚噴出的霧，至於它的作戰情況，我都很清楚，白頭翁說它是由巨型的戰機帶到太空然後放射的，利用遙遠控制的方法控制它、它沒有活人或機械人指揮，最後，白頭翁還送給我一個寶貴的消息，叫我轉達美國太空站，切勿讓太空戰機單獨飛行，因爲接近太空站的地方，還有另外一些太空甲蟲。至於太空蜘蛛，暫時還沒有製造成功，絕不會在太空露臉。末了，他還講另外一句，假如我們願意付欵一億美元去買全份製造太空蜘蛛的藍圖，他只是交出製造它的圖形，並非交出一個完整的太空蜘蛛，因爲它現時仍未製造成功，他根本就沒有力量盜取那麼龐大的秘密武器。」

列根總統說：「倘若我們願意付出一億美元賣太空蜘蛛的製造圖形，怎能判定它是否有用的東西呢？」

「他說過幾句，認爲我們如果有誠意交易，可以帶一批太空專家到他的地方看看，此外，我們還可以拘禁他，直到太空專家認爲那一份計劃完整及藍圖有用，然後釋放他，不過，拘禁他的時候已經要全部付欵，只要現鈔不收支票，他才交出那一份藍圖，連同計劃書在內。」

列根總統說：「那個白頭翁相當有趣，居然想得那麼週到，使我驚奇的是這一點，他口中說出太空甲蟲在太空活動情形，跟我們失踪的機師安理所說的恐怖遭遇



完全相同，因此我懷疑，那一篇故事是預先編定的，似乎那帮人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借此掩飾機師安理盜取美國太空戰機，投向蘇聯那邊，第二個目的是借此打擊我們的士氣，希望我們知道美國太空戰機的威力有限，還比不上太空甲蟲，這是我的見解，初時我還想像到機師安理自行失踪，企圖獲得蘇聯的巨額酬金，把戰機賣給對方，不久他也會死於莫斯科特務殺手刀下，現時我的想法有些改變了，照情形看，安理這個人根本上就是莫斯科的特務，連人帶機投奔蘇聯，如果有這種情形發生，他是自己人，蘇聯當局當然不會殺他，爲今之計，我們只是在黑暗中摸索是沒有用的，應該展開實際行動，首先，由你選出三個最可靠的太空特務，進行深入調查跟這件事情有關的三個部門，包括月球上面的太空戰機大隊，太空站以及地面的太空總署，此外，你負責抓緊每一條綫索查勘，特別是機師安理，如果他仍然活着，證實他是莫斯科的特務，我就放心得多。」

胡谷有些詫異，說：「爲甚麼你這樣說呢？太空戰機裏面如果有一兩個潛伏份子，豈不是很危險的一件事嗎？」

「我也知道這種危機是有可能成爲事實的，不過，我們的制度相當嚴密，每一個太空戰機的機師只是奉命出擊，打完仗就休息，所知甚微，無法展開全面性的活動，反而太空甲蟲比較危險，我十分希望找到絕對可靠的證據去證實我的想法，太空甲蟲只是幻想中的產物，找到了機師安理，那就是絕對可靠的證據，支持我的想法屬實，根本上沒有太空甲蟲，不管它是戰機或秘密武器，局長你一向足智多謀，有沒有辦法打開僵局，替我把安理機師找出來？」

胡谷想了想，說道：「報告總統，即使沒有把這種心事講出，我已經着手秘密打聽安理機師躲在甚麼地方，稍爲有些進展，我立刻報告，整件事情只有我們二人知情，希望你盡量保密，此外，我還想向你借取機師安理的錄音帶，可能我啓播它多聽幾次有些領悟，至於你需要的三名太空特務，我在兩天之後帶他們進入白宮謁見。」

「好的，你想要的錄音帶在我這裏，拿去吧。」

列根總統把它交到胡局長的手上，區區的一捲錄音帶，只是好多條綫索當中的一條，胡谷接過，如獲異寶，旋即告辭。

兩天後，胡谷帶了三名太空特務，進入總統府，笑着說：「總統，任由你替他們定名好了，我把他們取了新的名稱，叫做阿甲阿乙阿丙。」

列根總統露微笑，說：「好的，就這樣辦，今晚你走開之後，我就通知有關部門把他們的兩個人送入太空，至於阿丙，留在太空總署，從事地面的活動。」

胡谷說道：「總統事忙，恕我現在告退。」

胡谷走開，列根總統把二名太空特務分別安置在重要的太空部門之內，他們三個人眞正的身份，只有該部門的主管才知道。

胡谷說得對，列根總統眞的是「貴人事忙」，他部署一切，便即把「太空甲虫」這件事問暫時擱起，不再研究它。

一週之後，馬副官向總統報告，他知道胡谷有機密的事情直接晤談，向他請示如何應付，他叫馬副官和胡谷翌日中午到白宮花園吃午餐，胡谷稱謝。

翌日中午，他走進總統府在花園謁見總統，說：「關於太空甲虫這一宗奇案，我採取撒網捕魚之法，分別查探，現時有了長足進展，特此向你請示，因爲他涉及一億美元的巨欵，必須得到你的同意，假如你認爲這樣做太過冒險，我也不會勉强你的。」

「你先把這一項計劃說出來吧，我覺得你好像對白頭翁巴勃魯所講的話深信不疑。」

「我之所以深信不疑，因爲我給他帶到白骨島，看過正在製造的太空蜘蛛，它快要製造成功了，跟彩圖所繪寫的模樣完全相同。」

「白骨島這個名稱很新鮮，以前我沒有聽見過它，它在甚麼地方？」

「它是地中海靠岸之處的海心島，該處有七八個海心島，它是其中之一，它之所以定名爲白骨島，因爲島上一向沒有人居住，極度荒凉，曾經在島上找到史前巨獸的遺骸，似龍非龍，故稱白骨島，現時它已經被人利用，作爲製造秘密武器的巢穴。」

「你眞是大胆，居然隻身闖入魔鬼的巢穴！」

「我不是單獨闖入白骨島的，有人引路，他就是白頭翁，一句話說，我看見過正在製造的太空蜘蛛，它必然犀利過太空甲虫，不妨考慮一下，我的意思是撥出巨欵把它購入。」

「好的，局長，我對你極端信任，如果我同意購買，怎樣交欵收貨呢？」

「關於這點，我跟白頭翁二人商議了很久，終於想出一個巧妙的安排，首先，我把價值一億美元的優質鑽石送給他看，附帶我購入它的發票，從他指定的巴黎奧爾多珠寶店購入，他看過鑽石，並未取去，把我們幾個殺手帶到白骨島，攻入製造太空蜘蛛的工場，拋出手榴彈，炸毀了它，然後回到白頭翁居住的別墅交易，到時他的太太收了鑽石，我們押他離去，爲了保證他不會逃走，我們把他押到停放在地中海的美國軍艦，然後駛回美國紐約港口，改用炮艇送他登岸，立刻囚禁在聯邦統計調查局的高級監獄，至於那一份藍圖，當晚送達太空總署實地試驗，如果它是廢紙，立即處決他，反之那種秘密武器確是可以製造出來，我們可以把他在紐約放走，任由他自行返國，這個辦法不錯，至於一億美元，我有另外一項建議，先行由總統運用權力從國庫提出來，如果這件事情成功，該欵可以在太空總署製造秘密武器項下扣除，反之，它全部失敗，該欵在保密局的經費支出項下扣除，這樣做等於用我的名義担保，希望總統考慮一下，再行定奪。」

列根總統眉心一皺，說：「我並非對你發生懷疑，世事很難預料，萬一製造太空蜘蛛失敗，明年保密局的預算減少一億美元，你怎能應付呢？」



圖爲第二幅彩圖，描寫另外一種神秘武器，叫做「太空蜘蛛」。

「我當然沒有這一筆巨欵，不過，如有這種不幸事情發生，我可以向海外一些曾經受惠於我的富豪伸手，懇求他們捐欵援助，相信他們不會忍心看見我自殺的！」

「好，既然你有這一條後路可以走，我不惜冒險撥欵給你，進行這個計劃，不過，你跟白頭翁交手的時候，我仍要派遣一個人站在你的身邊，他就是現任太空總署副署長的上校雷克福。」

「我歡迎他加入這個含有挑戰性的冒險遠征隊伍。」胡谷很是興奮。

列根總統忽又開口：「關於機師安理，你說過想辦法打聽他的下落，有結果沒有？」

「暫時仍然沒有，不過，在這方面，我的功夫巳經做到足了，我把他講過許多句話的錄音帶，送交專家分析，懂得他的語言震動頻率，交給得力的助手到處查勘，希望找到他，即使他經過整容手術，指紋也換過，他的語聲仍是無法更改，除非他巳經喪命，遲早我們會把他揪出來。」

「你幹得很出色，值得一讚！最後，我還想問問你，在西德靠近海岸一座千年古墓之內留下香水氣味的一個女間諜，你有沒有追查她的下落呢？」

「總統的記憶力眞好！她就像是魅影似的消失，不容易追查了，不過，那兩名情報員決不會無緣無故潛入古墓的，這一點却可以追查，現時我仍派人追查他們二人在喪生之前到過甚麼地方，曾經接觸過甚麼女人，有些眉目，便即報告。」

他站起來，正想告辭，列根總統說：「事不宜遲，倒不如我今晚就在這裏召見雷克福上校吧，你巳經看見過他，用不着我介紹，你還是在此留步吧。」

## 冒險爆炸白骨島

一個鐘頭之後，雷克福上校奉召進入白宮，列根總統跟他商量大計，胡谷在座，三人密談了很久，決定後天登程，先到巴黎購買價值一億美元的金鋼鑽，休息一天，召集海外情報局的殺手，另一方面，由列根總統知會停泊在地中海的美國戰艦，準備有特別裝配軍火的快艇，可容十人，到時由他們走進海濱山脚的一座別墅進行這一項交易



，以一億美元的鑽石換取太空蜘蛛的製造藍圖。

此行有些危險，故此二人需要六名戰鬥力極强的特務殺手作伴。保密局長胡谷一直是充滿了信心，可是，雷克福上校只是半信半疑。初時他完全不相信有太空甲虫這種戰機，後來，經過胡谷再三解釋，他才有些動搖，認爲它可能是秘密武器，不是戰機。

儘管他的態度不再堅持下去，作爲一個科學家，必須親眼看見，證實太空蜘蛛或太空甲虫確有這種物體，他才相信，故此他在半信半疑當中仍然很樂意隨行。

此外，他還信任胡谷提出來的交欵收貨計劃，在白頭翁的別墅先行拿出一盒巨鑽，有二十多粒，證實它的總值剛好是一億美元，沒有回佣，他們就把它收回，放在快艇之內，然後由白頭翁帶路，襲擊白骨島，假如白頭翁變心，佈局加害他們，他永遠沒法得到那一批鑽石，白頭翁如果用武力奪取，炸沉快艇，那些鑽石沉入海中，他也是空無所獲，憑着常情常理推測，他們認爲白頭翁不會改變主意，故此放心按計劃實行，先行炸毁白骨島上面一切建築物以及製造秘密武器的工場，再行在白頭翁的別墅交易。

那晚他們共有八個人，尾隨白頭翁離開快艇登岸，那一處正是白骨島。

他們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碰到伏兵查問，說出「口令」，叫他們回答，白頭翁早巳懂得口令應該說是甚麼，有問必答，很順利的闖過三關，直入工場。

白頭翁似乎在他們的組織有相當高的地位，走進了工場，還未動手，他先行帶雷克福看看那一個巳經有了骨架的太空蜘蛛，還解釋它將來製造成功，有多麼大的威力，簡直把他看做自己人。

隨行的六名殺手，扮成保鑣，沒有人啓疑，到了最適當的時機，白頭翁依照原定計劃去做，佯作有此需要，走進洗手間，六名殺手當中有兩個人同行，暗中在洗手間的水厠之內放下定時炸彈，雷克福也採取這個方法去放炸彈，胡谷跟兩名殺手留在工場之內最當眼的一處，表示他們沒有異動。

那兩個定時炸彈屬於「乾水炸藥」那一類，濕了不會爆炸，乾了才爆炸，它同時爆炸，威力極强，可毁滅半個白骨島，不過，爆炸的時間起碼超過一小時又三十分，故此他們有足夠的時間離開白骨島。

一切進行得很順利，他們六個人連同白頭翁乘坐快艇剛剛離開白

骨島，只是十分鐘，驟然聽到隆然一聲巨響，火光冲天，把視綫投向白骨島那邊，果然發覺島上的建築物已經炸毁，火勢蔓延，一發不可收拾，興奮如狂，他們縱聲大笑。

白頭翁說：「這個任務已經結束了，請你們携帶鑽石回到我的別墅喝一杯酒，進行交易。」

胡谷點了點頭，吩咐一名殺手携帶那一盒鑽石，再到白頭翁居住的別墅，不過，白頭翁入內叫他的妻子送上酒肉之際，他們都不想喝，肉也不吃，急於離去。

白頭翁說：「既然各位担心舍下不安全，急於走開，立刻交易也好，整整一份製造太空蜘蛛的藍圖已經帶在身邊，立刻交換。」

說完，他取出整整一份計劃書和藍圖，放在桌上，雷克福拿起來翻閱，略爲看過，點了點頭，胡谷送上那盒鑽石，白頭翁說：「這一項交易完成了，我把它送入內進，交我的太太收藏，只是跟她告別，立刻走出來。」

看來他沒有甚麼惡意，他拿了鑽石走開，不過三分鐘，走回原處，自願做「人質」，與他們伴着走出戶外，沒有掉頭向別墅再望一眼，便即馴如羔羊似的走向夜色中。

穿過山徑，走出海岸，同到快艇，盡快駛開，胡谷雖然興奮，可是，進行得太過順利了，他反而覺得有些不安於心。

快艇疾駛的時候，誰也沒有開口，後來，它停在一艘驅逐艦旁邊，各人走到軍艦分別休息，他們爲了保密，仍是沒有人交談，直到驅逐艦返美，在紐約港口停泊，仍用快艇把他們送到碼頭，他們然後開口交談幾句。

胡谷對雷克福說：「上校，你把那一份藍圖帶走吧，慢慢的看，有甚麼新奇的發現，隨時打電話給我，勞煩你向總統報告，鑽石已經送出去，交易順利，白頭翁在我們的掌握中，我打算把白頭翁送到阿拉伯王子酒店最高的一層，待如上賓。」

那幾個殺手仍未走開，直到他們把白頭翁押到「阿拉伯王子酒店」，然後才離去。

表面上看來，似乎沒有甚麼憂慮，可是，胡谷跟那一位嘉賓告別之際，竟然發覺白頭翁的話聲有异，大吃一驚，說：「巴勃魯先生，你的健康不會生問題吧？我懷疑你患了傷風感冒。」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患病，不過，有點不舒服，却是眞的，你可否讓我歇息一會？」

對方的語聲太嫩，不像白頭翁平時說的話聲，胡谷的疑心更大，說：「你可能體溫有點高，需要吃些藥，讓我摸摸你的額角！」

只是說了這麼短的一句，他就伸手過去，佯作摸摸對方的右邊額角，實則伸手抓對方的髮絲，抓到了它，順勢往上揭開，在這一瞬間，胡谷嚇呆了半截，因爲那個人滿頭黑色髮絲，不過是戴上了白色假髮。

顯然他不是白頭翁了，一定是眞的白頭翁自稱必須跟妻子告別走入內進三分鐘那一段時間內換過另一個人，他驟然覺得怒火攻心，退後半步，拔出手槍來，喝令對方「舉手！」

那個陌生人發覺形跡敗露，眞面目已經揭穿，照理應該知道他的處境危險異常，走投無路，有些懼意，可是，他却得意洋洋的說：「好的，我奉命舉手，不過，我想知道我犯了甚麼罪，你身爲保密局長，不見得可以任意殺人！」

聽了這句，胡谷驟然醒悟起來，那個地方是紐約曼哈頓市中心，不宜放槍，弄出了命案，他可能感到相當尷尬，逼於暫時遏止怒火，說：「留住你慢慢的審問也好，這個房間等於銅牆鐵壁，你揷翼難飛！」

說完，胡谷轉身走開。

凡是被扣押在五星酒店最高的兩層任何一個房間，俱是「高貴的犯囚」，每個房間有的是銅牆鐵壁，房外有人把守，露台是封閉的，外邊也有人把守，電梯只能升到下面的一層，當然有人把守了，任何一個人被囚禁在四十二以至四十一這兩層樓的房間之內，根本沒法逃走，故此胡谷憤然走開，認爲那個貴賓無法逃出酒店房間之外。

離開王子酒店的時候，胡谷只是覺得滿肚悶氣，被寒風一吹，他才覺得局勢嚴重，被騙的巨鑽等於失落了一億美元，這一宗欵項怎樣向列根總統交代？他極度沉悶，沒有勇氣向總統報告，索性回到紐約中區保密局的局長室，躺下來睡覺。

他睡夠了自動覺醒，翻身坐起來，第一件必須做的事情，就是打電話給太空總署，找雷克福上校，碰着雷克福不在總署，他很快就想像到那個上校可能是單獨向列根總統報告，心裏發寒，索性打電話到白宮找馬副官，馬副官剛剛接聽，開口就說總統到處找你，要盡快到白宮機密室候見。

那時只是下午四點多鐘，列根總統很少在下午單獨召見自己人，那個鐘點他多數接見外賓，或者到外邊從事各種政治活動，突然接見他，顯然是事態嚴重了，不過，他不能不去，主意打定了，胡谷就鼓足勇氣前往白宮，在指定的機密室等候。

他等候了四十五分鐘，列根總統單獨走進來，臉色凝重，他先開口，說：「總統，眞是對不起，此行失敗了！」

「我還沒有開口問你，你就承認失敗，是否你已經跟雷克福上校接觸過，知道那些藍圖以及計劃書都是廢物呢？」

「不，我沒有跟他交談過，不過，我從其他的各種跡象推測，已經知道此行失敗。」

胡谷說得那麼悲觀，列根總統不覺詫異起來，說：「局長，你憑甚麼跡象推測得到呢？」

「因爲被我軟禁在阿拉伯王子酒店最高那一層的人，並非白頭翁，而是另外一個陌生人，他早已下了決心必要時犧牲自己，由此可以反映出白頭翁早就佈局欺騙我們，他交出來的紙張以及圖形絕無用處的。」

「照這樣看，我們眞眞正正是失敗了，被軟禁的人必須有些口風透露出來，我想單獨見見他，請你替我在華盛頓的保密局內安排一個密室，讓我跟他交談，到時你不必留在我的身邊，可以從錄音帶獲悉我們說些甚麼。」



「好，我趕快準備一切！」胡谷說完，便即告辭。

照此情形看，列根總統必然親自接見過雷克福上校，從對方獲悉那些藍圖以及文件全是垃圾，然後滿臉怒容，他不再跟雷克福上校交談了，一心一意替總統安排「密室接見」的一種格局。

所謂密室接見，純粹是避免危險份子忽然動武而設的，那個房間中央有一塊透明的避彈玻璃，把兩邊隔開，小孔也沒有一個，總統跟甚麼人交談都不怕對手動武的，何況對方送入密室之前已經改穿囚衣，全身檢查一遍，證實他沒有武器，總統肯定是很安全的了，房間外邊有大批警探守衞，那是意料中事。

## 恐怖份子變成活的炸彈

在密室之內，列根總統很冷靜的說：「朋友，聽說你甘心做替死鬼，準備替代白頭翁巴勒魯的死刑，我有些話問你，如果你回答得好，令我滿意，我決不會令你坐電椅的，因爲你並非白頭翁本人，只是無辜受害！」

列根總統說得很婉轉，料想對方聽得進耳，想不到這傢伙說：「列根總統，你以爲我是貪生怕死的人嗎？我絕不怕死，白頭翁也不怕死，我祇是有些工作還未完成，然後由我替代他，必要時他肯犧牲自己的，一句說話，有胆加入恐怖份子的組織那些人員，沒有一個怕死！」

列根總統心上一震，說：「你是恐怖份子嗎？」

「我當然是恐怖份子！」

「恐怖份子多數是到處拋炸彈，顯示他的英雄本色，想不到你們却走另外一條路，佈局行騙！」

「你說的兩條路，其實是一條，恐怖份子有一千人過外，他們天天要吃餐飲酒，奉命出擊，還要安家費，此外，購買軍火彈藥，都要付欵，如果我們獲得一億美元，聲威大振，多謝總統的栽培！」

列根總統聽了，氣湧如山，他仍然沉住氣問：「你們究竟是那一方面的人？同是恐怖份子，有些人是歸入敎宗高米尼的旗下，另外一些人是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的死黨，還有些人是利比亞狂人卡達菲的爪牙，你是那一種人？」

「我只知道自己是恐怖份子，絕不理會它屬於那一種組織，你們西方國家的人，太過舒服了，我要你們受苦，如同我們受苦一樣！」

「你最終的目的究竟想怎樣？」

「我們不想活下去，最終的目的就是跟你們同歸於盡！」

列根總統看見他的說話越來越亂，問不出甚麼，只好轉身走開。胡谷迎上去，說：「總統安然而出，不必我担心，總是一件好事，盤問他的時間太短了，可能問不出甚麼，你想我怎樣處置他呢？殺了他？抑或把他仍然軟禁在王子酒店？」

「不，這個狂人看來不像貴賓，把他囚禁在保密局任何一處監獄好了，也許他有些地方可以利用，不必傷害他。」

「是的，我立刻照做，把他改囚在長島鬼屋之內。」

長島並非在華盛頓那邊，在紐約對岸，本來是度假的勝地，夏季每天有許多人從紐約曼哈頓區湧到那邊的沙灘戲水，相當熱鬧，長島的面積狹長，伸展到一百五十哩那麼遠，接近山脚有些房屋並非新型別墅，而是古老磚屋，歷時二百年過外，其中有些房屋的主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陣亡，它變成無主的物業，日子拖長了，蛇鼠出沒，黑影幢幢，變成鬼屋，正好被保安局利用，作爲變相的監獄，不分晝夜，外邊加鎖，有人守衞，兼且有大狼狗巡邏，沒法逃走，那一個陌生人就囚禁在這排房屋之內。他似乎拚了一死做白頭翁的替死鬼了，根本上他沒有逃走的企圖。

單是把他囚禁起來，不是好的辦法，胡谷必須帶罪立功，不能不把視綫投在另一方面，說來他仍是有些好運，被他分佈在各處地區密密巡視的特務當中，有人憑說語聲分析這一招獲悉一個經過整容手術的人，隱居在埃及邊境最爲貼近利比亞的一個村莊，報告胡局長，胡谷派人把他擄去，放在長島另外一間鬼屋之內，召喚以前看見過機師安理的人入屋看看，他們全都認得出他就是安理本人，可惜他受到沉重的打擊，腦力極度衰退，沒法記得起他是誰，看見任何人只是痴痴的笑。

雖然接獲這個情報，胡谷絕不考慮，馬上派人擄刦，囚禁了他，可是，安理似乎患了失憶症，怎樣辦呢？一籌莫展之際，他忽然出一個辦法來，認爲安理如果碰上了最親密的人，一定可以有些口風透露，主意打定了，他就派人到安理的寓所搜索，找到安理跟一個女人合攝的照片，再又根據照中上面的人像把她們逐個找回來，不理會她是他的太太抑或情婦。

被拘的美女並非由胡局長盤問，而是把她送入鬼屋讓安理看見她，作出反應。

幾個美女當中，只有莎梨寶這個女人被安理很熱烈的擁抱，胡局長認爲她大有可疑，把她帶返保安局，說：「莎梨寶小姐，你已經牽涉到這宗太空爭霸戰的奇案內，如果你肯把一切秘密說出來，我馬上把你放走，反之，你不肯吐露秘密，就要吃一粒『招供丸』，吃了藥丸，你仍是清醒如常，到時我會提出一些問題讓你回答，你自然吐露眞相，你願意怎樣做呢？」

「我自問沒有任何糾紛跟安理有所牽涉，我只是他的女友，不怕吃招供丸。」

莎梨寶說完，眞的用一杯鮮奶伴着進食，吃了招供丸。

她以爲胡局長只是揚言藥丸的威力，對她恐嚇，料不到她吃了招供丸只是十五分鐘，藥力發作，陷入昏昏欲睡的姿態，別人提出來的問題，她毫不隱瞞的回答。

在一問一答當中，胡局長獲悉她是利比亞的特務，大吃一驚，盡可能的多問幾句，她覺醒之後，仍被扣押。

胡谷在較早的兩天已經獲得三個太空特務分別報告，那時他把最新的幾種情報加上了擄刦機師安理的事件，再又加上他的判斷，寫成一份精彩的報告書，密呈列根總統。他担心跟總統面對面的交談，舊事重提，他不易應付，故此他寧願採取「書面報告」的方式。(以下轉入一弍二頁)

侠義傳奇小說

# 霹靂無情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燕十三先入內窰，從隔牆問話，知道練青霞沒有死，心裏稍為安慰，跟着長孫無忌也趕來，二人合力將堵牆移掉，外面的金銀甲人已用鍊鎚將外窰支柱砸倒，外窰上蓋坍塌，目的想將他們三人生葬，三人連忙退回內窰，總算未死，但已被困在裏面，跟着發現毒書生諸葛胆從內窰頂塞入一小瓷球，練青霞躍上阻止，不愼將瓷球劃了一道小痕，毒氣從球內滲出沾在她左掌上，雖然將毒氣逼出，但已中毒，此時纖纖盈盈趕至用寶劍挖戍洞牆將他們救走。嚴拾生跟踪金銀甲人的下落，纖纖盈盈用解藥為練青霞止住毒氣蔓延身上，商議同去唐門取解藥……

## 唐門提條件　燕侠敢闖關

轉一個彎不見，再轉一個彎還是不見，身形一頓，嚴拾生隨即俯伏下來，耳貼着地面傾聽。

聽不到鐵輪子滑過地面的聲响，他正感奇怪，便聽到了盔甲抖動的聲音，偏頭望去，兩個人正從前面彎角轉出來，也就是金銀甲人。

他立時像一隻中了箭的兎子也似跳起來，隨即大笑：「好小子，原來要算計我！」

金甲人道，「你也不錯，居然敢一個人追踪我們。」

嚴拾生仰天打了一個哈哈：「我怎會這樣笨，一個人追踪到這裏來？」

金甲人笑了。「你就是這樣笨。」

嚴拾生不由問：「笨在那裏？」

金甲人道：「你這是承認一個人絕對不敢追到這裏，也是承認自己没多大本領。」

嚴拾生怔住，銀甲人接道：「至於你是否一個人追踪到這裏來，到現在我們還不清楚。」

嚴拾生道：「你們跑在我前面，如何清楚？」

金甲人笑道：「你以為我們就只是兩個？」

嚴拾生下意識回頭望去，毒書生諸葛胆也就在這時候在他後面的彎角轉出來。



「我們一共三個人。」諸葛胆打了一個「哈哈」。「這是老實話，没有第四個人的了。」

嚴拾生打量着諸葛胆。「你大概就是那個毒書生了？」

諸葛胆頷首：「放心，我只是心毒。」

「知人口面不知心，知你心毒便容易應付。」嚴拾生眼珠子一轉，看清楚周圍環境，不由心中叫苦。

路一側是筆直如削的削壁，另一側却是懸崖，這個時候仍然霧氣迷濛，也不知有多深。

諸葛胆待他看過了才笑問：「你明白現在身在絕境，完全没有希望的了？」

嚴拾生歎着氣。「這當然又是你這個毒書生想出來的毒計。」

諸葛胆大笑。「若是這也叫毒計，我方才對付燕十三，長孫無忌的可不知道怎樣形容了。」

嚴拾生冷笑。「你將他們騙進燒窰內關起來，有什麼了不起？」

諸葛胆反問：「你以為那是普通的燒窰？」

嚴拾生道：」火燒得再猛烈又怎樣，我們已經趕到來，又有兩柄那麽鋒利，無堅不摧的實劍。」

諸葛胆笑道：「若是你知道我放了什麽進窰內，明白我們為什麽走得這樣匆忙，就不會這樣說話的了。」

「你放了什麽東西進窰內。」嚴拾生不由追問。

「一個外表看來完美無瑕，內裏却是其毒無比，威力驚人的東西！」

「毒球——」嚴拾生叫出來。

諸葛胆笑接。「那個球雖然没有其他的大，要來對付兩個人，非獨已足够，而且可以說是一種浪費。」

嚴拾生脫口道：「為什麽你們要這樣浪費？」

「燕十三這個人的運氣實在太好，對我們來說也實在太討厭。」

「他的運氣的確很好。」嚴拾生嘟喃着忽然一笑，「我看這一次也不會例外。」

諸葛胆亦一笑。「連毒氣也毒他不倒，這個人已非獨運氣好，簡直就是活神仙。」

嚴拾生道：「他是不是活神仙，現在回去一看不就清楚了？」

諸葛胆笑問：「我們為什麽要冒這個險？」

嚴拾生道：「你們也想安心的。」

諸葛胆道：「燕十三長孫無忌是否仍然在人間，就是明天不知道，後天我們也會知道的。」

嚴拾生道：「我若是他們，一定會藏在附近等你們出現，一網成擒。」

諸葛胆笑道：「幸好我們巳考慮到這一點，也幸好他們即使大難不死，除非放手不追查下去，否則他們一定會露面。」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嚴拾生與奮的說道：「就憑這個後福，你們就完定了。」

諸葛胆忽然問：「你有什麼願望？」

嚴拾生尚未回答，諸葛胆話巳接上，說道：「你連姓名也改做嚴拾生，是必很希望有一天變得好像燕十三那麼有名，那麼本領。」

嚴拾生只是打了一個「哈哈」，諸葛胆接道：「大難不死，說不定你便有這個後福。」

「甚麼大難？」嚴拾生衝口而出。

諸葛胆只是問：「難道你還未發覺大難臨頭？」

嚴拾生笑笑。「殺掉我對你們有什麼好處？」

諸葛胆道：「我們只知道讓你活下來對我們只有壞處。」

嚴拾生目光一掃，又打了一個「哈哈」，道：「就憑你們那幾下子便能將我殺掉？」

諸葛胆沒有作聲，金銀甲人也沒有，却雙拳齊舉，相撞一下，一齊穩步迫向嚴拾生。

「且慢——」嚴拾生大喝一聲。

金銀甲人應聲停步，諸葛胆接問：「你還有什麼廢話要說？」

嚴拾生深吸了一口氣。「你們一定要找死，我也沒有辦法，只好成全你們。」語聲一落，他雙拳盤旋，一連變換了十多個姿勢，最後雙掌一合，仰天道：「我佛慈悲，請恕弟子大開殺戒！」

金銀甲人怔怔的看着他，諸葛胆忍不住又問：「你什麼時候成了佛門弟子？」

「沒有十多年功力，也修練不成佛門無堅不摧的大力金剛掌，隔山打牛神功。」嚴拾生雙掌一分，盯着金銀甲人。「你們雖然有穿盔甲，在我隔山打牛神功之下還是不堪一擊。」

金銀甲人看見他態度認眞，也不禁疑惑的相顧一眼，諸葛胆那邊却大笑起來。「你不說隔山打牛倒還罷了，一說便無疑自摑嘴巴，自承全都是廢話。」

「胡說！」嚴拾生板起臉。

諸葛胆道：「隔山打牛乃是道家內功心法，佛門子弟又怎會練道家內功？」

嚴拾生道：「你們有所不知。」

諸葛胆截說道：「你不是要告訴我們你其實也是道家弟子，兼練佛、道二門神功。」

嚴拾生道：「事實是這樣！」

諸葛胆笑了。「你們還等什麼？」

金銀甲人大笑迫前，諸葛胆反手抽出了一柄摺扇，亦移步向前去。

嚴拾生左看右看，無可奈何的歎了一口氣，身形終於開展，不向左也不向右，一翻竟然是往懸崖下躍。

諸葛胆金銀甲人無不意外，一齊奔向懸崖邊緣，往下望去，只見嚴拾生一隻青蛙也似，貼着懸崖，手抓着樹藤野草，一躍一跳地往下繼續躍下去，一直到手抓着樹藤足以支持他的體重才停下來，距離諸葛胆他們立足的地方却已有二十多丈。

他也這才仰首上望，看見諸胆葛他們那樣立足懸崖邊緣，鬆一口氣，高呼：「我這種輕功乃是自創，獨一無二。」

諸葛胆冷笑。「這也叫輕功。」

嚴拾生道：「你看一般人能否這樣來到我這兒來？」

諸葛胆道：「燕十三何等英雄，你却是連那一點兒英雄本色也沒有。」

嚴拾生大笑。「姓燕的易身處地，明知道不是對手，肯定比我逃得還要快。」一頓接道：「因為他肯定沒有我這麼多廢話。」

諸葛胆道：「看來我們怎樣說；用什麼激將計你也是無動於衷，不會爬上來的了。」

嚴拾生笑道：「這個還用說。」

諸葛胆道：「那我們只好下來。」

嚴拾生口裏說：「歡迎之至——」身形又動，手足並用急急往下逃去。

再下爬十丈他才突然省起金銀甲人身穿盔甲，絕沒有可能爬下來，至於諸葛胆自問還有信心一戰。

心念一轉他立即停下，仰首上望，那裏還有諸葛胆三人的影子。

「該死，我也會上這種當。」他暗罵一聲，便要往上爬，才一動，又停下。

他實在不能夠肯定諸葛胆三人是否留在懸崖上等他爬上去。

動念未巳，一塊巨石巳然「轟轟發發」的從懸崖上滾下來，他驚呼，手忙脚亂，急向旁邊移動，才一動，那塊巨石巳撞在他頭上，十數丈處石縫中長出來的一株樹上。

那株樹立時斷折，巨石一彈撞空飛開，也正好從嚴拾生的方向落下。

嚴拾生向那邊移動正是要躲避那塊巨石，那知道那塊巨石一轉竟然轉向那個方向落下來，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倉猝間要閃避巳經來不及，雖然那剎那巳看出巨石未必會落在頭上，還是不由脫口大叫。

也就在他大叫聲中，那塊巨石在他腦後約莫半丈處飛落，帶起的勁風令他們頭巾飛舞，衣衫也獵然飛舞起來。

只有身歷其境才能够感受那塊巨石的威力，雖然沒有砸在他頭上，巳令他頭腦轟鳴，幾乎為之窒息。

他雙手竟然沒有給嚇得鬆開，連他也覺得奇怪，驚魂甫定，連忙又手脚並用，回向那邊斷樹下爬去，到現在他總算明白方才置身的地方才是安全的地方。

沒有第二塊巨石掉下，懸崖上一陣迴音激盪之後，歸於寂靜，那塊巨石竟像是掉進了一個無底深淵。

嚴拾生往上看罷不由往下看，越看也越心寒，却不敢往上爬，心驚魄動的，還要提防巨石什麼掉下來，諸葛胆等又還會採取什麼行動。

若是諸葛胆爬下來又將會怎樣？嚴拾生一想起這個人，更緊張。

毒書生既然心毒，所用的當然是毒招，當然是不容易應付的。

嚴拾生又如何不緊張，又怎能不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 × ×

諸葛胆這時候巳遠在數百丈，與金銀甲人走在一起，金銀甲人雖然以鐵輪子滑



行，諸葛胆仍然能够與他們並排前去，他的輕功實在很不錯。

金甲人一面滑前一面忿忿地道：「若不是趕着走，再給他三兩塊石頭，怎也要將他砸下去。」

銀甲人接道：「若是再不成，再加三兩塊，總有一塊砸中的。」

諸葛胆却搖頭道：「他若是躲回那邊樹下，還不是白廢氣力？」

金甲人嘟噥道：「我們身穿盔甲，不能够下去，你這個書生其實是可以的？」

諸葛胆道：「在平地我絕對有信心將他擊倒，峭壁上可沒有十足把握。」

金甲人道：「你輕功那麽好，担心什麽？」

諸葛胆道：「我只是担心在那種環境下將他迫得太緊，他會與我拚一個同歸於盡。」

銀甲人大笑。「書生原來是怕死。」

「有那一個不怕死的。」諸葛胆笑了笑。「我們若是不怕死，乾脆就留在窰那邊。」

金甲人點點頭。「以你看，燕十三長孫無忌的生望大不大。」

「之前我說過必死無救，一分生機也沒有，現在我要將那些話收回了。」諸葛胆歎了一口氣。

金甲人笑接道：「正如你算無遺策，嚴拾生身陷絕地，插翅難飛，還是給他飛掉。」

「人算不如天算。」諸葛胆又歎了一口氣。「冒名頂替的非獨有一點小聰明，運氣也這麽好，燕十三本人更不會壞到那裏去，別的可以懷疑，運氣却是不由人不相信的。」

金甲人不由點頭。「這個小子的運氣實在好，否則在景德鎭那兒巳經被我燒成飛灰。」

諸葛胆突然一聲冷笑。「不管怎樣他還是做他的快活遊俠，到處跑跑，別插手我們的事為妙。」

金甲人失笑。「書生到底生氣了，若是方才一狠心，自己捏碎那個瓷球，還不簡單。」

銀甲人接道：「可惜書生方才一心逃命。」

諸葛胆又一聲冷笑。「所以他還是不要迫得太緊，否則我們隨便一個人都可以跟他拚一個同歸於盡。」

金銀甲人當然同意，諸葛胆隨即歎息。「目前來說，我們當中却還是欠缺一個這麼偉大的人，下一次再有一個這麼好的機會，非要再安排不可。」

若是再有這種機會，以他的毒心腸，絕無疑問，一定會有一個更毒的方法。

× × ×

未到唐門，雖然看見練青霞的情形越來越惡劣，燕十三長孫無忌仍然很樂觀，未到唐門，他們雖然一樣樂觀，却是不知如何是好。」

纖纖盈盈以探望姑姑為理由，要進入唐門並不是一件難事，要將燕十三他們帶走去也並不困難，以探她們姑姑在唐門的地位，只要一句說話。

唐門的弟子對他們也並無敵視的表示，也所以他們更加相信，唐門與毒氣並無任何關係。

對中毒的練青霞，唐門的弟子也顯然很感興趣，好些都躍躍欲試，但細看清楚，還是面露難色，悄然退下。

他們既然在毒氣開始出現的時候便巳留上心，細看之下，當然不難看出練青霞到底是這麼回事。

姑姑的反應並沒有好多少，纖纖盈盈看在眼內，不由歎一口氣。

盈盈瞟一眼燕十三才問：「姑姑，這個就是我們要你帮忙救救的病人。」

姑姑隨口道：「病得好重啊。」

盈盈頷首道：「我們巳經盡了心力的了。」

姑姑笑罵：「你兩個小鬼頭，若是有辦法，怎肯跑到這兒來挨罵？」

盈盈道：「姑姑罵我們都是為我們好，不罵才不好哩。」

姑姑道：「你們明白便好了。」一頓上下打量了燕十三一遍，接道：「這個姓燕的還不算太壞，名氣怎樣倒罷了，最要緊還是良心。」

纖纖笑截道：「姑姑這樣說話，完全不像是武林中人。」

「姑姑老了，近年來又沒有在江湖上奔跑，自然變得跟一般女人一樣。」

盈盈立時瞪一眼纖纖。「看你怎樣說話的，將姑姑說老了。」

纖纖忙道。「我完全有這個意思，以我看，姑姑比上次我們見的時候，年輕得多了。」

「那有這種事？」姑姑話是這樣說，還是笑得合不攏嘴。

盈盈隨即問道：「姑姑什麼時候給病人……」

纖纖搶着道，「什麼時候，當然是越快越好，姑姑菩薩心腸——」

姑姑截道：「你兩個小鬼頭什麼時候變得對姑姑這樣見外了。」

纖纖搖頭道：「我們只是看見病人情形惡劣，希望她早些復元。」

姑姑道：「情形惡劣是惡劣的了，但三兩天之內應該還沒有生命危險，你們兩個總算還有幾下子，保得住她的性命，送到這裏來！」

纖纖叫起來：「姑姑這樣說，是送到這裏來便一定有救？」

盈盈接道：「可不是，我早就說過除了到唐門找姑姑，沒有其他的辦法。」

姑姑又笑罵：「你兩個小鬼頭，又在打什麼主意？」

盈盈道：「不是說得很清楚的了。」

姑姑搖頭道：「看你們的眼珠子亂轉便知道你們口裏一套，心裏一套，話其實是對姓燕的說的。」

纖纖急忙道：「不是。」

燕十三也有所覺，道：「前輩，什麼地方用得晚輩只管吩咐。」

纖纖盈盈一齊看着他，姑姑目光亦轉到他面上，笑了笑：「這件事除了你相信也沒有什麼人應付得來。」

燕十三尚未答話，纖纖盈盈目光巳轉向長孫無忌，盈盈突然叫：「怎麽你完全沒有表示？」

長孫無忌一怔，方要問，燕十三巳然道：「姑姑所以屬意我，當然有原因。」

姑姑笑截道：「也沒有什麼原因，只是相信你有這個本領。」

纖纖急道：「可是——」

姑姑又道：「姑姑身為唐門的人，又怎能不為唐門設想，長孫無忌雖然也合適，到底並不是江湖人，太過勉強總是不好的。」

纖纖道：「我聽他很樂意那樣做？」

姑姑目光轉向長孫無忌，笑笑，長孫無忌看着奇怪，正要問清楚，燕十三已道：「既然晚輩是最合適的人選，事情就讓晚輩去解決好了。」

盈盈搖搖頭，道：「燕大哥你有所不知……」

燕十三微笑，道：「江湖上的事情不錯很多我都不清楚，但人在江湖多年，除非來得很突然，否則，應該還可以應付得來。」

姑姑道：「如此，決定了。」

燕十三才點頭，纖纖已嚷起來，道：「都是你，早該說清楚的了，却要賣什麼關子。」

話是對盈盈說的，盈盈苦笑應道：「要是說清楚，他們未必會到來。」

纖纖道：「有什麼要緊，就讓姓練的死掉算了。」

「當時你怎麼不這樣說，」盈盈嘟喃道：「你這樣說了不就簡單了。」

纖纖道：「我以為姓練的情形還不算嚴重，找到了姑姑應該可以順利解決。」

盈盈立即向姑姑道：「姑姑，他說你不管用呢？」

姑姑微笑：「我才不在乎你們說什麼，這麼一把年紀了，還爭什麼，而且不成就是不成，爭也爭不來的。」

纖纖隨即道：「幸好姑姑明白事理，不會隨便受人唆擺。」

盈盈冷笑道：「你以為我不知道姑姑是什樣的性子？」

「好了，」姑姑搖搖頭：「沒見多時你們還是這樣子喜歡吵吵鬧鬧。」一頓突然一笑：「看你這樣子緊張，莫非都瞧上了你們的燕——」

盈盈聽到這裏，忙叫出來：「姑姑你別胡亂猜測，沒有這種事。」

纖纖接一句，道：「是啊，沒有這種事。」

姑姑道：「若是沒有，用得着這樣緊張？以我看她也不是沒有容人之量。」

盈盈纖纖面面相覷，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說話，姑姑接道：「男人三妻四妾，也是平常。」

纖纖歎了一口氣：「姑姑，你說到那裏去了？」

姑姑笑了笑。「姑姑也是過來人，有什麼不清楚的？據說姓燕的一向運氣不錯，看樣子也是個長命百歲的，姑姑又還有什麼放心不下？」

纖纖看看盈盈。「看來我們說什麼也沒用的了。」

盈盈却道：「以我看你根未就什麼都不想說。」

纖纖反問：「你又怎樣了？」

盈盈正要說什麼，纖纖已然道：「話說出口便要承認，你考慮清楚才好。」

盈盈探手一拳擊去，纖纖一面呼叫一面躲到姑姑身後，姑姑看着直搖頭。「看你們兩個，這麼大的人還像小孩子的，也不怕笑話。」

纖纖盈盈這才停下來，不約而同也似，突然一齊向燕十三一揖，說道：「恭喜燕大哥。」

燕十三一旁看着，本來就已經夠奇的了，現在更奇怪，很自然的問一句：「何喜之有？」

盈盈道：「燕大哥就快娶得如花美眷，如何不恭喜？」

「那有這種事？」燕十三一怔，突然省起了什麼的，道：「你們兩個到底在幹什麼？」

「什麼也沒有幹，」盈盈道：「事情也只是關係燕大哥，跟我們沒有關係。」

纖纖道：「也是燕大哥答應的，完全出於自願，沒有人勉強。」

燕十三目光一轉，落在姑姑面上，姑姑有些奇怪的問道：「你們兩個眞的沒有說？」

纖纖道：「是眞的，我們原以為事情有姑姑便很簡單，但姑姑既然沒有辦法解決，燕大哥又答應得這麼爽快，我們也無可奈何。」

「這也是。」姑姑點點頭。「這件事反正是需要一個他那樣的人去解決的。」

燕十三搖搖頭。「晚輩現在只是想知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姑姑歎息着。「唐門連遭不幸，只剩下一門寡婦，其中最不幸的就是我們掌門人。」

燕十三道：「據知她還很年輕。」

「纖纖盈盈差不多，我說的不幸却不是年紀問題。」姑姑又一聲歎息。「她上了花轎，還未到唐門，我們唐門的大少爺便被仇敵暗算，身遭橫死。」

燕十三道：「這其實還未能算做嫁入唐門。」

姑姑搖頭道：「可是帖子已經發出去，到賀的江湖朋友也已經來了七七八八，最重要的還是我們掌門人並不知情，一直到花轎進了唐門才曉得，否則半途一溜了之，道理還是說得來，江湖上的朋友也不會見怪的。」

燕十三微笑，道：「姑姑倒是贊成這樣做。」

姑姑道：「老祖宗也是這樣說。」

「這還不簡單，只要老祖宗一句話，還有那一個會反對？」

「可惜老祖宗之外，還有唐門祖傳下來的家規，老祖宗總要對列祖列宗唐門所有弟子有一個交待。」

「老祖宗是打算如何交待？」

「有求於唐門的人必須有闖關的本領，還要答應娶唐門掌門人為妻，唐門才會答應他的要求。」姑姑一本正經的，完全不像在說笑。

燕十三大吃一驚，目光轉向纖纖盈盈，纖纖伸了伸舌頭，接問：「那個人若是已有妻子？」

姑姑說道：「那根本就沒有闖關的資格。」

盈盈緊接問：「若是他對唐門的掌門人一些好感也沒有？」

「那他根本就不會跑到這兒來求助。



」姑姑笑顧燕十三。「我們掌門人雖然不是天下無敵，但要找一個那麼好的女孩子，却也並不容易。」

燕十三說道：「那我們去替她找一個本領既不錯，尚未娶妻，而又想娶妻的人來。」

姑姑笑問道：「你尚未有娶妻的打算麼？」

燕十三道：「暫時還沒有。」

姑姑道：「可惜那位練大人最多只還有三天可活，你這位燕大俠又不會見死不救？」

燕十三仍然試探問道：「眞的這麼嚴重？」

姑姑道：「我雖然沒有本領消解她所中的毒，但情況如何，還是看得出來的，也保管準確。」

燕十三又問：「那位掌門人若是也束手無策？」

「練大人只好認命，我們的掌門人當然也不會厚着臉皮仍然要嫁出去。」姑姑笑問：「你當然不會是這個心意的。」

燕十三無可奈何的一笑，姑姑接道：「那我給你去安排了。」

「有勞前輩。」燕十三回答得更加無可奈何。

送走了姑姑，燕十三立即又板起臉，纖纖盈盈相望一眼，齊聲一歎，纖纖隨即道：「我們本來可以跟着姑姑走的，可是都留下來。」

盈盈接道：「那是因為我們沒有說清楚，讓燕大哥不知不覺墮進陷阱。」

「這其實也不算陷阱。」纖纖低着聲。「以燕大哥的性格，就是知道清楚，一樣會義不容辭，答應下來的。」

長孫無忌這時候亦開口。「燕兄為善不甘後人，小弟也只有佩服兩字。」

燕十三看着他們，考慮了一會，搖搖頭，沒有說什麼，看樣子，是認命了。

纖纖盈盈却又對望一眼，纖纖接問：「你說我們應該怎樣？」

盈盈道：「我們跟那個玉嬌嬌非親非故，姑姑方面，一定知道不是我們的主意，也不會見怪的。」

燕十三聽着目光一轉。「你們又在打什麼主意？」

纖纖道：「只希望燕大哥一切順利，馬到功成，天從人願。」

「廢話！」燕十三笑罵。

盈盈立即道：「那麼我希望燕大哥一切既不順又不利，馬不到功不成……」話還未說完，她已忍不住「噗哧」的失笑。

燕十三搖搖頭。「你兩個小鬼也不知立什麼壞心腸，我越是狼狽你們便越是高興。」

纖纖道：「看樣子燕大哥已經心中有數，不會太狼狽的。」

燕十三道：「你們知道什麼？」

「跟了燕大哥這麼多年，若是還不知道什麼也是白跟了。」纖纖笑望着盈盈。

盈盈却搖頭。「你就是喜歡說話，有些話這時候你應該藏起來的。」

纖纖道：「可是已經說了。」

「幸好這兒只得我們四個人，總不會洩漏出去。」盈盈眨了眨眼睛。

「是五個。」纖纖目光一落。「你當練大人已經是死人了。」

盈盈笑罵。「牙尖嘴利，就是喜歡跟我過不去。」

纖纖目光轉到長孫無忌面上。「你明白我們在說什麼。」

長孫無忌道：「明白不明白相信也不要緊。」

纖纖鼻哼一聲，偏開臉，不再理會長孫無忌。

× × ×

姑姑半盞茶時間便回來，神態很輕鬆的，纖纖不由對盈盈一笑。「名氣大總是好的。」

盈盈點頭。「因為燕大哥名氣大，所以掌門人立即便答應了。」

姑姑大搖其頭。「你們完全沒有考慮到姑姑也花了多少唇舌。」

纖纖接問：「掌門人眞的已答應？」

姑姑點頭，盈盈又問：「她眞的有本領消解姓練中的毒。」

「知道是怎樣的情形她便已點頭，連我也想不到的便是，解藥也已經煉好了。」姑姑眉飛色舞。「你們也總算沒有找錯地方。」

纖纖懷疑的道：「她這麼本領？」

姑姑看看纖纖盈盈。「你們兩個就是不肯下苦功，否則有你們爹爹的一半本領，兩個加起來，成就只有在我們掌門人之上。」

纖纖聽着忽然一笑，盈盈口快，隨即道：「那麼姑姑若是下苦功，有爺爺本領的一半，應就只有在我們之上，當然比掌門人還要好。」

姑姑笑罵道：「你們兩個就是懂得說話。」

纖纖道：「早知道是這樣，姑姑問她要一點解藥好了，省得這許多麻煩。」

姑姑搖搖頭。「你們別忘記，姑姑是唐門的人，總要站在唐門的一邊。」

纖纖接問：「那中毒的若是我們？」

「關係不同哩，做姑姑的怎能不出面。」姑姑笑笑。「看你們兩個這樣緊張，姑姑在掌門人面前以後可要說話多了。」

纖纖盈盈齊皆俏臉一紅，姑姑轉顧燕十三。「好了，現在萬事皆備，只看你的本領。」

燕十三忽然問：「既然解藥也有了，先拿藥將人救活可以不可以？」

姑姑笑笑，道：「練大人情形還好，一兩天之內不會惡化，闖關只是一時半刻的事。」

燕十三無可奈何的一聲歎息，姑姑聽得清楚，又笑笑。「看情形，對我們的掌門你還沒有多大信心。」

燕十三道：「有的。」

姑姑道：「我是說匹配方面，你可以在見過她之後才做出決定的。」

燕十三道：「當然他也要見過我本人，說不定她完全看不上眼，將解藥送給我了事。」

「說不定。」姑姑只是笑。

闖當然是難關，由石徑到大堂到處都是唐門的弟子，一個個身上掛滿了盛載暗器的囊豹皮，看他們的眼神與雙手，無意識的動作，絕無疑問全都是暗器高手。

（未完・九）

# 旋風花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皖西三俠駕着馬車前行，白虎門的掌門人暴本仁在前頭攔路，非要看看那馬車上是否載着旋風花，謝東山下車迎敵，和暴本仁激戰，但謝東山根本不是暴本仁的對手，沒兩下便中掌倒地，李天雲只得下車應付，盡量拖延時間，讓李小雲和南宮靖走得遠些，李天雲正和暴本仁論理，紅燈教的寧勝天也帶領四名手下來到，寧勝天見李天雲口氣强硬，又怕和皖西三俠結下樑子，便不再堅持己見，而李天雲反而打開車門讓寧勝天看清楚，寧勝天見車內無人，便率衆離去……縫窮婆、劉媒婆又在附近出現，她們懷疑南宮靖跟着李小雲中途下車……

## 機緣巧合　拜師學藝

李小雲當然也知道江湖上有許多成名高手都在找他，爹這一着乃是調虎離山，金蟬脫殼之計，雖然把所有追踪他的人都調開了，但這一路上，爹和二叔、三叔都不在這裏，他又中了人家迷藥，沒人可以商量，好歹都要自己一個人應付，這份担子，可着實不輕。

李小雲平日跳跳蹦蹦的人，這回可十分謹慎，一路穿林而行，只是低頭疾走，連話都不敢多說，怕被人家聽到了。

穿出樹林，已是王山山後，這時也差不多是馬車抵達前山，謝東山和暴本仁交手的同時。

出了樹林，李小雲心頭更覺得緊張起來，走在樹林子裏，還沒有人看到，出了樹林，現在是大白天，一旦遇上了人，一眼就可以認出來了。

差幸王山本是荒僻的山野，山前有一條大路，多少還有車馬經過，山後只有樵徑，根本很少有人迹。

李小雲依照爹說的路徑，循着小路往南，心裏只希望早些趕到八公山，是以腳下絲毫沒停，一路提氣奔行。

回頭看去，南宮靖不徐不疾的跟在自己身後，任憑自己奔行得多快，他都沒有落後半步，自己沒和他說話，他也不會和自己主動的說話，只是默默的跟在自己身後。

李小雲心頭不禁升起一絲憐惜，暗自忖道：「這次只要劉轉背給他易了容，沒有人認得出他是誰了，爹就可以找人解去他的迷藥了。」

中午時分，已經趕到八公山下。

李小雲依着爹口述的路徑，找到一條小溪，他們涉水而過，就沿着小溪行去，約莫走了一里多路，果然看到一片竹林，林間有一條彎彎曲曲的小徑。

其實這不能稱它小徑，那只是經常有人踐踏，竹林間依稀露出竹根來，像是小徑而已！

兩人穿行竹林，走了一箭來路，前面已經豁然開朗，那是一片數畝大小的圓形



草地，中間蓋了一幢三楹竹屋，四周都是翠竹，包圍着竹屋。

竹屋前面，有一道竹籬，編竹爲門，除了鳥聲啁啾，寂無人聲。

李小雲聽爹說過，劉轉背隱居八公山，不是熟人，不見外客，自稱竹逸先生。凡是稱呼他劉先生的人，一例不見，因爲他住到八公山之後，就以竹爲姓。

但你若稱他竹先生，他也不會見你，因爲稱他「先生」或是「大爺」的人，還是外人，如果是老朋友，就該稱他「竹兄」了。所以妳去的時候，要叫他竹二叔，就可以見得到他了。

李小雲腳下不停，一直走到竹籬笆前面，才行停住，口中叫道：「竹二叔在家嗎？」

她喊聲甫出，就見從竹屋中走出一個青布衣衫的中年莊稼漢子，一直走近籬笆，問道：「姑娘找什麼人？」

李小雲道：「我叫李小雲，奉家父之命，來拜見竹二叔的。」

莊稼漢子打量了她一眼，打開竹籬門，說道：「姑娘請進。」

李小雲說了聲：「多謝」，和南宮靖一起走入籬門，又隨手掩上了。

莊稼漢子領着兩人進入竹屋，那是一間堂屋，編竹爲牆，屋子器具也全是竹子做的，打掃得纖塵不染。

莊稼漢子道：「二位請稍坐。」說完轉身自去。

過了一回，才見一個童子就托着茶盤走出，把兩盅茶放到竹几上，說道：「二位請用茶。」

李小雲道：「多謝了。」

小童道：「不用謝，不知姑娘二位來找師父，有什麼事嗎？」

李小雲道：「我是奉家父之命來拜見竹二叔的。」

小童又道：「姑娘從那裏來的？」

李小雲道：「龍眠山莊。」

小童道：「二位請稍候，容我進去稟報一聲。」

李小雲道：「多謝小哥。」

小童沒有多說，轉身往裏走去。

這樣又過了一回，才聽到一陣腳步聲傳了出來，那是一個六十來歲的老婆子，頭戴黑布包頭，身穿藍布大袖夾襖，一雙腳却是男人一樣，是個大腳婆！

李小雲原以爲出來的劉轉背，慌忙站了起來，那知出來會是一個老婆子，聽爹說劉轉背只有一個人住在這裏，不知這老婆子是什麼人？

老婆子走出堂屋，就朝兩人含笑道：「二位請坐。」

她抬抬手，就在上首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問道：「李姑娘找竹先生有什麼事嗎？」

李小雲不知對方是誰，自然不願說出來意來，只是恭敬的道：「我們路過這裏，奉家父之命拜見竹二叔的。」

老婆子口中哦了一聲說道：「竹先生宿酒未醒，二位如果沒有別的事，那就請吧，二位來意，等竹先生醒來，老婆子自會轉告的。」

她居然下逐客令了，那就是劉轉背不肯相見了。

李小雲眼看自己已經說出龍眠山莊，他還不肯延見，心中不禁有氣：「哼，爹還說從前救過他的性命，原來竟是忘恩負義之徒！」

心裏這一生氣，臉色也就極爲難看，冷聲道：「老婆婆最好進去把竹二叔叫醒了，告訴他一聲，我奉家父之命，帶來一件東西，要給竹二叔親自過目，所以我必須見到竹二叔。」

老婆聽得一怔，連忙點頭道：「既然如此，姑娘且請寬坐，老婆子進去叫醒他問問。」

李小雲道：「老婆婆請便。」

老婆婆三腳兩步的急急往裏走去。

又過了一回，才見一個花白頭髮的老者，手持一支竹杖，從裏面緩步走出。這人中等身材，瘦削臉龐、顴骨微突，雙目深邃有光，咀上留着兩撇鬍子，頦下也留了疏朗朗的鬍鬚，貌相清癯有神。朝兩人頷首一笑道：「李姑娘要見老朽？」

李小雲在他走出之時早已站了起來，聞言趕緊跨上一步，拜了下去，口中說道：「侄女李小雲拜見竹二叔。」

這人當然就是自號竹逸先生的劉轉背了。他左手微微一抬，含笑道：「請起，請起，姑娘不可多禮。」

李小雲拜下去的人，忽然被一股無形力道托着站起，心中不覺暗暗驚異，忖道：「他內功竟然比爹還要深厚得多！」

竹逸先生看她愕然神色，微微一笑道：「坐！坐！老朽不喜俗禮，姑娘請坐了好說。」

李小雲和南宮靖一起在下首兩張竹椅上落坐。

竹逸先生也在椅上坐下，含笑說道：「姑娘是天雲老哥的千金？天雲老哥可好嗎？」

李小雲欠身道：「謝謝竹二叔，家父托庇粗安。」

竹逸先生看了兩人一眼，問道：「令尊要姑娘來見老朽，還帶來了一件東西，給老朽過目，不知是什麼東西？」

李小雲伸手入懷，取出爹交給自己的一方玉珮，站起身，雙手遞去，說道：「家父要侄女帶來呈給竹二叔看的就是這方玉珮了。」

竹逸先生乍覩玉珮，雙目不覺陡射精芒，急急問道：「令尊要姑娘持這方玉珮來見老朽，可是龍眠山莊有什麼事嗎？」

李小雲看他神情，似是極爲關切，心中暗道：「原來他對爹極爲關切，方才倒是自己錯怪他了。」一面說道：「謝謝竹二叔的關心，莊上沒有什麼事，家父要侄女來拜見竹二叔，只是有一件小事，想請竹二叔賜助。」

竹逸先生緩緩吁了口氣道：「無事就好，老朽因令尊是皖西三俠之首，若無重大事故，絕不會要姑娘持臥龍玉珮來見老朽的，哈哈，老朽眞是多慮了，好了，姑娘快把玉珮收起來吧！」

李小雲只知這方玉珮是爹常年珮在身上之物，却不知道它叫做「臥龍玉珮」，聞言就把玉珮收入懷中。

竹逸先生含笑問道：「姑娘可知這方玉珮來歷嗎？」

李小雲道：「侄女不知道。」

竹逸先生道：「這方玉珮，原是老朽之物，那是三十年前，老朽在龍門坳附近，遭幾名仇家圍攻，被暗器打中雙足，撲倒地上，背上也中了一記內家重手法，幾乎命喪荒郊，差幸令尊路過，救下老朽，老朽因這方玉珮，刻的是一條臥龍，令尊卜居龍眠山，正好符合令尊的莊名，就以此珮相贈，令尊當時還堅不肯收，老朽曾說：李大俠救命之恩，不是區區一方玉珮所能報答於萬一，但李大俠不妨權且收下，他日有用得着老朽之處，只要着人持玉珮來找老朽，縱是赴湯蹈火，老朽一定唯命是從，所以方才姑娘出示玉珮，老朽還以為龍眠山莊發生了什麼事了。」

說到這裏，口氣一頓，一手摸着疏朗朗的花白鬍鬚，抬目道：「好了，現在姑娘可以說來意了。」

李小雲因爹囑咐過自己，只管把此行經過，告訴劉轉背，毋須隱瞞，這就把爹接到旋風花的帖子開始，一直說到爹要自己領着南宮靖來至八公山為止，詳細說了一遍。

竹逸先生口中噢了一聲，說道：「老朽已有多年不曾在江湖走動，也沒人和老朽說江湖上事，旋風花這件事，很可能又會引起一場江湖極大風暴，其實像令尊已是花甲以上的人了，早該息隱林泉，不用再插手過問江湖上的事了。」

言下深有感慨！

李小雲正待開口，突聽外面有人高聲說道：「請問劉仲甫劉先生在家嗎？紅燈教寧教主特來拜候。」

竹逸先生聽得臉色微變，急忙說道：「寧勝天找來了，你們快隨我來。」說完轉身往裏行去。

李小雲急忙招呼南宮靖，跟着他走進去。

竹逸先生推開一間房門，說道：「你們先進去，老朽出去應付一下。」

房間不大，但卻極為幽暗，李小雲、南宮靖急步跨入房中，竹逸先生隨手砰的一聲關上了房門。

「砰」聲入耳，李小雲突覺腳下一沉，好像踏上了翻板，一個人迅速往下沉落，幾乎連轉個念頭的時間都沒有，等到雙足落地，已經跌墮在一處伸手不見五指的地窖之中。

她站定下來，定了定神，急忙叫道：「喂，南宮靖，你在那裏？」

只聽南宮靖的聲音在身邊應道：「在下就在這裏。」

李小雲伸出手去，摸到南宮靖的身子，口中恨恨的道：「這老賊……」

南宮靖道：「上面有人在說話。」

李小雲側耳聽了一回，一點也聽不到，這就問道：「你聽到了些什麼，快告訴我。」

南宮靖道：「先前是一個童子聲音：『家師外出未歸，尊客有何貴幹？』」

李小雲道：「那是方才送茶給我們的童子了。」

南宮靖道：「是的，後來有一個蒼老聲音問道：『尊師去了那裏？』」

「那童子道：『家師三天前出去的，好像是到黃山訪道友去的。』

「那蒼老聲音又道：『他什麼時候回來，小哥有沒有聽尊師說過？』

「那童子聲音道：『沒有，家師出去了，沒有一定的時間，有時十天，有時半月才回來。』

「那蒼老聲音道：『那好，老夫不打擾了。』」

李小雲道：「這蒼老聲音，一定是蒼龍寧勝天了。」

南宮靖茫然道：「他沒有說，在下就不知道了。」

李小雲又問道：「現在沒有人說話了嗎？」

南宮靖道：「他們已經走了。」

李小雲道：「他既然走了，竹二叔應該把我們放出去才對。」

南宮靖道：「有人來了。」

李小雲道：「你說他們又回來了？」

南宮靖說道：「不，這人就在我們上面……」

只聽「砰」的一聲，上面有人關上了門，這一刹間，只聽嘶的一聲，有人從上面躍落下來。

李小雲一手按劍，喝聲道：「是什麼人？」

只聽得竹逸先生的聲音說道：「是老朽。」

接着擦的一聲，亮起了火光，竹逸先生手中拿着一支火筒，已在室中點起一盞油燈，這才含笑說道：「方才寧勝天來得突然，顯然是衝着你們來的，老朽一時來不及和姑娘說明，因為上面這間房裏，進門三步，裝有翻板，只要把房門關上，翻板就會下沉，這裏和上面不過三丈來高，你們自然不至於摔傷，就不慮被他們找到了。」

李小雲道：「竹二叔事前沒有說明，真把侄女嚇了一跳呢！哦，竹二叔不是要小童告訴他，你出門去了嗎？萬一給他看到了怎麼辦呢？」

竹逸先生聽得一怔，說道：「老朽和寧勝天說的話，妳怎麼會聽到的？」

李小雲道：「侄女一句也聽不到，是他告訴我的。」

竹逸先生十分驚奇的看了南宮靖一眼，說道：「這上面隔着一道厚重的石板，可以把聲音完全隔絕，他是如何會聽到的呢？」

李小雲說道：「但是上面說的話，他真的聽到了，那童子告訴寧勝天，竹二叔三天前就到黃山訪道友了，什麼時候回來，沒有一定，有時十天，有時半個月，對不？」

「哈哈！」竹逸先生大笑一聲道：「不錯，老朽想不到這位南宮靖老弟年紀不大，內功居然竟有如此精純！」

李小雲道：「竹二叔，我們是不是可以上去了？」

竹逸先生微微搖頭道：「不成，寧勝天雖然離去，但只怕他未必肯信，你們住在這裏最是安全不過，不妨多住幾天，也好了卻老朽一樁心願……」

李小雲急道：「但爹和侄女約好了在壽縣等我們的。」

竹逸先生含笑道：「這個妳只管放心，老朽會親自去告訴他說。」

李小雲道：「竹二叔……」



竹逸先生沒待她說下去，就接着道：「令尊要妳陪他來，只要老朽為他易容，這不過是舉手之勞的事，但老朽却想到了另一件事，所以希望姑娘能在這裏多留幾天。」

李小雲道：「竹二叔有什麼事呢？」

竹逸先生道：「這件事也是老朽唯一的心願……」他目光一動，說道：「來，你們也坐下來。」

這間地窖之中，除了一張木桌，和兩條板櫈，就別無其他的東西，竹逸先生已在對面一條板櫈上坐了下來。

李小雲和南宮靖只好在另一條板櫈上落坐。李小雲問道：「竹二叔有什麼心願呢？」

竹逸先生微微歎了口氣道：「老朽退出江湖，隱姓埋名，在這裏一住二十年，孑然一身，從未有人上門……」

李小雲奇道：「竹二叔只有一個人住在這裏？那……」

竹逸先生忽然笑道：「妳說那個看門的莊稼漢、小童，還有老婆子？哈哈，姑娘沒聽令尊說起過老朽的外號？」

「哦！」李小雲睜大雙目，忍不住咭的笑出聲來，說道：「那都是竹二叔你一個人扮的？」

「哈哈！」竹逸先生大笑道：「老朽昔年人稱劉轉背，轉了背，人家就會認不出來，何況老朽進來了再出去，妳自然看不出來了。」

李小雲道：「但竹二叔假扮童子，身材就不一樣了。」

竹逸先生拂鬚笑道：「雕虫小技，那不過是『縮骨功』罷了，並不足奇……」

他口氣一頓，接着說道：「老朽這點技倆，雖然不登大雅之堂，但是老朽孑然一身，如今年紀漸漸老去了，如果沒有一個傳人，豈不要把我這一門的技巧，帶走棺材裏去？但如果所收非人，適足以為害江湖，這就是老朽始終沒有收徒的顧慮所在……」

李小雲點了點頭道：「竹二叔說得不錯。」

竹逸先生掀鬚一笑道：「但方才姑娘來了之後，老朽這一宿願可以得償了，姑娘是天雲老哥的千金，天雲老哥昔年救過老朽一命，最巧的是姑娘奉令尊之命，持了臥龍玉珮而來，須知這方玉珮原是昔年先師之物，三十年前老朽奉贈令尊，豈不是三十年前就種下了因？才有今日之果，哈哈，不知姑娘願不願意學老朽的這點薄技？」

李小雲聽得喜出望外，說道：「竹二叔肯教我易容術嗎？」

竹逸先生道：「易容並不難，以姑娘的天資，有三天時間，就可以學會了。」

李小雲道：「要練到轉個背就變成另外一個人才難是不是？」

竹逸先生微微搖頭道：「那是手法，並不足奇。」

李小雲偏頭又問道：「那是練縮骨功難了？」

竹逸先生道：「縮骨功只要懂得訣竅，有百日工夫，也可以應用了。」

李小雲道：「那麼，最難練的是什麼呢？」

竹逸先生道：「內功。」

李小雲問道：「易容術也是練內功的嗎？」

竹逸先生道：「易容可以分作兩種：一種是給自己臉上易容，要使旁人看不出絲毫破綻來。一種是臨時給別人易容，那就非內功到了某一程度，再輔以熟練的手法，使對方在你舉手之間，就被你易了容，依然一無所覺，才算成功。」

李小雲道：「這怎麼可能呢？」

竹逸先生微笑道：「不信妳一會就知道了。」舉手朝李小雲迎面拂來。

李小雲趕緊肩頭一側，閃了開去，但覺一陣微風拂面而過，伸手朝臉上一摸，並無異樣，這就問道：「竹二叔是不是給侄女已經易了容呢？」

竹逸先生從大袖中取出一面比手掌略小的銅鏡，遞了過來，含笑道：「妳去看看就知道了。」

李小雲自然不信，接過銅鏡，湊着燈光朝臉上一照，不由驚得目呆口瞪，原來鏡中的自己竟和南宮靖長得一般無二！剛才微風拂面，就會換了一副面貌，這不是神乎其技！不覺驚喜的道：「竹二叔，你會變戲嗎？」

竹逸先生微笑道：「妳現在用雙手手掌搓貼着耳根，朝前輕輕一搓，就可以把它揭下來了。」

李小雲依言用手掌貼着耳根，輕輕朝前一搓，果然感到有一層極薄的東西，被自己搓了起來，這就緩緩的把一張面具揭了下來，一面興奮的道：「竹二叔，這手法很難嗎？」

竹逸先生道：「這叫做『李代桃僵術』，是易容中最難的一種手法，假如有三個敵人圍攻你，你只要準備好兩張面具，一張是你自己的面貌，這可以平日先準備好的，另一張你却要在他們動手之前，稍稍拖延時間，擇定其中一人，就在袖中替他在另一張面具上易容，這就非平時練習純熟不可，然後右手把你自己的一張，運用技巧，覆上他的臉去，就和老朽方才給妳戴上面具一樣，左手同時把他的面具戴到自己的臉上，在這一瞬之間，你就變成了他，他也變成了你，形勢豈不立時就改變了？但這一手法，必須以內功為基礎，要使面具四平八穩的覆到對方臉上，不但如此，而且妳也要學會他的聲音，才能收效。」

李小雲把手中的面具還給了竹逸先生，說道：「這要多少時間才能學會？」

竹逸先生道：「內功一道，如能勤加修習，有三年時間就差不多了，但老朽只要妳在這裏留上三天，老朽可把訣要傳給了妳，妳可以回家去練習，這三天之中，第一步，妳先學一般易容和變音之術，這個並不難，有三天時間，大概差可應用了，第二步，妳只須把內功口訣和手法口訣背熟了就行。」

李小雲喜心倒翻，一下跪了下去，連連磕頭，說道：「竹二叔，侄女現在就拜你做師父，師父在上，弟子李小雲給你磕頭。」

「哈哈哈！」竹逸先生等她磕了幾個頭，才伸手把她扶起來，說道：「好了，從現在起，妳就是我奇胲門二十九代弟子

了。」

李小雲聽得奇道：「奇胲門？弟子怎麼沒有聽人說過呢？」

竹逸先生道：「奇胲門的祖師是倉公，奇胲的意思，就是陰陽奇秘之要，非常之術，歷代相傳，只准收一個徒弟，和一般江湖上的易容術大不相同，老實說，目前流行江湖的易容術，只是本門的皮毛而巳！」

南宮靖心志被迷，竹逸先生和李小雲說了大半天話，他似是事不關己，只是楞楞的坐在板櫈上一言不發，恍如不聞。

李小雲眼波一橫，看了他一眼，道：「師父，他……」

竹逸先生微笑頷首道：「爲師知道，令尊很關心他，才要妳陪他來的，以爲師看，他只是被人下了迷失心神之藥，且等三天之後，妳跟爲師把易容術學會了，爲師指點妳去找一個人，很快就可把他治癒。好了，你們走了半天，此時只怕巳是未時了，你們還沒吃飯吧！爲師上去把飯菜拿出來，就在這裏吃好了。」

李小雲說道：「師父，弟子幇你去做吧。」

「用不着。」竹逸先生道：「依爲師看來，寧勝天未必相信，說不定還在附近，你們還是暫時留在這裏的好。」

說完，雙足一尖，飛身而起，右手在地板上輕輕一托，身形一閃而沒。

李小雲做夢也想不到竹逸先生會收自己作徒弟，心頭這份高興，自不待言，這就回頭朝南宮靖道：「你方才不是看到了，我拜竹二叔做師父呢！」

南宮靖道：「在下看到了。」

李小雲道：「你不替我高興嗎？」

南宮靖道：「妳拜師父，在下爲什麼高興呢？」

李小雲知他心神被迷，自然不會怪他，又道：「師父說的，再過三天，他指點我去找一個人，就可以治好你的被迷失的心志了。」

南宮靖道：「妳不是說回莊去再治的嗎？」

李小雲說道：「本來我爹說的，回到莊上，再找人給你治療，但師父既然知道有人可以治療，自然最好不過了，你不知道我心裏多希望快些給你治好，那該有多好？」

南宮靖道：「我知道，妳對我好。」

李小雲聽得臉上一紅，心裏却甜甜的，一面叮囑道：「這話你對我說不要緊，不能在第三個人面前說，知道嗎？」

南宮靖道：「在下就是對妳一個人說的。」

正說之間，竹逸先生巳經提着食盒飛身而下，含笑道：「徒兒，爲師這裏只有鹹肉、竹筍，你們將就着吃吧！」

他把食盒放到板桌上，取出一大碗鹹肉燒筍，一鍋白飯。三人自裝了一碗飯，就坐下吃着。

李小雲只吃了一碗，便巳吃飽。南宮靖却連忙吃三碗。李小雲等師父和南宮靖吃畢，收起碗盞，一面說道：「師父，你現在可以給他易容了。」

竹逸先生點頭道：「不錯，爲師現在該給妳上第一堂課了。」

說着，從身邊取出一隻扁形小銅盒，和一叠比蟬翼還薄，大小如同手掌的面具，說道：「易容一道，可分爲兩種；一種是把易容藥物直接塗到臉上，易好容之後，大概半年之內，不易洗去，如果要把易容藥物洗去，就得用洗容劑才能洗清。一種則是使用面具，這面具是空白的，只要畫上易容藥物，往臉上一覆，就可改變容貌，也可以先行畫好，隨時可以取用，也隨時可以取下，比前者要方便得多。

但臉上覆了一張面具，不論你多薄、多精巧，也只能騙得過一時，尤其遇上老江湖，就極難瞞得過去，所以要講眞正易容，還是直接用藥物敷到臉上，不易使人瞧得出來。這位南宮老弟，目前正有不少人要找他，自然要塗在臉上的好。」

一面隨手掀開扁形銅盒，銅盒兩面，各有不同的東西，盒蓋上排列着七八支小毛筆，和剪刀、箝子、小刀、玉片、玉匙、刷子等物，都是十分小巧，敢情是易容的工具了。盒底這一面，排列的則是十幾個小玉瓶，和一個小巧的調色盤。

竹逸先生給李小雲詳細的講解了每一種工具的用法，然後取起一個小玉瓶，打開蓋子，用小玉匙挑了少許，傾入調色盤中，一面說道：「這是爲師練製的膠粉，加上少許水，和入易容藥粉之中，塗到臉上，就是用熱水洗臉，也不易洗去。哦，南宮老弟要給他改變成怎樣一個人呢？」

李小雲粉臉微微一紅，說道：「師父，你看咯，該替他易成怎樣一個人好？」

竹逸先生看了她一眼，微微一笑道：「南宮老弟本來是個少年人，總不能把他易成一個老頭，這樣吧，爲師只要把他容貌略加改變，讓人家認不出他來就好。」

知徒莫若師，李小雲的神情，他豈會看不出來？

李小雲道：「好嘛！」

竹逸先生隨手挑了三個玉瓶，打開瓶蓋子，再用玉匙各自挑出少許粉末，又滴了幾滴水，一面取起玉片輕勻的拌着，一面又逐一給李小雲講解，這是珍珠粉，這是珊瑚粉，塗到臉上，才有光澤。這是青黛、這是松烟、可以加濃眉毛的色澤。

一面打量南宮靖的臉型，指點着什麼部位應該使用什麼藥物，才能使他臉型完全改觀。

李小雲一一記住了，轉臉朝南宮靖道：「你現在坐正了別動，師父要給你易容了。」

南宮靖道：「在下不會動的。」

果然坐正身子，一動不動。

竹逸先生拿起一支小筆，蘸着調好的藥粉，在他臉上又勾又勒，塗抹了一陣，然後又用小鑷子拔下頭髮、剪去毛囊，蘸着膠水移植到眉上，再用小剪刀仔細的修剪整齊，又用小刷子沾着青黛、松烟加深顏色。

他手法極爲迅速，這樣邊說邊做，不過盞茶工夫，巳把南宮靖的本來面目完全掩去，改變成了另一個人。

南宮靖本來生得劍眉星目，唇紅齒白，極爲英俊的少年。現在還是劍眉星目，唇紅齒白，極爲英俊的少年，但相貌却巳經完全不同。

李小雲看得不禁呆了，驚喜的道：「



師父，你老眞是神乎其技！」

竹逸先生笑道：「這不算什麼，只要把他改變成另外一個人就好，但如果要把一個人的面貌，易到另一個人的臉上去，而且要唯妙唯肖，不讓人家看出破綻來，那就得注意這人各部位的特徵，不能有絲毫疏忽。」

接着又把如何觀察一個人臉部特徵的訣要，詳細解說了一遍。

李小雲道：「師父，這裏有空白面具，你畫一張他的面貌給徒兒看看可好？」

竹逸先生點點頭，隨手取過一張空白面具，用手四面拉了一陣，然後把面具綳到膝蓋上，先用膠粉把眉毛一根根用箝子細心黏上，再將調好的藥粉輕輕敷了一層，再用小筆加深鼻子，臉頰等處的顏色，再畫上咀唇稜角，每畫一處，都逐一細心解釋，直等畫好之後，用口吹了吹，說道：「好了，爲師戴上去給妳瞧瞧。」

說完，雙手把面具往臉上一覆，用手掌輕輕在四周壓勻，抬頭道：「看妳能不能找得出一點破綻來？」

李小雲睜大雙目，一霎不霎的看着，師父轉眼之間就變成了南宮靖，簡直一模一樣，那裏找得出一絲破綻？不覺喜孜孜的道：「師父，像極了，徒兒那裏找得出你老人家的破綻？」

竹逸先生呵呵一笑道：「不是爲師吹牛，戴上這張面具，任他目力最好的人，也休想找得出破綻來。」說罷，輕輕揭下了面具。

李小雲伸手接過，就揣入懷裏，咭的笑道：「有機會，給我逮到一個人，我就讓他來個李代桃僵。」

竹逸先生站起身道：「現在該妳來練習了，學會易容，就得手法純熟才行，那就要平常多加練習，妳坐到這裏來。」

李小雲依言坐到板櫈上，伸手取過一張面具，竹逸先生指點着她如何拉法，然後又教她如何把拉好的面具綳到膝蓋上，如何黏上眉毛，如何修剪，如何加深鼻樑兩側和面頰的顏色。

竹逸先生指點一樣，她就做一樣，這樣足足化了頓飯工夫，才做成了一張，接着又拿過一張空白面具，再做第二張。

李小雲原是蘭心慧質，心思靈巧的人，又有師父從旁指點，自然很快就能領悟，做到第三張，已可把南宮靖的面貌，做到六七分像了。

竹逸先生大爲高興，不住誇奬着她，果然能夠舉一反三，李小雲自然也喜不自勝，做到第四張，幾乎巳有八九分像了。

竹逸先生又敎她如何調製洗容劑，把面具上的易容藥物洗去。

一個下午，李小雲差不多巳把易容的方法全學會了。

竹逸先生提起食盒上去，過了頓飯時光，才提着食盒下來，三人吃過飯。

竹逸先生道：「爲師想不到妳進步如此神速，易容方法，大致就巳是如此，熟能生巧，此後全在妳自己勤加練習了。爲師本來預期妳三天方能學會，以現在的情形看來，大概有兩天工夫，巳經差不多了，此時天色巳黑，爲師先傳妳內功基本口訣，今晚就可開始練功，不過內功一道，不像易容方法，只要懂得訣竅，就可以做，內功必須按步就班，下一分工夫，有一分火候，不能一蹴即就，以妳的資質，最少也要三年，才小有成就，好了，現在妳要仔細聽着。」

當下就把內功基本口訣，逐句解說了一遍。

好在李小雲爹教的形意門內功，她從小就練，已有相當基礎，各門各派的內功，在初入門的時候，差不多都大同小異，竹逸先生講解過一遍之後，她巳能完全領悟。

竹逸先生取來了兩個坐墊，就要她在地上坐下來調息運功。

南宮靖雖然迷失了神志，但他看李小雲趺坐練功，他也在墊上坐下，獨自運起功來。

竹逸先生朝李小雲叮囑道：「好了，妳現在靜心運功，時間差不多了，爲師去一趟壽縣，給令尊捎個信去，免得他掛念，爲師走後，也許會有人前來探看，上面不論發生什麼聲响，你們都不用過問，沒有人可以下來的。」

李小雲點點頭道：「徒兒省得。」

竹逸先生不再多說，點足飛起，一閃而沒。

竹逸先生走後，兩人各自運氣行功，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只聽南宮靖低低的道：「上面有人！」

在運功中的人，都是極爲警覺的，南宮靖雖然話聲說得極輕，李小雲巳經倏地睜開眼來，低聲問道：「你聽到了？那是什麼人，是不是師父回來了？」

南宮靖道：「上面進來了兩個人，他們還在說話。」

李小雲問道：「你聽得清嗎？」

南宮靖道：「他們話聲說得極輕，在下還可以聽得到。」

李小雲道：「你快說給我聽，他們說些什麼？哦，你聲音說得輕些，不要讓他們聽到了。」

南宮靖側耳傾聽了下，才道：「一個說：『劉轉背果然不在。』」

「另一個人道：『那小童呢？怎麼也不見了？』」

「前面的又道：『走，咱們搜！』」

李小雲問道：「還有呢？」

南宮靖道：「他們正在一間一間的看着。」

李小雲道：「有沒有再說話嗎？」

南宮靖道：「他們邊說邊走，話說得很輕……」

他凝神傾聽，口中哦了一聲道：「一個說：『敎主還懷疑李天雲的女兒帶着旋風花到這裏來了，大概沒遇上劉轉背，又匆匆走了，不然怎麼會沒人呢？』」

接着又道：「另一個說：『奇怪，那小童也不在，他會到那裏去了呢？』」

「前面一個道：『他看咱們來了許多人，心裏害怕，自然不敢再躭下去了。』」

「另一個道：『咱們都搜索過了，這裏巳是一幢空屋，還有什麼好逗留的，可以回去稟報香主交差了。』」

李小雲道：「他們走了嗎？」

南宮靖道：「出去了。」

李小雲道：「師父說得不錯，寧勝天果然懷疑師父呢！」

（未完・七）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

文·紅遲尉
圖·可飛

# 緊急追緝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紫衣社的盧飛父女和倪斌帶了三十餘人和特務連的一百多人在郊外一座廢屋受訓話，忽然全揚州的寺廟的鐘都敲響起來、江上船隻的汽笛齊鳴，加上無數的鞭炮聲，滙成巨大聲浪，原來是韋青、韋雲製造謠傳說聯軍總司令的老父八十高壽，使揚州城慶祝，趁這股聲浪，誘紫衣社和特務連傾軋，盧飛傷重死去，倪斌想蓆捲財帛逃走，遇到韋青將他踢死。又遇章九如和波斯人也問他的大箱子在那裏，韋青問出章九如，知道他來鑑別秦璽是假，但不揭穿他的身份，跟着大箱子存於何處，卻被萬里、苗玉堂無意查出，這箱子放在當舖內……

## 突圍能脫險 命運難安排

以前江笠練萬家的「左手刀法」改為右手十分不便，就像一直是左手用筷子突然改用右手一樣，但是，總比不懂武功的人學得快些。不過是正反而行。甚至還由韋青把「左手刀法」為他翻過來，加了些精粹的進去。

練了一會出了些汗，剛收手，正要返座，忽見郭奇和三個萬家的護院坐在他的位子上。當然是郭坐着，三個護院站着。

「江笠，首先我要誇讚你幾句，想不到你很有一套。」

江笠緊緊地握着刀，他知道，一個郭奇他就未必奪得了，還有三個護院，現在是如何設法叫醒這兒的三個伙計，前去通知韋爺。每人一個房間，天冷都緊閉了門窗，睡得又沉，很不容易弄醒他們。他忽然大聲說：「你們要幹甚麽？怎麽不打招呼就進來了，這可是有王法的地方！」

他本以為郭奇會阻止他大聲講話，那知他自酌了一杯酒，挾起一片香腸在口中嚼着，說：「你的嗓門還能不能再提高一點？」

江笠色變說：「你把這兒的伙計怎麽樣了？」

「放了血，說是停止呼吸也成……」

郭奇「滋」地一聲又乾了一杯，說：「把箱子乖乖地拏出來，以老僕江濤和萬爺的關係，你這條小命還保得住！」

江笠的想法正好相反，一旦送回大箱子，那會留他的活口讓他出去亂說。此刻他知道別無選擇，只有拚命，揮刀掃去。

郭奇的確不是泛泛之輩。眨眼離座，空手接了兩招，不由暗驚；才不過半年多點，由左手改為右手就有這等功力，所以也不敢托大，撤刀迎敵。

兩人的身份和任務不同，一個是拚命，一個是玩命，江笠以為，保不住大箱子，就對不起韋青。

韋青是他的恩人，應由兩方面來說，第一，他和萬宅使女相戀，打得火般熱，兩廂情願，絕對沾不上「強暴」這等字眼，可是他太不幸，苗總管也喜歡這個小丫



頭。

江笠不讓 這還得了。某夜發現小丫頭自縊而死，苗報告了萬里，說是江笠強暴丫頭，先奸後殺。

江笠百口莫辯，又發現江笠收租回來尚未繳庫的銀子少了三千餘兩。更是無法辯解，但他卻知道有人害他。

正好韋青初來，知道此事，暗暗一問江笠，就授意他逃走，且發現他左臂上有絕症，必須盡快切去，要他將計就計。因江笠早知韋父為此方骨科名醫，韋青儘得乃父所學，立刻答應。

這就是江笠逃走，韋青斷其左臂，表面上還保住了萬里的慈善之名的經過。

後來江笠來求證於莊前柳，看過斷骨中的癌症，江笠自然終生感激韋青了。

江笠固然了得，但右手刀法雖精，統道加起來也不過練了四個半月以上，火候尚差，但他仍然支持了七十多招，這在郭奇來說，已經是大出意料了。

江笠雖終是不敵，還是咬牙支持。大汗濕透了棉衣，手也發抖了。

丟了大箱子，生不如死，這工夫郭奇下令去找大箱子。

江笠瘋狂反撲，怎奈失去一臂才不到半年，在體力上也極吃虧。

又支持了三十來招，當一個部下前來報告找到了大箱子時，江笠一分神，腿上中了一刀。

郭奇此刻邊戰邊去看那大箱子，因為這是奇功一件，自然十分激動，分神之下，也中了江笠一刀。

郭奇大怒，攻勢一緊，江笠又中了兩刀。

這工夫，屋頂上把風的人躍下，說道：「郭總管，後街上來了一個人，頗像韋青！」

郭奇誰也不怕，就怕韋青，急攻三刀，又是一刀正中要害，說道。「快！走前門——」

四人剛走，果然來了一人，正是韋青，他幾乎每隔兩天必來一次，一是看看大箱子，也指點江笠練功，他首先發現當舖的伙計倒在廁所門口，已經死亡，不由大驚，再看另外兩個，也死在床上。

大箱子得而復失，後果是可以想像的，雖說這件事不是他奉派來此的主要任務，但也是十分重要的二大任務之一。

況此箱一旦被搶，必然立刻放火燒毀，主要證據付之一炬，這件案子就很麻煩了。

他急忙來找江笠，他知道江笠每夜值班之處，也就是放大箱子的地下室在入口不遠處。他發現了伏在地上還能蠕動的江笠。

「江笠……江笠……是誰？」

「韋少爺……快去追……大箱子被郭奇和三個……部下搶走了……快……我還死不了……」

韋青問：「江笠，你真能再支持一二十分鐘嗎？」

「能……韋少爺……快點！再遲怕就——」韋青先竄入地下室，發現什麽也沒丟失，只是不見了大箱子，立刻往前追出，他剛自後面來的，猜想郭奇必然自前面逃走。

他專走捷徑，奔向萬宅，但仍然遲了一步，他發現萬宅燈火輝煌，全體戒備，就是一隻蒼蠅飛進去也會被發現的。

現在他必須回去救江笠，想入宅搶回大箱子，在目前是沒有可能的，他先找到了莊前柳，帶着藥箱到大有當去。

莊前柳一看，江笠身中五刀，最嚴重的一刀捅在大腿根與小腹之間，恐已傷到了腸子。

「韋青……」莊前柳指指小腹下端這一刀，微微搖頭，韋青叫他盡力而為，莊前柳先治這部位。

韋青說：「老莊，我們現在很危險你知不知道？」

莊前柳說：「你是說他們準知我們會在此為江笠療傷，而派出大批殺手來圍堵殺我們滅口。」

「如果你我是他們，會不會放棄這機會？」

莊前柳說：「對！我們快到小六子的鐵匠舖去。」

江笠虛弱地說：「韋少爺……莊先生……二位快走吧……他們一定會來的……反正我是已經……不成了……你們不必為我……操心了……」

莊前柳說：「江笠，忍着點，我們是非走不可，他們必來，而且我估計馬上就到了——」

真快，莊前柳的語音未畢，槍聲像炸開似地，屋中牆上及桌椅上，磚屑及木屑激射紛飛。

這顯然是「手提式」連發的衝鋒槍，莊前柳急找死角，兩人都是老經驗，知道越久越不易逃走。

韋青向他打了個手勢，意思是他掩護他，儘快離此，韋青立刻貼牆向那個用「手提式」的人掩去。

也許對方聽到，他貼牆發出衣服和牆壁磨擦的聲音，「卜卜卜」又是七八發子彈射來。彈着點距韋青只有一尺左右。但韋青不退反進，因為他知道，對方這一鋏子彈已經快射完了。

他弄出聲音，槍聲再起，當發出「卡卡」空槍聲時，寒芒一閃，「吭」地一聲，對方已經仰倒。這是一柄飛刀。

韋青快逾捷豹撲上，奪過「手提式」且在此人腰上取了三個彈鋏又折回來，換上一鋏子彈。

然後，他向外打量，而且還自不同的窗，不同的角度向外打量。

他發現每個人都蒙了面，韋青反應奇快，他猜出對方的計劃，把他們堵在這兒射殺，可能放上一把火，說是夜晚這些盜匪是來搶當舖的。

韋青發現四面都有人 每一方向至少都有七八人之多 而且每一面七八人中都有一至二支「手提式」，其餘為「二八」或「三八」匣子槍。

一旦發現敵踪，能構成滴水不漏的火網。

即使韋青一身是胆，也不由暗暗焦急。原因是要帶走一個重傷的人逃走，難上加難。

現在他以為兩邊這一撥死了一個用「手提式」的人，實力已打折扣，而且為首的似乎不是郭奇也不是麥嘉二總管，這是

有利得一方。

「老莊……」他又掩同莊前柳身邊，「咱們現在非冒險不可，要不，他們的援兵可能源源而來，」

「孫大德他……」

「他並不知今夜發生的事。韋青說：「就算他聞聲趕到，由於仍須掩護他的身份，他也不敢冒然相助。」

「那怎麼辦？」

「兩邊七八人，好像只有此人用這挺『手提式』，現在巳在我的手中，好像爲首的人也不是郭、麥二人，所以自這邊走的安全性高些，待會我以兩鋏子彈向四面掃射，你就向西邊衝，一丈二三的牆，挾着一個人能不能過去？」

「借力可以！只怕你一支鎗的火力壓不住四周的鎗火！」

「總要試試看，一挺『手提式』連放，也能使他們抬不起頭來，」韋青說：「老莊，我們這就突困，我喊一二三，你就衝上短牆！」

「手提式」咯咯一聲震耳，韋青巳喊出了一二三。而他自然要先上西牆，開路才行。

・其實此刻他才是鎗靶子，他蹲在西牆上，至少有三方面敵人的一部份鎗手可以看到他。

而主要的敵人是來自西牆外，這工夫他既要招呼西牆外的狙擊，還要瞄射另外三方面的人，以集密的火力，把他們壓下去。

這是很難作到的，所以他蹲的短牆牆頭及墻壁上落彈如雨，這工夫莊前柳巳挾着江笠上了牆頭。

三個人身上都不斷地冒起一蓬蓬的青烟，這是中鎗的現象，但莊前柳仍然躍出牆外。

這墻外是條小街，不能順着小街跑，兩邊射擊的話，準成蜂窩，這工夫鎗聲比較炮聲還密集多多。

莊前柳挾着江笠越過民房的短墻，進入院中，這一手韋青十分欣賞，他下了短墻，知道巳經掛彩多處，却不是要害，他一躍落街心，後邊短牆上巳有多人，加上小街兩頭的人一齊開鎗，儘管他的動作有如熱鍋中的爆豆，越過民房的院牆時，是有百十發子彈在他身子四周以及衣褲上呼嘯而過。

這是他有生以來和死神最接近的一剎，低頭一看，光是兩隻褲管上就有七個鎗灼孔。

現在他巳看到了莊前柳，近五十的人了，雖然功夫底子很深，挾着一個人翻墻越脊，畢竟吃力，但因莊的鎗法不靈光，所以交換任務太不利。

只要入了民房，向後及向左右方向逃走都成，對方要包圍，那範圍就太大了些，略一打量地形，決定由韋青誘敵往北，莊前柳稍繞一下往南。

經過一陣子捉迷藏，對方果然上當，莊前柳才能把江笠弄往小六子的鐵匠舖內急救。

韋青面對五十人包抄，聲東擊西，在民房區逃竄，幾乎每隔三五分鐘，必挨上幾鎗或幾十鎗的掃射。

什至還曾經挨了三個手榴彈，都因他機警，動作快，只受了些皮肉之傷，天快亮了才返回鐵匠舖。

不過在最後，他聽到對方的外圍傳來了「嗶啾嗶啾」的步鎗聲，他知道今夜對方去狙擊他們，絕不會帶那笨重的步鎗，極可能是孫大德的人，來了一手「賊走了掄扁担」的把戲，也算是在外圍牽制，讓他們脫身。

這工夫莊前柳剛剛爲江笠的刀傷上好了藥，韋青就問小六子，小六子道：「是我去通知孫大德的，媽媽的！他說這件事很不好辦，只好把對方的人誤認爲搶當舖的土匪，在外圍干擾誘敵分散他們的實力，以助韋爺脫困，我看哪！包括孫大德在內，都是搭漿、縮水又褪色的角色，關東山的轎伕子——能吃不能抬！」

韋青說：「小六子，你可別小看老孫，他和十九個弟兄乃是華北——」這工夫莊前柳說道：「韋青，快把衣褲脫下來，你身上中了十七八鎗之多，怎麽？你痲木啦！」

韋青先脫了上衣，衣上有七個鎗孔，皮肉上有三處傷，一在左肩，一在左腋下，一在左腕處，都是皮破血出，下身有十二之處之多，只有左大腿內側軟肉上破得大些，也算是皮肉之傷。

「韋青，」莊前柳一邊爲弄淨創口療傷一邊說：「像今夜的陣仗，五十餘敵手，連發長短鎗五十餘支，加上手榴彈夾擊，你才受了這些皮肉之傷，除了『吉人天相』之外，我沒有什麽好說的。」

韋青反問道：「你呢？老莊，傷重不重？」

「我也好，六七鎗也都是皮肉之傷，眞是上天保佑。」

韋青攤攤手長嘆一聲說：「忙豁了這麽久，絞過腦汁，玩過命，結果仍是白忙一塲。」

莊前柳又問道：「韋青，他們是如何知道大箱子放在『大有當』中？是誰洩的密？」

「誰也沒有洩密，」韋青茫然搖頭，他的確沒有告訴誰？只對霍小腰說過「放在架上」，難道霍小腰會洩密？

這是不可能的，如果霍是對方的人，上次汪翠翹把霍小腰刦去，雖說傷霍的人是莊，萬二女，要是霍是他的人，就不會要她去涉險的。

當然，果眞是他的人，要霍小腰被刦，霍少腰就會更被韋、莊等人所信任了。

儘管他這麽想，無論如何他也不信對方會利用妓女，所以他也沒有告訴莊前柳這件事。

韋青不也利用阿酥和小八子？他們不也是妓戶中人？

× × ×

奶娘是有心人，她雖是萬府一個不起眼的人，但因她早被苗玉堂霸佔，對手一些敏感的秘密，在枕邊上較易套出來，她知道快到攤牌的時候了。

一旦大幹起來，誰也不知道能活多久，於是他把萬柔金鎖內「諸神退位」的秘密告訴了萬柔，萬柔最初不信。

奶娘既然說了就非要她相信不可，立刻帶他到大爺大娘的佛堂中去印證在神龕內供有文武財神和菩薩，推那武財神神位



三尊神像後退，即出現了一尊極少只有五六寸長的金質神像，竟是姜太公。

「太公在此，諸神退位，」當年姜太公封了很多的神，結果忘了封他自己，當然，未被封的也很多，孤魂野鬼不免到處騷擾，所以往往在民房陰濕之處會豎立碑碣，上有「太公在此」字樣，表示太公在此，諸鬼神退位。

這當然是一大秘密，關係萬柔的身世。囑他萬萬不可露一點口風，反之全都沒命。

當然還說了昔年主母（柔之母）臨終時對奶娘托孤的一些秘密，萬柔到此，不信也得信了。

就在這時，奶娘自窗中望出去，見苗玉堂扶着一個大箱子往後走，奶娘心中一動，急忙對萬柔叮囑一番，迎了出去。

「玉堂，你要幹什麽？」別看奶娘在這兒不受重視，她可是受過初級師範教育的人，只是受了主母的囑託之後，她就下了戒心，口說她唸了三年私塾，略通文字，勉強能看一封信而巳。

但在暗中，她知道的秘密不少，自被苗玉堂霸佔，反正巳爲主母犧牲了，就乾脆下工夫迷惑苗玉堂，套出他的秘密，近來發生大箱子的事，經她幾次套問，終於套出。

所以此刻見苗挾着大箱子往後走，就猜到八成大箱子是找同來了，她迎上笑笑說・「玉堂……」怎麽叫你也不答應？」

苗玉堂見老爺子高興，正在前面開慶功宴，他也喜昏了頭，所以奶娘第一次招呼他沒有聽到。

「噢！是妳……」奶娘近來較着重打扮，三十郎當歲　畧施粉脂，徐娘半老，自是另有一番風韻。

況且奶娘近來刻意地奉承體貼，也使苗玉堂倍加信任，他說：「蘭英，今天你看來更動人了！」

奶娘說：「去你的，你挾個大箱子幹什麽呀？」

「這……妳別管，辦了這件事一切都解決了！我的天，窮緊張了近半年。」

「看你！到現在你還不信任我，將心比心，苗玉堂　你以後休想再碰我一下！」奶娘扭頭就走。

吊胃口是一門高深的藝術　聰明的女人才會運用，苗玉堂一把拉了她，親了她的頸子一下，說：「乖寶，什麽事我沒有告訴妳？」

「哼，我問你這件事你就支支吾吾地，就怕我不値得信賴似的。」

「這就是失而復得的大箱子，我要馬上燒了它。」

「我還以爲是什麽事，神秘兮兮地，交給我就是了！」

「這……」苗玉堂一猶豫，奶娘掙開又要走，苗玉堂又攬住了她的細腰。筱蘭英沒生育，腰是腰，腿是腿，和大閨女比起來，一點也不遜色，還多了一份少婦的豐腴。

苗玉堂就吃這一套，說・「記住！燒的時候不要被別人看到。」

「我知道，我會拿到小厨房去，把厨師調開，關起門來燒，爲了加快，還可以加上點火油。對不對？」

「對對！就是這樣，別忘了！如果不能燒成灰，砸也要把它砸成粉。還有，大箱子也劈開燒了！」

「當然囉！要燒就必須徹底，一片木屑也不留。好啦！你去喝酒吧！」

苗玉堂又在她的身上輕薄了一下才回頭到前面去了。

奶娘噙着一抹冷笑，心想：姓苗的，姓萬的，你們慶功去吧！不出十天，我會叫你們脚後根瞧北——南（難）看！」

她匆匆藏起了大箱子，心中却十分慶幸，剛才要不是碰巧看到苗玉堂挾着大箱子往後走，眞是太遺憾了！也許永遠也不能爲主母報仇，爲地方除害了。

她不但把大箱子藏好，還去找來一具骷髏，到小厨房去，叫厨師去睡太頭覺，兩小時內她要用小厨房，任何人不准走進來。

小厨房的厨師當然知道奶娘是總總管的人，和小姐又近，誰敢得罪？加之奶娘筱蘭英素日待人和藹，從不端架子，所以人緣也很好。

厨師一走，筱蘭英把一堆骨頭往大灶中塞，然後潑上火油（煤油）點着。

這樣燒起來就很快，火不太旺了再潑油。

她一邊潑油一邊流淚，總不忘夫人臨終前巳不能言語，但是當她和夫人獨處時，夫人却能說話，只是吃力一點而巳。說出了駭人聽聞的秘密。

夫人還偷偷地拿出一張夫妻合照的四寸照片。這照片萬柔巳看過。這才是使他絕對相信的原因。

大廳中熱鬧非凡，上自萬里，下至起碼的護院，都參與盛會，完全放鬆警戒。因爲他們相信，韋、莊及江笠等人即使未死，也必然重傷。

五十餘人、鎗包抄夾擊之下如說能全身而退，誰也不信。所以此刻開懷暢飲是絕對安全的。

孫大德前來湊熱鬧，說：「老爺子，昨夜大有當招了搶匪，死了三個伙計，損失多少？老闆還在淸點。這些土匪！他奶奶的！太無法無天哩！」

苗玉堂道：「老孫，貴部沒有出動剿匪嗎？」

「當然有。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遇上這種事那能不管。五人留守，俺帶了十四個弟合趕到現場。」

苗玉堂說道：「你有沒有逮住幾個搶匪？」

「沒有！他奶奶的都蒙了面。」孫大德說：「俺下令包抄，沒想到搶匪的行動很快，大概也不大敢招惹團練，很快就夾着尾巴溜了！」

苗玉堂撇撇嘴，舉杯說：「孫老總，我敬你一杯。看來有貴部在，還是挺管用的。」

「俺就想不通！」孫大德吞了一口菜說：「大有當舖在揚州不是最蹩脚的，却也數不上，搶匪光顧大有當舖，可眞是烟袋鍋裏炒芝蔴——沒有多大的油水！」

郭奇說：「孫老總，要是沒有貴部的人出動，也許搶匪不止光顧一家大有當舖呢！」

大家都擠眉弄眼，孫大德佯作不知。

低項猛吞。他以爲這些人放心大胆地在此處慶功，看來大箱子九成九是巳經化爲灰燼了。

× × ×

韋雲趕同，聽說韋青和莊前柳都負了傷，十分震驚，但看過傷勢及瞭解當時火爆情況之後，也大嘆運氣特佳。在那情況下僅受微傷，實在是奇蹟。

堂兄弟二人這齣雙簧演得够精彩，當韋青初投「紫衣社」，韋雲的無情，六親不認，十足表現了殺手的冷血。

只不過有心人若能冷靜觀察，應能看出破綻，堂兄弟一見面就如此，實在缺乏眞正的動機。

只能勉強扯到一個「情」字上去。

「大哥，」韋雲說：「據我各方打聽，盧卿去了上海。」

「她去上海幹什麼？」韋青喟然說：「我只以爲她會向我們報復。」

「報仇之心是有的。但女人畢竟容易上當……」

「上當，上誰的當？」

「大哥，你似乎忘了郝振鵬這個人了吧？」

「沒有忘，自『萬鐘齊鳴』的第二天，他就不見了！」

「他去了上海。他本就是上海『會防局』出身的，而且拐走了盧卿！」

韋青一楞，說：「盧卿並不是那麼容易上當的女人！」

「對，大哥，可是人在走投無路，心境不平衡的情況之下。也許幾句話就能打動她的心。」

「什麼話？」

「代她復仇出氣的話。」

韋青說：「這是你的揣測還是聽到什麼傳言？」

韋雲說：「我遇見正在小醫院治療鼻子及耳朵的小葛及小范，他們知道，郝振鵬和她一起去了上海，可能不按好心！」

「你是說郝振鵬想人財兩得？」

「小范說，盧卿的私蓄不在盧飛之下，少說也在五百萬大洋以上。這不是個小數字，郝振鵬這幾年的搜刮，數十萬也有，但大洋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錢還會怕多？」

「人恐怕郝振鵬覬覦她的色要比想她的錢還要大些。」

「我也這麼想。」韋雲吶吶而止。

「韋青小弟，有什麼話爲什麼不說出來？」

「大哥，如果你並非非她不可，大哥還有霍小腰及萬柔，我可不可以去找找盧卿？」

韋青說：「雲弟，如果你是那麼喜歡她，當然可以，要知我此來有任務在身，不便談兒女私情，而且也絕不會非她不可，但是我有一言相勸……」

「大哥請說。」

「盧卿視你我爲殺父仇人，加上郝振鵬之慫恿教唆，可能會瘋狂地報復，小弟，你如果要去找她，十分危險。」

「大哥，我願意冒這份險，因爲我喜歡她。以前，我以爲大哥也非他不可，所以不便太接近她，既然大哥對他並沒有這意思……」

韋青肅然說：「小弟，眞想不到你還有這麼一層誤會，早知你是那麼喜歡她，我……」

「大哥，你不必內疚，其實我也看得出來，她似乎比較喜歡你！」

「小弟，也許是因爲你演的是白臉，我演的是黑臉角色，你沒見過反派演員走在街上被路人指指點點，甚至公開漫罵的情況嗎？」

「大哥，我要去找她。」

韋青默然良久，說：「小弟，由于她是和郝振鵬一道去了上海，而你對上海又不熟，郝又是在上海起家的，你此去太危險了。」

韋雲說：「大哥，我會提防郝振鵬的，但我有信心說服盧卿。我們都是爲國家社會除害的。」

韋青說：「小弟，如果我陪你去就放心多了！但必須此地事了，回京覆命之後才行！」

「不行！大哥，我等不到那時候。」

「小弟，早知你對她的情感這麼深，我會盡量迴避的。」

「我從不怪大哥。我以爲大哥已很有分寸，大哥如不反對，我要立刻就趕去上海。」

花不可見其落，月不可見其沉，美人不可見其夭。這是人類唯美的情操。韋青明知他此去很危險，但他去意至堅，又不能不許他去。只有再三叮囑，小心提防郝振鵬，因爲如盧卿被韋雲說服，郝振鵬就等于失敗，人財兩失，他怎會甘心？

韋雲謹記在心，兄弟珍重道別，韋青囑他多多連絡。且派自京裏剛來的一個部下陪他一道去。

× × ×

霍小腰正要卸裝，時已不早，忽然街上傳來賣糖葫蘆的聲音。

她現在很矛盾，也可以說很痛苦，已達面臨抉擇的檔口。他走側門上了街。

賣糖葫蘆的走過來，拔下兩支糖葫蘆交給霍小腰。她說：「賣糖葫蘆的，貨色還行嗎？」

「姑娘放心！我的糖葫蘆在揚州是獨此一家，別無分號。」

「怎見得是獨此一家呢？」

「喏！姑娘你看……」小販把支糖葫蘆丟在地上再撿起來，送到霍小腰面前：「姑娘仔細看看，有沒沾一點泥沙？」

霍小腰看了一會，還用手指沾了一下果然糖葫蘆上未沾一點泥沙。

糖葫蘆是山楂串在竹條上醮上糖液，糖凝固後，咬起來很脆很甜還略帶酸味，以北方較爲出名。把糖葫蘆丟在地上，不沾泥沙，訣竅在于熬糖的火候和技巧，一般的庸手做的糖葫蘆掉在地上是會沾泥土的。

霍小腰說：「貨色是不大一樣。」

「不是不大一樣，姑娘，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又低聲說：「妳乾爹交待，是妳爲他效勞立功的時候了……」小販說完就走了。

霍小腰佇立在深夜的冷風中。小販的話在她心底所造成的感受比寒風還冷。

「一個是義父，一個是密友，我該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不知自問了多少次，是不會馬上就有答案的、只感覺身上越來越冷 但不知何時，兩隻大手貼在她的小腰上，傳來了無限的溫暖。

她知道是誰？說．「青哥 你這麼晚了還來……」

「趕熱被窩嘛！」他把他抱了起來。眞正是古人所說「掌中輕」了。直到她的閨房中才放下她。

「你先吃一支糖葫蘆，我去泡茶……」把糖葫蘆遞給他一支，泡茶去了。茶泡好，還端來兩道點心。一道是「沙奇馬」，一道是「爐底」（就是像火爐底部有孔的餅乾）。

「青哥，你將來會娶哪一個？」

「都有哪幾個？」

「萬家千金，盧大小姐，小金魚和莊娟娟……」

韋青道．「妳猜。」

「我怎麼能猜出來。」

「如果妳是我的話，會選哪一個。」

「我嘛！當然是選萬家千金，講究的是身家清白嘛！」

「那可不一定。」

「綠牡丹」。是揚州的花魁，而且還可能有幾百萬的陪嫁……」

韋青微微搖頭說：「她已經去了上海，聽說要爲父報仇，妳還以爲有可能？」

「莊娟娟也不錯，名醫之女，不是還有口頭上的婚約？」

「鬼扯！」韋青攬住她的細腰：「老實說，我只考慮兩個人，一是妳，另一個是萬柔。」

看他的表情，應不是信口胡扯，這是她十分在乎的事 也可以說受寵若驚。說：「喲……我幾乎都要休克哩！」

「而在妳和萬柔二人之中 猜猜看哪一個的可能性最大？」

「我能和她比。家大業大 又是天津英專畢業的……」

「妳不是天津日專畢業的？」韋青說：「不過話又說回來哩！」聰明的女人會不會選上我這麼一個終年把腦袋瓜子掖在褲腰帶上打滴溜的男人呢？」

霍小腰目光中有一抹知遇的光采 她端起茶壺倒茶時 一不小心掉在地上砸破了。

「不要緊！」韋青打趣說：「歲歲（碎碎）平安！小腰，我本就不渴，也該走了！」

「我再去燒一壺。」

「那就是表示留客？」

「不，那『東西』爲你保管着，但現在還不能給你……」

韋青走了，她在門外又悵立了很久，忠于義父，今夜應該是個很好的機會。就連鴇母都不知道他來了。他也未必會告訴別人他會到這兒來。

也許是那句話改變了她的決定——在妳和萬柔二人之中，猜猜看哪一個可能性最大？」

人類的命運能在瞬間決定，也能在隻字片語間否定。如果那壺茶不故意砸破的話……。

至于莊易也就是莊娟娟，由于她在此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巳被送到泰州去了。

× × ×

霧濛濛的燈光，照着這家高陞客棧上房中的綠色羅帳，和高臥帳內酥胸半裸，乳溝隱現的人兒。

她，正是盧卿，並未去上海。像她這種自幼就在殺手身邊長大的妞兒，那會嚥下這口氣？

她的心情是極端複雜，而又矛盾的，她恨韋青和韋雲，但恨他們的動機却不盡相同。

恨韋雲的只是因爲他曾扮豬吃虎，騙得他們父女好苦，恨韋青却是另有原因，甚至更深更切。

她要報復，瘋狂地報復。今夜有個人要來，此刻應該巳經到了，他正是上海「會防局」出身的郝振鵬。

「哎喲」一聲，房門推開，在迷濛的燈光下，他的目光立刻透過絳帳粘在那溜光水滑，肉香四溢的胴體上。「骨嘟」一聲嚥了一口唾沫。

過去，他早巳垂涎，但他不敢，現在那組織瓦解，她等于一個斷了箍的桶——散了板哩，所以他可以放肆地進入，而且始終不收回那雙「毒眼」。

「坐吧！」她嬌情地抬抬手。「不知爲什麼？今夜很疲倦，所以提早了上床，事情進行得如何了？」

「放心！這件事我巳經放在心上。」很多人都會用這句話去安慰或欺騙別人，其實他也許早就忘了。

他坐在床沿上，目光先自屋中掃瞄一匝收回，傾注在她的粉臂和酥胸上。而且那目光很篤定。

「是放在心上嗎？」盧卿也不單純，青皮無賴，戛雜子琉璃球，什麼人她沒見過？郝振鵬的眼神中想要什麼？她會不知道？但她沉住了氣，嬌軀動了一下，錦被又自胸前滑下寸餘。

郝振鵬目光中爆出火星，甜着臉道：「盧卿，妳說過，我爲妳賣命，妳會以最大方的方式犒賞我……」

「對，這是我說的，而且到目前爲止還算數。」目光中隱隱撒出了帶倒鬚的鈎子。

任何一個女人，都具備這種勾魂的本能。

「卿妹……」郝振鵬早想染指，却也不願顯示太猴急，但現在，他巳不耐，當然也有他不耐的理由，說：「妳是知道，我爲妳死十次都不會皺皺眉，只不過，妳也知道，對付韋氏兄弟，等于把腦袋瓜子掖在褲腰帶上打滴溜，隨時都會玩兒完！卿妹，妳就先給點甜頭如何？」

他的一隻毛手，居然巳放在她的玉臂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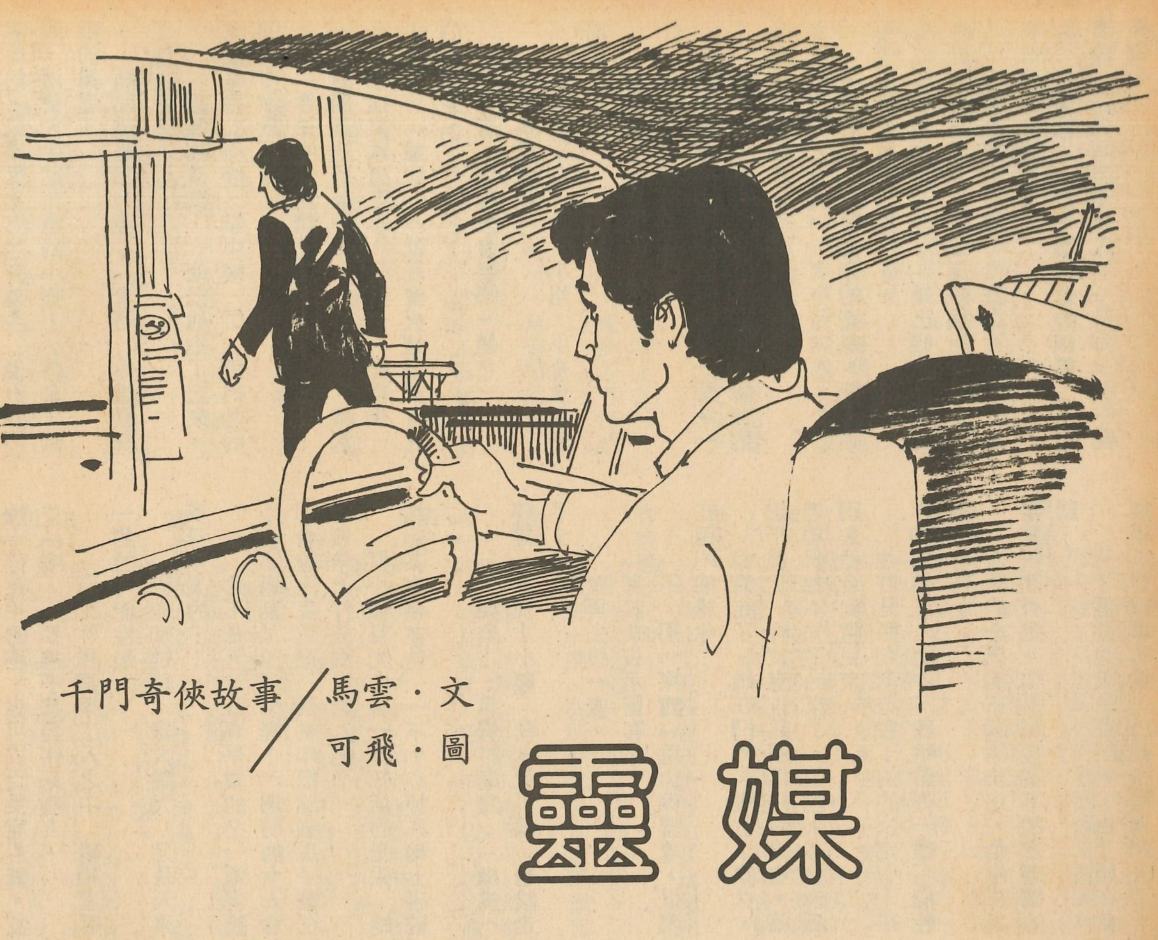
盧卿居然並沒有翻臉，郝振鵬的信心好得邪氣，一下子又把手移到她的酥胸上部，另一手去解他自己領上的扣子。他忽然發覺自己不是一頭山猪，而是一頭梅花鹿。

盧卿木然地道：「郝振鵬，把爪子收回去！」

「卿妹，難道一定要我親口告訴妳我是如何愛妳？」

「把爪子收回去！」聲音有如攪拌着冰屑。

（未完．八）



# 靈媒

千門奇俠故事／馬雲·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有一個來自馬來西亞的靈媒名叫沙拉，在本港上流社會中掀起了一片占卜熱潮，她的居所就在一艘佈置華麗的豪華遊艇上，千門奇俠游天虹慕名前去領教，亦覺靈驗，就在此時沙拉被探員傳去問話，游天虹上岸時見到范植的妻子也來找沙拉，不以爲意，便跟踪到警局查探，原來她被警告未領牌開業，又見范植來找林浩探長未遇，很神秘離去，游天虹跟踪見他去找私家偵探黃永成，回想沙拉頭上的玫瑰花和范植妻子座駕車也有玫瑰花標誌，便走去問關錦雄，才知道有一個玫瑰會，他是玫瑰會員，離開棉花俱樂部發現關錦雄被刺死在車廂內……

## 幫會鬥法

小牛一直沒有理會他們，只是躲在客廳的一角看電視節目。而游天虹整晚所想的却是沙拉、關錦雄、范氏夫婦和玫瑰會等等。

就在他想得出神之際，靈犬「幸運」忽然狂吠起來，游天虹走出一看，原來兩名警探正向着他走來。游天虹的心頓時明白了一半。他把靈犬叫開，讓兩名警探進入屋內。

一名探目說道：「棉花俱樂部今晚發生了命案，死者關錦雄，據俱樂部酒吧的職員說，閣下是最後一個見過關錦雄的人，所以不得不來騷擾你。」

游天虹故作驚奇地說：「我們在酒吧間只是談了一會笑話他便離去了，好端端的怎麼會突然死去呢？」

「據說是中毒。」探目答道：「詳細情形，仍有待驗屍報告。」

游天虹呆了呆，說道：「那麼，你還想了解一些什麼？」

探目說道：「我們循例必須請你回警局一次，錄一份口供，請你合作。」

「好吧！」游天虹毫不猶疑地站起來。

這時，小牛由電視機旁邊走過來問道：「

## 劫持人質

師父，有什麼麻煩？」

「不，沒有什麼，例行公事而已。」游天虹向小牛打了一個眼色。「你早點休息，別理會我了。」

然後，游天虹跟着那兩名探員，乘車回警探部去。

由於那探目說過，關錦雄是中毒致死的，游天虹不禁担心起來，因爲今晚他請過關錦雄喝酒，假如酒中有毒，那就麻煩了。

但是，無論站在任何立場，他必須弄清楚這件事情，因爲他的確是最後一個見過死者的人。

在警探總部裏，除了剛才那兩名警探之外，大部份探員都認識游天虹的，也敬重他的爲人，特別是林浩探長的一個得力助手力奇，他非常客氣地招呼着游天虹。

游天虹除了不敢提及「玫瑰會」之外，一切都照實說了，但停車場發現關錦雄倒臥車內那一幕他是避免提及的。

游天虹作供完畢之後，已經是午夜過後凌晨時份。

力奇親自把游天虹送回家去，途中，游天



虹開玩笑地問：「爲什麼你們不拘留我？」

力奇聽說，怔了一怔，說：「爲什麼你會這麼說？」

「我以爲你們在懷疑我殺人呢。」

「這是沒有根據的，警方只是根據侍者的口供，要你到來求證一下。」力奇說道：「事實上，他是給毒蛇咬死的。」

「毒蛇？」游天虹心裏一凜。

「是的，他的頸後有給毒蛇咬過的痕跡，所以，我們初步懷疑，他是給毒蛇咬死的。」

「死者的身份查過了沒有？」

力奇說道：「關錦雄有點小生意，但排塲很大，他本是個王老五，常常到棉花俱樂部去的。」

「是的，常常到棉花俱樂部去，那一點我可以證實，我就是一直都不知道他的身份。」

「什麼親人也沒有，家裏的氣派却很豪華，有一間商行，但生意却不大。」

「毒蛇——是給毒蛇咬死，應該屬於意外之一。」

「是的，但站在警方的立場來說，一切手續都要做到足爲止。所以，我們不得不騷擾你一下。」

說話間，突然有一輛汽車風馳電掣，越過了他們。力奇的車子已經開得不算慢了，對方的車子，却能夠一掠而過，可知其速度之快。

力奇向錶板上瞥了一眼，驚叫了起來，說：「竟然胆敢在市區開快車！好吧，看你走得多遠！」

說完，一踏油門，汽車如箭一樣飛了出去，向着前面那輛車子追了上去。

游天虹突然感到心情有點緊張，他並非担心力奇的駕駛術，而是眼前那輛奶白色的房車，這輛房車似曾相識，在那裏見過呢？

突然一朵紅色的玫瑰花浮現於腦際之中，他想起了在海堤大道第七號碼頭見過的范夫人，那天她所駕的平治牌豪華房車與眼前這一輛十分相似。但是，由於對方的速度太快了，一掠而過，他看不見後面的車牌，因此也無法肯定。

力奇全速前進，但是仍然無法追及前面那輛豪華房車，也許是小房車的性能問題，儘管他把車子開到最快，仍有一段距離。

力奇是個年青警探，好勝心特別强，絲毫不肯放過，步步緊追，不管紅燈綠燈仍是照行可也。

奶白色的豪華房車，顯然知道了有人跟踪，於是拐彎抹角的，很快便開出了海堤大道，力奇那裏肯放過！

海堤大道是比較寬闊而畢直的，因此視野也比較清楚，可是奇怪的是，當力奇把車子拐進了海堤大道之後，就失去了那輛奶白色房車的踪跡。

力奇將車子減慢速度，非常洩氣地說：「難道掉進海裏去了麼？」

游天虹在路燈的照耀下，想起這兒隣近正是七號碼頭，而范植的妻子所駕的豪華房車，正是在附近停放過的。

游天虹並沒有將自己的感想說出來，力奇正在四下裏搜索着，他却留意着海面上「先知號」遊艇的動靜，以及附近街道上的行人。附近有許多貨倉，也有許多幢高樓大廈，但眼前却是靜得出奇。

力奇駕車在這兒附近搜索了一遍，毫無收穫，終於氣憤地走了。

游天虹心裏覺得非常可惜，如果換上自己那輛特製汽車，相信今晚一定可以追得及那輛「違例房車」的，那時候說不定可以發現范夫人的芳踪呢。

返抵家中，已經是凌晨一點多鐘了。

小牛還沒有睡，他聽過了游天虹的複述之後說道：「我覺得關錦雄不會是意外身亡，他是給人謀殺的，逃走的黑影可能就是兇手。」

「是的，明天警方一定有公佈。」游天虹說：「我正懷疑這件事與『玫瑰會』有關。」

「這到底是個怎麼的組織呢？」

游天虹說：「明天我們就從沙拉方面着手，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

那一晚，他們都沒有好好地睡過，關錦雄、沙拉、「玫瑰會」等等，一直纒繞於他們的腦際之中。

× × ×

在另一方面，富商范植因爲担心他妻子的安危，所以在午夜時份，仍然約見私家偵探黃永成。

黃永成感到難以交代，終於把見過游天虹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范植若有所覺地說：「第七號碼頭，嗯……又是那靈媒作怪。」

黃永成爲了表現自己的偵探才華，藉以增强這位顧主的信心，於是說道：「不怕坦白說，我懷疑你太太的失踪，可能與『玫瑰會』有關。」

可是，范植並不感到意外，他嘆了一口氣說：「看來，我是非報警不可了。」

「報警。」黃永成怔了怔。

范植說道：「是的，本來我可以報警，但報警之後的結果你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尤其是林浩探長又去了渡假，其他人是不會爲我保守秘密的，到時由於新聞界的關係，全市每一個角落都會知道這件事，所以，我寧願多花點錢，請你帮忙。但現在事情看來非常嚴重，她始終擺脫不了那個靈媒的糾纒，看來我非報警不可。」

「那麼……」

「噢，至於你的費用，我是會照付的，暫時你不要把這件事宣揚出去，如果有需要，我還會隨時請你帮忙的！」

「好吧，我等你的指示就是了。」

范植付了錢給黃永成，黃永成滿意地離開了范家。

第二天，范植駕車抵達第七號碼頭，乘小電船到達「先知號」遊艇去。這時候，沙拉還沒有醒來，她的女秘書朱琳琳把范植帶到會客室去。

會客室設在另一個艙房裏，這裏鋪上了紅色的地毯。有酒吧，也有西式的傢俬，跟充滿了神秘氣氛的占卜房，又是另一番景象。

范植獨自坐在會客室裏，無聊地閱讀着當日的早報，赫然看到關錦雄的死訊。

看完那段新聞，他有點不寒而慄。

就在這時候，背後傳來了一陣人聲，沙拉披了一件晨褸，由另一艙房走了過來，說道：「范先生，這個時候，不覺得太早嗎？」

范植站了起來說道：「沙拉小姐，我們不要轉彎抹角了，我的太太在那裏？」

「你這樣問，不覺得太唐突了麼？」

范植說：「沙拉小姐，如果你迫我，我只有報警。」

「哈哈……」沙拉走了過來，彎腰取過一根香烟，燃着了。

「你別欺人太甚，」范植火氣地說：「本來我不大相信她會到這裏來的，但有人見到她駕車在附近停下來，我想她一定是來找妳！」

「是的，她的確來找過我，即使在警官面前，我也會這麼說。」

「那麼，她現在那裏？」

「我怎麼知道？」沙拉說道，「她只是來向我問卜而已。」

「問卜？」

「是的，范先生，卦象顯示出她的婚姻開始出現裂痕。」

「你，」范植怒不可抑，「嘿，難爲你還敢在我面前誇耀你的占卜術，這一切全是你一手造成的……」

「你說什麼？」

「如果你再不交出我的太太，我只好向警方求助了。」

「你別拿警方來嚇我，警方沒有任何理由將我拘控的。」

范植見用硬的不行，只得軟下來，他用哀求的口吻說道：「沙拉小姐，我求求你不要把我們夫妻分散好嗎？」

沙拉把臉沉了下來，噴了一口烟霧，道：「你是我所遇到的人中最麻煩的一個，若不是你太太爲你求情，我早就向你施術，懲罰你了，你該知道我的毒咒是十分靈驗的。」

「……」范植獃在一旁，默默無語。

沙拉又說：「其實，你應該明白，我的用意是良善的，我只想人們充滿歡樂。而我本人所得的代價，實在有限！」

「我也明白。只是我在社會中是一個有名譽地位的人，我是不能加入你們這個會的。」

「說到名譽地位，我可以給你一本會員册看看，上面的人都是非富則貴的。」

范植無可奈何地說：「現在我只想見見我的太太，首先要知道她是否安全，其它的事情慢慢再說吧。」

「你放心好了，我們『玫瑰會』的宗旨，是要令到每一個人可以獲得人生眞正的快樂，而不是爲人類製造苦難，因此，她的安全是絕對不成問題的。」

范植至此，又想起了他第一次跟隨太太參加「玫瑰會」集會的情形：新鮮、刺激之中，他也的確達到了樂極忘形的境界。於是，他在興奮之餘，便介紹了他的好朋友關錦雄加入「玫瑰會」，想不到關錦雄昨晚突然死了。

范植又說道：「我雖然沒有正式加入，但我也介紹過朋友參加，現在我首先要明白的是：我的朋友爲什麼會突然之間死去？」

沙拉吃驚地說：「你說什麼？」

范植想起她可能是剛剛起床，還未看過早報，於是，便把關錦雄的死亡消息約略說了一遍。

沙拉面色大變，喃喃地說道：「毒蝎子？給蝎子咬死的？蝎子蝎子……」

范植不明白沙拉的用意，獃在一旁。

沙拉的態度突然改變過來，她對范植說道：「范先生，請你先回家，我會勸喩你的太太回家的。如果你願意，隨時歡迎你加入我們的會。」

范植只好告退了。

× × ×

「千門奇俠」游天虹，大清早便與他的徒兒小牛來到海堤大道七號碼頭附近。他們坐在那輛特製的銀灰色汽車上面等候着一個人。

自從領敎沙拉的樸克牌占卜，又目睹在警局沙拉對探員施術之靈驗，最近又有關「玫瑰會」以及關錦雄之死等等，他總覺得沙拉這個人一定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游天虹絕對不相信占卜這些迷信的玩意兒，但那天他親歷其境，所見所聞的又怎樣解釋？

以「千門奇俠」的個性，他是一定會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的。

當游天虹正想得出神時候，小電船徐徐地駛向了第七號碼頭，船一停定，便走出了一個人，這人正是游天虹要找的，他就是范植。

游天虹走上前去，站在他的汽車旁邊問道：「范先生，這麼早就去占卜嗎？」

范植苦笑了一下說道：「是的，你也這麼早？」

「我不是占卜，我只想爲你效勞，把范夫人找回來。」

「……」范植面色一沉，說不出話來。

游天虹繼續說：「其實你沒有找錯門路，范夫人一定是給沙拉收藏起來了，一個如花貌美的太太，我勸你還是當心點，爲什麼不向警方求助？」

范植知道游天虹的爲人，說話雖然有時輕浮，但他絕對是正人君子，江湖中人，有誰不知道這位大名鼎鼎的「千門奇俠」？但此時此地，他知道沙拉可能暗中派人監視着他。於是，他拉開車門，一言不發地登車離去。

游天虹討了個沒趣，便回到他的汽車裏去了。

小牛問道：「怎麼了？」

游天虹沉吟着，道：「看他似乎有難言之隱！」

「用到毒蛇殺人，難怪人人都覺得恐怖。」小牛說道：「不過，無論如何我也不會相信這是巫術作怪。」

游天虹說道：「我一定要查清楚她的底細。小牛，你在這兒等我，我再要到遊艇上去一次。」

小牛担心地說：「師父，你一定要小心。我總覺得這兒一帶都似乎充滿了殺機。」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游天虹說道：「小牛，你自己小心，我會見機行事的。」

游天虹說着，跑下車去。

他跑到碼頭的吊橋旁邊，那船家已經叫了過來：「先生，是不是要坐船？」

游天虹答聲道：「是的，我要到先知號遊艇。」

船家抬頭一看，當場苦笑道：「原來又是你，別開玩笑了，上次因爲你沒有預約，把我騙倒了，結果給沙拉小姐罵了我一頓，今天我不會上當了。」

游天虹笑道：「原來你這樣聽沙拉的說話，爲了一個女人，連生意也不做了？」游天虹的神情有點玩世不恭。

船家似怒非怒地說：「別再開玩笑了，我也只是睇錢份上，我這只小電船是沙拉包下來的，按月付錢給我，所以我不能違背她的意思。」附近就只有這只小電船。游天虹有點無可奈何，他回到自己的汽車上去。

當小牛知道小電船拒絕載游天虹的時候，他立即說道：「師父，可以用我們這架水陸兩用特製汽車渡過去的。」

「不！非迫不得已，我們是不能用這架汽車來渡海的，以免驚動周圍的人。」游天虹答道。

小牛突然沉聲說道：「師父，附近有人監視我們。」

游天虹想起在附近曾經受人襲擊，於是把頭伸出窗外，游目四顧。

小牛又說道：「在那個大厦的一個窗口處，剛才我發覺窗簾後面有人影移動。」

原來，當游天虹和那船家談話的時候，小牛已經留心附近一帶的動靜。

游天虹仰首望向那幢大厦，只見窗口密密麻麻彷彿如蜂巢，却看不出有什麼異樣。

游天虹正待將頭縮回車內，豈料就在這一刹那，突然眼前紅光一閃，小牛驚叫起來：「師父，當心！」游天虹反應相當敏捷，立即將頭縮回車內，並迅速推上車窗玻璃門。就在這時，「刷」的一聲，紅光直透車窗玻璃，一枝長約八寸的紅色羽箭，打在車窗玻璃上，然後重重地反彈到柏油路面，深達三寸。若不是游天虹的汽車是特製的，後果眞是不堪設想！

游天虹隔着玻璃窗仰首而視，小牛怒道：



「好狠毒的傢伙，一定是灰色窗簾那一家。師父，你來掩護我，讓我登樓去查看一下。」

游天虹一面注視着灰色的窗簾那個窗口，一面說道：「沒有用的，我們又不是警方的人，沒有入屋搜查令。這樣貿然上去，徒然增加危險而已。別那麼衝動，把車子開前一點，掩護着我，讓我將那枝紅羽箭拿回來看看。」

小牛只好將車開到適當的地點，那是紅羽箭所在的馬路旁邊，游天虹推開車門，彎腰企圖將插在地上的紅羽箭拔出。可是，羽箭末端倒矢將羽箭緊緊地扣在地上。

那是一枝竹桿羽箭，羽毛是鮮紅色的，如果用力拔出，就可能會折爲兩半。

爲了保持羽箭的完整，游天虹只好用小刀將柏油路面撬開。而小牛却一直在留心注視着那一列窗口的動靜。可是，直至游天虹將整枝羽箭弄到手，那些窗門之上，仍然沒有人露面出來。

游天虹發覺羽箭箭矢呈青藍色，鋒利無比，小牛想要用手去觸摸一下，立即給游天虹制止。

「這可能是餵過毒的箭嘴，小心點。」游天虹說道：「剛才如果不是我閃避及時，相信一定會當場喪命。」

「這是用什麼方法發射的？竟然射得這麼勁！」小牛怔怔地問。

「可能用土人用的方法，據我們所知，非洲和菲律賓等地，都有些土人熟習用一根通心的竹筒，將這一類小羽箭吹出。」

「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依我的猜測，十有八九是『玫瑰會』的人。」

小牛咬牙切齒地說：「師父，我認爲我必須去那幢大厦裏弄個水落石出！」

「小牛，不要輕舉妄動，我們先把車子開離這裏。」

「走？」小牛不解地瞪着游天虹問道。

「是的。這件事我一定會查清楚，我已有了初步的計劃，但目前要做的，是迅速離開這裏。」游天虹態度頗嚴肅地說道。

小牛把車開動之後，游天虹又說道：「把車子開到拐彎處停下來，我們要找個有利地點看看那兒附近的情況。」

小牛答應了一聲。可是，就在這時候，一輛豪華房車一掠而過，車牌號碼是「S444」的平治牌房車在前面絕塵而去，車內依稀坐着一個女人。

游天虹立即對小牛說：「跟踪她！」

小牛一踏油門，那輛特製的銀灰色汽車便「呼」一聲，朝着那輛豪華平治牌汽車衝了過去，可是，另一輛黑色房車，比他們的銀灰色汽車速度更快，只見那輛黑色房車有如閃電一樣在游天虹的汽車旁刷過，然後緊追着前面那輛豪華平治牌房車。

游天虹的車子跟隨在前面一白一黑的兩輛房車後面，小牛一面開車一面問道：「這到底是什麼回事呢？在這種地方把車子開得這樣快！我覺得前面那兩輛車一定有點不尋常！」

游天虹說道：「S444的車牌，我記得是范植的，昨晚我和力奇跟踪的，可能正是這輛汽車，後來它在第七號碼頭附近失踪了，現在這輛汽車又從附近開出，證明附近一定有個隱蔽着的車房，他們看見我們走了，才把車子開了出來。至於後面那輛黑色的房車，可能是黃永成的。」

「黃永成？就是那個私家偵探？」

「是的，黃永成受僱於范植，他一直設法追查范夫人的行踪。昨天我曾告訴他在七號碼頭附近見過范夫人，說不定他今天老早便埋伏在附近了，當他看見范夫人的汽車便立即跟踪。却想不到給我們反跟踪！」

可是，游天虹話猶未完，黑房車突然加速前進，轉眼間已越過了那輛編號「S444」的奶白色房車。

奶白色房車之內，坐着的果然是范夫人！她顯然想不到有此一着，直到越前的黑色房車「刷」地一聲，打橫停在她的面前，她才如夢初醒地，吃了一驚！

小牛也把汽車遠遠地停下來，監視着前面那一白一黑的房車。

只見黑色房車內，迅速跳下兩名彪形大漢，闖進了范夫人的汽車裏，拔刀抵住了她的腰間。

前面攔路的黑色房車開走了，那輛奶白色的汽車徐徐地跟在後面，但是，駕駛汽車的已不是范夫人，而是其中的一名彪形大漢。

眼前這戲劇性的一幕，游天虹師徒二人都看得呆住了。

× × ×

黑白二輛汽車，終於駛進了一間規模龐大的車行裏面去。

游天虹和小牛把車子停在路旁的停車位上，借着這裏一排排汽車的掩護，監視着對面車行的情況。

奇怪！怎麼剛才駛進去的二輛黑白汽車不見了？

游天虹想了一陣，立即帶着小牛繞到車行後面去。車行後面果然有一塊空地，上面擺了許多汽車；四周却圍上了鐵絲網。那輛奶白色的汽車就停在那裏。

小牛站在游天虹身旁，忍不住說道：「原來這是一個偷車黨！」

游天虹說道：「我看並不是偷車黨那麼簡單，滿街都是名貴的汽車，偷車黨何必冒這樣大的險？」

就在這時候，游天虹突然扯了小牛一把，隨即彎下腰來。

只見與空地相連的一座建築物，突然走出了兩名大漢。他們走向奶白色的豪華房車的尾部，迅速更換了車牌，然後，又取出了噴油器械，將整輛奶白色的汽車，噴成了黑色！

游天虹看到這裏，然後就對身邊的小牛說道：「你留在這裏，繼續監視，我去打一個電話。」

游天虹跑到街口的一個電話亭去，撥了范植家中的電話。

游天虹在電話中說道：「范先生，我是游天虹。」

「游天虹？」范植的語氣有點驚奇。

「關於你太太的事，你與沙拉談判的結果如何？」游天虹單刀直入地說。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游天虹有點生氣地說：「事到如今，你還有什麼值得隱瞞的？我只是一片好意。是不是沙拉答應把你太太放回來？」

范植吶吶地說：「是的。」

「范夫人的確正在歸家途中，可惜，中途又給一帮人截刦去了。」

「眞的？他……他們是誰？」

「我也不清楚，總之，我剛才看見一輛編號S444的平治牌汽車給兩名大漢挾持着，刦到一間車行裏面去。」

「車行？」范植緊張地問道：「是什麼車行？」

游天虹說道：「三蛇車行，就是東方大道那間。但車子不在車行裏面，而在車行後面的空地之上。你的車子，已給他們由白色改爲黑色。」

范植道了一聲「謝謝」，便匆匆將電話掛斷了綫。

游天虹回到車行後面，小牛正待說話，忽然有人將那輛變了色的車子開走了。

小牛問道：「怎麼辦？」

游天虹反問道：「范夫人呢？」

「似乎還在屋子裏。」

那輛由奶白色變成黑色的豪華房車，由車行的正門開走了。

游天虹說道：「只要范夫人還在屋子裏，那我們就不必理會那輛車子。」

小牛道：「剛才你打電話給誰？」

「范植。」游天虹說：「大概不久之後，就會有好戲上演了，我們見機行事。」

但出乎意料之外，不一會兒，竟然有幾輛警車開到了現場，將車行前前後後地包圍起來，但警車却沒有響警號。

從警車上紛紛跳下了警探，其中只有幾名是軍裝的，其他的似乎都是便衣警探。莫非范植報了警？

游天虹心裏覺得奇怪，爲什麼這麼多探員，沒有一個是他認識的？或者他們都是新人？游天虹不敢再想下去。

只見那些警探們衝進了車行之內，爲首一人表明身份並出示了一張入屋搜查令。

車行裏的人在毫無抵抗的情形下，只好讓他們徹底搜查。

但是，說也奇怪，經過一番搜查之後，他們竟然一無所獲！

變了色的汽車，雖然開走了，但是范夫人呢？

游天虹和小牛冷眼旁觀，也感到了無限驚奇！

小牛自言自語地說道：「范夫人根本就未離開那間小屋，這班警察……」

小牛還未說完，游天虹突然打斷他的話題道：「小牛，他們不是警方的人！」

小牛呆了呆：「你說什麼？」

「我說他們不是警方的人，你看！警方車輛的編號，全部加上『AM』在號碼的前面，但這些都沒有。」

小牛恍然大悟，低聲叫了起來：「原來他們都是僞裝的！」

游天虹說道：「照情形看來，或者這件事與『玫瑰會』有關，大概是范植把范夫人的事告訴了那個靈媒沙拉。小牛，這是我們要查清沙拉的好機會，趁他們還未出來，快躲到他們的汽車的行李箱裏去。」

他們師徒二人，分別躲到兩輛停在路旁的汽車的行李箱裏去。

大隊人馬在「三蛇車行」內一無所獲之後，乘車離去。

車隊果然沒有駛回警局裏去，直開往海堤大道。最後駛進了七號碼頭附近的一間大貨倉裏面。

游天虹和小牛分別躲在兩輛汽車的行李箱裏，無法看見外間的情形，但却可聽見他們的談話。

「你們怎麼空手而回？」這是沙拉的聲音說。

「我們全都搜過了，不但找不到那輛汽車，連范夫人的影子也沒有。」一個男子的聲音道。

「但是，范植明明在電話中告訴我，是東方大道那間三蛇車行。」

「不錯，的確在東方大道有間三蛇車行，車行後面也有一塊空地，同時也有一間小屋，但小屋只是堆放雜物的。」

「范夫人會不會被收藏在雜物堆裏？」

「不可能的，我們都搜過了。」

「這麼說來，姓游的分明在愚弄范植，他居心何在呢？莫非他在懷疑什麼？」沙拉好像自言自語地說，「我一定要教訓一下他，好讓他知難而退！」

聽到這裏，游天虹不禁打了個冷顫，警局內沙拉向探員施術的一幕又重現眼前，他心裏想：很厲害的女巫！但他深信，這一定不是什麼法術，可能內裏蘊含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與陰謀。

另一方面，小牛困在汽車的行李箱內幾乎要窒息了，他迫不得輕輕將蓋子揭開了少許，豈料這一揭，却揭出聲音來了。

小牛心裏一凛，知道行踪已經敗露，立即先發制人，自行李箱中一躍而出。

其中一名大漢驚叫起來：「他就是小牛，小心！」

數名大漢立即擺好了陣勢。

沙拉一聲令下：「抓住他！」衆大漢立即齊齊湧上。

小牛面對着蜂湧而至的數名彪形大漢，早料到一定會寡不敵衆，於是大喝一聲道：「慢着！」

各人呆了一呆！

「我不是來打架的，你們何必這樣？」小牛說道。

沙拉喝叫道：「不要聽他囉嗦，制服他再說！」

衆大漢不敢違抗，大喝一聲，分別由四方八面，一湧而上。

小牛不敢怠慢，揮舞着手中的「士巴拿」，沉馬進招，步履輕靈，轉眼間已傷數人，衆大漢紛紛倒退，獃在一旁。

沙拉突然合十閉目，口中喃喃自語。

游天虹這時正由另一輛的行李箱偷窺外面的情形，他以爲小牛一定是寡不敵衆的，正想加以援手之際，却無意中看到了眼前這種怪現象。

游天虹呆在行李箱中，還未想出該怎麼辦的時候，已聽到小牛一聲怪叫，隨即便倒了下去。

游天虹雖然始終懷疑沙拉的巫術，但眼前的一切又怎樣解釋呢？他實在也看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數名大漢一湧而上，將小牛綑綁起來。

就在這時，沙拉張大了眼睛，但她的視綫並非向着小牛，而是望着他所處之車箱，他心裏不由得一凛。

「姓游的，何必鬼鬼祟祟？出來吧。」沙拉厲聲地說。

這時衆大漢紛紛湧至游天虹所處的汽車四周，游天虹無可奈何地走了出來。

沙拉說道：「姓游的，你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好奇。」

「只是爲了好奇？剛才爲什麼要欺騙范先生？」沙拉轉了一個話題。

「不，我沒有欺騙范先生。」游天虹說：「我姓游的，不是這樣的人，范夫人的確是給那帮人抓進了三蛇車行內。」

「但是，我們找不到。」

「你的手下全是飯桶，汽車雖然給人改頭換面之後開走了，但范夫人一直沒有離開，小牛一直看守在那裏。」

沙拉瞥了衆大漢一眼，問道：「姓游的，你到底是帮着那一邊的？」

游天虹心裏想，這是了解沙拉，偵查「玫瑰會」的好機會，一定要好好把握，游天虹呆呆地望着沙拉，他英俊的外表，令沙拉看得呆了好一會，她獃在那兒。

游天虹用一個很特別的眼神凝視着沙拉說道：「誰給我好處，我就帮誰。」

「好的，我們談談。」沙拉不加思索地說



道。

游天虹走了過去。

沙拉在一個木箱上坐了下來，她身旁那幾名大漢分別戒備着。

沙拉問道：「你怎麼會發現范夫人被人擄去的？」

「我跟踪他們。」

「就像現在一樣嗎？」

「不！我用我的汽車。」游天虹說：「當我看見他們把車子開入三蛇車行後，便跑到電話亭去通知范植。」

「你的確有點本領，可是，你爲什麼會躲進我們的汽車裏？」

「我發現你們是僞裝的警察，我會告訴你這是爲了我的好奇心。」

沙拉頓了頓又問道：「今天，你爲什麼鬼鬼祟祟的，在這兒附近窺伺我們？」

「昨夜有人介紹我們加入你們的『玫瑰會』。」

「誰？」

「關錦雄。」

沙拉臉色一沉問道：「你認識關錦雄？」

「是的，而且還是好朋友，他爲人很豪爽，我喜歡他，就是不明白，你們爲什麼要殺死他。」

「你說甚麼？」沙拉問。

游天虹重複說道：「我不明白，你們爲什麼要殺死關錦雄。」

沙拉慎重地說：「我們沒有殺死他，你也看到今天的早報了吧？他是給毒蛇咬死的！」

「這不是巫術的一種嗎？」游天虹故意問道。

「不！我不會用這種方法殺人；而且，我不妨告訴你，我也正在調查這件事。因爲關錦雄是我們『玫瑰會』開國功臣之一。」

游天虹突然好像想起了什麼，伸手進衣袋裏，立即給他身旁的一名大漢喝住：「不要妄動！」

游天虹擺出一副啼笑皆非的樣子說道：「我對你們有了很深的誤會，想不到你們對我的誤會更深。」

沙拉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想給你看一些證物。」游天虹說：「那是關錦雄死前交給我的。」

「什麼證物？」

游天虹自口袋中摸出那張印上夜光漆的咭紙，道：「關錦雄死前把這東西交給我，一句話也沒有說，但我有理由懷疑他是被人謀殺的，所以，我要找出兇手來。」

「這麼說來，我們的確是誤會了，你找錯對象了。」

她將那張咭紙交給他身旁的朱琳琳，朱琳琳戴着一副茶色眼鏡，細心地檢閱着。

游天虹不知道她憑甚麼辨別眞僞，總之，她非常熟練地看了幾眼，然後，把它交還給沙拉。

沙拉看着朱琳琳，她點點頭。游天虹不明白她們的用意，在等待着她們的反應。但是，無論如何，他也要混進「玫瑰會」，了解其中的內幕的，還有沙拉那靈驗的占卜術，她果眞憑那副紙牌，就能知人們的過去未來嗎？尋根究底，是「千門奇俠」的一貫作風。

沙拉道：「這張花咭，的確是關錦雄的，這證明你沒有說謊。」沙拉想了想說：「如果你要加入我們的組織，可沒有那麼容易。」

「以前常聽關錦雄說，『玫瑰會』可以給人們帶來無限的快樂，我只想盡情地享樂一下，只此而已。」游天虹說得很輕鬆。

「不過，你的身份異於常人，我們也不輕易相信你。」

「那是說，你正式拒絕了？」

「那又未必。」沙拉說道：「除非你肯爲我們做一點事，以表示你的誠意，否則，恕我不能接受你。」沙拉對游天說話，還是很禮貌的，在有意無意間，她總是眼定定的注視着游天虹。

游天虹心裏想：看情形，我要加入玫瑰會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於是，他說道：「你要我爲你做點什麼事？」

「你也知道，眼前有一帮人與我針鋒相對的。」

「你是指三蛇車行那班人？」

「是的，我們還不明白他們的來頭。」

「我可以爲你查一下。」

沙拉想了想，又說：「如果你能够把范夫人救回來，我們當然更加相信你。」

「給我一些時間吧！」

「你可以立即離開這兒，開始你的行動，只要留下你的徒兒作人質就行了。」

游天虹忽然沉下臉來說道：「你太不相信我了。其實，如果我要逃走，早就走了，如果你不相信的話，我們可以演習一次！」

游天虹說完之後，立即拿起一根木棒向着身旁的兩名大漢橫掃過去，大漢一時措手不及，登時給他擊倒地上，沙拉大吃一驚，叫道：「別放走他！」

可是，游天虹身形翻滾之間，早已躍登一堆木箱之上；待兩名打手撲到之時，木棒一點，黑影一晃，人却失了踪。

沙拉算是開了眼界，她彷彿在看馬戲班表演一樣，看得怔怔地出了神。

等到她清醒過來的時候，才發覺到事態嚴重，立即叫人緊守門戶，同時嚴密看守小牛；然後在貨倉之內，展開地毡式的搜索。

可是，說也奇怪，整間貨倉搜遍了，却找不到游天虹的踪跡。

沙拉斥責打手們剛才太過輕敵，實際上她也幾乎不敢相信游天虹剛才那種閃電式的驚人身手。

就在這時，貨倉的電話響了起來，沙拉大吃一驚，連忙搶過去接聽，她原以爲對方一定是游天虹的，但出乎意料地，他却是范植。

范植在電話中說道：「我剛才接到我太太的電話，她說給人帶出了市區，目前仍很安全，但對方要求和你談判。」范植帶着哀求的口吻說道：「沙拉小姐，我求你帮帮忙，無論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必須保證我的妻子能平安歸來，我不能失去她，沙拉，求求你。」

沙拉道：「范先生，你放心吧，范夫人一定會平安歸來的。」

電話剛掛斷了綫，又响了起來。

沙拉心情有點緊張地拿起了聽筒，她心裏想：這次一定是對方打來的。

出乎意料地，對方竟是范夫人！沙拉本想問她現在的情況如何，但還未說出口，對方已換了一個男人的聲音。

那男人用低沉的聲音，說道：「女巫，你聽着，如果你想知道關錦雄是怎樣死去的，如果你想我們放走范夫人，現在我們不妨談判一下。」

「你到底是什麼人？」

「別理會我是誰，總之，你不會沒有聽過『三蛇帮』這個名字吧。」

「三蛇帮」沙拉若有所思地說：「毒蛇，原來是你們用毒蛇把關錦雄害死的。」

「哈哈……」對方一陣狂笑之後說道：「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法殺死關錦雄，當然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對付范夫人和你！」

沙拉吶吶地說：「我們跟你們無仇無怨，爲什麼要對付我們？」

（未完・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賈老二查出章通和徐錦章勾結，出賣雲龍山莊，使莊主和全莊七十二口齊遭殺戮，便用計先將章通殺掉，再將徐錦章交由聞天聲、徐少華親自將他處決，出來後又將田有祿捉弄一番才將他殺掉，為了掩飾對方耳目，又將藍如鳳改扮為辛有恒、汪友諒扮徐錦章、陸其琛扮田有祿、柳飛絮扮章通……仍司管原來職責，以便和對方聯繫，雲龍山莊就等於從對方手中奪回來，然後再和聞天聲商量，決定部署人手，進軍白骨門，在路上遇到樵、獵二叟攔截，由徐少華擊退他們，再行一段，已來到月華峯的迎賓亭，見白元亮總管手持秋水寒說是假的……

## 白骨門受挫　小老頭說項

要知賈老二一向把雲龍山莊總管看得很重，有人瞧不起他這個「總管」，是他最火的事了。

白元亮突然仰天發出了一聲長笑，說道：「你們到了月華峯下，還敢如此放肆麽？」

「哈哈哈哈！」賈老二隨着也拍手大笑道：「白元亮，你可知道咱們少莊主的來意嗎？」

白元亮不覺一怔，問道：「是什麽來意？」

「嘻嘻！」賈老二聳着肩，笑道：「事情是這樣，你們白骨門擄人勒索，要咱們以劍易人，咱們照辦了，不過少莊主仔細思量，覺得雲龍山莊毀後重建，創業維艱，白骨門可以擄人勒索，以劍易人，此例一啓，日後難保不會有人效尤，因此準備親自來向貴門索還秋水寒……」

他嚥了一口口水，不待白元亮插口，接着又道：「那知果不其然，咱們莊上的柳姑娘，藍公子又相繼失踪，對方開出條件，指明要咱們以劍易人，少莊主因此事由貴門開端，是始作俑者，雲龍山莊要在江湖立足，豈能任人勒索？所以親自趕來析城，不僅要貴門交出勒索去的秋水寒，還要貴掌門人白靈君嚴懲覬覦秋水寒做出敗壞貴門聲譽的逆徒，向雲龍山莊，向江湖上作一個嚴正的交代，你老弟方才說咱們放肆，到底是誰放肆呢？」

白元亮氣得臉色鐵青，點頭道：「好，好，你們果然是來找事的了。」

「不！不！」賈老二連忙搖手道：「不是找事，咱們是來找公道的。」

白老亮沉聲道：「很好，在下守候在此，就是等候諸位前來的，那就不用多說，請到上面奉茶吧！諸位馬匹可以留在這裏，敝門自會有人照料。」說完，右手朝衆人抬了抬。

賈老二輕哼一聲，自言自語的道：「白骨門的人，看來都不講禮數的，咱們雲龍山莊來了聞三老爺，少莊主，和史公子，他們却只派出一個總管來迎接，難怪江湖上人會批評白骨門的人自狂自大了。」



敢在白骨門前，如此冷嘲熱諷的，當眞從未有過。

白元亮聽得幾次都要想發作，但還是硬忍了下去，只作不聞，舉步走在前面領路。

經過迎賓亭，是一條相當寬闊的登山石級，兩旁古木參天，濃陰蔽日，不時可以聽到清脆的鳥鳴！賈老二搶到前面，跟在白元亮身後而行　接着是聞天聲，徐少華，史琬，丁藥師祖孫，以及胡老四等四人。大家的馬匹就留在迎賓亭前面，此時就魚貫拾級而登。山道頗多轉折，你走了一段路，就看不到前面，也看不到後面，所能看到的只是你現在所走的一段山路。賈老二跟在白元亮後面，忍不住尖着聲音問道：「喂，白老弟，你們登山道路是不是只此一條，後山還有沒有路上山的？」

白元亮不耐煩的問道：「你問這個幹嗎？」

「沒什麽，小老兒只是隨便問問罷了！」賈老二嘻的笑了一聲，說道：「如果山路只有一條，貴門那就眞個是一夫當關，萬夫莫上，若是後山也有路可上，那麽……嘻嘻，前山固然險要，後山也許更險，但……」

白元亮回頭怒聲道：「但什麽？」

賈老二忙道。「沒但什麽，小老兒只是想着就說，一點也沒什麽。」

聞天聲却聽得心中不由一動，暗忖道：「聽賈老二的口氣，莫非後山會出事不成？」

這話在白元亮聽來，只當賈老二喜歡多咀，沒事找話，嫌他嚕嗦；但聞天聲是知道賈老二底細的人，他說的話，自然要仔細琢磨了。

一回工夫，他們已經走到半山腰上，來至一處斷崖，兩山之間，有一道懸空的石樑，少說也有八九丈長，下臨絕澗，水勢奔騰，石樑寬不盈尺，遍生苔蘚，似是很少有人通行。

這段路當然很險，但自然難不到這一行人。通過石樑，又有一條平整的石路，繞着山腰行去。

行約半里，等轉過山腰，眼前忽然開朗，那是山坳間的一片平地，只有數十畝光景，鋪着平整的石板，四周設以石欄，迎面一座白石牌坊，中間刻着三個擘窠大字：「白骨門」，髹以黑漆，老遠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白石牌坊裏面，中間是一條石板路，本來只是一片廣場，因兩旁放置了一列盆栽花木，就變成了寬闊的大路，使廣場劃分為左右兩區。

大路盡頭，已是一片山坡，又有數十級石階，階上才是依山而起的巍峨宮闕，就是江湖上所稱的「白骨神宮」了。

一行人由白元亮領着剛跨進白石牌坊，就看到右側廣場上站着兩個白衣人。

一個年約五旬左右，黑鬚飄胸，雖是中等身材，但氣勢不凡，大有顧盼自豪之概。一個是神情冷傲的少年，那人正是白少游。

這兩人身後，大約有二三十名同樣穿着一色白衣的劍士，個個神色落寞，傲岸之中，帶着一份肅殺之氣！

白元亮一眼看到黑鬚白衣人，立即趕上幾步，抱拳道：「啓稟三莊主，和雲龍山莊少莊主徐少華同來的還有馬陵先生聞天聲、丁藥師祖孫和一位姓史的公子。」

他口中的「三莊主」，自然是白靈君的三子白元浩了。

白元浩一手摸着飄胸黑鬚，只「唔」了一聲，連看也沒朝大家看上一眼，只是沉聲問道：「你問過徐少華，他把秋水寒帶來了沒有？」

賈老二沙着喉嚨叫道：「喂，白老弟，這位是誰，你該先替咱們聞三老爺、少莊主引見引見才是！」

白元亮因自己是白骨門的總管，按江湖禮數，不好對來客失禮，這就說道：「這是敝門三莊主。」

賈老二連忙說道：「這是敝莊聞三老爺。」

白元浩似嫌賈老二多咀，轉臉問道：「此人是誰？」

賈老二不待白元亮開口，就湊上兩步，聳着肩諂笑，說道：「小老兒是雲龍山莊的總管賈老二，嘻嘻，西貝賈，排行老二……」

站在白元浩身邊的白少游冷聲說道：「徐少華，你敢用贋劍欺騙白骨門，胆子不小，我三叔問你，可曾把秋水寒帶來了麽？」

「哦，嘻嘻！」賈老二接口道：「你是白骨門的白少莊主！不是小老兒多咀，咱們少莊主是來跟你們情商，希望貴門能把秋水寒賜還，咱們才能拿劍去換回聞三老爺的義女和少莊主一個結義兄弟，怎麽還會有秋水寒呢？」

白少游勃然變色，喝道：「賈老二，本公子沒有問你，你給我站開去。」

「白少莊主這話就不對了！」賈老二忽然臉色一正，一本正經的道：「當日貴門總管白老弟持信前來雲龍山莊，就是和小老兒接頭的，小老兒可以說是原經手人，你們白骨門擄人勒索，要咱們以劍易人，少莊主一口答應，親自把秋水寒當面交給白總管，白總管驗看之後，才放人的，咱們如果隨便交出一柄假劍，白老弟豈肯放人？」

白少游喝道：「你給我住口！」

「小老兒總得把話說完……」賈老二聳着雙肩，繼續說道：「不料有人覬覦秋水寒，學着你們把聞三老爺義女柳姑娘和少莊主結義兄弟藍公子兩人，神不知鬼不覺的擄去，依樣葫蘆，也要咱們以劍易人，咱們已經把秋水寒送給貴門，那有第二柄秋水寒？所以少莊主只好親自上貴門來，希望貴門念在同道之誼，賜還秋水寒，你們竟然搶先說什麽秋水寒是假的，這不是存心坑人……」

白少游瞋目喝道：「賈老二，你再敢胡說八道，逞口舌之利，本公子就一劍劈了你！」

「啊！哇！」賈老二縮縮頭道：「白少莊主這是要殺人滅口！」他回身指指徐少華等人，又道：「白少莊主就是殺了小老兒，咱們還有許多證人，你們也休想把秋水寒吞沒了。」

白少游冷笑一聲道：「你以為進了白骨門牌坊的人，還想活着出去？」

史琬聽得大怒，冷哼道：「白骨門有什麽了不起？我眞沒見過天底下有這樣狂妄無知的人！」

白少游目光逼視，喝問道：「你說什麽？」

史琬冷聲道：「你耳朶沒聾，本公子說什麽你沒聽見？」

聞天聲眼看兩人，起了爭執，要待開口！

賈老二悄聲道：「聞三老爺，你別出聲，白少莊主年輕好勝，讓史公子教訓他也好。」

他說話尖聲尖氣，雖然不算很响，但白少游那會聽不見，不覺勃然大怒，一手按劍，喝道：「你找死！」

史琬不屑的道：「找死的不知道是誰呢？」

「鏘！」白少游長劍出鞘，朝前一指，喝道：「你亮劍！」

史琬咀唇一披，哼道：「你有多少能耐，只管使來，本公子不妨讓你先出手，也可以讓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光在家門口狂吠亂咬，那不過只是看門狗而已！」

白少游目空一切，狂傲自大，那還忍耐得住，厲聲喝道：「小子，看劍！」右腕一振，長劍如白蛇吐信，倏然出手，朝史琬刺去。

史琬豈是省油的燈，沒待對方長劍刺到，手腕一抬，就已掣出長劍，再一翻腕，「拍」的一聲壓住了白少游刺來的劍尖，冷笑道：「就憑你這出手一劍，原來也稀鬆得很！」再一抬腕，劍尖就朝白少游咽喉點去。

她只一翻腕，一抬腕之間，白少游雖然出手在先，却被她搶去了先機！這一招，直看得負手站在後面的白元浩不禁臉色微變！他自然知道白少游出手並不慢，却沒想到史琬出手竟然比白少游還要快，甚至連他也看不出史琬是如何搶得先機的？

白少游第一招上就被人家搶去先機，尤其史琬出言尖刻，一時之間不由氣得滿臉通紅，但人家劍尖已朝咽喉飛快的點來，自己長劍方才被壓了下去，再待揮劍封架，已是萬萬不及，只好上身一仰，往後退下半步。

史琬可得理不讓人，跟着跨上半步，右手轉動，刷刷兩劍緊隨着刺出，一面冷聲道：「怎麽，你小子不會使劍？」

白少游被他激怒得幾乎發狂，口中大喝一聲，奮身撲上，全力發劍，一口氣刺出了九劍。不，九劍之後，劍勢不懈，緊接着又是九劍，第二個九劍之後，緊接着又是九劍！

他使出來的乃是「九九追魂白骨劍法」，接連不斷可以使出八十一記劍招，一劍緊過一劍，快得如同電閃風飄，故有追魂之名，是白骨門中最厲害的一套劍法，白少游也是最近才練會的。

九劍連環，連綿不絕，但見劍光連閃，有若靈蛇，精芒流動，左右飛飄，四面八方，俱是他的劍影，劍勢之利，凌厲無前！

聞天聲看得暗暗攢眉，惟恐史琬會有閃失，忍不住高叫道：「少華，史姑娘只怕……」

賈老二沒待他說完，就搶着說話，笑道：「聞三老爺只管放心，古人說得好，一物必有一制，白少莊主劍法縱然厲害，史公子足可制得住他，你老不用替史公子担心。」

就在他說話之時，突聽一陣密如連珠的「叮」「叮」劍鳴，傳了過來！

劍劍相擊，應該响起鏘鏘金鐵交鳴之聲，但傳來的却是「叮」「叮」輕震，這聲音聽到大家耳中，因爲在場的，不論敵我，都是練劍多年的人，誰都聽得出只有兩支劍尖相撞，才會發出這種「叮」「叮」之聲，難道動手的兩人，都只用劍尖相撞？

要知此時白少游劍勢正使到急處，每一劍都快若閃電，史琬對他使出來的劍招，都要用劍尖去接，針鋒相對，豈不是不可思議之事！

這一陣「叮」「叮」「叮」之聲乍起，雙方所有目光不期而然都凝足目力朝兩人劍尖上投去！

大家想到的一點不錯！白少游作出「九九追魂白骨劍法」，劍勢一劍比一劍快，幾如無數尖錐，密集朝史琬身上刺去。史琬似是毫不在意，你劍勢加快，她長劍也同樣快了起來，你劍尖密集刺到，她長劍也隨着翻起，幻出一蓬劍芒，向身外綿密洒開！

也許她只全力運劍，照着劍譜施展，但每一點劍芒，正好接住白少游刺去每一支劍尖，就是目力最好的人，也無法對着如此精確，就像針鋒相對，才响起一連串的「叮」「叮」「叮」之聲！

因爲雙方長劍都使得極其快速，先前白少游還沒覺得什麽，但時間稍久（所謂時間稍久，其實也只是第一個九劍使完，第二個九劍接着使出，第三個九劍堪堪繼上，前後也不過轉瞬工夫而已），就感覺不對了！

因爲自己使出來的，是以九劍爲一組，一組接一組的刺出。對方是化解自己劍勢，應該是接住自己第一組九劍之後，自己發第二組，他再接自己第二組九劍，自己再發第三組九劍，他再接住自己第三組九劍，才對！

如今不同的是，自己第一組九劍，他接住了，但他在接住自己第一組九劍之時，好像多了一點劍芒，自己要用第二組九劍的前面一劍去接住他多出的一劍，這一來，自己第二組九劍，就只剩下八劍，等他接下自己第二組八劍之時，竟似多出了兩點劍芒，自己就要用第三組九劍的前面兩劍去接住他多出的兩劍。於是自己的第三組只剩下七劍，而對方的第三組依然有十支劍尖，比自己就多出了三劍之多。

也就是說自己這套「九九追魂白骨劍法」，每組只有九劍，而對方的每組却有十劍，自己每使出一組，對方就比自己多出了一劍，這一來，等自己使完八十一劍之際，對方豈不就比自己多出九劍，那時自己就將無可化解了！

他使到第四組九劍的時候，心裏已經想到了，但此時雙方以快打快，一劍甫出，第二劍繼續出手，綿密無間，你縱然想停，也欲罷不能，無法停得下來，只好咬緊牙關，加緊發劍，心中却一直思索着自



己使完八十一劍之後，如何應付對方比自己多出來的九劍。

這一段話，除了白少游自己心裏明白，就是他三叔白元浩無法從兩人劍招上看得出來，因爲雙方互相攻拒，不到最後是不會發現的。

兩支長劍，看去快速相等，劍芒密集，劍劍相接，「叮」「叮」之聲一路下來，不絕於耳！這是江湖上從未有過的一場奇特打鬥，那有兩人一直用劍尖接觸的？因此大家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兩人劍尖之上，跟着「叮」「叮」「叮」之聲，一路聽了下來。

雙方劍招愈出愈快，「叮」「叮」「叮」之聲也隨着愈來愈急，就在大家一路傾聽之際，「叮」「叮」「叮」之聲突然停止，一片劍芒也隨着消失，只聽一聲大吼，緊接着响起！

原來白少游一直在思索着自己八十一招劍法使完之時，該如何擋開對方九劍？直到他把一套「九九追魂白骨劍法」使完，還是想不出如何化解對方攻勢？一時不覺橫上了心，使到最後一招，左手抬處打出三支白骨針。

那知史琬劍芒密集如雨，三支白骨針堪堪出手，就被劍芒磕飛，一簇九劍比閃電還快，襲上白少游身前九處大穴，白少游大叫一聲，往後便倒，身上九處劍傷，鮮血涔涔，人已昏了過去。

這還是賈老二以「傳音入密」告訴史琬：「史公子，你最後一招，千萬不可出手太重，咱們才有戲唱！」

史琬平日對賈老二雖然時常吹鬍子、瞪眼睛，但在緊要關頭，還能聽賈老二的話，因此劍勢出手，一點就收，只不過點了白少游九處穴道，刺破一點皮肉而已！

白少游大叫出聲，往後倒去，白元浩、白元亮不由得大吃一驚，兩人不約而同飛身而上。

白元亮急忙扶住白少游，白元浩面現鬱怒，沉喝一聲道：「小子，你還不給我站住？」

史琬已經退了下去，聞言轉過身來，一手按劍，冷冷的道：「我只是嫌他狂妄，才點了他九處穴道，劍傷極輕，若是眞要殺他，你此時趕出來不是太遲了嗎？你不會過去瞧瞧，白少游死了沒有？」隨着話聲，「鏘」的一聲返劍入鞘，沒再去理會白元浩，自顧自的退了下去。

白元浩担心的是侄兒的傷勢，聽史琬口氣，白少游好像傷得不重，忍不住回頭問道：「元亮，少游怎麽了？」

白元亮對史琬說的話，自然也聽到了，低頭查看，發現白少游果然只是九處皮肉之傷，就舉手推開了他身上受制的穴道，一面取出刀創藥敷在白少游創口，一面抬頭道：「劍傷還不算重。」

白元浩道：「把他送進去。」

突然轉過身來，目注史琬，沉聲道：「小子，你給我出來。」

史琬是個急性子的人，聞言氣道：「你就是白靈君的第三個小子？哼，原來你也是一隻看門狗，只會在自家大門口吼吼的，出來就出來，誰還怕了你不成？」正待迎着上去。

「史公子且慢！」賈老二忽然伸手一攔，說道：「小老兒有句話要問他。」

史琬方一住足，賈老二已迎了上去，拱拱手道：「白三莊主，小老兒想問你一句話，只有一句……」

他用左手食指豎了一豎，還沒說出話來。

白元浩沉聲道：「有話快說。」

「是、是。」賈老二連連點頭，接着道：「小老兒是想問你白三莊主，作得了主？作不了主？」

白元浩道：「白某作得了主怎麽樣？作不了主又怎麽樣？」

「哦！」賈老二縮了一下頭，笑道：「咱們遠上貴門，是來向貴門情商，賜還秋水寒的，咱們事情還沒談好，就要動手，豈不傷了兩家和氣？再說，眞要動手，只怕對貴門不利……」

他後面這兩句話，眞是畫蛇添足，不說也罷，說了這兩句話，可聽得白元浩仰首向天，發出一陣怒笑，問道：「你們能對白骨門如何不利？」

「不，不，你老誤會了！」賈老二搖着手，一面又連連頓脚，陪笑道：「小老兒的意思是說咱們遠來是客，如果在你們大門前動起手來，江湖上人就會說貴門慢客，而且還仗勢欺人，對貴門聲譽，不是大大的不利嗎？」

說到這裏，又「哦」了一聲，聳着肩問道：「哦，對了，白三莊主，你對秋水寒，作得了主嗎？」

「哈哈！」白元浩仰首打了個哈哈，目光一注，射出兩道森寒如電的目光，沉聲道：「你們用假劍欺騙本門，本門正要找你們交出眞劍來，這柄假劍只管拿去，今天不交出眞劍，你們一個也休想下得山去。」

話聲一落，大袖展處，飛出一柄八寸長的短劍，朝賈老二身前飛來。

「你們造了一柄假的，把眞的吞沒了。」賈老二口中說着，慌忙伸手接住，低頭看了一眼，果然就是自己倣製的一柄，就急忙點頭道：「就是這一柄，怎麽會是假的？少莊主得來的就是它，一點也不假，它……假在那裏？」

這話是說徐少華得到的本來就是一柄假劍了！

白元浩看他臉上神情不像有假，一面哼道：「你試試就知道了。」

「好吧！」賈老二答應得很快，把手中八寸長的假秋水寒一抬，說道：「白三莊主要賜教的話，小老兒就用這柄短劍向白三莊主討教好了。」

白元浩方才只是說要他試試這柄劍是眞是假？沒想到賈老二會錯了意，說成自己要和他動手了。但賈老二既然說出口來，等於向自己挑戰了，自己身爲白骨門三莊主，又豈能退縮，聞言大笑一聲道：「好，好，賈總管果然豪氣凌雲，白某佩服得很，你可以發招了。」

賈老二依然笑嘻嘻的道：「白三莊主只管請，小老兒只是想證實一下這柄秋水寒的眞假而已，你老只管請發招！」

「好！」白元浩沉喝一聲：「那你要小心了！」右手抬處，一招「白骨迎風」，長劍朝前平推出去。

「白三莊主也小心了！」賈老二學着

他的口氣，左手握鞘，右手朝前劃出，只聽「刷」的一聲，八寸長的秋水寒隨着出鞘，在這一瞬間，突然幻起一道幾乎有丈許長的淡青色劍光，朝前揮起，森森劍風，逼人生寒，緊接着又是「咻」的一聲，把白元浩遞出的長劍一下削爲兩截，墮落地上。

劍光一現即隱，賈老二早已還劍入鞘，左手握着劍鞘，右手抱拳，連連拱手，臉含歉意，說道：「白三莊主恕罪，小老兒功力不足，劃出劍去，控制不住，把你老的長劍削斷了，眞是對不住，但也可證明這柄秋水寒，應該不是假的了。」

白元浩手持斷劍，怔立當場，半晌說不出話來，這柄秋水寒明明是假的，方才賈老二一劍劃出，劍氣暴長，一下就削斷了自己手中一柄百煉精鋼的長劍，有如切瓜一般，那就不假了。

如果說此劍是眞的，那絕不可能！如果說劍是假的，那就更不可能！

耀目青芒，暴長的劍氣，絕假不了，否則如何削得斷自己手中的百煉精鋼長劍？但要以一柄普通短劍，能發出尋丈光芒，森寒劍氣，除非這使劍的人已經練成上乘劍罡功夫，憑他賈老二像嗎？他只是雲龍山莊的一個總管，那會有這大的能耐？

就在此時，但聽一聲嘹亮的長笑，傳了過來，白元浩陷入沉思的人忽然驚覺過來，暗道：「是老大出來了！」

大家凝目看去，只見從山坡石階上走下來的一共有五個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個鬚髮斑白的高大老人，此人少說也有七十光景，腰背挺直，步履輕快，只是臉色微見青白，這是練「白骨神功」的特徵。

他身後一個年約六旬四五，瘦高身材，神情極爲嚴肅。第三個則是剛才護送白少游進去的白骨門總管白元亮，後面還有兩個人則是年在四十左右，一身勁裝的劍士。

賈老二低聲道：「好了，好了，白骨門的大莊主，二莊主都出來了，啊，白骨神宮的三位主腦人物全出來了，難道不怕白骨神宮空虛嗎？」

他口中的「大莊主」，「二莊主」，自然是白元規和白元輝了。江湖上人，也許早就聽到過白骨三英的名號，但却很少有人親眼見到過白骨三英。

今天，憑區區淮揚派一個雲龍山莊，就驚動白骨三英一齊出來，眞還是異數，就憑這一點，只要傳出江湖，雲龍山莊就會一日之間，身價百倍。

白骨三英平日連各大門派都不放在眼裏，何以此刻不過是來了區區一個淮揚派的雲龍山莊少莊主，就會驚動白骨門大莊主、二莊主連袂出宮來呢？

那是因爲大莊主白元規看到獨生兒子身上的九處劍傷，使他太爲驚慄！要知「九九追魂白骨劍法」，乃是白骨門最上乘的鎭門劍法了，三百門下弟子，不到某一程度，是不准練習的，除了三位莊主以外，門人中練會這套劍法的，不過十一二人而已。

此可見白骨門是如何重視這套劍法了。如今竟然從白少游的身上，發現了一個極大秘密，那就是白骨門視作無上神通的鎭門劍法——「九九追魂白骨劍法」，竟然被人破解無遺，怎不敎他看得驚駭不已，急忙偕同二弟元輝一起出來，要瞧瞧這破解本門劍法的究竟是何等人物？

閒言表過，却說白元規走近現場，白元浩趕緊抱抱拳道：「小弟無能，驚動了大哥。」

白元規巨目一掄，看到地上斷劍，神色更爲之一變，接着目光一抬，兩道冷電般的眼神朝聞天聲、徐少華等人投來，口中沉笑一聲，道：「淮揚派雲龍山莊的好朋友，賁臨敝門，兄弟迎迓來遲，多多恕罪。」

他只是口中說着，連手都沒拱一下。

白元亮趕緊跨上一步，拱着手道：「這位是敝門的大莊主。」接着又指指白元規身後的白元輝道：「這位是敝門的二莊主。」

聞天聲連忙抱拳，道：「兄弟久聞貴門白骨三英盛名，今天得瞻道範，幸何如之？」

賈老二搶前一步，拱着手，笑嘻嘻的道：「這位是敝莊的聞三老爺。」接着又指指徐少華道：「這位是敝莊少莊主。」

白元規沒有理他，只是沉聲說道：「是什麽人劍傷小兒，白某要見見其人。」

他急於要知道的就是破解「九九追魂白骨劍法」的人。

史琬看他一副盛氣凌人的模樣，心中不禁有氣，應聲道：「是我。」舉步跨了上去。

賈老二聳着肩急忙跟上一步，諂笑說道：「他是敝莊少莊主的結義兄弟，史公子。」

白元規目光一注，看到史琬只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小伙子，猜覺微微一怔，問道：「你叫什麽名字，是何人門下？」

「我叫史琬。」史琬挺了挺胸，問道：「你呢，你叫什麽名字？」

「哈哈！」白元規洪笑一聲，說道：「你小小年紀，胆敢對白某如此說話？」

史琬也學着他仰天夭笑一聲道：「史某看你是這樣問我的，我已經回答你了，我不知道你叫什麽名字，也同樣問你，這有什麽不可？與我年紀大小何干？」

白元規聽她笑聲，心中不禁一動，忖道：「原來此人還是個女子！」當即沉哼一聲道：「小姑娘，白某問妳何人門下，妳還沒告訴白某。」

史琬被他這聲「小姑娘」叫得粉臉不禁一紅，立即臉色一沉，哼道：「你管我是男是女，我沒有師門，無可奉告。」

白元規注目問道：「妳方才和小兒動手的那套劍法，是跟什麽人學來的？」

「你管我跟誰學的？」史琬披披咀道：「我早就會了。」

白元規道：「小姑娘令尊是誰？也許令尊是白某的舊識……」

「家父一向不在江湖走動。」史琬道：「不會認識你白大莊主。」

白元規耐心的又道：「妳且說出來給白某聽聽，也許咱們是老朋友了。」

賈老二聳着肩嘻的笑道：「史公子說不是，一定不會是的了，不然，你白大莊主見多識廣，怎麽會連老朋友的劍法家數都認不出來？」

你別看他平時說話嚕嗦，緊要關頭，



往往被他一語道破！

史琬冷笑道：「你不說，我也不會上他當的。」

白元規老臉不覺一紅，怒道：「小丫頭，白某只因妳可能是故人之女，才不好難爲妳，妳以爲白某不能把妳擒下嗎？」

他老羞成怒，這話就是準備出手了。

史琬長劍橫胸，說道：「把我擒下，說得倒是容易，你來試試看？」

白元輝叫道：「大哥，要把這小丫頭拏下，何用大哥出手？」隨着話聲，大步走了上來。

徐少華道：「二弟，妳退下來。」

賈老二聳着肩尖聲道：「少莊主，就讓史公子和他動手好了，你留一手，還要對付他們老大哩！」接着又以「傳音入密」說道：「放心，小老兒不會讓史公子吃虧的。」

徐少華聽他這麽說了，才算放心，也後退了一步。

史琬眞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右手揚處，「鏘」的一聲抽出長劍，冷然道：「你是白元輝？是不是想領敎領教本公子的劍法？」

要她說幾句氣人的話，那是想都不用想的。

白元輝是白骨門中的二莊主，浸淫劍術四五十年，也是白骨門的第二高手，平日連各大門派的人都不在他的眼裏，如今竟被一個小小年紀的女娃兒直呼其名，還敢口發大言，眞把他氣得七竅冒烟。

但他是一個十分深沉的人，平日一向喜怒不形於色，只是他一張瘦削臉上，愈見蒼白，沉笑道：「很好。」

伸手緩緩抽出長劍，左手兩指輕輕在劍脊上拂拭了一下，表示他已有許久不曾用劍了，才抬目道：「小丫頭，妳口出大言，必有過人之技，白元輝要看看妳有些什麽高招，妳可以出手了。」

「奇怪。」史琬冷笑道：「你不是要替你大哥把我拏下嗎，那麽口出大言的應該是你了，這話該是我說的，要看看你究竟有什麽高招能把我拏下？自然該由你出手才對。」

白元輝臉上隱隱飛過一絲厲色，沉哼道：「好個利咀丫頭，好，妳接招！」伸腕一劍急刺而出。

這一劍也含憤出手，自是十分迅疾，劍光一閃，便已刺到史琬的胸口，但就在剛刺近胸口之際，劍勢突然一滑，挑起三點寒星，襲向史琬右肩，出手之快，眞如閃電一般，令人目不暇接。

照說以他在劍術上造詣之深，出手之快，這一劍史琬無論如何是接不下來的。

怎知史琬長劍當胸，對他刺來的劍勢，根本視若無覩，一動沒動，直等對方三點寒星射向肩頭之際，她才後退半步，身形一側，振腕發劍，長劍立時幻起四點劍芒，迎着點出。

就在這一瞬間，突然響起三聲「叮」「叮」輕響，這是劍尖和劍尖乍接發出來的聲音，三點劍芒接住了白元輝刺來的三點劍尖，另外一點劍芒却疾如流星朝向白元輝左眼飛射過去。

這一着當眞大出白元輝意外之事，急急往後躍退。

史琬三點劍芒和白元輝劍尖乍接，但覺對方劍尖上含蘊着極大震力，執劍右臂被震得隱隱痠痲，人也隨着被往後推出了三步。

這一招，白元輝急急往後躍退，史琬被震得後退三步，兩人一招之間，同時後退，自然是半斤八兩，難分軒輊了，但這對白元輝來說，已感到無比震驚，也證實了對方使出來的劍法，確實是尅制白骨門劍法的劍法，比白骨劍法每一招都要多出一劍來。

白元規聽任二弟先出手，一來是白元輝的劍上造詣極爲深厚，二來也是爲了想看看史琬的劍法，是不是果如白少游所說，招招都比白骨劍法多出一劍？此時看了史琬的劍法，心中暗自盤算着忖道：「這小丫頭不知是何來歷，今日非把她擒下不可！」

白元輝口中怒笑一聲，欺身直上，長劍揮動，接連劈刺而出。這回他已發現史琬的劍法，對白骨門劍法有尅制作用，但他也試出史琬劍上功力，和自己差得很多，因此這回出手發劍，就使出八九成力道來。

同樣一套「九九追魂白骨劍法」，在白少游手中使出，只是快速如電而已，但此刻在白元輝的手中使來，不僅快速絕倫，每一劍幾乎都重逾山嶽，劍見激盪，聲如裂帛，聲勢之壯，令人看得快要摒住呼吸，連換口氣的時間都沒有。

史琬眼看對方劍勢如此強盛，心頭也不無怯意！方才她和白少游動手之時，就已經看不清對方的招數，只是依照爹敎給自己破白骨門劍法的劍法，一路從頭到尾使了出來，也就一路破解下來。

這回白元輝使出來的劍法，自然比白少游更快，她就更看不清楚了，但史琬自小逞強慣了，心頭本來已有的一點怯意，經這一急一氣，立即化爲烏有，暗暗哼了一聲，突然間咬緊牙齒，不管對方劍勢，奮起全身力道，把自己所會的破解白骨門劍法的一套劍法，從頭開始，以快打快，源源不絕的施展出來。

就在此時，只聽耳邊響起賈老二的聲音說道：「史公子，對，就這樣使，不用怕他，白家老二只有幾分蠻力，蠻力很快就會使完的，妳只要挺下去，小老兒自會暗中帮妳的。」

一個人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只要有人及時給他鼓勵，說上幾句打氣的話，就會精神抖擻起來，所以現代任何比賽，雙方都要組織啦啦隊，高喊着「加油」，其理由也就在此。

史琬聽了賈老二的話，精神爲之一振，勇氣也油然而生，把一支劍使得像潑風一般，更快更密。

但她只是一個十九歲的姑娘家，體質天賦本來就要比同一年齡的男子遜上一籌，何況她的對手是白骨三英中的老二白元輝，浸淫白骨劍法少說也有四十年火候，自然不可同日而語。是以史琬縱然把一支長劍使得又快又密，也無法扳得回劣勢。本來她的劍法是可以破解白骨劍法的，現在因雙方功力懸殊，她不但無法破解白元輝的劍法，反而被白元輝又快又重的劍勢，壓迫得幾乎無法施展劍法了。

既然史琬被迫得施展不開劍法，照說就早該落敗了，但史琬爲了要挺下去，就形同拚命，不顧一切的和白元輝搶攻，她使的劍法，總歸對白骨劍法有尅制作用，白元輝要顧及自己，也不敢過於躁進，所以她還能支持着不敗。

不，時間稍長，白元輝已經感覺有些不對了，第一、史琬這套劍法，不僅破解白骨劍法，而且每一招，都多出白骨劍法一劍。（這一點他早就知道的）。

但多出一劍，對他並不構成威脅，他使出來的劍招本來就比史琬要快，足可彌補過去，使他感到費解的，是史琬使出來的每一組十劍之中（白骨劍法只有九劍），有一劍的劍勢特別沉重，雙劍交擊，幾乎會震得自己劍招爲之一滯！

（劍招一滯，前面八劍就等於白使了。他不知道這是賈老二手指彈出去的一粒細砂，擊在他劍尖上，還以爲史琬這套劍法，十劍之中，必有一劍是沉重的劍勢）

第二，最使他感到不對的，是這一陣工夫下來，他發現每次被對方劍尖交接，受到震動之後，自己的內力，就有顯著的消耗！（和史琬動手，他功力勝過史琬，但賈老二彈出的細砂，力道強大，他受到震動，內力就消耗得多。）

先前他有壓倒性的優勢（功力），現在漸漸已經只比史琬差強一籌而已。

只差強一籌了，就漸漸感到史琬的劍法，對他有了尅制，每一招出手，都會被對方破解了，而自己一組只有九劍，對方一組十劍，就比自己多出一劍，這一劍對自己也開始有了威脅！

這一情形，先前史琬還不覺得，後來漸漸也感覺到了，心頭自然十定興奮，戰志也更爲旺盛起來。

白元規幾乎不敢相信，以二弟的一身功力，和數十年劍上造詣，竟會打不過一個黃毛小丫頭。

眼看二弟劍勢由盛而衰，心頭又急又怒，一雙鷹目之中，精芒暴射，注視着史琬，他從史琬出手第一劍逼退白元輝的時候，早就有擒下史琬之心（只有擒下史琬，才能逼她說出破解白骨劍法的劍法來），此刻自然更是下定決心，就要付諸行動了。

雙方這場比劍，自然比方才史琬和白少游動手，更吸引人。

徐少華正在全神貫注之際，忽聽賈老二的聲音在耳邊說道：「少莊主，你可要注意白元規那個老小子，他大概想出手了，你就得攔住他才是！」

徐少華聽得一怔，急忙目光一轉，朝白元規投去。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只聽白元規洪笑一聲道：「二弟，你可以住手了！」人隨聲發，一道人影疾如掣電，朝史琬撲來，右手一探，凌空抓下！

這一下當眞迅速無比，徐少華不敢怠慢，雙足一點，身如穿雲之箭，凌空朝白元浩攔截上去，口中喝道：「虧你還是白骨門大莊主，居然出手偷襲！」

這一式「雲龍身法」，身形之快，並不在白元規之後！

白元規驟見徐少華迎着自己凌空飛來，心頭不覺大怒，沉喝一聲：「下去！」左手揚處，一記「白骨掌」，迎面朝徐少華劈出。

徐少華哼道：「未必！」同樣左手抬處，迎着對方手掌擊去。

「拍！」兩人在半空中雙掌互擊，各自被震得倒飛出去，但徐少華使的是崑崙絕藝「雲龍身法」，普天之下唯一能够在空中換氣廻翔的身法。因此被震往後倒飛出去一丈來遠，口中微一吸氣，身形並不下墮，又翩然飛了回來，飄落到史琬身邊，含笑說道：「二弟，妳只管退下去休息吧。」

這時白元輝聽到大哥的喝聲，早已撤劍收手，史琬直到停下手來，才感到一身力氣幾乎快用完了，這就點着頭，深深吸了口氣，往後退下。

白元規和徐少華手掌接實，才發覺這年輕人一身功力竟然不在自己之下，他發覺之時，人已被震得倒飛出去，但他究竟是白骨神君的長子，功力深厚，急忙吸氣沉身，使展「千斤墜」身法，落到地上，已被震出一丈開外，等他落到地上，才看到徐少華居然身形不墮，又飛了回來，才飄身落地，僅此一式身法，自己就相形見拙，心頭不由暗暗一驚，迅速忖道：「這小子莫非會是崑崙門下？」

但他身爲白骨門大莊主，這臉如何坍得起？不覺仰首向天發出一聲洪笑，說道：「徐少莊主果然英雄出少年，你再接白元規一掌試試！」

微一吸氣，雙足離地三寸，平飛過來，右手抬處，露出一隻色呈灰白，皮肉內陷，只剩五根像枯骨般的手掌，隨着他平飛過來的人，朝徐少華當胸推來。

丁藥師怵然變色，失聲地叫道「枯骨掌！」

「枯骨掌」是白骨門最厲害的一種掌功，據說只要被「枯骨掌」擊中，血肉之軀，立遭破壞，立時會變成一堆枯骨。這當然是言過其實，江湖上沒人見識過「枯骨掌」，就會捕風捉影，愈說愈玄，但也由此可見「枯骨掌」的厲害了。

聞天聲聞言也不禁變了臉色！

「沒關係！」賈老二回頭道：「一點關係也沒有。」

就在他說話之時，徐少華的右手也舉了起來，向前推出。

雙掌再次擊實，這同大家都沒聽到「拍」的聲响，俗語說得好，孤掌難鳴，平日拍手，是因兩隻手掌都有肉的，才會响起「拍」「拍」之聲，如今白元規擊出來的只是枯骨掌，手掌沒有肉，如何拍得出聲音來？但就在雙掌交擊之際，兩人身前却陡然暴發起一股無形的潛力，向四外擴張！

徐少華站着的人，立時被推得往後連退了三步，白元規雙足離地，平飛過來的人，同樣被推得後退數尺，才落到地上。

白元規做夢也想不到連「枯骨掌」都傷他不得，這年輕人竟會有如此高強的內力，一時殺心陡起，鬚髮飛揚，一張灰白的臉上，更慘白得如同白紙，雙目陡射綠芒，雙手徐徐上揚，雙手十指如同枯骨，憑空作出攫物之狀，驀地騰身而起，凌空朝徐少華當頭撲攫過來。

徐少華只聽耳邊响起賈老二極細的聲



音道：「少莊主怎麽忘了使『縱鶴擒龍』功呢？」

一言提醒了徐少華，沒待白元規撲到，右手就凌空推了出去。

方才他和白元規「枯骨掌」交擊，因他練成崑崙派玄門「太清心法」，掌勢出手，「太清眞氣」自然應掌而生，「枯骨掌」自然奈何他不得，這同他推出去的是「縱鶴擒龍」功，手勢堪堪推出，「太清眞氣」已化作一道無形潛力，從掌心湧出，正好白元規凌空撲攫而來，但覺自己忽然之間好像撲入在一片虛無飄渺的雲端裏，一點也用不上力道。

他究是練功數十年的人，在這電光石火之際就已感到不對，但已經遲了，自己一個身子就像落在一張無形的魚網之中，被兜着摔了出去，自己竟然沒有半點掙扎的餘地，一個人呼的一聲往後直飛出去。

這對白元規來說，眞是數十年來第一次受到如此大的挫折，急忙沉氣旋身，等落到地上，已在兩丈之外，賈老二却在此時，急忙拖着鞋後跟，梯梯他他的朝他跑了過去。

白元輝、白元浩同時一揮手中長劍，朝賈老二攔去。

賈老二搖着雙手，說道：「你們別攔着小老兒，小老兒是有話找你們老大說：：」他口中說着，身形一弓，就滑溜的從兩人中間鑽了過去。

白骨門弟子也在此時紛紛掣出長劍，要待圍了上去。

賈老二跑得還眞快，一晃就到了白元規身前，低聲說道：「白老大，小老兒有話和你說，別叫他們過來。」

白元規被徐少華一掌推出兩丈，方才彷彿之間覺得自已毫無掙扎餘地，此時站定下來，急忙運氣檢查，又覺得並無異狀，聞言沉哼道：「你要說什麽？」

賈老二一指身後追來的人，說道：「白老大，你先要他們退到一丈以外去，小老兒才能說。」

他話聲剛落，白元輝、白元浩兩人已經掠到賈老二身側，兩支長劍一左一右交叉朝他脖子上架來。

賈老二一縮頭，輕巧的從兩支劍下鑽出，道：「白老大，你如果不想聽我小老兒的話，小老兒保證你會後悔一輩子。」

「白某從不知道什麽叫後悔。」白元規道：「但你要說什麽不妨就說出來。」

賈老二道：「要聽，就先叫他們兩個退下去，否則小老兒話沒說完，我這吃飯傢伙卒先搬家了。」

白元規目覻他從二弟三弟兩支劍下只縮了下頭，就輕易閃出，要知二弟三弟都是練劍數十年的人，豈會輕易讓人閃得開的？不禁暗暗攢了下眉，心中忖道：「想不到區區淮揚派門下一個雲龍山莊，居然有着這許多高手，方才那個小丫頭使的一手劍法，專破本門劍法，姓徐的小子功力之高，似乎還勝過自己甚多，連他們這個總管，身法之奇，連二弟三弟兩支長劍都攔不住他，看來白骨門今天是跨定了！」

接着又暗自忖道：「也好，聽聽他要和自己說些什麽？」心念這一動，就朝白元輝、白元浩二人抬了一下手道：「你們且退下去。」

白元輝、白元浩聽大哥這麽說了，就長劍一收，依言退下。

白元規目注賈老二，說道：「你可以說了。」

「是。是。」賈老二回頭望望二人，他們果然站在一丈開外，這就壓低聲音問道：「白老大，你知不知眼前有一件火燒眉毛的急事兒？」

白元規冷哼道：「你以爲你們一定可以勝得了白骨門？白某一聲令下……」

「非也，非也！」賈老二搖着手，諂笑道：「白老大，你誤會了！咱們算起來應該是你們的朋友，小老兒如果不拿你們當朋友，就不會和你白老大說這些了。」

白元規道：「那你是指什麽？」

「小老兒指的……」賈老二湊上一步，再湊過頭去，說道：「火燒眉毛的急事，毛病就出在令尊白靈君的身上，當然你們白骨三英身上多少也有點問題……」

白元規目光一注，沉哼道：「你說什麽？」

「你小聲一點！」賈老二伸長脖子，說道，「小老兒這話是有根據的，你如果不信，喏，小老兒問你，你和咱們少莊主一共對過三掌，不知你自己有沒有感覺，一掌比一掌差勁？不，小老兒是說和人對掌之後，功力就有顯著的減退現象？」

痰元規聽得一怔，這情形他當然早就發覺了，只是還在驚疑之中，此刻經賈老二一語道破，不覺動容道：「你怎麽會知道的？」

「小老兒只是猜想罷了！」賈老二搖頭晃腦的道：「但孔老夫子說過，夫人之言，言必有中，小老兒雖是猜想，也八九不離十了。」

白元規道：「那你把猜想的說出來聽聽？」

「白老大是不是有些相信小老兒說的話了？」賈老二笑嘻嘻道：「小老兒不妨再告訴你一個秘密，有人利用咱們在前山絆住你們，他們從別的地方乘虛而入。」

白元規一怔道，「那是什麽人？」

「什麽人小老兒也說不上來。」賈老二道。「但他們已經計算了很久了，不然，怎麽能在名震寰宇的白靈君和名震武林的白骨三英身上做得了手脚？」

白元規幾乎不敢相信，有人在神君老人家和自己兄弟三人身上做了手脚？一面問道：「此話有何證據？」

「這要怎麽證據？」賈老二道：「你白老大心裏明白，再說你們白老二只不過給小老兒彈出去的幾粒碎石子，在劍尖上震動了幾下，就功力大減，連咱們年未弱冠的史公子都只打成平手，白老三也是這樣，這不是最好的證明嗎？」

白元規這才知道今日白骨門三英都是折在「功力大減」這四個字上，再聽賈老二說彈出幾粒碎石子，就震得二弟受不了，心中不禁一動，望着賈老二，疑惑的問道：「老哥究竟是什麽人？」

「嘻嘻！」賈老二聳聳肩笑道：「小老兒是雲龍山莊的總管，敝姓賈，排行老二，你白老大不是早就知道了嗎？小老兒再重複一遍，咱們絕不是你們白骨門的敵人。」

（未完・廿八）

四大名捕故事／溫凉玉·文　可飛·圖

# 易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文章、無情、唐晚詞三人接力搏鬥倒下，文章傷最重站起來最先，拿起自己的殺手鐧鐵笛神針想向無情下手，突然一馬在面前勒停，來人正是雷捲，文章向他放出笛針，被他穿的毛裘全擋下，文章後心反被雷捲一指戳中，雷捲正待下手，却不防英綠荷用鐵尺打倒，雷捲亦將她打倒在地，這一鬥也是接力鬥，英綠荷先站起想將無情殺害，反被無情在近距離內從口中射出暗器將她殺掉。各生存者都已傷倒地，文章抓着銅劍作人質，要脅無情待他死後把棺木運回家裏，將兇手是誰告知文雪岸才肯將銅劍不殺，無情只好答應，文章才氣息奄奄死去。

## 秘岩豪傑　仍未脫險

人有希望，才會有失望。

——無情他們這次的希望，到底會不會有希望？

× × ×

殷乘風、鐵手、息大娘、赫連春水、喜來錦、唐肯、勇成、十一郎與龔翠環等，在「秘岩洞」裏躲着避難，一避就避了十五天。

這十五天裏，外面風聲鶴唳，到處聽說有官兵在排搜這一股「悍匪」，但畢竟搜不到「秘岩洞」來。

除了「天棄四叟」及幾名親信之外，誰也不知道在易水寒之濱的風化岩叢裏，會有這麼一個隱秘、深邃而沓雜的天然洞穴。

其實也不止是一個洞穴，「秘岩洞」是由十幾個天然洞穴連接在一起而形成的，其中有幾個洞壁，是經開鑿掘通的，甚至炸開山壁，將幾個洞穴連接起來，在昔年以作巢穴用，足可對抗官兵剿殲，而今却成了「連雲寨」、「毀諾城」、「青天寨」、「赫連將軍府」，還有高鷄血、韋鴨毛的部屬，思恩鎮衙差、神威鏢局的鏢頭避難之所。

除了這一羣原本已想在一起的人手之外，意外的又聚合了十幾個「連雲寨」的子弟。

這十九名「連雲寨」弟子，有的是從死裏逃生，隱姓埋名，流落江湖，有的是虛與委蛇，假意屈從，但趁顧惜朝狼狽於奔撲追殺戚少商之際，趁機起哄，不單暗下逃離連雲寨的軍伍，還私下放走了不少誓不肯降，飽受折磨的同僚，三五成伙，聚伙成羣，就是不肯與官兵及顧惜朝同流合污。

其中五隊人馬，聞說「毀諾城」不記前隙，收納了「連雲寨」的殘兵，而「江南雷門」的人又傾力相助，正大喜過望，有意投奔，不料又聞「毀諾城」被攻陷，連雷門的人也傷亡殆盡，但得赫連將軍後人鼎力相助，以及綠林道上的「鷄血鴨毛」仗義趕援，一衆人等逃入易水寒的「青天寨」去。

連雲寨的忠心弟子又想過去投奔，但旋即又聞南寨被官兵所破，息大娘等強渡易水，不知所踪。

官兵更召動兵馬，全力搜捕。這樣一波三折，許多本有雄心壯志，誓死追隨戚寨主効命的熱血好漢們，心裏熱血已冷却大半：其中一隊人馬打消念頭，自立山頭，兩隊人馬按兵不動，先觀察形勢再說，只剩下兩隊兵馬，知這情勢危急，便也渡易水四處明查暗訪，留下暗記，希望能助舊故一臂之力。

「天棄四叟」原本也是聚嘯爲盜，跟「連雲寨」老當家勞穴光原有交往，連雲寨舊將赴海府打探，吳雙燭心熱，一面留住來人，一面暗遣人去把息大娘及一些連雲寨刧後餘生的殘衆叫來：這一來，大家喜相逢，一起回到了「秘岩洞」共商大計。

同一種情形下，「毀諾城」之刧裏逃得性命的女弟子們，也和息大娘重聚于「秘岩洞」內。

羣俠在岩洞裏，自不敢胡亂出來走動，只在岩洞四週堅密把守，而糧食方面，由吳雙燭全面接應。

至於水源方面，因易水暗流的地下水道流過岩洞的一處窪地，故絕不需多費周章。

所以羣俠安份守己，忍苦養傷，平平安安的住了一十五天。

十五天以後呢？

× × ×

人生裏有許多事情，是常常事與願違的。

當你企求平安的時候，必定得不到平安，所以才會特別希望平安：只要能平安，一切功名利祿，都變得無足輕重了。

可是，當你獲得平安的時候，又會覺得僅僅「平安」是何等枯燥乏味，甚至要祈求大風大浪，要往富貴功名千丈波濤萬重浪裏闖，彷彿這才叫做過癮，這才算是人生。

人生就是這麼矛盾。

當你祈求那件事物時，你必定還沒有那樣東西，或已經失去了它。

也許人生只是一個大矛盾，交織着許許多多的小矛盾。

海托山也有矛盾。

他心裏既想幫助這一羣「亡命之徒」，但又怕招禍於朝廷。

可是，他有欠赫連樂吾的恩情，理當感恩圖報，何況，以武林同道之義，他更不能對這一羣前來「投靠托庇」的人置之不理。

不過他更不想與蔡京、傅宗書派系爲敵。

他可是左右爲難，徬徨無計之下，只好見一步走一步。

赫連春水也未嘗沒有矛盾。

他知道自己這一干人非要暫時受庇於海托山不可，但是，他也極不欲連累「天棄四叟」。

——外面搜尋得正是如火如荼，如果貿然離開，只有更糟。

所以赫連春水也只好暫時按兵不動。

他只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報答「鬼王神叟」。

雖然他也心裏明白，這「有朝一日」，是非常渺茫的，因爲他現在不僅是與黃金鱗爲敵，與顧惜朝爲敵，與文章爲敵，還與丞相爲敵，與皇上爲敵，甚至與自己父親爲敵！

——這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 × ×

赫連春水不忘把他自己心中的謝意說出來，海托山忙請他「些許小事，同道中人理所當爲，不必掛齒」，但另一方面也詳加探詢：究竟朝中局勢如何？這件事最終如何解決？可有人調解此事？

那是在第十六日頭上，赫連春水與鐵手喬裝打扮後出洞，到海府去會合吳雙燭，運糧回「秘岩洞」時，跟海托山敍談了起來。

赫連春水和鐵手大都照實回答。

他們不是不知遮瞞，而是不想欺騙朋友。

——欺騙一個眞正誠心幫忙自己的朋友，是一件相當無恥的事。

有些時候，朋友明知你欺騙了他，但仍容讓你、忍讓你、不忍揭破你，但你却沾沾自喜、自以爲聰明得能隻手遮天，這是何等難堪的事。

偏偏人類常常喜歡做這種事。

× × ×

鐵手與赫連春水當然不願做這種事。

以誠見誠。

以仁待人。

這是他們一貫處事的原則。

所以他們自海府並肩走出來的時候，心頭都有些沉重，眉頭都緊鎖不開。

因爲他們察覺海托山的神色有點令人不安。

那是心事重重、疑慮不安、勉強敷衍、強展笑顏的最好寫照。

海托山處事雖有魄力，用人也有魄力，但畢竟是老粗，這種掩顏飾容的事情，要以老官場和戲子最能勝任，決輪不到他。

「你覺得怎樣？」在走出海府的時候，赫連春水向鐵手問道。

通常這樣問的時候，已經是有「覺得怎樣」的事情發生了。

鐵手一笑道：「很不高興。」

赫連春水奇道：「你？」

鐵手低聲道：「這兒豈有我們不高興的份兒？」

赫連春水道：「海神叟？」

鐵手沉聲道：「巴三爺子。」

赫連春水「哦」了一聲。

鐵手道：「你沒見他站在一旁，無論怎樣擠出笑容和說客氣話，眼中的流露出來的都是很不高興的神情嗎？」

赫連春水道：「我倒沒注意。」

鐵手道：「他們不高興也是合理，數百名『逃犯』，一住就是半月，他們爲我們担驚受怕，出錢出力，沒有理由毫無尤怨的。」

赫連春水說道：「我倒只注意到一個人。」

鐵手道：「誰？」

赫連春水道：「吳二爺。」

鐵手道：「他？」

赫連春水道：「眞正爲我們的事而忙壞了的是他，偏偏他活像應份的事兒，一點不耐煩也見不出來。」他笑了一笑道：「也許只是我看不出來。」

鐵手道：「我也看不出來。」

赫連春水嘲揶的道：「這件事，我們都看不出來，反而是好事。」

鐵手也微笑道：「所以說，一個人看清楚太多事情，反而不是好事。」

赫連春水想了想，道：「至少，他自己便很不容易得到快樂。」

鐵手說道：「知道太多事情的人也一樣。」

兩人說着說着，已行出海府，在大門前，正要翻身上馬，忽見一頂轎子，正要在海府門前停下來。

只見守在門口的管事和家丁，一見這轎子來到，都迎了出去，喜道：「大老爺回來了。」

「快稟告老爺。」

「是。」

鐵手和赫連知道是「天棄四叟」裏的老大劉單雲回來了，正想要和他照面招呼，沒料那簾又掀到一半，那掀簾的手突然一頓。

轎裏的人只露出了下半身，穿着灰布白點齊膝半短闊袖衫，脚綁倒滾浪花吞紮皮，鐵手怔了一怔，那人把手一放，「嗖」的一聲，布簾又落了下來。

只聽轎子裏的人沉聲說道：「抬我進去。」

抬轎的人都爲之一怔，但依命把轎子抬進府裏去。

抬轎入府，這種情形當然不甚尋常，更何況轎裏是個男子，而不是女眷。

不但家丁們面面相顧，不知因何這次大老爺要發這麽大的脾氣，連鐵手和赫連春水也莫名其妙，不得要領而去。

別說鐵手與赫連春水不明白，連海托山和巴三奇匆匆出迎的時候，只見一頂轎子抬了進來，也都一頭霧水，不知劉老大此擧何意？

× × ×

劉單雲的用意很簡單。

他生氣。

他幾乎是一把揪住巴三奇，喝問道：「你們有幾顆腦袋？竟敢窩藏這幾個朝廷要犯？」

他不敢去揪海托山，因爲論年齡他雖然是老大，但論武功他還不如老四，而且，若論權勢他更不能與海老四相提並論。

所以他才去參加圍剿青天寨之役。

——在武林中的地位不如人，在海府的權柄也遜於人，只想討回個軍功，至少可讓人刮目相看！

——却沒想到自己和軍隊千辛萬苦，遍尋不獲的「逃犯」，竟有兩個出現在自己的地頭上！

劉單雲簡直要暴跳如雷。

他雖不甘屈於人後，但對這三名結義多年的老兄弟，還不忍心眼見他們辛苦建立的成果毀於一旦，也成了「黑人」！

× × ×

巴三奇嚇得手脚亂揮，忙道：「不管我事！是吳老二和四弟的意思。」

劉單雲轉首問海托山：「老四，可眞是你的主意？」

海托山歎了一口氣，道：「我也有逼不得已的苦衷，大哥放手再作計議。」

劉單雲對海托山的話還不敢不聽，當下鬆開了手指，只罵巴三奇道：「你是怎麽管事的？我才去了大半月，你怎麽不帮四弟分憂解勞，拿拿主意，鬧出了這種隨時都要滿門抄斬的事情來！」

巴三奇青了臉色，只苦着臉分辯道：「我勸了呀，但是……二哥一力主張，要留住這干人啊！」

劉單雲氣咻咻的道：「哼，老二，老二懂個什麽！」

海托山見劉單雲如此激動，便試探着問：「這樁案子，鬧得很大麽？究竟可不可以消了？」

劉單雲跺足道：「老四，這些天來你到外面去，所以不曉得，這是天大案子呢，這些人已大禍臨頭，一輩子都翻不了身哪！」

海托山懷疑不定地說道：「那麽，前些時候衙道下檄，要我們派幹員剿匪，難道……」

劉單雲道：「便是殲滅南寨！」

海托山嚇了一跳：「你跟他們動過手了？」

劉單雲道：「連那姓鐵的，我也跟他對過了。」

海托山道：「你進來的時候，跟他們朝過相了？」這句話問得十分凝重，因爲劉單雲跟鐵手既然交過手，萬一給鐵手等人先行警覺，以爲圈套，不顧道義，先行反撲，如不立即佈防　就要措手不及了。

劉單雲道：「當然沒有　所以我才要坐在轎子裏進來。」

海托山轉吁一口氣，說道：「這還好些。」

劉單雲道：「可是，大患一日不除，決沒有好些的事，而且，如能替傅相爺除此大患，日後自有的是前程。」

海托山猶豫道：「可是，赫連將軍待我們一向不薄啊。」

巴三奇趕忙替劉單雲呼應道：「可是傅相爺更得罪不起啊。」

海托山遲疑地道：「但諸葛先生的弟子鐵二爺也來臂助他們，我們這麽做，豈不是與諸葛爲敵？」

劉單雲道：「諸葛先生在朝中已日益失勢，沒有實權，看來也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鐵游夏正受朝廷通緝，關於這點，已不必顧慮。」

海托山道：「可是……」

劉單雲沉聲道：「還可是什麽？再猶疑不決，只怕官兵把我們列入捕剿名單上，那時可誰都不能全身保命了。」

海托山目光銳氣一盛，決然道：「好好——」

忽聽一人厲聲道：「不行！」

人隨聲到：「以俠義道，咱們決不能趁人之危，作這種不義之事！」

× × ×

劉單雲竟堆起了笑臉：「老二，我正要找你商議，你到那兒去了？」

原來劉單雲知道這吳老二一向寡言木訥，但性子極爲執拗，而且一旦發作，脾氣要比自己還大，不宜正面向他衝撞。



吳雙燭冷冷沉沉地道：「我去給鐵二爺他們送糧食去。」

劉單雲忍不住臉色一變：「什麽？我們養了他們——！」強自將話壓下，只問：「他們來了多少人？」

吳雙燭道：「陸陸續續前後來了近三百人，你要怎地？」

劉單雲幾乎跳了起來，呻吟地道：「三百人？哼！嘿！你們眞要……赫，造反不成？」

吳雙燭道：「你投靠朝廷邀功，我可並不！」

海托山插咀輕咳一聲，道：「二哥，我看這事，宜從頭計議，不如……」

吳雙燭叱道：「計議什麽？不是議定了麽？要帮人，就帮徹！而今才來抽手，到處都伏了官兵，教他們往那裏逃命去？此事決不能有變！若我們出乎爾、反乎爾，江湖上豈有我們立足之地！」

海托山給他一番申斥，登時話都說不下去。

巴三奇忙陪笑道：「依我看，二哥，咱們不如把這件事儘向官府據實詳報，由他們自行處置——」

吳雙燭冷冷地道：「隨你的便！」

巴三奇萬未料到吳雙燭如此好說話，喜出望外，當下喜道：「好極了，官府怎麽處理，可不干我們的事！」他並不求陞官發財，只是享慣了福，有三個老婆七個小妾廿三名兒女，加上滿堂孫侄，當然不想再過當年刀頭舐血、天涯亡命的歲月，所以見赫連春水等人來投靠，頭一個不悅的就是他。

吳雙燭道：「老三。」

巴三奇楞了一楞：「二哥？」

吳雙燭站開步樁，神情凜然，道：「動手吧！」

巴三奇大吃一驚：「你怎麽了？」「天棄四叟」中，要算吳雙燭武功最高，只有海托山才能勉強跟他扯個平手。

吳雙燭道：「你胆小怕事，賣友求榮，要作這種宵小之事，先得把我殺了！」

巴三奇變了臉色，只頓足道：「二哥，這，這！你打那兒的話呀！」

海托山見要僵了，忙勸阻道：「自己老兄弟，爲這點小事要動手，快別這樣鬧了！」

劉單雲忽斥道：「老三，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巴三奇聽到劉單雲一開口，本以爲是劉單雲要支持他，心忖：有老大一齊聯手，還怕制不住這獃老二不成？沒料老大一開口即指斥自己的不是，一時噎住了喉，說不出話來。

劉單雲道：「咱們是俠義中人，怎可作卑鄙無恥之事？老二說得有理，咱們決不能教江湖好漢小覷了！」

吳雙燭綳緊的臉容這才鬆弛了下來，道：「老大，你也有好久不講人話了！我以爲當年豪氣，盡皆消磨殆盡啦！」

劉單雲笑說道：「我豈是壯志全消之人？」

吳雙燭臉上也有了笑容：「說眞的，顧惜朝叛起連雲寨，已是武林同道皆唾棄的事情，而官府逼害我輩中人，連滅『連雲寨』、『毀諾城』、『青天寨』幾個武林重鎭，難保他日不連我們也動上主意，咱們若助紂爲虐，定必殆害無窮。」

劉單雲嘆道：「老二言之有理，說眞的，我覺得自己不配做大哥、老大該由你來當才是！」

吳雙燭吃了一驚，忙道：「大哥怎有這種想法！」

劉單雲垂首無精打采地道：「我的話你從不遵從，而意見常比我高明，我這個老大還當來作什麽？」

吳雙燭趨前惶愧地道：「大哥萬勿這樣說，這慚煞小弟了！我說話沒有分寸，不知檢點，……」

劉單雲淡淡地笑道：「你言重了。你跟俠道上朋友相處，何等融洽，怎會不知分寸，不識進退呢！再說，我的武功也遠不如你……」

吳雙燭聽得一陣悚然，忙接着劉單雲雙手，急切地道：「老大，你這樣說，是不把老二當兄弟了？」

劉單雲忽抬頭道：「當！」

倏地出手連封吳雙燭身上七大要穴。

吳雙燭愕了一愕，眼中出現了忿恨之色，然後慢慢栽倒下去。

海托山大驚，忙趨前道：「不可！自己兄弟，怎可——！」

劉單雲看着軟倒於地的吳雙燭道：「就是因爲你是自己兄弟，所以我才點倒你，免得你自惹殺身之禍！等把事情處理妥當，再來放你，那時候，說不定你會感激老大一輩子！」

海托山見劉單雲並非眞要施辣手，這才放心，止步站在一旁觀察局勢，只聽劉單雲又道：「你記住了，我之所以能當你們老大，不是因爲我有俠名，不是因爲我武功比你強，而是我比你懂得順應時勢，比你好！」

巴三奇這才明白劉單雲的用意。

劉單雲轉過頭來，向海托山說道：「老二決不能放了，這幾天暫找幾名親信服侍他，待收拾了那干亡命之徒後才讓他活動。」

海托山還是有些擧棋不定。

劉單雲不耐煩地道：「老四，你也別窮耗了，這是生死關頭，別教人累了你副家當，一家大小！」

海托山這才下了決心：「我們該怎麽做？」

劉單雲瞇着虎眼，道：「橫也是幹，豎也是幹，要討小功，不如邀個大功。」

巴三奇道：「大哥的意思——？」

劉單雲忽道：「他們是不是最信任老二？」

巴三奇道：「這些天來，都是老二接待他們，當然是最信他了。」

劉單雲呵呵笑道：「對呀，老二也快五十大壽了罷？」

海托山想了想，道：「不對呀，他的生日剛才過了不到三個月——」

劉單雲忽截道：「那有什麽關係？我要他生日，就生日！」

吳雙燭躺在地上生氣得什麽也似的，但無奈不但不能動彈，連話也說不出來，因爲劉單雲連他的「啞穴」也一併封了。

（未完・四十六）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九龍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西仙白芙蓉對自己的丈夫張峻山反過來馬前覆水不肯相認，二人針鋒相對，各不相讓，結果氣走了張峻山，張亞男千辛萬苦才得和父親團聚，現在被母親拆散，便出門外找父親，却遇到黑白雙煞來向西仙尋仇，芙蓉四鳳將黃紫二鳳殺掉，西仙母女却敵，正在危殆，布笠人、方少飛及時趕至解危，趕走黑白二煞……樓外樓今夜北毒石天、百毒公子江明川誘使衡山老人筆錄玄天眞經正在進行；五福樓也有一齣好戲：主角太監張敏請方少飛作客，爲王立借九龍刀，方少飛和衆賢達前輩商量，決定借出，定計在他們打擂台時將雷霆、王立擊殺……

## 叛黨盡除　仇怨得報

雷霆求功心切，殺了王立，自已在萬貞兒心目中的地位才可以穩固下來，當下擎天劍迭出奇招，招招均照準王立的刀猛砍猛斬，左手也沒閑着，「指中劍」、「掌中刀」頻頻出手，着着不離他全身三十六處要害。

王立毫不退縮，亦以左掌還擊，三招之後，兩股強大的暗力便告短兵相接撞上了：蓬！隆然巨震聲中，震得二人雙雙飛離擂台。

一震之力，如此剛猛，實在駭人聽聞，雙方足足飛起來三四丈高，更令人驚異的是，兩個人在彈飛的過程中，仍自纏鬥不休，王立橫飄五尺，一刀砍下去，欲取雷霆項上的人頭。

雷霆豈是省油的燈，喝了一聲：「斷！」一劍斬下去，欲斷他寶刀。

那知，王立老謀深算，早有萬全的準備，這一刀本來就是虛招，雷霆的擎天劍尚差三寸未到，便已先一步將刀擲出，雷霆一劍斬空不打緊，由於用力太猛，一時收勢不住，人也跟着墜下去。

王立怎肯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九龍刀」早已在握：猛打「千斤墜」，人刀合一，照準血手魔君的頂門揚刀貫頂而下。

「九龍刀」在陽光的照射之下，霞光萬道，分外奪目，場內掀起一陣騷動，驚叫之聲不絕如縷。

雷霆眞不簡單，能够一戰成名，確有其獨到的絕活，就在全場騷動驚叫聲中，氣提丹田，力貫雙足，兩臂猛一抖，非但將疾墜的勢子穩住，而且又告彈飛而起，舉劍相迎。

「姓王的，你那來的九龍刀？」

「你管不着。」

「聽說九龍刀被方少飛得去，莫非你與方小兒有勾結？」

「去問閻王吧！」

王立爲達目的，不擇手段，使足全力，放手一搏。

雷霆不退不讓，疾迎疾上，決心要分



出個勝負生死。

二人一上一下，一墜一升，拚命的局面業已形成，方少飛、張亞男等人暗自竊喜，萬貞兒鷹犬的感受却不相同，不論是擁雷派，或擁王派，皆惴惴不安，緊張得連大氣都喘不過來。

說時遲，那時快，刀劍再度相撞，火花迸裂，同時間，王立的左拳擊中雷霆的右肩，血手魔君的左掌則已插進王立的腹中。

王立後繼無力，九龍刀被震得脫手飛上了天，人也一命嗚呼，魂歸西天。

血手魔君也吃足了苦頭，快刀王立的屍體全部壓下來，弄得他滿頭的血水，一身的腸肚糞便。

脚落擂台，甩掉死王立，雷霆不顧右肩澈骨之痛，立又縱身飛起，想去攫取九龍刀。

九龍刀乃武林瑰寶，想得到的人何止千百，四面八方，立有數十人彈飛而起。

可惜，距離稍遠，又是身在台下，與雷霆相較，還有一段距離。

有一個人却得天獨厚，遠在雷霆之上，他是從彩樓內射出，斜飛三丈，已搶先將九龍刀撈在手中。

雷霆定目一看，見是方少飛，凌空發話道：「方少飛，你來的正是時候，老夫正打算逮你歸案。」

方少飛怒不可當的道：「雷老兒，你死到臨頭了，還在作升官發財的夢，上路吧，別讓王立等太久。」

好似出柙猛虎，又似天馬行空，刀出「神龍乍現」，掌行「百鳥朝鳳」，居高臨下，全力追殺。

雷霆右肩受創，功力大減，勉力一拚，無異自尋死路，刀劍猛一撞，震得虎口發麻，擎天劍差點脫手落地，心頭方自一駭，方少飛的掌招又到，慌忙飄身墜下。

方少飛動作好快，一眨眼便追到擂台上，道：「雷霆，你惡貫滿盈，死期已到，納命來！」

「九龍刀」一刀快似一刀，「迷踪拳」一拳猛似一拳，雷霆倉惶應戰，毫無章法，一交手便處在下風。

然而，此人功力深厚，又已學得「玄天眞經」上功夫，絕非一般的武林高手可比，堅守城池，一陣慌亂後卒被他穩住陣脚，方少飛一輪快攻，佔盡優勢，却未能在最有利的時機下一鼓作氣，要了血手魔君的命。

雷霆陣脚一穩，馬上易守爲攻，就在擂台上與方少飛大幹起來。

王立停屍之處，就在張亞男附近不遠，見九龍刀的刀鞘尚佩在他脅下，當即趨前去取，一號刀客乃王立死黨，見狀怒吼道：「不許動！」雙刀化作兩縷寒芒，上取咽喉，下取腰眼。

「滾開！」

張亞男不甘示弱，揚拳揮掌迎擊，東丐金八突然從斜刺裏衝上來，道：「這小子交給我老人家，快取刀鞘。」立以「迷踪拳」鬥上刀客的雙刀。

小霸王燕無雙見師父右肩受創，深恐久戰不敵吃虧，欲上台去助雷霆一臂力，張亞男剛剛取下刀鞘，睹此情狀，馬上彈飛而起，從半空中將他截下來，道：「你想死何不早說，姑奶奶陪你玩玩。」

說幹就幹，毫不拖泥帶水，劈頭蓋面的猛往他身上招呼。

燕無雙身手不凡，以眼還眼，與張亞男大打出手。

方少飛的出現，就是全面進擊的一個訊號，適才彈飛而起的那數十人，固不乏有心爭奪九龍刀的江湖人物，但多數皆爲雷霆黨羽，及各路英雄，各自出而掠陣，以防不測，東丐、張亞男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挺身而出的。

這些人差不多全集中在擂台附近，雷霆的黨羽一波一波的往上衝，欲擒下方少飛，立功邀賞，南僧、東丐、林玲、張亞男等人寸土不讓，奮力攔阻，雙方打來慘烈到極點，也驚險到極點。

更慘烈驚險的惡鬥，並非僅此一處，整個大校場上，處處都有厮殺，處處都有慘叫，丐帮子弟、巢湖的弟兄，已與刀客、偵緝手、錦衣衛、大內高手，發生全面衝突。

全場都在打殺！

全場都在喊叫！

死的人不計其數！

流的血成渠成河！

這是一場正邪善惡之間的大決鬥，擁王派與擁雷派已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早已捐棄私見，重歸一統。

不過，這也僅止是一種意識而已，並無任何實質意義，事實上擁王派早被丐帮的人團團圍住，擁雷派則爲巢湖好漢所困，彼此根本無法互通聲息。

雙方的主力皆齊集擂台四周，東丐威風八面，早將一號刀客擊斃，張亞男與燕無雙之戰，則彼此旗鼓相當，迄未分出高下。倒是擂台之上，風雲甚緊，大打百合後，雷霆傷情加劇，一條右臂，全爲血水所汚，方少飛則如龍似虎，節節進逼，眼看勝券在握，血手魔君的敗亡只是指顧間事。

十一號刀客見勢不妙，對六號刀客道：「老張，替我斷後，讓我上去解決掉這個小雜種！」

六號刀客是醉俠卜常醒，化名張大富，聞言正中下懷，道：「還是張某上去吧，請周兄在下面擋一陣。」

陣字落地，人已拔起，東丐故作姿態，和他虛假的對了一掌，非僅沒攔他，反而藉機將卜常醒送上去。

王立已死，萬貞兒的哼哈二將二去其一，只要再要了血手魔君的命，大局便可底定。卜常醒登台的目的，就是想加速雷霆的敗亡，免得再繼續爭戰下去，犧牲無辜者的性命。

是以，羣豪對卜常醒皆寄以厚望，希望他們師徒聯手，能從速解決掉雷霆，而血手魔君不明究裏，誤把仇家當心腹，還以爲來了帮手，道：「大富兄，快，咱們先幹掉他再說！」

「是，大人！」

卜常醒口中應諾，並未付諸行動，虛晃了一招，繞到雷霆身後去，準備伺機下手。

就在卜常醒登台的同時，場外衝進來三位不速之客，衡山老人居中，北毒石天與百毒公子江明川一左一右，三個人昂首

闊步，旁若無人，逕直行至台前丈許處才停下來。

北毒輕拍一下衡山老人的肩膀，道：「老哥哥，你表現的機會到了。」

衡山老人只冷冷的哼了一聲，未曾答腔。

北毒又道：「瞧，『九龍刀』、『擎天劍』都在上面，別發楞，該動手了。」

雷霆欺師滅祖，衡山老人早有清理門戶之心，聞言沒好氣的道：「老夫理得，用不到你來提醒。」

雙臂一抖，人已拔起，北毒又補上一句：「老哥哥，爭刀奪劍第一，殺人居次，別誤了石某的大事！」

衡山老人「嗯」了一聲，作爲答覆，人已上了擂台，正當方少飛一刀掃來，卜常醒近身施襲，雷霆命在旦夕的時刻，血手魔君睹狀大駭，一式「鷂子翻身」，翻下擂台去。

衡山老人道：「逆徒休逃！」

方少飛道：「你跑不了！」

卜常醒道：「屬下替大人斷後！」

醉俠當然不會替他斷後，裝模作樣的攻了兩招，便咬着雷霆的尾巴跳下去。

方少飛與衡山老人的動作也不慢，接踵而至。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血手魔君眞不愧是大內的超級高手，肩負拳傷，又在久戰力疲之下，依然異常驍勇，接連衝破了林玲、張亞男等數人的攔截。

「雷施主，你死期已到，勿作困獸之鬥。」

「老禿驢，滾吧！回南海唸你的經去吧。」

南僧無心沒有攔住他。

「姓雷的，你插翅也難逃，還不快納命來。」

「臭要飯的，憑你還殺不了老子。」

東丐金八也沒有攔住他。

血手魔君凌空虛渡，好似一隻展翅翱翔的大鵬鳥，疾飛五六丈遠，始告脚落實地。

鐵掌遊龍吳元俊就在近旁，迎上來說道：「大人不碍事吧？」

雷霆道：「不碍事，這一點傷老夫還挺得住，快將咱們的人召集到一起來，別教他們各個擊破。」

吳元俊口中應是，人却迎面走過來，本想乘其不備，把他解決掉，詎料，被另一名偵緝手搶在前面，道：「雷大人，我看我們都中了方少飛的借刀殺人之計，只怕娘娘到現在還不知道。」

快刀王立一心想湔雪前恥，血手魔君則志在排除異己，二人私心自用，誰也沒有告訴萬貞兒，現在事情演變至今，他已經明白是怎麽回事，道：「沒錯，娘娘還被蒙在鼓裏，你快去稟報貴妃。」

「好，屬下立刻去辦！」

這名偵緝手編號二八，身形一長，便竄出去一丈五六。

「站住，把命留下來。」

方少飛豈容他去通風報信，刀光閃處，血雨横飛，一顆血淋淋的人頭已滾落在地。

軀體却衝勢仍在，又向前奔了五七步才告仆倒。

吳元俊陽奉陰違，未遵照雷霆的命令行事，有不少刀客、偵緝手却自動向他攏來，復經小霸王燕無雙振臂一呼，羣魔爭先恐後，正在朝擂台方向集結。

一旦讓鷹犬集中，對天下英雄可是大爲不利之事，東丐金八大聲疾呼道：「把他們打亂打散，別讓他們攏在一起。」

一方面猛衝，一方面强阻，塲中惡戰升高，更加激烈兇險。

時時都可以聽到慘叫。

處處都可以見到鮮血。

死人增加了，活人自然減少。

衡山老人被兩名刀客咬住不放，四把長刀在他面前佈下一道刀牆，寸步難進。

北毒石天一心想得「擎天劍」，不耐久等，道：「老哥哥，你怎麽不聽號令，跟這兩個傢伙拚個什麽勁。」

衡山老人怒道：「這兩個傢伙難纏得緊，不幹掉他們如何去奪『擎天劍』？」

北毒一揚眉，道：「這兩個刀客交給我們師徒了。」

「百步拳」、「百毒指」連環出手，攔下一名刀客，猛攻不休。

百毒公子江明川如响斯應，亦與另一名刀客幹上了。

衡山老人越衆而前，一陣猛衝下來，已距雷霆不遠，厲聲叱喝道：「逆徒，你千邪百惡，一身是罪，今天就要你付出血的代價來！」

「指中劍」比眞的劍還要猛銳，「掌中刀」比眞的刀還要鋒利，逢人就砍，遇敵就殺，一霎時便殺出一條血路來，距雷霆尚餘丈許之遙。

師父的功力心性，雷霆知之甚詳，慢說自己肩傷在身，力不從心，就是在巔峯狀態下，依然不是他的對手，忙大聲疾呼道：「堵住他！堵住他！」

立有三名刀客電縱而出，從中、左、右三個不同的方向攻上來。

刀客都是亡命之徒，六把刀封死了三條通路，除非打死他們，休想越雷池一步，衡山老人有了剛才的經驗，不再跟他們死纏活鬥，猛地提足一縱，欲越頂而過。

正面的刀客不肯甘休，也跟着跳起來，在空中佈下一道刀幕。

「找死！」

盛怒之下，惡向胆邊生，衡山老人全力發招，刀幕立散，刀光頓斂，四號刀客僅僅發出半聲哀鳴，便被「玄天大法」的剛猛內力震碎五臟，疾射三丈多遠，蹲在地上不動了。

血手魔君嚇一跳，仗着人多，還想指使旁人去替他擋一陣，衡山老人勢如破竹，已突破圍困，衝到面前來。

衡山老人不再言語，滿腹的憤恨，化作一股濃濃的殺機，招出如雨，力猛如山，一路搶攻到底，根本不給雷霆還手及他人插手的機會。

張亞男約在五丈開外，一掌劈死了一名錦衣衛，橫移九尺，將刀鞘遞給方少飛，道：「少飛哥，咱們要不要帮帮衡山老人的忙？」

方少飛的九龍刀上已沾滿了血，不知有多少人喪生在他的刀下，當者披靡，望刀而逃，此刻圍攻他的一羣人早已死光，正横刀而立，當下將刀鞘佩好，道：「不要，衡山老人在清理門戶，咱們横插一脚，他老人家會不高興的。」



張亞男道：「我是怕夜長夢多，横生枝節。」

方少飛說道：「應該不會，放眼天下武林，沒有一個人的功夫能及得上衡山老人。」

不錯，「玄天眞經」上的功夫，學全的人雖然有三個，論火候，却以衡山老人最深。

果然，一路強攻下來，雷霆沒有還手的機會，連招架的工夫都不充裕，二十合不到，便被衡山老人擊倒，「擎天劍」順理成章的到了衡山老人手裏。

「逆徒，你死吧！」

「住手！」

衡山老人挺劍就刺，立有八把刀前來封架，噹！噹！之聲不絕，爆出連串火花，四名刀客斷了四把刀，「擎天劍」亦被巨大的力道震開五六尺。

就這麽一瞬間的工夫，衆多的刀客、偵緝手已在雷霆周濡佈下數道人牆。

不殺雷霆，難消衡山老人心頭之恨，舞動着「擎天劍」，怒極而吼道：「讓開，誰敢阻擋，劍下不留活口！」

正待殺入重圍，北毒石天忽然衝了過來，道：「老哥哥，算了，別光顧着殺人，還有更重要的事要辦。」

衡山老人道：「石天，你答應老夫可以誅殺逆徒。」

北毒手一伸，道：「那是以後的事，拿來。」

衡山老人望着「擎天劍」，心中一陣猶豫，沒給他。

北毒臉一沉，道：「別忘了發作時的痛苦，快拿來！」

毒發的痛楚，蝕骨錐心，衡山老人餘悸猶存，想了想，忍了忍，還是將「擎天劍」交在北毒手中。

務毒陰險的笑笑，道：「這還差不多，去辦事吧。」

「還要辦什麽事？」

「去把『九龍刀』給小弟搶來。」

「等我老人家殺掉逆徒後再辦。」

「不行，先奪刀，再殺人！」

衡山老人早已被北毒完全控制，失去行事的自由，那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只好大踏步的衝着方少飛走過去。

塲中惡鬥之聲從未停歇，十分吵雜，南僧、東丐等人目睹衡山老人將「擎天劍」交給北毒，却聽不見他們的話語，甚感納悶，東丐迎上來說道：「老哥，幹嘛將『擎天劍』交給姓石的？」

衡山老人兀自前行，道：「這是我老人家自己的事，你少管。」

東丐金八道：「北毒素來心術不正，叫化子我是怕老哥吃虧上當。」

衡山老人把好心當作驢肝肺，冷聲道：「老夫高興怎樣就怎樣，勿須他人瞎操心。」

步伐陡地加快，三步兩步便到了方少飛面前，直接了當的道：「拿刀來！」

方少飛以爲自己聽錯了，反問道：「拿刀來？」

「你沒有聽錯，拿刀來。」

「前輩取刀何用？」

「你管不着！」

「說不出用途，在下歉難從命。」

「那就莫怪我老人家要硬搶。」

「以前輩的身份，會搶人？」

「少廢話，接招！」

老人身不由己，立即訴諸武力，劈面就是一掌。

南僧以「七巧掌」接下他的「掌中刀」，道：「老施主已是風燭之年，來日無多，怎地仍如此貪戀身外之物？」

眞實的情況，衡山老人實在難以啓齒，也不敢說，只好漫應道：「大和尚，你不明白。」

無心大師道：「就是因爲不明白，才就教於老檀越。」

衡山老人心一横，道：「搶就是搶，沒有那麽多道理可講。」横跨三步，避開無心，以雷霆萬鈞之勢攻向方少飛。

方少飛彈退五尺，横刀護胸道：「前輩請三思。」

衡山老人那裏聽得進去，道：「九思也一樣，不拿『九龍刀』來，休想善罷甘休。」

倏忽間連攻七掌八指，方少飛退無可退，忍無可忍，只好被迫迎戰，跟衡山老人打起來。

林玲急得團團轉，道：「衡山老人一定是瘋了，這可怎麽辦？怎麽辦？布笠人又遲遲不來，眞急死人。」

張亞男亦道：「是呀，弓先生是提調主帥，怎未見前來指揮大局？」

南僧無心道：「他可能正忙着。」

林玲道：「師父，現在還忙什麽？」

南僧道：「保護皇上的安全，封鎖萬貞兒的消息，防堵她前來援手，都是刻不容緩的事。」

張亞男道：「可是，衡山老人瘋狂如此，咱們又不能仗着人多殺了他，如何是好？」

東丐金八道：「我想起來了，老化子一時大意——」

大意什麽還沒有說清楚，一眼見黑白雙煞大步行來，忙將話頭打住，改口說道：「糟了，這兩個魔頭又要來攪局。」

南海神僧同樣吃了一驚，嚴陣以待，等雙煞行至切近時，雙掌合十的道：「阿彌陀佛，天心即我心，兩位施主可還認得貧僧無心？」

這話只是一個試探，看看雙煞的反應，再定進退之計，不料，龍、鐵二人聽如不聞，視如不見，連正眼都沒瞧他一下，擦身而過，一逕衝向北毒石天。

北毒已經注意到，想躲也躲不開，手執「擎天劍」，蓄勢相候。

雙煞停在五尺之外，白煞鐵虎道：「姓石的，二十年沒見了，可還認識我鐵某人？」

北毒石天皮笑肉不笑的道：「鐵兄好大的忘性，前不久咱們還在紫禁城裏照過面。」

不提大內還好，一提起往事鐵虎就氣衝斗牛，暗中提聚了一掌眞力，殺機滿面的道：「老匹夫，你沒忘就好，老夫承你恩賜，受困後宮二十年，這筆帳今天要加倍討回來。」

雙煞專爲尋仇而來，不欲多言，二人

眼神互換，立即老實不客氣的向北毒展開猛攻。

北毒却有恃無恐，未將雙煞放在眼內，揮劍一封，以命令的口吻大聲吆喝道：「老哥哥，別爭『九龍刀』，快來先解決掉這兩個老怪物！」

數日之間，北毒手段高超，早將衡山老人收拾的服服貼貼，叫他往東，絕不敢往西，原以爲是十拿九穩的事，憑衡山老人的修爲，雙煞不足爲慮，那裏想到，場中人多聲雜，距離又嫌稍遠，方少飛正與他打得不亦樂乎，壓根兒就沒聽見。

「工具」派不上用場，師徒二人只好被迫親自動手。

那一邊，方少飛與衡山老人之戰，更是精彩絕倫，方少飛先天穎慧，後天又集各種奇遇於一身，近來更功力精進，一日千里，與衡山老人大戰百合，居然敗象全無。

東丐金八這時才有時間接着剛才的話題說道：「老化子一時大意，斬斷他的脚鐐後，爲恐他事後搶奪『九龍刀』，故而點了他的穴道，留置原地，一定是北毒趁虛而入，利用毒藥將衡山老人玩於掌股之上。」

南僧無心道：「證諸眼見事實，大概八九不離十。」

張亞男心急如焚的道：「這可該如何收拾這個殘局，衡山老人積一甲子以上的潛心苦修，時間久了，少飛哥一定落敗，偏偏咱們又不能以多爲勝，把他殺掉。」

林玲道：「而且，經他這麽一攪和，戰局大亂，無形中給了血手魔君一個喘息的機會，請八爺及師父速作決斷，不要誤了君國大事。」

南僧沉吟有頃，道：「事急從權，是該採取斷然措施，依老衲之見，不妨故技重施，將他的穴道制住。」

東丐金八馬上說道：「事到如今，也只好權宜行事。」

忽見布笠人匆匆趕到，一開口便說：「這是明智的決斷，不這樣絕對無法制止他的瘋狂行動，據老夫得到的消息，北毒利用毒藥已將衡山老人控制住。」

弓先生好妙的身法，攻其無備，猝然施襲，話剛出口，人去如烟，衡山老人甫以一式「鯉躍龍門」，撲攻方少飛無功落下，脚未着地時，驀覺身後一麻，已被布笠人點中睡穴躺下了。

方少飛正感窮於應付，如今總算雨過天晴，抹了一把汗，喘了一口氣，道：「好險，衡山老人一味蠻幹，若非弓先生及時援手，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一語甫畢，異事陡生，雙煞聯手，八面威風，百毒公子江明川早已倒臥在地，北毒石天雖連番施放毒招，惜皆被二人破解，這時被逼得手忙脚亂，極是狼狽。

雙煞狠衝狠打，招招殺手，步步緊迫，一分一毫也不放鬆，此刻，北毒被夾在中間，黑煞在前，白煞在後，前後夾擊，已是危在旦夕。

「北毒，鐵某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雙煞，老子跟你們拚了！」

北毒好厲害，身子陡地離開地面五尺許，平直懸空，劍刺黑煞龍飛，脚踢白煞鐵虎。

「手下留人！」

「手下留人！」

衡山老人的毒必須北毒來解，石天若死，衡山老人就沒救了，南僧、東丐、布笠人、方少飛等人吼聲不斷，一齊飛身趕來。

晚了，禍事業已發生。

「擎天劍」插進黑煞龍飛的胸膛，北毒雙腿骨折，被白煞鐵虎攔腰劈成兩段，魂歸離恨天。

但是，事情並未結束，只是另一個變局的開始，大家驚魂未定，場外人如飛梭，西仙已如奔雷瀉電般射入，一出手便抓住了「擎天劍」，向前一送，結束了黑煞龍飛的性命。

快！大夥兒僅看到結局，根本沒看清楚過程。

却看見白煞鐵虎，踏着北毒的殘屍衝過來，雙掌齊出，劈向白芙蓉的背脊。

「娘，小心後面！」

張亞男嚇得面如死灰，驚急而呼。

白芙蓉這時想轉身迎戰已不可能。

萬幸布笠人站的最近，反應也最快，閃電出手，就在白煞攻至西仙身後的同一時間，布笠人的雙掌已印在鐵虎的背上。

一聲慘叫，一股血箭，白煞鐵虎口血狂噴而亡。

可是，臨死之前，還是擊中了白芙蓉，雖說後繼無力，西仙依然吃不消，悶哼聲中，前衝數步，身子搖搖欲墜，「擎天劍」差點脫手落地。

人影一閃，彷若幽靈鬼魅，西仙沒有看清楚是誰，也不知道是怎麽來的，總之，她手一鬆，「擎天劍」已經到了別人手中。

她一生好強，視名如命，爭雄逐霸，從未後人，此番率雙鳳來到大校場，就是想一爭九龍刀、擎天劍、與玄天眞經，料命運弄人，拚死拚活的好不容易將擎天劍弄到手，曾幾何時，不旋踵間便換了主人，怎不令她氣結？

來人動作飛快，足不着地，凌空一個大迴旋，又飛回去，就好像點水的蜻蜓，攫鷄的大老鷹，當大家注意到時，人已在數丈外，原來是血手魔君雷霆。

雷霆的功力恢復的極快，經過衡山老人、雙煞、北毒、西仙的這一陣攪局，已差不離復原如初，待羣豪想到攔截時，他已返回原地。

而且，所有的刀客、偵緝手、錦衣衛、大內高手，都已齊集在擂台四週，裏三層外三層，重重疊疊的圍起無數肉屏風，固若金湯。

方少飛心念衡山老人的安危，急切間也沒工夫去對付血手魔君，道：「糟糕，北毒這一死，衡山老人的毒怎麽解？」

張亞男正立在母親身旁，好言安慰，聞言趨前說道：「死了老的，還有一個小的，問問江明川也許可以救。」

從未見東丐生過這麽大的氣，一把將百毒公子提了起來，聲色俱厲的道：「小毒崽子，你說，衡山老人的毒如何解，要是解不了老哥哥的毒，你休想活命。」

江明川的傷勢並不嚴重，只是被雙煞的「指中劍」在肩頭、腰腿間戳了幾個血窟窿，純屬皮肉之傷，尚可言語站立，惶



悚不已的說道：「我沒有解藥，我沒有解藥。」

南僧無心說道：「你師父總該有解藥吧？」

百毒公子道：「先師也沒有。」

林玲怒不可當的喝道：「什麽？北毒也沒有？你們這不是存心要害死衡山老人嗎？」

江明川想了想，道：「也許先師身上有解毒藥的方子。」

張亞男、林玲、方少飛等人毫不遲疑，即刻進行搜身，在北毒的身上，搜出了不少瓶瓶罐罐，膏丹丸散，以及數張藥方子。

東丐將江明川押了過來，大喝道：「小毒崽子，你看清楚，這裏面有沒有解毒藥？」

百毒公子道：「多數都是毒藥，有治標的解藥，沒有治本的。」

雷霆與徒衆齊集一起，正交頭接耳，顯然有所圖謀，不是想施奇襲，就是要突圍。方少飛注意及此，一面命丐帮、巢湖的弟兄們加緊包圍圈，嚴加防範，一面招呼大家，密切注視，準備隨時應變。

南僧精通藥理，拿起藥方子來逐一審視，最後選出一張來，對百毒公子道：「治本解毒之藥大概就是這一張吧？」

江明川定目一看，一本正經的說道：「不錯，就是這一張。」

東丐心頭一鬆，懸着的一塊心石頭總算落地，當衆廢了江明川的武功，命他陪着丐帮的一名長老去抓藥。

南僧無心是個有心人，從雙煞身上取出「玄天眞經」，道：「爲了這一本破書，不知惹出多少風波，最後的兩位主人亦告西歸，如今該如何處理！」

東丐金八衝口就說：「燒掉算了，免得再生事端。」

西仙白芙蓉已有所覺醒，感慨萬千的道：「燒掉最好，沒有『玄天眞經』江湖將平靜得多。」

布笠人却有不同的意見，道：「眞經的主人應該是衡山老人，我們無權僭越，如何處理，還是得由他老人家自己作主，就請神僧暫時代爲保管吧。」

方少飛關心父皇的安危，道：「皇上那邊還好吧？萬貞兒的動態又如何？」

布笠人道：「皇上那邊，老夫已有萬全的安排，太師府亦在密切監視中，倒是萬貞兒令人憂慮，可能已經得到消息，不在玉華宮，去向不明，弓某担心她正在調兵遣將。」

東丐金八咕咚咕咚的喝了三大口酒，說道：「不管那婆娘在幹什麽，咱們快刀斬亂蔴，先解決掉這羣鷹犬狗腿子準沒有錯！」

英雄所見略同，大家意見一致，行動一致，金八登高一呼，八方響應，羣起而攻，熊熊的戰火，再度點燃。

這一次打的可不是混戰，完全是有板有眼的組織戰，林玲，方少飛、張亞男，南僧，東丐、布笠人，各領兵一支，從六個不同的方向，強攻猛撲。

最難能可貴的是，西仙白芙蓉已覺昨非而今是，亦親率金鳳，銀鳳，自動投入戰圈，參予除奸的行列。

張亞男打從心眼裏高興，精神百倍，奮勇爭先。

羣豪高手雲集，個個都是一等一的人物，或一方霸主，儘管雷霆非同等閑，刀客誓死不退，奈何好漢抵不住人多，鐵打的金鋼也禁不起狂搗亂砸，何況四面受敵，難免顧此失彼，一頓飯的功夫不到，固若金湯的肉屏風已經被打破打爛，漏洞百出。

「殺呀！」

「衝呀！」

吼聲不斷，攻勢不斷，錦衣衛、偵緝手更是一個接一個的不斷倒下去。

兼之卜常醒，吳元俊，包不輸在暗中下手，裏迎外合，羣魔傷亡纍纍，已是潰不成軍。

方少飛揮刀腰斬了一名錦衣衛，指名道姓的道：「雷霆，識時務者是俊傑，束手就縛，可以賞你一個全屍！」

血手魔君一挺擎天劍，聲若焦雷似的道：「方小子，別作夢，看劍！」

人隨劍進，話落人起，抖出無數劍花，像一支鏢一樣鏢向方少飛。

他攻勢極快，劍劍相連，剎那間連攻十二劍，劍劍不離方少飛致命要害之處。

「攔住他！」

「殺了他！」

血手魔君是元兇主犯，羣豪睹狀如湧而來，林玲、張亞男，南僧，東丐、西仙、布笠人，大家一起來，有的凌空撲擊，有的貼地進攻，或左或右，或東或西，齊將目標集中在雷霆一個人身上，莫不全力以赴，希望一舉將他斃在當場。

雷霆亦有他自己的盤算，原是想藉閃電攻勢，制住方少飛，奪下九龍刀，然後以方少飛的性命爲要脅，逼羣豪就範，豈知事與願違，投機不成，反而變成衆矢之的。

不過，他的確不是一個簡單人物，見此情狀，心知已事不可爲，心念電轉，主意立變，馬上彈身後撤，口中大叫：「咱們走！」

羣豪的主力集中在一面，後面幾乎是門戶大開，正好是脫身的良機，一眨眼的工夫，數十名親信便衝破封鎖，突圍而出了。

「追呀！」

「殺呀！」

羣豪卯足勁，咬着尾巴追下去。

方少飛拉直嗓門大聲喊叫道：「大家聽着，我們要殺的單單雷霆一個人，棄械投降者不究既往，執迷不悟的遲早難逃一死！」

這話不能說完全無效，但效果不大，聞聲而降者寥寥無幾，大多數的人皆與血手魔君結伴而去。

於是，羣豪只好發足去追，放手去殺，決心將這一股惡勢力全部消滅在大校場上。

見一個殺一個。

見一對殺一雙。

神州三傑渾水摸魚，屢建奇功。

當血手魔君雷霆一口氣衝至校場大門口時，長長的一條尾巴已被咬去一大半。

却見萬貞兒領着逍遙子費無極，江湖浪子花三郎，朱啓楨、萬家棟，以及十餘

名刀客，偵緝手迎面而來。

兩下裏一照面，萬貞兒已看出苗頭不對，道：「這是怎麼攪的？」

雷霆歎道：「別提了，我們中了人家的借刀殺人之計，請娘娘速退。」

萬貞兒杏眼圓睜的道：「退？哀家這一生只知前進，不知後退。」

雷霆氣急敗壞的道：「娘娘有所不知，他們人多勢衆，又都是拔尖的角色，其勢銳不可當，尤其是師父那個老傢伙也來了，最好先避一避風頭，再作計較。」

萬貞兒聞言，大吃一驚，說道：「他不是被囚在蟠龍山嗎，怎會跑來此地作怪呢？」

雷霆說道：「好像是被方少飛救的，後來又被北毒利用，小弟險些喪命在他手中。」

衡山老人的本事，萬貞兒自然清楚，朝大門裏望一望，見羣豪經已追到，衡情度勢，當機立斷的道。「好，咱們以退爲進，先回太師府去琢磨一下，看怎樣來收拾他們。」

一扭頭，對隨身帶來的三名刀客說道：「你們留在此地，死守這一道門，只要沒有死絕，就不許放一個人出來。」

當即領着餘衆，掉頭離去。

刀客又名死士，他們的信條是：不達成任務就死。

憑羣豪的身手，三名死士不可能發生大作用，但一人拚命，萬夫莫敵，解決掉三個不要命的人，却免不了要費一番手脚，三刀客氣絕身亡，萬貞兒已去遠，緩兵之計成功。

羣豪並未隨後追殺下去，因爲一則大白天的，穿街過巷，打打殺殺，難免會禍及無辜百姓，再則是爲了衡山老人着想，當雷霆，萬貞兒授首納命時，假如衡山老人未能參予其事，必將抱恨終生。

而眼前衡山老人穴道被制，仍在昏睡中，未得解藥前自不便讓他甦醒。

這一切都是布笠人的主意，張亞男道：「弓先生所言固是，衡山老人有清理門戶的權利，關鍵是妖婦鎩羽而歸，必思報復，萬一被她將禁衛軍，九門提督府的兵馬調集起來，可是天大的痲煩。」

布笠人胸有成竹的道：「這是不可能的事，老夫巳預作部署，萬貞兒的主力大部份均擊斃在此，已成甕中之鼈，待衡山老人的毒一解，諸位就請立刻逕赴太師府，弓某另有別事，想先走一步。」

他的身份，到現在仍秘而不宣，人走了，却給大家留下一團謎霧。

× × ×

回到太師府，萬貞兒清點一下人數，劫後餘生的僅僅還剩下三名刀客，五名偵緝手，連其他的錦衣衛，大內高手加起來，總共尚不足二十人，可謂災情慘重，損失不貲。

這是將卜常醒，吳元俊，包不輸加進去的數字，除去他們三人，數目更少，神州三傑隱身有術，到現在雷霆，萬貞兒仍視他們爲心腹親信。

萬德山嚇傻了，萬大才面白如紙，緊張兮兮的道：「姐，方少飛他們隨時都有可能殺進太師府來，可有萬全的應對之策嗎？」

血手魔君雷霆搶在前頭，很篤定的說：「娘娘已派人去調集人手，相信禁軍，提督府，以及西廠那邊的人很快就會到來的。」

萬德山喜形於色的道：「禁軍嚴總教頭，九門提督府的丁大人，與老夫源淵頗深，西廠的汪直更是萬家嫡親的外甥，只要這三批人馬到來，必可將這些亂民狂徒一網打盡。」

高坐太師府的大客廳裏，萬貞兒啜了一口茶，左右一望，道：「咦，怎麼好久沒見張管事。」

萬家棟回答道：「我剛剛還看見到他在——」

在什麼還沒有說完，張敏已跨步而入，萬貞兒黛眉雙挑，籠上一臉寒霜，道：「張敏，你幹的好事。」

張敏戰戰兢兢的道：「小的知道捅了漏子，但却完全是爲娘娘着想！」

萬貞兒怒沖沖的道：「害哀家損兵折將，幾乎一敗塗地，你還敢說是爲本宮着想！」

張敏有條不紊的道：「請娘娘息怒，小的實在是禁不起王大人的一再央求，覺得與其讓王大人成天悶悶不樂懷恨雷大人，還不如讓他們以武會友，即印證一次武學，或許可以解開這個結，只要這個結一解，娘娘得到了雷大人，也不會失去王大人，所以才斗胆替他們傳話。」

「你僅止是替他們傳話？」

「是呀，僅止傳話而已。」

「九龍刀不是你設法代借的？」

「冤枉！冤枉呀！小的恨不能殺了方少飛，領那百萬兩賞銀。」

「那九龍刀王立，究竟是如何得到手的？」

「這恐怕只有王大人自己一個人知道了。」

「糊塗！王立一世精明，這次怎麼這樣糊塗。」

「奴才句句是實言，還請娘娘下令徹查。」

「好了，難得你對哀家忠心耿耿，本宮不想再追究下去，有雷霆在，讓你也不敢撒謊，以後事無巨細，務必要向哀家稟報清楚。」

「是，娘娘。」

這時門外進來一名錦衣衛，是奉命去九門提督府提調兵馬的人，萬貞兒道：「丁大人在何處，調來多少兵馬？」

那名錦衣衛失魂落魄的道：「回娘娘的話，一名也沒調到。」

萬貞兒大吃一驚，道：「丁大人敢違抗哀家的懿旨！叫他來見本宮。」

錦衣衛道：「小的根本沒有見到丁大人。」

雷霆上前三步，抓住他問：「丁大人到那裏去了？」

錦衣衛道：「丁大人已經被撤職，九門提督換了新人。」

萬大才大惑不解的道：「是誰活得不耐煩了，未得我們萬家的同意，胆敢隨便撤換人。」

錦衣衛道：「小的問過，是皇上的御筆手諭。」

此語一出，萬太師父女姐弟，雷霆師



徒等人，齊皆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萬貞兒急得站了起來，聲音也變了調，道：「是皇上的意思！難道……」

她實在不敢想下去，如果自己父女的種種不法勾當，眞的被皇上知道了，可是萬家滅門的重罪。

萬德山、血手魔君雷霆等人也知道事情的嚴重性，沒有一個人敢說出口來。

大家默然相對，寧靜中別有一番刺骨錐心的緊張。

他們企盼這僅是無意中的一次巧合。

將希望寄託在禁軍嚴總教頭，及西廠的汪直身上。

然而，他們失望了。

嚴總教頭同樣遭到撤換的命運，禁軍方面沒有調來一個兵。

汪總管的處境更慘，遭到禁閉，西廠方面亦未調來一個卒。

援兵巳斷，希望巳絕，萬貞兒，雷霆、萬德山等人第一次感受到恐懼的可怖，與死亡的威脅。

一下子，大家的屁股上好像都長了針刺，坐不住了，齊集在一起，七嘴八舌，議論紛紛。

萬德山憂心忡忡的道：「看來皇上可能巳洞悉一切，我們必須速謀對策。」

萬貞兒是他們之中比較沉着的一個，道：「爹，我立刻進宮去，叫朱見琛頒一道旨意，調動兵馬，將這一羣暴民亂黨統統處死。」

血手魔君雷霆道：「這恐怕不妥吧，皇上如巳確知內情，娘娘此去豈非自陷險地？」

萬貞判信心十足的道：「朱見琛是個草包，他不敢不聽，必要的時候乾脆把他拉下來，讓祐樘這孩子去做皇帝。」

雷霆道：「娘娘此計固善，但仍以小心爲宜，爲防生變，不如咱們大夥兒一齊去逼宮，以備不測，並方便行事。」

萬貞兒不假思索地說道：「好，就這麼辦，人多好辦事，也免得賜亂黨可乘之機！」

說着，人巳邁步而出，來到前面院子裏，準備即刻進宮，其餘的人亦皆尾隨跟出來。

萬德山喜形於色的道：「這倒不失爲是一個釜底抽薪的好法子，大明的天子換成祐樘，就等於是咱們萬家的天下了，哈哈。」

三聲大笑，他只笑出來兩聲半，突聞方少飛的聲音在大門外接口說道：「法子雖好，也够狠够毒，只可惜巳經沒有機會了。」

幾名守護，那裏是方少飛的對手，三拳兩脚便打翻在地，衝進院子裏來。

接着，南僧、東丐、西仙、林玲、張亞男、雙鳳等人也一湧而入。

衡山老人的巨毒以消解，就立在方少飛一旁，一雙虎目怒視着雷霆、萬貞兒，早將功力叫足了十成十，準備隨時出手清理門戶。

牆裏牆外更是刀光劍影，人頭鑽動，全是丐帮及巢湖的弟兄們，密密痲痲的將太師府圍了個水洩不通。

方少飛一面說話一面畢直的向萬德山父女走過去，萬貞兒玉面一寒，叱道：「方少飛，你好大的胆子，哀家正愁四處捉拿你不到，竟敢鳩衆闖進太師府來。」

張亞男指名道姓的道：「萬貞兒，妳的末日巳經到了，還神氣什麼。」

萬貞兒一生頤指氣使慣了，幾時敢有人對她這樣說話，此時不禁大怒道：「大胆，哀家的名諱也是妳可以叫的，給我掌嘴。」

八面威風，依舊是那副潑辣的模樣兒，醉俠卜常醒躬身應是，搶先揚掌衝上去來，利用機會，給方少飛使個眼色，意思是說，要不要現在就動手？

方少飛舉手一架，以目示意，告訴師父少待，道：「萬貞兒，妳的氣數巳盡，倒行逆施的日子巳經結束了，休再張牙舞爪，就算妳是一隻成了精的狐狸，今天也難逃法網。」

虛攻一招，假裝擊退卜常醒，立卽與東丐、西仙等頂尖高手以鉗形態勢壓迫過來。

魔羣一陣走動，擺開架式拒敵，萬貞兒威風凜凜的道：「放肆，哀家身爲當朝貴妃，誰敢動！」

林玲嬌叱道：「萬貞兒，妳巳是廢妃罪犯，少再作威作福。」

萬貞兒喝道：「住口，誰敢將哀家廢掉？」

張亞男道：「是皇上！」

萬貞兒道：「拿聖旨來！」

方少飛道：「馬上就到！」

餘音尚未落地，門外有人高呼：「聖旨到！」

隨着這一呼聲，先進來四名太監，恭親王朱見瑾雙手捧着聖旨，相伴而行，後面緊跟着一羣刑部捕快，以及官復原職，身着朝服的鐵血御史方正夫婦，與大學士林田甫夫婦。

恭親王朱見瑾越衆而前，朗聲說道：「萬德山、萬貞兒、雷霆接旨，跪！」

萬貞兒臉色驟變，忙與萬德山、雷霆跪倒在地。

其餘的人不敢怠慢，跟着跪滿一地，齊呼：「吾皇萬歲萬萬歲。」

恭親王展開聖旨，高聲宣讀：「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太師萬德山陰謀竊國，貴妃萬貞兒惡跡昭彰，錦衣衛指揮雷霆多行不義，罪證確鑿，罄竹難書，着即廢去官職誥封賜死，餘衆着由御史方正，大學士林田甫會同有司按律論處，並由太子祐堂主理一切，代朕裁奪，欽此。」

謝恩起身，羣魔一個個皆嚇得面無人色。

萬貞兒却不甘雌服，暴睜着雙目，道：「誰是朱祐堂？」

恭親王朱見瑾道：「就是妳處心積慮要陷害的方少飛。」

方少飛道：「犯婦別再多言，還不快從速自作了斷！」

萬貞兒銀牙一咬，道：「你妄想，我萬貞兒絕不會做自殺的傻事，即便死也要拉上你墊棺材底，叫你們朱家斷了根，絕了後！」

南僧無心道：「阿彌陀佛，不修今生修來世，天命如此，女施主巳是末路窮途，勿再作孽。」

萬貞兒道：「哼！什麼叫窮途末路，

哀家還有這麽多忠心不二的死士，足可一戰。」

方少飛橫掃全場一眼，對羣魔說道：「你們聽清楚，皇上德澤廣被，不忍塗炭生靈，賜死的僅三名罪魁禍首，你們從速棄械歸正，一定會給你們一個自新的機會，若是一錯再錯，必將血濺當場，命喪黃泉。」

他此刻是東宮太子的身份，羣魔又瀕山窮水盡之境 立刻便有了反應，有十名爪牙紛紛棄械歸正。

萬貞兒簡直氣得要吐血，但還是不服輸，蓄勢以待，打算作殊死鬥，清點一下人數，加上費無極，花三郎、朱祐楨、萬德山父子祖孫、雷霆師徒，還有十六個人，道：「哀家至少可以討十六條命回來，怕死的就乖乖退出太師府。」

方少飛使一個眼色，場中禍事陡生，碩果僅存的一名刀客、一名偵緝手，一名錦衣衛，分別爲卜常醒、吳元俊、包不輸奇襲擊斃。

十六個人，一霎時僅餘下萬德山父女、萬大才父子、雷霆師徒、朱祐楨、張敏、費無極、花三郎等十個人。

登時，萬貞兒傻了，呆了，也瘋了，狂了，口中喊：「殺！」不顧一切的撲向方少飛，撇開自己的門戶不顧，硬衝狠攻，存心欲與方少飛同歸於盡，斷朱家的根，絕朱家的後。

羣豪早有周全的準備，萬貞兒一動，南僧、東丐、西仙等便一齊動手，尤其是衡山老人，滿腹的惱恨，化作一團火，一陣風，打第一仗，出第一招，根本不給萬貞兒任何躲避、喘息、還手的空隙。

惡鬥一開始便是石破天驚的兇險場面，血手魔君一見苗頭不對，本想與燕無雙突圍而逃，却被方少飛識破截下來，與東丐聯手，打得他暈頭轉向。

燕無雙則爲林玲、張亞男困住，同樣手忙脚亂，處境艱險。

第一個亡魂納命的是萬德山，死於刑部捕快的刀下。

他的兒子萬大才是第二個，死於羣豪的亂掌之下。

接着，噹！的一聲，空際閃出一朵火花，方少飛的九龍刀，撞上雷霆的擎天劍，東丐又及時補了一掌，血手魔君如何消受得了，跌跌撞撞的退下去。

燕無雙以一對二，本就命在旦夕，包不輸恨他殺害彭盈妹，怒極而大吼道：「小雜種，你家包爺爺今天要砸爛你吃飯的腦瓜！」

取出鐵鐧，攔頭砸下，燕無雙的腦瓜當眞開了天窗，腦漿四濺而亡。

上天主宰，冥冥中似乎自有巧安排，雷霆那裏不好退，偏偏退到衡山老人的面前，衡山老人健腕一反：「死！」暗力疾吐，猛銳如刀，直打入雷霆腹內五寸，立告五臟碎裂而亡。

雷霆一死，萬貞兒再也不敢存有絲毫獲勝的奢望，頃刻間，權勢、地位、富貴全部化作烏有，腦子空白，只有一個念頭——趕快逃命。

於是，不顧重創之身，強攻數招，藉以亂人耳目，倏忽間一個急轉身，閃電退走。

衡山老人又怎麽可能放過她，拔腿就追。

一聲殺豬似的慘叫劃破長空，不是萬貞兒，是江湖浪子花三郎，被萬家棟從身後冷不防捅了他一刀，直從後心穿到前心來。

萬家棟在心底喊叫：「娘，妳老人家的仇，孩兒總算——」

一念未了，背後重壓如山，逍遙子費無極的一隻蒲團大手已結結實實的擊中他的背部，道：「你這個畜牲，連師父你也敢殺！」

慘事連續不斷，人命賤如螻蟻，費無極的殺字尚未出口時，方少飛，朱祐楨的兩把刀已送到他面前，連中七刀，死狀最慘。却沒能救下萬家棟，中掌倒地，命若游絲。

朱祐楨眼見自己生身的父母衝過來，噗通一聲跪下去，熱淚盈眶的叫了一聲：「爹！娘！」

够了，叫一聲爹娘就足够了，他萬念雜陳，滿腹悲酸，早已泣不成聲，再多的話也無法張嘴。

方正夫婦更是悲喜交加，摟着方少英，相擁而泣。

萬貞兒身手不凡，生死關頭，更加刁鑽潑辣，其鋒銳不可當，連闖數關後，乍然「一鶴冲天」，意欲從羣豪頭頂掠過逃生。不幸，迎面射來一條人影，是布笠人，擋住他的去路。

萬貞兒揚掌發招，向左轉，正好被衡山老人堵上，再發招後轉，偏又寃家路窄，被方少飛撞個正着。

衡山老人、布笠人，方少飛是三個將「玄天眞經」上功夫學全的人，無疑都是第一號人物，三人聯手出擊，萬貞兒那還活得了，一個倒栽葱栽下去，五腑離位，皮開肉綻，已不成個人形。

三人相繼落地，就站在她身邊，衡山老人取過擎天劍來，抵住她的心口，道：「逆徒，妳離經叛道，欺師滅祖，沒有想到會有今天吧？」

萬貞兒根本沒有理會那一支劍，也不曾答衡山老人的話，望着布笠人，道：「你到底是誰？」

這也是大家所關心的一個問題，全場寂靜如死，屏息以待。

布笠人緩緩的取下布笠，露出一張大家都熟悉的臉來，有不少人同時驚呼出聲：「怎麽會是張敏？」

萬貞兒以肯定的語氣說道：「你不可能是張敏，你當年報效哀家時就是有所爲而來。」

張敏又在他的臉上緩緩取下一張人皮面具來，張亞男喜極而吼，叫了一聲：「爹！」

萬貞兒道：「眞正的張敏在那裏！」

八斗秀士張峻山道：「葬在西山上牛興夫婦的墓旁。」

方少飛道：「那不是假面人嗎？」

張峻山望了西仙白芙蓉一眼，道：「老夫就是假面人，當年爲了個人的理由，想躲進大內去圖個清靜，那知巧遇紀宮人分娩，爲了保全大明皇室的後嗣命脈，不得已而前後以三種不同的身份出現。」

（以下轉入第壹弍二頁）



司馬洛傳奇故事

# 子午石

馮嘉．文　可飛．圖

## 制服頑敵　解去危機

他們沒可奈何，就祇好讓自己繼續上升，打算升到適當高度的時候就拉開降傘回地下去。

林鈴則沒有這個缺點，因此她能夠繼續上升，向軍車追去。

那軍車已經升到很高了。

在軍車中的司馬洛看着腕上那隻計算高度的腕錶，說：「現在我們也差不多可以跳下去了，不過，盡可能延遲一些，看看他們下一步有什麽詭計！」

林鈴在無綫電中對他們叫道：「你們跳吧！這裏上面的事情我來應付就行了，我會飛！」

「我們非不得已時不會跳，」李敏說：「我們的責任是看守這火箭！如非必要，我們不會放棄的！」

「隨便你們吧！」林鈴說。

司馬洛說：「既然卜可夫的計劃就是用飛機來把軍車抓進去，那就得把我們也抓進去才行的，連我們也抓進去，那我亦就會給他們一個好看！」

「你眞自私！」李敏對林鈴說：「爲什麽你不搶一隻那種飛行筒來給我，讓我過過癮也好。」

「我是想的，」林鈴說：「可惜搶不到！」

這邊，在地面上，卜可夫在車中仍沒有發現他的計劃已經逐步在崩潰了；他還是興奮地對無綫電中說：「哥連斯：你在什麽地方？」

「我當然是在飛機上！」哥連斯的回答從無綫電中傳出來說。

「你最好快點！」卜可夫說。

「你放心好了，」哥連斯說：「這種事情是急不來的，到得太快，反而不能成功！」

此時的哥連斯是正在一架巨大的軍用運輸機上，與另一個機師一起駕駛，正從很遠的地方飛來。

這雖是軍用飛機，卻不是偷來的，因爲這飛機是已經很舊式了；現代的軍隊已經不適用，就以廉價賣給平民，作爲剩餘物資。有許多落後地區的人都會購買這些飛機作運輸之用。這一架則當然是經過改裝的。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哥連斯是卜可夫請回來的傭兵，他的計劃就是想搶走軍部的核子飛彈，現在就是等專家將機密文件的密電碼翻譯出來，那些電腦科學家終於搞了幾天才將密碼譯出來，果然就是史達恩中將那個演習與搬運火箭的計劃，甚至路綫、時間、運載的軍車在什麽時間到達的街口都寫得明明白白，日期一到，這邊軍隊演習搬走飛彈，那邊卜可夫佈置人手搶奪飛彈；莫先生派司馬洛、李敏、林鈴隨運載飛彈的軍車出發，卜可夫在陸地佈置崗哨，用子午石溶液將軍車連飛彈弄上天空，又派飛人在上空協助，林鈴潛入飛人隊伍中使飛人不能靠近軍車……

卜可夫說：「我對你很有信心，但你不要忘記我的指示，你拿到了火箭，就在空中發射，射李查理的城市！你聽清楚了沒有？」

「我懂了！」哥連斯說。

這就是卜可夫的計劃了。他要在李查理的城市中射一箭。當然射中李查理本人是不可能的，但是總之射中那城市就够了。那是屬於李查理的城市，經過核子爆炸之後，至少要毀掉一半，而另一半因爲給輻射性影響，亦不會有用了。那時，李查理的一番經營，便變成一無所有，他有的祇是地產，而他的地產都變成了無用的廢地。

這就是卜可夫對李查理的報復。

卜可夫的確是有仇必報的。哥連斯仍然認爲這是一件瘋狂的事，不過卜可夫出

得起錢，他就做了。

哥連斯忽然說：「唏，我可以看見你的火箭了，但是你的飛人呢？」

「什麼？」卜可夫說着，連忙停車，推開車門，取出望遠鏡來望。

他望見祇有林鈴一個人正在飛近那軍車。

此時他與飛人是沒有聯絡的，因爲事先都已計劃好了，到時的行動是固定了的，小節方面有什麼不對，可以隨機應變，但是他沒有想到會變成這樣。

「媽的！」他吼道：「他們到哪裏去了？」

「這不是我的責任！」哥連斯說。

「我有一個飛人！」卜可夫說：「有一個！」

他當然還不知道這唯一的一個飛人乃是林鈴。

「這會使工作變成特別困難了，」哥連斯說：「但是我盡力吧，總之假如失敗了的話，就與我無關！」

因爲那些飛人的工作乃是帮忙軍車保持浮在空中，假如軍車的上升之力失去，那些飛人們就在上面噴一些飛行液，使之不致跌下來，一隊飛人做這工作不難，只有一個，則是難一些的。

而此時那軍車已經上升得很慢了。

「你替我把這件事情弄好！」卜可夫叫道：「我加倍重酬，一定要弄好！」

「我只能夠盡人事！」哥連斯說。

此時的林鈴已經追到了那部軍車，由於軍車的上升力已經幾乎完全失去了，只是在空中浮着，給風吹動着而已。

她伏在火箭的上面，一時也無計可施。她說：「又沒有辦法把彈頭拆卸，怎辦好呢？」

「也許讓我也爬出來好了！」司馬洛說。

但是她自己也知道是沒有用處的，要弄那隻飛彈，是專家才能够做到的事情，尤其是他們沒充份知識的人，更不能够就這樣隨便地在空中行之。

她說：「我看你們也得跳下去了，這樣子隨時會跌下去，一開始跌下去，你們就跳不出來了。」

「我們，不能離開？」李敏反對。

「假如現在跌下去，」林鈴解釋道：「對我們未必就是沒有利的，火箭會跌進水裏，卜可夫就得不到手，而以後我們還可以把它撈囘！」

原來火箭及軍車此時是已經飛離了市區，而到了一座湖的上空了，的確，假如快點跌下去，那會是更好的，因爲這些核子彈頭跌下去不會像炸彈那樣爆炸，一定要用電子儀器指揮才能够引爆的。雖然跌下去了之後再撈起來也要好一番功夫才能够修補好，但不會成災，亦勝於落入卜可夫的手中。

「我看，」司馬洛說：「我們似乎也是及早離開好些！」

「我也不希望在這東西的上面逗留得太久！」那軍車的司機說。

林鈴說：「在你們跳下去之前，你們不妨先作一下準備，你們有沒有看見下面那湖邊的山路上那部大汽車？我一直注意着他的，它是在跟着這軍車的飛行路綫，我相信這車子上的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他很可能就是卜可夫。」

「很好！」司馬洛說道：「跳傘，大致上是可以隨心所欲，在自己喜歡的地方降臨的，我們就降下去，試試找他談一談吧！」

「他是逃不了的！」林鈴說道：「紅丁現在大概已把他的總部所在的地方招供出來了，他不能够逃回總部去。現在，下一步，我們只要能够制止他發射火箭就行了！」

「好，我們走！」司馬洛說。

他們都是勇於决斷的人，坐言起行，三個人一一跳了出去，向下急速地跳下去，那降傘張開，成爲了三朵彩色的花朵似的。

而此時的軍車以及載着的火箭也開始一浮一沉的，看來浮力隨時會消失，就直跌下去了，林鈴雖然是伏在火箭上，亦是小心翼翼的，假如跌下去的話，她就放手，而且自己亦會用降傘降下去了。

跟着，她忽然看見了哥連斯那一架飛機。

飛機是很快的，即使以最低的速度飛行，也還是要飛得相當快才能留在空中，因此林鈴一看見它時，它就是接近得很快，林鈴只是感覺到這飛機並不尋常，機尾的下面伸出一條軟軟的金屬東西，好像一隻彈簧捲成的爪。

她只有時間在火箭上抱得更緊。

跟着飛機就在頭頂上經過，引擎聲震耳欲聾，而那隻巨爪一抓抓住了火箭，就把火箭從軍車上硬扯了下來。

失去火箭的軍車在空中亂滾亂撞，跟着就失去了支持之力而直跌下去了。也幸而司馬洛他們及早跳了出去，否則情形不堪設想。

駕駛飛機的哥連斯大爲高興，大叫道：「我成功了！我成功了！看我的眼界多準，假如這一下不中，就沒有第二次機會了！」

那金屬的臂迅速把火箭收進了機腹之內。

哥連斯把駕駛的工作交給機師，說：「你把持着，我到後面去看看！」

這飛機上的裝備是奇妙而有效的。那隻金屬臂此時原來已經把火箭抓了上來，而放在機腹之內了。但是，也連同林鈴抓了上來。林鈴在那急速的拖動之中幾乎暈了過去，手中的槍也飛掉了，剛剛恢復過來，把身上的笨重的東西及面罩都除了下來，以便動作能够靈活一些。這時，哥連斯也出現了。

哥連斯看見了林鈴這個女孩子，也爲之一愕。

林鈴說：「你是哥連斯嗎？」

「妳是誰？」哥連斯吼道。

「我是林鈴，」林鈴說：「你已經完了，你還是投降吧！你已經完了！」

「別傻吧，」哥連斯說道：「你投降吧！」

哥連斯身上却沒有武器，那是因爲他並不預算在飛機上也會有機會動用槍械的，而且在飛機上開槍亦是很不安全，一下子射中了什麼儀器，飛機就要跌下去了。

他雖然有一個同伴在着，却要負責把持着



那架飛機，不能够動手來帮他的。

這樣，他與林鈴就是單對單，而且需要徒手搏鬥了。他並不把這個看來像黃毛丫頭似的女人放在眼內，不過，有林鈴在着，他就不能够照他的計劃發射那火箭，於是他便衝過來，一拳擊向林鈴。

他預算祇要這一拳就可以把林鈴擊得暈過去了。

但是大出意外，林鈴搭住他的拳頭，向旁一拖，並且一脚踢向他的肚子。

哥連斯到底是一個傭兵，能够做這種工作，是一定有他的本事的，所以亦沒有那麼容易就給林鈴擊倒。

他連忙把林鈴的手掙開了，同時一側身子，用大腿去承受了林鈴那一脚。

林鈴好像踢中了石柱似的，那是因爲哥連斯的身裁特別健碩，雖然這一脚也把哥連斯踢得很痛。

哥連斯現在也明白，他碰到的這個女孩子是並非等閒的了。

他在從軍時也學過不少徒手搏擊術，林鈴並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把他制服的，他也使出他的本領來。

這一男一女，就在飛機的肚子裏惡鬥起來。卜可夫焦急地在地下向飛機上的哥連斯召喚，哥連斯却不能够囘答他，祇是由那個飛機師告訴他，飛機上是正在發生着什麼事情。卜可夫又恐懼又憤怒。他一向都以爲他的運氣很好，他逃過大難，事情一直都進行得順利，却想不到就在這個最後關頭，給林鈴殺了進來。

林鈴怎會飛了上去，成爲他的飛人的一份子呢？他實在想不出來。

至於飛機上的那個機師，也是十分恐懼。這是舊式飛機，上面沒有自動駕駛設備，他不能够讓飛機自己飛行而到後面去帮忙。而他的背又必須對着他們。假如哥連斯打贏了，那自然就沒事了。但是假如哥連斯打輸了呢？

那時，他决定祇好投降了。

他是哥連斯所聘用的人，他並不需要忠於哥連斯。不過目前，在勝負未分出的時候，他决定他還是要聊盡人事，把飛機開囘他起飛的地方，那裏也是沒有人帮手的，不過當飛機降落之後，他也可以到後面去帮忙了——假如哥斯連能支持到那個時候。

而在飛機的後面，惡鬥還是正在進行中。

飛機飛行着時難免動盪着的，所以林鈴與哥連斯都是不容易站得穩。

那火箭則倒是穩穩定定的，已給機械擱在一隻架子上了。

「篷！」哥連斯一拳擊中了林鈴的肩，林鈴給他打得整個飛開了，仆在地上。

哥連斯馬上飛身撲到，要壓在林鈴的身上。然而飛機却就在這個時候盪動了一下，哥連斯這一撲也撲歪了，本來是要撲到林鈴的身上的，現在却是仆在林鈴的身邊。

兩個人都一滾身，盡快爬起來。

哥連斯雖然經驗豐富，却不如林鈴那樣，受過嚴格的訓練。林鈴並不認爲最先爬起來的那一個就是一定便宜一些的，所以她故意讓哥連斯先爬起來，她則是伸脚出去一絆，哥連斯還沒有站穩，給她這樣一絆，便又一屁股坐了下來，震得呆了一呆。而在他呆着的時候，林鈴則已一脚踢到，就踢中他的鼻子！

哥連斯滾了開去，鼻子流血。

鼻子流血不是很重的傷，但是却是對動作的靈活有很大的妨碍的，他因爲痛和流血也變得視綫不大清楚了。他連忙退後，靠到牆壁上，不斷揮着拳頭，以免林鈴再來攻他。

但林鈴還採用下盤進攻的方法，伸脚一絆，又使哥連斯再度倒了下來。哥連斯仍然頑強地立即又跳起來。

但他這一再地倒下來，已經使他的反應給震得變成相當遲鈍，也因而林鈴就有機會應用她的武器了。

其實林鈴並不是沒有武器可用的，她祇是一時之間未有機會應用，而情形亦不適宜她應用而已，現在，情形則是適宜她應用了。

她用的武器就是她脫下來的那隻盛載子午石粉的噴射筒。那隻噴射筒乃是一件很笨重的東西，在打鬥之時拿來做武器的話，祇會爲她引起不便而已，但是現在哥連斯的動作已經遲滯下來，那就不同了。

她抓起那隻噴射筒，就向哥連斯一擲過去。

哥連斯看見她擲，亦看見這東西向自己飛過來，不過就是動作遲滯，來不及閃避。他祇能够狼狽地將那隻噴筒接住。這噴筒的重量使他更站不穩，離開了原位，踉蹌着倒退跌開。

林鈴看着他一撞撞在那火箭的尾部，慘叫一聲，忽然凝住在那裏，嘴巴也張開了，那隻噴筒丟囘地上。

他的嘴巴張着，不能合上，人也不能够動。跟着就有鮮血從他的嘴邊湧出來，與鼻血混和。

林鈴奇異地看着，一時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跟着飛機動盪了一下，又把哥連斯拋開了。林鈴這才看見，原來哥連斯的背是撞中了火箭的尾部幾個尖處的其中一個。那個地方其實也並不是太尖的，不過他這樣重地撞上去，就給那尖端硬刺了進去，這樣刺一下，傷勢就實在不輕。

哥連斯再仆到地上，這一次他是不能爬起身來，再也不能動了。林鈴蹲下來看看他。他沒有死，相信亦不會死，不過他却是已經完全失去了抵抗力。

林鈴轉身走到飛機前面，那個機師的身邊。那機師說：「假如你碰我，那飛機就跌下去，同歸於盡了！」

「我不打算碰你，」林鈴說：「祇要你合作就行了！」

「他死——死了嗎？」機師問。

「沒有，」林鈴說道：「不過他需要趕快進醫院，所以你最好快點把飛機降下去。」

「我——我現在正是這樣做！」機師說。

「你要在什麼地方降落？」林鈴問。

機師告訴了她，她又問：「那裏有你們的人？」

「沒有，」機師說：「你也明白，這件事情，在事先守秘密最重要，所以我們沒有找那麼多人來！」

莫先生的聲音從林鈴的無綫電中傳出來說：「讓他在那裏降落好了，我們的直升機是可以及時趕到的！」

林鈴對機師揮揮手，示意機師服從這個指令，而機師亦是樂於合作地點點頭。

這時，卜可夫的聲音還是正在通過飛機上的無綫電叫囂着，要那機師告訴他究竟發生了什麼。林鈴到前面來了之後，機師一直沒有空回答，而林鈴也是此時才有空應他。林鈴說：「卜可夫，我不知道你在什麼地方，不過我看你是逃得越快越好，因爲你的手下大將哥連斯已經躺在那裏不能動，而我呢，我即是想帮你也是沒有辦法。我的學識不够，不懂得發射那火箭，這火箭是不會射出去的了。」

卜可夫吐出一連串惡毒的咒罵，隨即就忽然把無綫電聯絡截斷了。顯然他也認爲林鈴是講得沒有錯的，他還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

不過林鈴這卻也是一個詭計。

林鈴與卜可夫的這番對話，正在降落中的司馬洛他們是聽得見的。司馬洛他們一直在空中注意着那部可疑的車子，現在，無綫電一截斷了，他們就看見那部車子開動，沿路飛馳。證明那車子中的人果然就正是卜可夫。

司馬洛他們乘着風，揮動着手臂以左右降傘飛行的路綫，向卜可夫的前頭降下去。

卜可夫的車子雖然開得快，但是却要順着路的方向，迂迴曲折地前進，所以實在並不快。而降傘看樣子雖然落得慢，實在並不慢，而且還是採取直綫的。

因此，司馬洛的降傘降落在卜可夫前頭的路面。

他的人是不可能擋住車子的，但是那傘很大，而且，有連同着傘的繩子，在路面上一攔，就成爲了最有效的路障，假如卜可夫要硬衝過去，是會給纏住的。

卜可夫回頭看看，李敏的降傘亦已在他後面的路上降落，他沒有辦法，也祇好向前急衝。

車子果然給降傘纏住了。

卜可夫咒罵着跳下車，向離開路邊不遠的樹林中逃去。他還是要作最後的逃走努力。

正在把降傘的帶子解開的司馬洛立刻向他放了一槍。

但是太遠了，手槍的射程不及。司馬洛身上雖然也有輕機槍，却不願意使用，因爲輕機槍的子彈是不容易控制的，一排掃過去，可能把卜可夫射死。他却不想射死卜可夫。他要活的。

那邊李敏亦已降落了，也在把降傘的帶子從身上解下來。她通過無綫電叫道：「把他交給我好了，該我來把他活捉！」

「你不要亂來！」司馬洛叫道。

莫先生的聲音亦從無綫電中傳出來叫道：「你不必費神了，我們的人已經把這附近包圍着，他逃不掉的！」

「你在開玩笑嗎？」李敏說：「此時不捉，還待何時？他是一個怎樣的人？那麼狡猾，一離開得久一些，又來一個借屍還魂！上一次已經有過經驗了！」

莫先生和司馬洛都無法阻止她，司馬洛也祇好參加追捕了，而且李敏的話亦不無道理，卜可夫這個人那麼狡猾，還是趁新鮮時追捕的好。

這件工作，那個與他們一起降下來的軍車司機則是不適宜參加的。於是司馬洛對那司機叫道：「你把降傘拉開，開了他的車子走吧，前面的路上會遇到我們的人接應你的，假如你留在這裏，萬一他打一個轉出來，把你捉住，搶了你的武器抵抗，那就不妙了！」

那個司機點點頭，很同意這個安排。

司馬洛也追進了林中。

他與李敏之間仍然有電綫聯絡呼應，相當方便。

輕機槍不合用，他們都不帶了，祇是把彈夾取下帶在身邊而把機槍棄下來，這樣，就是給卜可夫找到也是沒有用的，因爲沒有子彈。

他們追進了林中，不久就追上了卜可夫。

這時已到了一片空地上，原來卜可夫並沒有武器，祇是携帶着他那枝運用得相當靈活的皮鞭。

李敏與司馬洛分從樹林中的兩邊出來，舉着手槍喝道：「好了，卜可夫！舉手投降吧！」

卜可夫此時却是拚死無大害，手上的鞭子靈活地亂掃，使他們兩個人都不敢接近，而他們仍是不願意開槍。卜可夫動得太快，沒有把握射中他非要害的地方。

卜可夫也不是一個笨人，他也知道這樣僵持並非善法，所以他的鞭子是一面揮舞一面接近李敏的。

他把李敏逼得退回林中，而自己也比較接近樹林了，便又忽然收起了鞭子繼續逃走。

李敏放了一槍，祇是射中他脚邊的樹葉，而卜可夫又逃進了林中了。

李敏憤怒地咒罵着，繼續追在後面。

卜可夫逃到了一條小溪。

看似前頭有溪水攔着，他是逃不過去。但是原來這小溪也祇是替李敏及司馬洛他們製造不便而已。

卜可夫的鞭子一揚，揮向對岸，鞭梢纏住了對岸溪邊的一根樹枝，然後拉緊鞭柄，好像盪韆鞦似的盪了過去了。

李敏追到溪邊，卜可夫正在哈哈笑着沒進林中。

假如她與司馬洛涉水及游泳過去，就要慢得多，而且上岸之後，身子濕了，跑起來也同樣是慢得多的。

不過李敏到底是本領高强的人，尤其她剛好是在鄉下長大的，對樹林和河溪都並不陌生，她對司馬洛叫道：「跟我來好了！」

她一跳就跳到了溪邊的一塊石頭上，再一彈，就跳到另一塊在水面突出的石上。她就是這樣從一塊石頭跳到另一塊石頭上，只前面跳去。那小溪的表面上有許多突出來的石頭可以讓她踏脚，雖然並不是每一塊的距離都方便她跳過去，但是有時兩塊石間相隔太遠，中間却有另一塊是祇浸在水中一點點的，她跳到浸在水中的一塊，也可以過去了。

司馬洛也跟着她跳。他們到達了對岸，鞋子雖然是濕了，但是衣服並沒有濕。那對於速度沒有太大的妨碍了。



他們繼續通過樹林向卜可夫窮追。

卜可夫也拚命逃走。

卜可夫的逃走，是成功希望甚微的了，因爲他雖然充滿機詐，對樹林也是並不很熟，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他根本沒有一個逃走的目的地。

他現在可以說是無地容身的，他祇是在逃，也不清楚自己是要逃到什麼地方去，甚至不清楚自己逃的是什麼方向。

他祇是慌不擇路地逃走。

忽然之間，李敏大叫一聲，就從前頭的樹林中一跳而出，攔住在他的前面。

卜可夫咒罵一聲，一鞭向李敏揮去。

李敏這一次並不閃避，那是因爲轀長而距離近，假如距離較遠，一鞭揮過來，祇是鞭尖的部份一抽，那是會造成很大的痛苦和傷害的。然而距離近了，就不會有這樣的事情。鞭子雖然是在李敏的身上一捲捲住了，却是發揮不出什麼氣力的。

李敏亦不怎麼痛。而在卜可夫發力拉之前，李敏已迅速把鞭執住，發力一拉。鞭子差點從卜可夫手中脫了出來，卜可夫連忙把鞭柄緊執，拉回來。

兩個人好像拔河似的，互相發力。

司馬洛亦已到達了，却祇是袖手旁觀。他知道卜可夫是已經輸定了的。卜可夫的力氣也不及李敏那麼大，正在一步一步給李敏拉近。

卜可夫用力得連臉皮也已經脹成血紅色了。

跟着李敏忽然把鞭子一放鬆，而向前衝去。

卜可夫正在用力拉，冷不提防，收不住勢，向後面跌去，狼狽地倒在地上。

他匆忙再爬起身，李敏已經到達了，就在他的肚子上踢了一脚。卜可夫痛得彎腰倒下，嘔吐了起來。

李敏把鞭子從他的手中奪過來，就把鞭子當作繩子用，把卜可夫縛了起來。到了這裏，卜可夫再也無法狡脫，亦不可能找到一個替身來偷龍轉鳳了。

李敏哈哈大笑起來，又在他的屁股上踢了一脚，說：「現在逃呀！看你還有什麼辦法可以逃的？」

卜可夫祇是放棄地閉上了眼睛。

而在另一方面，林鈴與那個機師也乘着那架飛機在一處機場中降落下來。那裏是座荒廢了的機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空軍用的，不是打戰時根本就沒有用，所以已成爲荒地一片。

莫先生的手下，以及顧靈堅中將的部下亦都已乘着直升飛機趕到來了。那機場上也果然是並無其他閒雜人等的，飛機祇是靠着有白天的光綫，對視野沒有妨碍才能夠降落，假如是在晚上，地下沒有人打燈光，那要降落就相當困難了。而那機師亦是一個好手，這機場根本是已經年久失修，破破爛爛的了，他仍能夠在那上面安全降落。

這之後，這個機師及哥連斯都給捉了起來，而那枚火箭亦在當地的軍隊的愼重護送之下運走了。

卜可夫的計劃全部失敗，他的手下差不多全部給捉了起來，而他那個總部亦被封了起來。

即使有漏網的人，也不很要緊了，因爲都不是重要人物。

× × ×

至於子午石粉，是還剩下來一點的，不過並不多，祇是可以供研究用。莫先生的手下也是十分感興趣，興緻勃勃地研究着這些東西。

「結論是與劉耀柱他們一樣的，」司馬洛在餐廳裏對林鈴與李敏說：「不可能複製，這是他們無法明白組織的東西，除非天上會再掉下來一些吧，不過這樣的機會可能是一萬年之後亦不會再有了，而剩下來的那麼少，也不能給作什麼用途，祇有存起來作爲參考罷了。」

「這也好，」李敏說：「世界上沒有這種東西會好得多了。」

「你這裏的又是什麼東西呢？」林鈴指指司馬洛手上拿着的一隻大大的鷄皮紙袋問。

「呀，這是房契，」司馬洛打開紙袋來說：「這是李查理新建的三幢豪華大厦的頂樓地契。」

林鈴看見其中一張上有司馬洛的名字，詫異地說：「你向他買了？」

「不是，」司馬洛說：「是他送的，我們救了他的城市，他們送我們每人一層頂樓。這似乎却之不恭了。」

「給我們？」李敏說：「我們有什麼用處？」

「也許可以作爲渡假別墅吧，」司馬洛說：「當我們到他的城市去時，他一定會十分好好招呼的。」

「唔，」李敏說道：「這主意也不錯，值得考慮。」

（完）

鐵胆傲骨

# 鬼劍難克敵 笛音可勾魂

藍田玉・文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石中堅跟踪一個紅色人影，一路來到「紅魔教」的禁區，直朝後山溪盡頭是一絕壁，中部有一小洞口，見紅色人影轉入內，自己便藏在洞外運功偷聽動靜，聽洞內一婦人同紅色人影談話，原來是失踪的一對老夫婦談話團聚，而龍衣仙子就是他們的女兒，她也發現石中堅偷聽，便和他打話，驚動紅色人影出來查詢，石中堅認出他是紅面尊者，但是左臂完整，不同在「死谷」擊至自己重傷的「紅面尊者」，到底誰是殺害師父「鬼劍客」的人，故預約他到十里外山崗處再見。屆時紅面尊者趕至，說明鬼劍客生前和他曾有過節，石中堅還未問清楚前因便動手，紅面尊者也無暇說清就劇鬥起來……

龍衣仙子眼睛一瞥石中堅，嘴角泛起淡淡笑容，但瞬即又轉過臉來，朝黑暗中去。

紅面尊者望着她的背影，輕輕地嘆息了一聲，這聲音小的也只有他自己能够聽得見。

就在他嘆息之際，倏然——

他耳邊响起蚊蠅的聲音，說道：「明哥，你的傷勢嚴重嗎？」關切之情，溢於言中。

紅面尊者知道是他的倩妹在和他說話，他慰心地笑了……

只見他咀唇一陣蠕動，也以傳音入密功夫說道：「倩妹，請妳放心，我並不嚴重。」

石中堅站在一邊，見紅面尊者似乎在和人說話，但却聽不出一絲聲音，他知道紅面尊者是以一種至高無上的內家功夫，借着說話發出，這樣可以對千里之外的人互相講話。

但他不知道，紅面尊者此時是跟誰說話。

這時紅面尊者耳邊又聽到：「明哥，站在你附近的年青人是誰？」

紅面尊者道：「此年青人是『鬼劍客』的徒弟！」

「那你又為何會跟他起衝突？」

紅面尊者道：「我也不太清楚了，不過我猜想，可能是為了我和師父的一段往事。」

「你和『鬼劍客』的一段過節，不是已了結了嗎？」

「是已經了結了啊。」

「那你和他衝突一定是為了誤會，你何不乘此機會解說個明白。」

這一句話，提醒了紅面尊者，他心忖道：「對啊！我何不乘此機會解說個明白，不然以後誤會更深！」他心念一決，緩步踱向石中堅立身之處。

這突然變化的事故，使石中堅吃了一驚。

他猜不透紅面尊者要採取什麼舉動，因此他一瞬不瞬地盯着紅面尊者，以防對方驟然出手。

但紅面尊者却在距他三尺之處停身站住，冷冷說道：「娃兒，你的武功確實厲害，老夫甘拜下風，但我們這一場架，却打得不明不白。」

石中堅聞言冷澀地道：「你這話怎麼講？」

紅面尊者突地臉色驟變，冷冷一笑，道：「娃兒，你太糊塗了……」

石中堅不待他言畢，已截住了他的話，厲聲道：「你罵什麼人！」

紅面尊者緩和了一下臉色，冷冷地說道：「我這怎麼叫罵人呢？你這娃兒連人家的話都沒有聽完，就貿然挾怒出手，你說這是不是糊塗？」

石中堅被說得一點氣都沒有了，適才確實自己太沉不住氣，這麼一想，確實這一架打得有點不明不白，但他乃天生傲骨，不願向人認錯，於是冷冷道：「那你不妨說說看！」

紅面尊者沒想石中堅如此倔強、冷傲，沉吟了片刻，道：「你這娃兒，知不知道我和你師父有何過節？」

這一問，把石中堅困住了，他確不知他師父「鬼劍客」與紅面尊者有何過節，他只記得他師父臨死時叫他把紅面尊者殺了，來塡補「恨」字的最後一筆，沒想到現下却出現了兩個紅面尊者，饒是他聰明過人，也不知如何是好，於是他道：「我不知道。」

紅面尊者道：「我和你師父『鬼劍客』之間的過節，已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其實那只是一場誤會。」

「誤會！」石中堅驚訝地重複了這一句。



紅面尊者像是想起了往事，喃喃自語道：「是的，是一場誤會，是一場已然解開了的誤會……」話說至此，心中似有所悟，於是問道：「娃兒，你為何如此痛恨紅面尊者？」

石中堅冷冷一笑道：「凡是我師父的仇人，我都痛恨。」

紅面尊者聞言，他明白了，於是他又問道：「是不是你師父叫你來殺紅面尊者的？」

石中堅道：「正是——」

紅面尊者臉色微變，暗道：「奇怪，自己和『鬼劍客』之間的過節，已然了結，為何還要叫他徒弟來殺我，我已十八年沒有涉及江湖一步，難道是他幹的，然後嫁禍於我。

他一想到了他，有如晴天霹靂，身子晃了兩晃，鋼牙咬得格格作響，痛恨至極地自語道：「錢立強啊！錢立強啊！一定是你幹的，一定要把你屍碎萬段，以消我心頭之恨！」

石中堅聽紅面尊者說到錢立強三字，他心中恍然似有所悟。

他知道錢立強就是把紅面尊者困了十八年的那人，所以他想紅面尊者此話說出是有原因的，於是他保持了緘默，不發一言。

倏然，只聽紅面尊者說道：「娃兒，我敢斷言，你師父要殺的紅面尊者並不是我……」

石中堅急促地問道「是誰。」

紅面尊者望了石中堅道：「是把我困了十八年的那人。」

石中堅淡淡地說道：「你以什麼可以證明？」

紅面尊者微微一楞，說道：「這無須要什麼證明，只要找到那人就是最好的證據！」

石中堅沉吟了一陣，道：「那你說，怎樣才可以找到那人。」

紅面尊者為難地說道：「這個很難說，我也不知道他跑到那裏去了。」

石中堅急道：「這怎麼辦？」

紅面尊者緩緩的說道：「娃兒，你不要太急，以我猜想，那人可能仍在『天桂谷』，你先去，隨後我再趕來，你說怎麼樣？」

石中堅只好說道：「就這麼辦，不過你要趕快來啊。」

「語甫住，驀地裏「嗖……」的聲破空之响傳來，緊隨着一股勁風擊向腦後。

石中堅霍然知警，身子一旋，手腕揚處，一把抓住擊來的東西。

只覺抓到的東西，軟軟地並不是怎麼暗器，他不由張手一看。

原來是一個紙團，他隨手打開一看，又迅快地置於懷中，對紅面尊者拱手一禮，輕聲說道：「適才得罪之處，尚請原諒，在下就此告辭了。」

話落，眼睛微微一掃龍衣仙子，雙肩微晃，飄身急奔而去，剎那間，已消失於樹林中。

紅面尊者望着石中堅消失的背影，黯然無語，緩步朝黑轎走去。

龍衣仙子在石中堅臨別的一瞥，感到心滿意足，咀角立時泛起一絲笑容，他恨不得倒在石中堅的懷裏，吐出滿腹的的愛意……」

她突然心念一決，要得到石中堅，不擇何種手段……

要知，她乃是一個嫉妒心極重的人，她愛石中堅愛得非常自私，縱然她會喪失生命，她也不讓別人的女人佔有他。

她自從第一眼見到了石中堅，她心扉上已深深地刻着石中堅那英俊、瀟洒，與衆不同的影子，所以她想盡方法接近石中堅。

她的愛，是自私的！

她的心，是狹窄的！

這種狹窄的心說，配合了自私的愛，使她要不擇手段，攻擊別人，破壞別人，而滿足自己的理想願望，她決心把母親送回去後，然後下山去尋找石中堅。

於是她跟着紅面尊者身後，緩緩護送她母親坐的黑轎走去。

這時——天色已經逐漸放明，陽光緩緩從東方雲層中散出來，發射出耀人的光芒……

石中堅此時正以快逾閃電的身法，朝他曾到過的那個破廟奔去！

他心中思潮萬端，他想不到自己如此無用，師父交代的一件事，竟不能輕鬆地辦到，實在對不起九泉下的恩師。

突然，腦際間又忽現出一個鬢髮俱白，滿面慈祥的老人，對他愛護備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性命，把全身的功力灌入他的體內……

這一段往事，永遠在心上遺忘不掉！此老人是誰？正是石中堅的授業恩師——鬼劍客。

他想至此，鼻子一酸，從眼眶裏滴下幾滴眼淚來！

但，立刻他又用衣袖拭去眼角的淚痕，現出一副倔強、堅毅的神情！

當然這種特有的性格，也只有自小受人奚落、欺凌、拋棄，才能造成的！

約莫一盞熱茶工夫，他已經到了離破廟尚有五里之處。

他開始疑惑起來，不知道到底是誰約他來破廟相會，他不由急頓身形，停下步來，探手入懷取出那個紙團，打開再看。

只見上面寫着一行小字，道：「有事相請 望能至正西二十里之外的一個破廟相見。」下面並沒有寫名。

他搖了搖頭，又復把紙條疊起置於懷中，縱身向前躍去。

片刻工夫——他已來到了廟門口，他抬頭望了望破廟，舉步向前走去。

廟門並沒有關上，他恐怕事有不測，輕輕地走到廟門口站住，凝神靜聽廟內有無聲息。

但，廟內靜寂寂的，根本就沒有人在內。

石中堅不由心想：「可能他們還沒有來！」

他有此心念，不由長長吸了一口新鮮空氣，大步走了進去。

眼光過處，廟內依然是蛛絲遍佈，灰塵滿地，裏面確實沒有一個人。

他找了一塊乾凈的地方坐下，閉目沉思起來。

驀地裏，就在他沉思之際——

一絲聲響，傳自身後，石中堅霍地轉頭望去，但眼光過處，什麽都沒有，他不由暗道：「奇怪！」

難道說是自己的耳朶聽錯了嗎？

就在此時，「吱」的又是一聲，傳自他右旁，他心頭一驚，迅速地扭轉了頭，循聲望去，但眼光過處，依然沒有發現什麽。

這下，不由把他激得心中怒火倏熾；暴喝一聲，挺身站起，厲聲道：「旣然相約，何必躱躱藏藏！」

語音甫歇，一聲陰沉刺耳得意的詭笑，其聲雖然低沉，但仍震動四野，其功力之高，顯然超乎一般。

笑聲方落，突地一人影電閃馳來，眨眼間，已停身在距石中堅一尺之處，緊隨着又兩條人影如飛而來，站在原先來人的身後。

只聽原先的來人陰惻惻地說道：「我們旣然相約你來此，當然是正大光明，我們不過是來遲了些，難道這就叫躱躱藏藏嗎？」

石中堅聞言，臉上不覺感到微熱，他想可能適才眞是他耳朶聽錯了，但他依然保持着那冷傲、漠然的神情，冷嗤地說道：「適才得罪之處，尚望見諒！」

倏然，他眼睛在朝那人身後兩人一掃之際，他霍然心驚，這兩人不正是從東海來的「元夷修士」與「白面修羅」嗎？

其實他在第一個人停在他面前時，就應認出的，因爲他們三人，他都看過，不過這人此時却帶了人皮面具。

此人是誰？

此人正是東海「潛鯨島」島主——飛鯨島主的師弟勾魂居士，也就是元夷修士與白面修羅兩人的師叔。

石中堅此時知道他們相約他來此是爲了什麽，於是他不待對方說話，冷森森地說道：「你們相約在下來此，究竟爲了什麽，趕快說出，在下還有要事待辦，不想在此多浪費時間！」

勾魂居士陰惻惻地一聲冷笑，道：「你知不知道我約你來此，是爲什麽嗎？」

石中堅冷冷道：「我若知道，還問你嗎！」

勾魂居士冷聲道：「我們約你來此，是爲要取回『雙客秘笈』，識相的就趕快交出來，以免傷了彼此的和氣！」

石中堅聞言，突地仰首哈哈一陣狂笑，笑音響徹雲霄，震得四周氣流廻旋不停，使人聞之不禁心驚目眩……

勾魂居士乍聞笑音，臉色驟變，大吼一聲，喝道：「你笑什麽？」

石中堅收住笑聲，冷冷地說道：「我且問你，這『雙客秘笈』是你的嗎？」

勾魂居士微微一楞，暗暗的說道：「對啊！這『雙客秘笈』確實不是我們東海的……」

心忖至此，不由黯然，忽然他又想到：「我這不遠千里而來，是爲了什麽？還不是爲了能得到這『雙客秘笈』以增加我們東海『潛鯨島』聲威。」

他一有此念，遂大言不慚的道：「不管是不是我們的，我們此行是在所必得，我看你還是趁早交出來。」

石中堅冷冷笑，道：「那我告訴你們，這本書不在我的身上！」

勾魂居士厲聲喝問道：「那你說在那裏？」

石中堅神秘地微微一笑，道：「這本書，現在仍在亂石陣後的山洞內，你們要去拿，不會有人去阻碍你們的！」

勾魂居士不禁厲聲喝道：「你騙什麽人！」

石中堅怒道：「信不信由你，在下要告辭了！」

話落，雙肩微晃，縱身一躍，急馳而去！

勾魂居士心裏一急，大吼了一聲：「站住！」

石中堅聞聲，霍然止步，回轉身來，凝望着勾魂居士。

勾魂居士冷笑數聲，道：「想走可沒有那麽簡單！」

石中堅臉罩寒霜，冷冷道：「那你待如何？」

勾魂居士冷然一笑，道：「你不妨向前走半步，看我能對你如何！」

石中堅那裏能聽得進此種輕蔑的話，冷冷一笑，說道：「那我就走半步給你瞧瞧！」

話聲方落，昂頭闊步，向前邁進了一步。

挾着叱喝聲中，勾魂居士右腕一揚，一股疾勁的掌風脫手而出。

這只不過是一瞬間的事，就在石中堅一抬脚，一遍掌風，挾着呼呼聲響，範圍數丈，盡在排山倒海的掌力之內，端的厲害至極。

石中堅早料到有此一着，就在對方出手之際，丹田之氣猛提，縱身飄退，才堪堪避過擊來的掌力，饒是如此，也驚出一身冷汗，不由暗道：「好險！好險！」

勾魂居士見一招落空，心中大怒，暴喝一聲，又揮掌攻去。

就在血戰即將開始之際，倏然——

只聽「元夷修士」大聲叫道：「師叔，這不見經傳的小子，何須勞動你老人家，還是交給晚輩吧！話落，飄身落在勾魂居士身側。

勾魂居士乍聞此言，甚覺有理，小腿猛地向內一收，硬把擊出的掌力忽然收回，口裏吶吶地，說道：「好！這人就交給你了，可不要丟我們東海『潛鯨島』的臉啊！」

元夷修士瞧了石中堅一眼，冷冷一笑，道：「師叔，盡請放心！」

說完，當先一欺步，呼的一掌劈到。

石中堅一見來人正是掌傷他的元夷修士，已是怒從心頭起，暴喝一聲，不閃不避，右掌一吐，急切劈出。

元夷修士武功得自「飛鯨島主」眞傳，這一掌劈出，已用了十成功力，其勢煞是嚇人。

但石中堅在這一月之間，因學得「雙客秘笈」，功力已增加十倍以上，一掌劈出，只聽轟然一聲，元夷修士竟被震得退了十大步，方拿樁站穩。

這一下，不但元夷修士大吃一驚，就是站在一側的勾魂居士與白面修羅，也嚇了一跳，他們估不到石中堅竟然有如此功力。



元夷修士心想：「一月不見，他功力竟增加如許，難道他眞的學會了『雙客秘笈』？」

他心中一有此心念，不由心驚胆寒了起來……

他不是怕石中堅，而是怕此三百年前的「雙客秘笈」。

這時——石中堅一掌擊出，震退元夷修士之後，喝道：「再接我一掌試試！」話聲甫落，一招「怒打秦檜」，又告攻到。

這一招，出得快逾閃電，威猛至極。石中堅對於元夷修士，已經是恨之入骨……

是以，他這一出手，已毫無留情餘地，「怒打秦檜」第一招攻出，第二招「風雲集會」緊跟攻至。

元夷修士被石中堅一掌震退，身形還未站穩，「怒打秦檜」已經攻到，百忙中，使出一招「風搖花擺」，才免强過了一招。

這一招剛自避過，第二招「風雲集會」又凌厲攻到。

元夷修士也非弱者，大喝一聲，身子騰空而起，右掌硬接「風雲集會」，左掌劈出一招「悶雷貫耳」。

石中堅見他硬接之時，身子微挫，雙掌平胸推出，一道排山倒海的掌力，猛向元夷修士擊出。

這排山倒海的一擊，石中堅乃用了畢生功力所發，元夷修士身懸空中，心知厲害，急施「雲裏翻身」向場外飄落。

石中堅哈哈一陣狂笑，道：「原來不堪一擊！」

元夷修士在落到地上時，聞言氣極，大聲吼道：「我跟你拚了！」

說話中，突然欺身飄進，左手雙掌連環擊出，掌勢縱橫如山，層層疊疊，迅捷絕倫的拍出七掌，彷若山崩海嘯般，攻向石中堅全身各要害，招式奇詭，精奧、凌厲、毒辣、陰狠無比。

石中堅「嘿嘿」一聲冷笑，施出「雙客秘笈」內所載武功，只見他身軀微挫，雙臂在身側圈起一輪弧形，一道深沉似海，綿綿勁風，疾速湧出。

一聲悶雷般的啞鳴，勁風廻旋激蕩中，人影陡地分開，一聲悶哼過後，元夷修士被震得直飛而去，石中堅却安然無恙地挺立在場中。

白面修羅見他師兄被震飛出去，大吃一驚，縱身躍起，一把抓向身在空中的元夷修士！

但他的動作雖快，却還有比他更快的，他只覺眼前人影一閃，元夷修士已被此人抓住，輕輕放在地上，探手入懷摸出一個玉瓶，倒出兩粒丸藥，納入元夷修士口內，然後才挺身站起。

白面修羅定神一看，原來救他師兄的人，是他的師叔勾魂居士，這才放下一顆砰砰跳個不停的心……

他抬頭瞪了石中堅一眼，劍眉倒豎，怒火中燒，叱喝一聲，道：「拿命來！」

挾着叱喝聲中，從身後迅捷地抽出一根狼牙棒，便向石中堅劈擊過去。

石中堅冷冷一笑，身形微晃，白面修羅一棒便告遞空。

白面修羅暗暗吃驚，狼牙棒一抖，「玉女穿梭」、「秋風掃葉」、「蜻蜓點水」，刷刷刷一連搶攻了三招，急如狂風驟雨。

他劈出三招，只不過一瞬間的事。

但，石中堅却脚踏「雙客迷踪步」，在幾個晃身的刹那，白面修羅的三招全告走空。

白面修羅這一驚非同小可，他何曾見過此種步法。

但，他也非弱者，大喝一聲，棒化絕招，「金蜂戲蕊」、「天龍抖甲」、「金針引綫」，化作滿天棒影，分向石中堅周身要穴點至。

石中堅對白面修羅的印象並不太壞，所以他並未還招，但白面修羅這三棒攻至，也微感吃驚，心忖：「果然厲害！」心忖間，又連讓了三招。

白面修羅連攻七招，依然無法將對方制下，滿腔怒火，叱喝聲中，棒走輕靈，又劈出兩招。

石中堅冷笑聲中，右手一揚，一股勁力脫手而去。

白面修羅在兩招出手之際，突覺勁氣，迎面而至，心裏大吃一驚，橫裏飄開五尺之遠。

這一下，白面修羅才知道對方武功了得，自己決非其敵。

但青年好勝之心，人人有之，他也不能例外。

只見鋼牙一咬，突然一抖手中狼牙棒，向外一吐，似奔雷閃電般，直點向石中堅當胸「將台」大穴。

石中堅劍眉微豎，不避不閃，右手一招「烘雲托月」急拍而出，左手幾在同時，兩指駢進如戟，逕向狼牙棒點去。

這兩招，配合得恰到好處，簡直天衣無縫，要是白面修羅不撤手，勢必挨上石中堅的「烘雲托月」一招。

就在這一刹之際，倏然——只聞勾魂居士大吼一聲：「住手！」

這一聲，有如獅子吼，震得四野搖撼，餘音久久不絕於耳。

石中堅和白面修羅同時住手，飄身分開。

勾魂居士冷冷向白面修羅道：「你不是他的對手，下來吧！」

白面修羅臉色立現紅霞，不好意思地低頭走至元夷修士身旁。

勾魂居士乾咳了一聲，道：「我再說一次，你拿不拿出那本雙客秘笈？」

石中堅淡淡一笑，道：「這本書不在我身上，叫我如何拿出？」

勾魂居士縱身大笑，道：「你這娃兒，少在老夫面前要花槍，今天你要不拿出，就別想走出半步！」

石中堅知道多說無用，心想對方不讓走，難道自己也眞留下不成，乃冷笑道：「那閣下就試試是否眞能留住在下？」話猶未了，右掌一揮，迎面向勾魂居士劈出一掌。

石中堅發動奇快，第一招出手，第二招又自攻到，一瞬間，兩掌廻環劈到。

勾魂居士見石中堅驟然出手，臉色大惱，轉步錯身，避過兩招，左掌一招「冰河開凍」，點襲石中堅「關元穴」。

石中堅見兩掌均告落空，心裏不覺暗暗佩服對方武功了得，心忖間，勾魂居士一招已然點到。

石中堅趕忙凝聚心神，滑開數步，堪堪避開一招，長嘯一聲，迴環出掌，剎那間搶攻三掌。

這三掌，是石中堅挾怒而發，威勢剛猛……

瞬眼間，石中堅三掌連續攻至，勾魂居士吃驚之下，後退四、五步，才勉強讓過三掌，猛一縱身，向石中堅撲進，出手還攻兩掌。

於是，他們兩個展開了一場武林罕見的打鬥，只見人影閃閃，根本無法分出敵我，招式奇怪絕倫。

這當兒，站在一旁的元夷修士和白面修羅，四隻眼睛隨着人影的閃動，而左右打轉，不由瞧得楞住。

如以內力方面而論，石中堅確非勾魂居士之敵，但石中堅自學會了「雙客秘笈」之後，招式奇詭、迅捷……所以他才能勉强與勾魂居士走了三十幾招，不至於落敗。

驀地裏——

只聞勾魂居士怒吼一聲，掌勢一緊，倒把石中堅迫得險象環生，本來石中堅巳不是勾魂居士之敵，何況勾魂居士這一大怒，他焉能接得下？

石中堅見勾魂居士掌力鋼猛，而又連環出掌，知非其敵，心裏忖道：「如果再這樣打下去，不出五招，自己必告落敗，何不在劍上功夫，與他見個高下？」心念一轉，拚命攻出一掌。

這一掌是石中堅拚命打出，掌力勢若奔電駭雷。

勾魂居士不覺閃退三步，石中堅乘隙躍開五尺來遠，說道：「閣下掌力，的確不凡，在下深爲佩服，在兵器上，諒也造詣不凡，在下想討教幾招。」

勾魂居士冷寒一笑，道：「好，定當使你如願以償！」

石不堅毫不遲疑，「鬼劍」嗆的一聲出鞘，隨勢一抖，熠熠劍芒，由劍尖電閃射出。

他們三人只覺眼前一亮，一把耀眼生輝的利劍，已然握於石中堅手中，他們齊聲叫道：「好劍！」

勾魂居士知道對方寶劍在手，如虎添翼，威猛可測，也不敢怠慢，急忙拔出一把軟劍，在手一揮一彈，軟劍一繞，幻起一縷劍花。

這一把軟劍是他當年成名的兵刃，距今已有三十年未再用過了，今日石中堅是他生平遇到的第一個勁敵，所以他不敢大意，再次拔出這把軟劍。

元夷修士與白面修羅也自心驚，他們從未見過他們的師叔有此一把軟劍，這次竟然派用上場，他們知道這場比鬥，是有關勾魂居士盛名留存的……

石中堅待對方拔出劍後，清嘯一聲，揮劍一招「平掃落葉」，猛向勾魂居士撲擊過去。

勾魂居士向橫裏跨了一步，避過石中堅一招急攻，手中軟劍反手彈出，分點石中堅各處要穴。

石中堅見勾魂居士的劍法，柔、軟、準、辣兼而有之，心裏暗道：「果然好劍法！」

心忖間——

手中「鬼劍」連演三絕，這三招是鬼劍劍法中的精奧招式，迴環出手，其勢如箭，劍風虎虎，端的厲害巳極。

勾魂居士的軟劍劍法，威力不在鬼劍之下，石中堅雖然搶攻三劍，依然無法將勾魂居士迫於下風。

勾魂居士避過石中堅三劍之後，暴喝一聲，手中軟劍一震，「罡風掃葉」，「江河倒瀉」，猛攻石中堅。

這兩招是軟劍劍法最精奧的殺手，疾如狂風暴雨，綿綿劍勢，猶如江河堤潰，的確精妙絕倫。

這兩招過後，不覺把石中堅迫得後退二步。

石中堅一面吃驚，一面焦急，他萬萬未料到對方劍上功夫，並不低於掌上功夫，自己雖然連施絕招，依然佔不到一絲上風。

勾魂居士見兩招得勢，心下暗喜，又急攻三劍。

他攻出了五劍，只不過是在瞬息間的事。

石中堅心裏一急，出手自是無法隨心所欲，何況名家出手，快捷無比。

勾魂居士一着搶到先機，焉可放手？一時間，石中堅被迫得節節後退。

如果石中堅不存焦急之念，也不至於被迫的險象環生，他心裏一急，暴喝一聲，拚命攻出兩招。

這兩招是石中堅在險象環生之下挾怒而發，勁勢奇大。

勾魂居士不得一緩攻勢，石中堅乘勢又劈出兩劍。

四劍出手，倒把敗勢挽回，微佔上風，不過拚命出招，最耗眞力，石中堅攻出四劍之後，劍招又開始緩慢。

勾魂居士精神一震，抖劍揮攻，片刻間，彼此又對拆了二十幾招。

石中堅越打心裏越急，劍法越亂……

但——勾魂居士却越攻越急，劍勢連綿不絕，分擊而至。

石中堅心裏知道，不出三招，自己將敗於對方軟劍之下。

倏然——就在此緊張的一剎那！

一縷憂怨、淒凉，如泣如訴的笛音，破空傳來。

勾魂居士也爲此突變的事故，一緩手勢，躍退一旁。

就在他們兩人驚楞之際——

勾魂居士突感背後冷風襲到，他大吃一驚，猛地飄開數尺。

頓聞「嗖」的一聲，一塊瓦片，擊在一根木柱上，深入數寸。

他不由大吃一驚，放眼望去，並無半點人影。

勾魂居士這一驚非同小可，自己所爲，分明落在別人眼內，以自己武功，竟未發覺對方，可知對方也非弱者。他見四周並無半點人影，心裏一面吃驚，一面奇怪，他又回顧了四週一遍，最後把眼光落在石中堅臉上。

只見石中堅一臉疑惑的神情，似乎正在考慮一件事情。



勾魂居士見機不可失，突地欺身撲進，探手往石中堅胸前抓去。

倏地——一聲冷笑，破空傳來。

勾魂居士心裏一驚，身形一躍而起，直向發聲處撲去。

幾在同時，元夷修士與白面修羅，亦向不同的方向飄身撲去。

勾魂居士這個動作奇快，他認爲對方一定逃不過自己的視綫，那知撲到發聲處之時，依然沒有半點人影。正在他怔愣之際，又是一聲冷哼傳來。他被逗得無名火起，暴喝一聲，又向前撲去。

他這個動作，簡直快逾閃電，但放眼過處，不但看不到半個人影，就連絲毫可疑徵象都沒有發覺。

他這一驚委實非同小可，怒喝道：「什麼人躲躲藏藏，難道見不得人嗎？」

但——就是沒有半個人影出現，他有點懼怕起來，他心想：「今天眞是栽到家了，眼前這小子，巳難對付，現下又來一個不露面的對頭，看來這一行，討不了好回去，不如先回東海，再作決定！」

心念一決，輕輕嘆息了一聲，縱身飄入廟內，咀裏發出一聲怪嘯。

嘯音劃空傳出後，片刻工夫元夷修士和白面修羅均聞聲趕來。

只聽勾魂居士冷冷對石中堅說道：「小子，我們後會有期了！」一語甫住，當先躍出廟門，向前急馳而去。

元夷修士和白面修羅眼光兇煞地瞪了石中堅一眼，雙雙飛身朝他們師叔勾魂居士身後追去。

眨眼間，三人巳完全消失於樹叢中。

石中堅這時才由驚楞中醒轉過來，望着三人消失的背影，若有所思……

久久才收回視綫，把手中「鬼劍」還入鞘內，回轉身來——

驀地裏——眼光過處，一個全身白衫的妙齡少女交臂立在距他一丈之外。

由廟外吹入的微風，掀起她的長衫，有如天女下凡……

石中堅還是第一次如此欣賞一個女人，不由看得呆住，心裏喃喃自語道：「好美啊！」

他却不知道此時他的擧止，巳失去了常態……

這時——只聽妙齡少女嬌聲說道：「喂！你在說誰美啊？」

石中堅地倏驚醒，臉一笑，吶吶地說道：「我……我在說……」

他實在不好意思再說下去。妙齡少女似乎有意在逗他，嬌笑一聲，道：「喂！你說啊？」

石中堅似乎也看出她在逗他，不由心裏有氣，突然他念頭一動，道：「我在說此地景緻太美了，妳說是嗎？」

妙齡少女未估到，他竟會說出此種話，委實心頭一震，她以爲自己耳朶聽錯，於是急促地說道：「你再說一遍！」

石中堅心念巳決，道：「妳難道沒有聽清楚嗎？我在說此地景緻太美了！」

妙齡少女不由一楞，怒道：「你在說謊！」

石中堅從未說過謊，這時再也忍不住，臉不由更紅，一直紅到耳根，尷尬之情，實在是他生平第一次。

妙齡少女見到他這副窘態，不由格格嬌笑起來，簡直笑得前俯後仰，身體隨着笑聲顫抖不巳。

這時——石中堅似是想起一件事，問道：「適才是不是姑娘相助在下的？」

妙齡少女收住了笑容，嬌聲說道：「你認爲不是嗎？」

石中堅緩緩說道：「姑娘說話，爲何如此不乾不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在下只不過想知道到底是誰相助在下，在下以後也好報答。」

妙齡少女向前踱了一步，道：「那你又準備如何報答呢？」

石中堅冷冷說道：「這個請姑娘不要多問。」

妙齡少女嬌聲說道：「我爲什麼不能問？」

石中堅怒道：「妳憑什麼要問？」

妙齡少女格格一笑，道：「我就是以一塊破瓦，和幾聲冷笑，嚇走了他們三人的那個不露面的人啊！你說這樣夠不夠資格問？」

說完話，一雙秀麗的秋波，直盯着石中堅的臉上。

× × ×

石中堅急道：「果眞是姑娘相助了在下？」

妙齡少女突地一整臉色，道：「看情形，你似乎不很相信。」

石中堅忙道：「在下感激還來不及，怎敢不相信。」

妙齡少女緩和了下臉色，道：「那就好。」

石中堅突地想到自己和對方相見數次，竟不知道人家的芳名，說道：「未知能否見告？」

妙齡少女柔聲說道：「我姓李名嫺靜，閣下你呢？」

石中堅道：「在下姓石名中堅……」話說至此，乾咳了一聲，又繼續道：「在下還想請問姑娘一件事！」

李嫺靜笑道：「閣下請問！」

石中堅臉色微慍，道：「姑娘爲何要到處殺人？」

李嫺靜聞言臉色驟變，但隨着又平復下來，只顧左右而言他的說道：「對了！你剛才說要如何報答我？」

石中堅見問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只好冷冷說道：「在下答應替姑娘辦三件事，怎樣？」

李嫺靜嬌聲一笑，道：「三件太多了，還是兩件吧！」

石中堅冷冷一笑，道：「三件，兩件對在下並無所謂，姑娘既說兩件就兩件吧！那就請姑娘吩咐吧？」

李嫺靜沉吟了半晌，道：「這樣吧！一時我也想不起來，還是以後再談吧！」

石中堅樂於偷閒，於是道：「就這樣辦好了！」

雙方沉默了下來，這時只有山風吹得半掩的廟門，發出「吱吱」聲嚮，在此萬籟俱寂的曠野中，平添了幾份生意……

太陽緩慢地上升，陽光亦隨着增强。

這時——

從破廟的間隙中，射出萬道光芒，使廟內完全光亮起來。

倏然──石中堅打破此靜寂的氣氛，說道：「姑娘，在下請妳以後無故少造殺孽！」

李媚靜怒道：「這是我的私事，你無權過問！」

石中堅厲聲喝道：「像此等事，武林上任何人都可過問。」

李媚靜不言不語，緩緩踱了開去。

驀地裏──一條紅色人影，從廟內閃入。

李媚靜吃了一驚，霍然止步，抬頭望去。

石中堅只見人影閃入廟內，亦微微一楞，定神望去。

只見來人正是「紅魔敎」敎主龍衣仙子。

這時──她星目流轉，狠狠盯了李媚靜一眼，朝石中堅緩步走來。

石中堅感到意外，她此時到這裏來幹什麽，不由眼睛一瞬不瞬地瞧着正在走過來的龍衣仙子。

龍衣仙子一雙含情脈脈地眸子不停地在石中堅臉上打轉，好像要找出失落的東西，只聽她柔聲說道：「石少俠，找得我好苦啊！」

說話時，一臉嬌柔作態，溢於言表。

石中堅就看不順眼這一套，趕忙避開眼神，冷冷道：「妳找我幹什麽？」

站在一旁的李媚靜，一種少女俱有的本能──嫉妒之心油然而起，她實在不想看，於是扭頭過去，眼睛望着破廟的屋頂，呆呆出神。

這時──

只聽龍衣仙子所答所問地說道：「石少俠，剛才我看到三個人從我身旁急馳而過，裏面一人似乎曾受過傷，是不是你跟他們打過架？」

石中堅知道龍衣仙子是好心，不願拂去她的好意，只淡淡地說道：「適才，我確實跟他們三人打過一架。」

龍衣仙子欺進一步，忙道：「那你受傷了沒有？」

石中堅微微一笑，說道：「沒有，不過……」

龍衣仙子未待石中堅言畢，急道：「不過什麽，你快說啊！」

石中堅瞧了李媚靜一眼，道：「不過差一點！」

龍衣仙子嬌聲問道：「此話怎講？」

石中堅又瞧了李媚靜一眼，道：「幸虧這位姑娘即時相助，不然在下可能傷在對方劍下！」

龍衣仙子轉過頭去，望了李媚靜一眼，當下不屑地「哦」了一聲，冷笑道：「她會救你？這倒出我意料之外。」

石中堅默然道：「難道妳認識她？」

龍衣仙子冷冷說道：「人家是大名鼎鼎的『銀笛仙子』，我怎麽不認識！」

李媚靜雖然眼睛呆望着屋頂，但對於他們兩人的談話，且甚爲注意，當下聞言，回轉身來，冷冷的說道：「妳認識又怎樣？」

龍衣仙子語氣咄咄逼人地說道：「我再自不量力，也不敢對妳『銀笛妃子』怎樣啊！」

李媚靜厲聲喝道：「告訴妳，妳再如此語氣逼人，我可要殺妳──」

龍衣仙子格格一聲嬌笑，道：「我的『銀笛妃子』，妳要知道，我可不是男人啊！」

李媚靜再也忍耐不住，叱喝一聲：「龍衣仙子，管妳是男是女，我今天一定要殺妳──」

「妳」字甫出唇，身形展處，猛撲龍衣仙子，玉腕揚處，剎那間，已連續劈出三掌。

銀笛妃子委實恨到極點，所以她這一出手，毫不留情。

她這三掌劈出，挾以畢生功力所發，剎時間，掌影如山，掌勢呼呼，端地威猛已極。

龍衣仙子在這三掌過後，被迫得險象環生，毫無還手之力。

石中堅一見情形，難免鬧出命案，當下大聲喝道：「李姑娘停手！」

這兩個女人，對他都沒有關係，但他却不願意她們兩人，如此不明不白地打下去，所以他想阻止。

但──銀笛妃子沒有停手，她不知道爲何此時恨透了龍衣仙子，好像不把她毀掉，難消她心中的怒氣。於是，她身影一緊，玉腕翻飛，迫得龍衣仙子毫無招架的能力。

銀笛妃子銀牙緊咬，粉腮一片鐵青，這充滿殺機的表情，使石中堅望之怦然心跳，他知道她已動了殺念。

當下急聲喝道：「李姑娘快停手！」

銀笛妃子厲聲道：「我今天一定要殺掉這個不要臉的女人！」

龍衣仙子一張嘴就是不讓人，冷冷道：「妳才是不要臉的女人呢！」

銀笛妃子氣得混身發抖，肝胆欲炸！

一時，殺機，憤怒，全部湧現在她的臉上，的確龍衣仙子這種口氣，也太使她忍不下去了。

石中堅望了塲中情形一眼，心知再不出五招，龍衣仙子必定要毀在銀笛妃子的手下，不管如何，他也不能袖手旁觀這塲不幸的流血事件發生。

心念之下，又喝道：「妳們暫時停手好嗎？」

他的語氣，已近半懇求。

但銀笛妃子不會聽他，因爲此刻她怒火正熾，如不毀去龍衣仙子這個臭女人，她心中之恨確實難消。

石中堅一見銀笛妃子對自己的喝問，似是一無所聞，不覺有些火了，最低限度，也不該蠻不講理啊！他臉色一變，厲聲叫道：「妳們當眞不停手嗎？」

銀笛妃子狠聲道：「等我殺了她，再說不遲。」

石中堅一見情形，迫得自己不能不出手了。

否則只要銀笛妃子再出三招，龍衣仙子便眞要毀在銀笛妃子手中。

倏然──龍衣仙子探手入懷中抓了一把「追魂針」，嬌叱聲中，玉手猛向外一吐。

頓時，手中「追魂針」挾着一股疾勁的掌風，電射而出。

（未完．十五）



# 九龍刀

・本文承自第一〇九頁・

「假面人的『死』，主要是想斷掉妖婦追查的綫索，而列身閹宦，自荐玉華宮，乃護衞皇子的必要手段。」

聽到這裏，萬貞兒哈哈大笑起來，說道：「張峻山，你好深的心機，栽在你的手裏，庶幾不冤，這筆帳咱們二十年後再吧算！」

萬貞兒眞不愧爲是一個響叮噹的人物，生時轟轟烈烈，死亦慷慨激昂，不待衡山老人下手，她自己握住劍身，插進自己肚子裏去。

張亞男孝心可感，分別拉住雙親的手，搭在一起。

西仙沒有拒絕，二人緊緊握住，相視一笑。

天大的誤會，天大的嫌隙，在這一笑之中全部烟消雲散。

萬家棟傷勢極重，背脊已斷，勉強的伸出一隻手來，口裏不停的叫着方少英的名字。

方少英急忙跑過來，緊緊地握住萬家棟的手，連聲說：「家棟，我在，我在這兒。」

萬家棟激動的說：「我不是萬家棟，我是牛大狗。」

「是，大狗哥。」

「我們都說過，是福是禍，永遠是好兄弟，對不對？」

「是，我們本來就是好兄弟。」

「少英弟，我不行了，我覺得好累，希望……」

方少飛、張峻山一齊過來說道：「現在什麽都不必說，養傷要緊，我們會盡一切可能救你的。」

萬家棟沉重的搖搖頭，道：「晚了，太晚了，神仙再世也救不了我，希望少英弟能替我──到我爹──娘的墳上──燒點紙──上──柱──香。」

說至最後，已聲如蚊蚋，香字出口，人也跟着去了。

張峻山。方少飛齊聲一歎，方少英更是淚下如雨。

南僧無心與林玲，將「玄天眞經」，及「擎天劍」的劍鞘，一併交給衡山老人，東丐金八道：「我們幾個人，本來想將這一堆廢紙燒的，但又不便擅作主張，老哥哥你自己看着辦吧。」

衡山老人還劍入鞘，拍打着「玄天眞經」，肅容滿面的道：「爲了這一劍一書，不僅老夫遍歷奇險，亦給武林惹出連串風波，爲杜後患，確當毀棄，然而，寶刀奇書無罪，其罪在人，如有德者居之，應可造福蒼生，老夫願獻給東宮太子，以爲鎭國之寶。」

言吧，立將「擎天劍」、「玄天眞經」獻給方少飛。

方少飛：不！應該改稱東宮太子朱祐堂（後來的孝宗皇帝）本欲推辭，禁不起羣豪一再進言，只好欣然接受。

塲中立刻掀起一陣掌聲、笑聲。

笑聲、掌聲中，大家相繼離去。

（全文完）

# 美蘇太空爭霸戰

（本文承自第64頁）

列根總統很有耐性的閱讀一遍，由馬副官傳達口訊，叫胡谷深夜到總統府一行，胡谷沉住氣依時進入總統府，列根總統的臉色並不難看，他略爲放心。

列根總統說：「我們置身於高位的人，本來不是偵探的材料，碰上了棘手的案件，必須親自處理，勉強做大偵探向福爾摩斯學習，必要時也要幹一幹了，憑着我的推理，我認爲你這一次有機會將功贖罪，只是不敢太過冒險攻入利比亞的機場而已，故此跟你商量。

「首先，我從你的報告書獲悉三個太空特務所講的資料都是涉入利比亞的，還說利比亞當局渴望製造戰爭局勢，逼蘇聯支持他們，另一方面，他們支持阿拉法留下來的恐怖份子，進行爆炸機場的血腥慘劇，可見利比亞的首腦卡達菲確是有頭腦的人，並非狂人那麽簡單，不妨作出一個假定，由他控制的白頭翁巴勃魯，佈局誘惑我們上鈎，在機師安理失踪之後，憑着兩幅圖片，使我們付出巨欵購買鑽石給他，跟着有另外一種變化，在埃及境內人跡罕至的村莊發現機師安理，他患了失憶症，又找到莎莉寶，透露她是利比亞的特務，抓住那些綫索分析，我認爲搧動機師安理自動駕駛太空戰機在利比亞機場降落的女人就是她，其實沒有太空甲虫，所謂太空蜘蛛，也是一個假局，在白骨島爆炸的蜘蛛形骨架，也是一個騙局，看來利比亞的狂人卡達菲已經扣留美國太空戰機，準備向蘇聯討價還價，至於他們不殺機師安理，只是利用他做證物，證明那一架太空戰機確是美國太空機師駕駛，爲今之計，我們必須在卡達菲把美國太空戰機賣給蘇聯之前，把它炸毀，可是，這樣做太過冒險了，你有無巧妙的辦法兩全其美呢？」

胡谷聽了，欣然說：「總統確是足智多謀，佩服之至，我認爲爆炸停放在利比亞機場的美國太空戰機，最好由那個代替白頭翁被我們扣押的恐怖份子去做，先行派出最有權威的催眠術大師波克杜寧潛入鬼屋，把他催眠多次，帶到埃及跟利比亞的邊境，把他送回利比亞，他被送出去之前，吃了定時爆炸的神秘藥丸，一定要隔七八小時之後，它的外殼在胃內消化，進入小腸，然後爆炸，他已接受我們催眠，入黑之後，他自然會想盡辦法接近美國太空戰機，抓住戰機上面的機槍，威脅各人，不准走近，直到肚裏的藥丸爆炸爲止，那種炸力十分强大，不單是他炸死，美國太空戰機也會炸到粉碎，這是最有效的辦法，希望你批准，將功贖罪。」

列根總統吃哈大笑，說：「確是好計！事成之後，你白白使美國的國庫損失了一億美元這一匹賬，可以放在偷襲利比亞機場這一項軍事行動報銷，正如你所說；將功贖罪。」

胡谷喜出望外，頻頻道謝。

上述的計劃果然成功，一九八五年利比亞機場發生過一次爆炸，炸毀了幾架戰機，其中就有一架美國太空戰機在內。

（全文完）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 龍遊鳳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玉南從後府的灰衣老人學到劍法的運用，原來是練劍招，後府則練劍氣，類似劍仙運劍，灰衣老人傳授之後，江玉南回到田榮處，他也對江玉南說由劍奴教了七招飛劍、四招拳掌武功，於是二人回到金長久和高泰等人留守之處，見伍明珠從伍家堡來，向他們求救，說黑谷谷主將父親和叔叔扣作人質，換取江玉南等人，江玉南等趕到伍家堡，由田榮將試學成的飛劍一劍結果了黑谷谷主性命，奪回伍家堡，救了堡主伍天義，井望天，以伍家堡作爲根據地，募集堡丁，首起抗拒魔教，編成二十隊，由金長久、井望天率領……

## 審問夜行客　懷疑是謊言

座位上有一個繡着紅花緞墊。有一根活動的長繩，把籐籃拉到了楊士郎的面前。

楊士郎跨上了籐籃，籐籃立刻向上升去。

登上了城堡，井望天立刻迎了上來，道：「楊兄，在下井望天。」

楊士郎道：「久仰，久仰，在下此番前來，是投效……」

井望天接道：「言重，言重，楊掌門人乃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今日兄弟幸會了。」

回顧了金長久一眼，接道：「這位是七刀塘的金塘主，楊兄認識吧？」

楊士郎哈哈一笑，道：「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天是有幸一會了。」

金長久道：「不敢當，金某人在江湖上的聲譽，一向不太好，所以，很少和正大門戶往來。」

楊士郎怔住了，下面的話，想不出應該如何接口。

井望天急急改變話題，道：「楊兄，貴門究竟發生了甚麽事？」

楊士郎道：「井兄，詳細的情形，在下也不太清楚……」

金長久冷冷接道：「你也不太清楚，這話說的就不上道了。」

楊士郎說道：「實情如此，在下……」

井望天接道：「楊兄，金兄的意思是，發生事情的經過如何，楊兄怎會這樣突然而來。」

楊士郎道：「只問事情的經過，在下自然是可以說出來。事情爲什麽會發生，在下就想不通了。」

井望天笑一笑道：「楊兄，咱們本來應該把貴門中人，全部接進堡來，好好款待。這是因爲近來江湖上發生的奇怪事情太多，因此，咱們不得不小心一些。」

楊士郎道：「哦！」

井望天道：「所以，咱們不得不委屈楊兄和貴屬下一陣了。」



楊士郎道：「唉！咱們來得本是太過匆忙，也難怪井兄多疑。」

井望天道：「楊兄，現在，是否有人追殺諸位？」

楊士郎道：「這個，這個很難說，現在，我們還未發覺，不過，事實上，這件事很有可能。」

井望天說道：「那是說，你們還不知道？」

楊士郎點點頭，道：「我們不知道，不過，八卦門中精銳弟子，有三十二人，在那一戰死亡、失蹤，在下帶來這一批弟子們，雖然也都是出身於八卦門下，但是屬於嫡傳弟子，只有一兩個人而已。」

金長久道：「三十二個精銳弟子，全部戰死，僅你這個掌門人逃了出來？」

楊士郎的臉色驟變，兩道濃眉皺在一起，冷冷說道：「閣下這話問得很深入，兄弟應該戰死，只因門下弟子，拚力哀求，要我破圍而逃，替八卦門保留一份再生之機……」

長長吁了一口氣，有些黯然的說：「本來，他們不會戰死的，但他們爲了讓我逃命，不顧生命與敵死戰，否則，他們至少有十之三四的人，可以逃出來。」

金長久道：「這麽說來，八卦門下都是忠義之士了？」

楊士郎道：「八卦門雖然算不上甚麽大門派，但却是飽蘊忠義之氣，數十年來，從沒有作出爲武林同道輕視不齒事。」

這幾句說話說得很激昂，也說得很冷厲。

金長久揚揚雙眉，笑道：「楊掌門，金某人還想請教一事。」

楊士郎道：「請問吧，楊某人知無不言。」

金長久道：「伍家堡在江湖上的名氣，和你們八卦門不相上下，貴門受不住人家一次襲擊，就被人打個落花流水，伍家堡又能保護你們甚麽？」

楊士郎道：「金塘主的意思是，在下不該來此了？」

金長久道：「我是說，你是覺得，伍家堡能保護你們？」

楊士郎道：「金塘主，咱們這一次來，並非是完全要托護於伍家堡下，咱們來此，一方面，固然是準備找一個安身立足之處，再者，在下和伍堡主，還有那麽一份交情。……」

井望天哈哈一笑，接道：「楊兄，敝堡目下的處境，隨時可能會被人找上門來，所以，不得不小心一些……」

目光一掠金長久，接道：「金塘主也是一番愛護本堡之心，所以，質問楊兄幾句，希望楊兄不要放在心上。」

楊士郎歎息一聲，道：「井兄，但不知兄弟可否見見伍堡主？」

井望天道：「可以，兄弟這就帶楊兄前去。」

轉身向前行去。

金長久輕輕咳了一聲，道：「楊掌門人，可以放心去吧，如是隨同閣下來的人，遭上了甚麽襲擊，在下一定會出手助閣下。」

楊士郎道：「那就有勞金塘主小心一些。」

金長久道：「閣下放心去吧！」

井望天帶着楊士郎直入堡中。

伍天義和楊士郎確有交情，接待的很熱烈，和井望天不可同日而語。

楊士郎很感動，也有黯然神傷的接道：「伍兄，這一次，兄弟能夠保存下八卦門的部份實力撤退到此，一半是運氣，一半是因爲幾個弟子，全力死拚的結果，他們那種與敵偕亡的打法，阻止了對方的瘋猛攻勢，使小弟和部份人手能得逃出。」

伍天義道：「賢弟，這一次，是那一道上人，襲擊貴門的。」

楊士郎道：「就動手經過而言，他們的武功很詭異，不像是出自正途的人。」

伍天義道：「是不是魔教中人。」

楊士郎道：「我也聽說過，西方魔教，有部份人，進了中原，不過，八卦門和他們素無恩怨，怎會找上了我們呢？」

伍天義道：「賢弟，伍家是首先受到魔教迫害，幸賴幾位武林同道相助，才算脫離了魔掌，你要是早一個月來，那就問題很大了。」

楊士郎道：「伍兄，詳細的經過情形如何？」

伍天義仔細的說明了經過。

楊士郎聽得呆了一呆，道：「有這等事？」

伍天義點點頭道：「賢弟，你此番來這裏，有甚麽打算麽？」

楊士郎道：「兄弟和部份弟子逃出圍襲，莊院已毁，八卦門整個基業，是毁在兄弟手中，現在，我已經無處投奔……」

伍天義接道：「賢弟，你願不願意留在這裏？」

楊士郎道：「你我的交情，伍兄自然是可以相信兄弟，但別的人，會不會相信我呢？」

伍天義道：「賢弟，我相信你，你就可以留下來。」

楊士郎道：「好！兄弟去遣散一部份武功太差的人，留一些武功較高的弟子來，也好爲貴堡略效微勞。」

伍天義說道：「好！賢弟有此一念，在下感激不盡，就請賢弟將人手帶入堡中來。」

楊士郎站起了身子，說道：「小弟遵命。」

抱拳一禮，辭出大廳。

伍天義直送到廳門口，才停了下來。望着楊士郎的背部，井望天低聲說道：「大哥，楊門主靠得住麽？」

伍天義道：「照他的爲人而言，應該是不會有甚麽問題。」

井望天道：「大哥，他們自然是不會有毛病，問題是雷音寺魔教中人，手段詭秘，無法以常情推斷。」

伍天義說道：「二弟的意思，應該如何？」

井望天道：「小弟的意思，只能由他的神情上來推斷他是否正常。」

伍天義道：「神情上？」

井望天道：「是！」

伍天義點點頭，道：「看他的神情，是否有異？」

井望天道：「魔教之中，有一種制心

術，可以使一個人完全在他們的控制之下，很難看得出可疑之處，但如仔細觀察，我相信會有蛛絲馬跡可尋。」

伍天義道：「那是說，現在他和過去有甚麽不同的地方是麽？」

井望天道：「是！」

伍天義說道：「好！我會仔細的看看他。」

井望天道：「大哥，此刻咱們的處境，十分兇險，如是不小心，只怕會引來很大的麻煩。」

伍天義道：「我明白。」

井望天道：「大哥，小心一些，觀察的清楚一些。」

伍天義道：「我明白。」

井望天道：「大哥請回堡中休息，我去瞧瞧他們。」

快步追了上去。

伍天義同意了楊士郎搬入堡中，就算是井望天想反對，也不便反對。

楊士郎帶了十二個人行了進來。

他本來帶了有三十多個人，餘下的二十餘人，都被遣離了此地。

井望天接待的很熱情，但也很仔細，每個人，都看的十分清楚。

楊士郎和他們同來的幾個人，全都被安置在一處地方，一個獨立的四合院中。

事實上，楊士郎也瞧得出來，伍天義對他還是有些不太放心，安排在一個獨立的跨院中，顯然，還有監視的味道。

楊士郎四顧了一眼，帶着十二個屬下，進入了四合院中。

廳房中，早已經安排好了宿住之處，全新的被褥。

楊士郎有一個佈置得很好的臥房，打掃得纖塵不染。

井望天隨着行了進來，輕輕咳了一聲，道：「楊兄，堡中最近增加了不少的人手，住的地方，比較擁擠，楊兄請委屈一些了。」

楊士郎道：「好說，好說，有這麽一座華屋居住，咱們已經是感激不盡。」

井望天道：「楊兄，有一件事兄弟不得不先行說明一下。」

楊士郎道：「在下洗耳恭聽。」

井望天道：「近來，敝堡已和魔教正面有了衝突，魔教中人手，隨時可以攻來此地。」

楊士郎道：「這個，在下明白。」

井望天道：「目下敝堡之中，所有的人，都有了很嚴密的分配，只怕楊兄也要分担一些責任。」

楊士郎說道：「兄弟已經答應過伍堡主，井兄看兄弟能幹甚麽，那就請吩咐一聲。」

井望天道：「吩咐不敢當，咱們可以研商一下。」

他首先說明了伍家堡的各種信號，以及各處埋伏和禦敵之法。

楊士郎聽得很仔細，而且，一一記在心中。

井望天笑一笑，道：「大概的規矩，就是這些了，楊兄遠來，十分疲勞，先請好好的休息一下，如若沒有什麽變故，不會有人來驚擾。」

辭別了楊士郎，退出那座四合院，金長久早已在外面等候。

快步迎了上來，金長久緩緩說道：「井兄，這楊掌門，是否有些可疑？」

井望天說道：「這個，金兄你的看法呢？」

金長久道：「十分可疑。」

井望天道：「何以見得？」

金長久說道：「我仔細看過了他帶來的人，一個個都不像刦後餘生，像個疲累之人。」

井望天道：「對，金兄一語提醒，兄弟就沒有想到這一層。」

金長久道：「現在的問題是，井兄見過了伍家堡主沒有？」

井望天道：「見過了。」

金長久道：「伍堡主是否能確定，這個人是眞的楊門主？」

井望天道：「這個，我還沒有問過大哥。」

金長久道：「去問問他吧！井兄，這件事馬虎不得。」

井望天道：「兄弟記下了。」

金長久道：「井兄，你招呼楚兄一聲，把他先圈起來，盯住他們。」

井望天道：「這個不勞金兄費心，兄弟已經吩咐下去了。」

金長久道：「好！你去和伍堡主好好的談談看，那位八卦門的楊士郎有什麽特殊表記，而又不太爲人注意，他如和伍堡主交往很深，一定會有一點記憶。」

井望天點點頭，道：「兄弟會說清楚，多承指敎。」

金長久笑一笑，道：「指敎不敢當，井兄，也許兄弟是所謂的黑道上出身，對任何事情，我都會先從壞處着想。」

井望天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這本也無可厚非。」

金長久道：「那就請井兄多辛苦一些了。」

井望天道：「份內之事，何來辛苦之有！」

伍天義坐在內廳中，凝目沉思。

對楊士郎的突然來此，內心之中，實在也有些奇怪。

八卦門在江湖上的地位，比起伍家堡要高出很多。

楊士郎有很多的人可以投靠，爲什麽會投入伍家堡來？

沉思之間，井望天已快步行入了廳中，低聲道：「大哥。」

伍天義回頭一笑，道：「老二，快坐下來，爲兄還有一件要緊的事，要和你商量。」

井望天依言坐下，道：「大哥有什麽吩咐？」

伍天義道：「關於楊士郎這個人，你的看法如何？」

井望天道：「小弟也正因爲此事，前來向大哥請敎。」

伍天義道：「老二，你一向精明，觀察入微，可看出那楊士郎有什麽不妥之處麽？」

井望天道：「這要大哥憑藉記憶，找一處不爲人注意的地方，看看他的眞正身份。」

伍天義道：「我明白，就我記憶所知



，他左耳下面，有一片紫色小斑，不知道現在是否還有？」

井望天道：「這就要大哥親自去求證了。」

伍天義道：「我去求證？如何一個求證之法？」

井望天道：「大哥和那位楊門主交往很深吧？」

伍天義道：「交往的時間不算太多，但我們幾次深談，却又十分投機。」

井望天道：「大哥，記不記得那位楊門主身上有什麽特殊的地方？」

伍天義道：「這個，這個，小兄就記不得了。」

井望天道：「大哥，仔細的想一想看，這件事很重要。」

伍天義道：「二弟的意思是？——」

井望天道：「大哥，西方魔教中人，什麽手段都用得出來，我担心，他們會派人化粧成楊門主。」

伍天義沉吟了一陣，道：「我試試看吧！」

井望天道：「大哥，用心一些，想法子，從他的特徵上，找出他的特殊的地方來。」

伍天義點點頭，道：「二弟，我會盡力，但是我不一定有把握。」

井望天笑了一笑，點點頭道：「盡力就是……」

語聲一頓，接道：「他的聲音，他的擧止，都可以參考。」

伍天義道：「明天我會和他好好的談談。」

井望天告辭退出，回到了自己臥室中休息了一會，天色入夜之後，才召來楚定一，道：「老三，咱們今天晚上要小心一些。」

楚定一道：「二哥的意思是？」

井望天接道：「關於八卦門的人，咱們也不能太掉以輕心。」

楚定一道：「小弟明白。」

井望天道：「老三，這件事不用太明了，只是在暗中監視他們。」

楚定一道：「小弟記下了，我這就去安排一下。」

轉身行了出去。

井望天望着楚定一的背影，笑了一笑，站起身子，帶上了兵刄、暗器，悄然而出。

入夜之後的伍家堡，戒備的十分森嚴，尤其是今夜，經過了一番特別的安排。

但表面上，絕對看不出來。

井望天一個人隱在一株高大的白楊樹上。

正好可以看到楊士郎跨院中的全部景物。

這株大白楊樹，是伍家堡中最高的一棵樹，藏在大樹上的人，可以看到全堡的景物。

時光到二更過後，仍然不見有什麽動靜。

井望天正想離去，忽然間發覺跨院中冒出了一條人影。

距離太遠，夜色中，也看得不太清楚，井望天瞧不出那人影如何出現的，只發覺他站在院中。

那是個穿着一身黑衣的人。

黑衣人在院中站了一陣，突然一提氣，飛上屋角。

井望天雙目凝神，盯注在那黑衣人的身上，暗中冷笑，忖道：「楊士郎啊！楊士郎！你也未免太過急躁了一些，也未免太過低估我們伍家堡了。」

那黑衣人身法靈巧，一躍登上屋面，再一躍落入屋外一片暗影之中。

但他無法避開井望天的雙目。

一身黑衣，再隱入黑夜之中，本來很難發覺，但井望天看得十分仔細，一直盯注那黑衣人。

他心中明白，此刻，只要稍一疏忽，很可能會失去了這個人的蹤影。

所以，他一直很留心。

那黑衣人也很機警，躱入了暗中之後，一直隱立未動。

只見他四顧了一陣之後，突然一長身，竄到了白楊樹下。

很快就向上爬升，隱入了一片枝葉之中。

那人做夢也未想到頭上，竟然有一個人在暗中監視。

但井望天也沒有辦法看清楚那人的形貌。

那黑衣人似乎是很沉得住氣，躱入了枝葉中，就不再移動。

井望天比他更沉得住氣，也是紋風不動。

他暗自拿定了主意，要瞧瞧這幾個人究竟用心何在？

那黑衣人在楊樹上隱藏了足足有一頓飯工夫之後，仍然沒有動靜。

井望天有些不耐煩了，暗中扣好銀針，準備一擧間擊中那黑衣人，把他生擒了再說。

就在他準備出手之時，那黑衣人突然有了動靜。

雙手分開了掩身的濃密枝葉，探出頭來，向四下瞧了一陣，忽然順着大樹滑了下去。

井望天一皺眉頭，暗暗忖道：這個人，不知道要鬧什麽鬼，非得摸出他的底細不可。

一提氣，也跟着向下滑去。

那黑衣人不知道發現了什麽，落着實地之後，突然轉向一座瓦舍中奔去。

這伍家堡中的一草一木，井望天都非常熟悉，看那人奔行的方向，竟然是金長久和鐵劍門中的住處，不禁心頭一震，暗道：「這小子好像對伍家堡也很熟。」

那黑衣人穿的衣服，却和巡查、值夜的人完全一樣，一旦讓他混入了那些人中，再想找出他來，那實在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

井望天離得太遠，遙遙追隨那人身後而行。

那黑衣人大約也有了警覺，幾個飛躍，已到了瓦舍前面。

那是數十間房屋相連的大宅院，一旦讓他混進去，再想找他，就有些困難了。

但見人影閃動，金長久帶着鐵劍三雄，迎了上來 喝道：「站住！」

黑衣人一看苗頭不對，忙轉身向後退走。

井望天又迎了上來，笑道：「閣下，你跑不了。」

黑衣人倒是很聽話，一聽說跑不了，立刻停了下來。

井望天逼近黑衣人五尺左右處，停了下來，說道：「閣下可以取下蒙面的黑巾了。」

原來，那黑衣人用一條黑布，包住了面孔。

金長久和鐵劍三雄，已然散佈開去，團團把黑衣人給圍了起來。

其實，金長久、井望天等也都穿着黑衣，不過，他們黑衣上，另外佩帶着一種標識，以資鑒別。

黑衣人搖搖頭，道：「不要逼我，逼的太緊了，我會情急拚命。」

金長久道：「你就是不要拚，咱們也要拚下去。……」

黑衣人一抬腕，抽出身上的佩刀，冷冷說道：「你們要合力圍攻麽？」

金長久道：「不論怎麽一個打法，反正是打定了，閣下何不大方一些。」

黑衣人道：「什麽意思？……」

井望天道：「意思很明白，取下面巾，咱們要看看你的眞面目。」

黑衣人道：「如是在下不肯呢？」

金長久道：「那些瞧瞧你有多大的道行了，你如自信能夠闖得出去，不妨試試，不過，一旦動上傢伙，咱們不會手下留情，如其弄得一個灰頭土臉的，爲什麽不現在光棍一些？」

黑衣人包頭黑巾上，開了兩個洞，兩道森冷的目光環掃了一週，道：「諸位小心了，我要闖出去。」

說闖就闖，刀光一閃，劈向井望天。

井望天早已戒備，判官筆一翻迎上，硬接一刀。

刀是接下來了，但井望天却感覺到右腕一麻。

那證明了，這位仁兄的功力十分深厚，這一刀勢道極爲兇猛。

不容得對方再度出手，井望天雙筆交接，展開了一輪快攻。

那黑衣人刀法純熟，竟然和井望天打的難解難分。

金長久和鐵劍三雄，圍在一側觀戰。

兩人搏殺激烈，不時發出了兵刄交擊的聲音。

搏殺驚動了伍家堡。

但見人影閃動，楊士郎帶了四個屬下匆匆奔了過來。道：「金兄，這是怎麽回事。」

金長久冷笑一聲，道：「楊兄先瞧瞧，認不認識那個人？」

楊士郎皺了一皺眉頭，說道：「那人是……」

金長久接說道：「好像是楊兄帶來的人。」

楊士郎的臉色一變，說道：「有這等事？」

突然一揮手中長刀，衝了上去，說道：「井兄，請你退下休息，這小子交給兄弟。」

金長久道：「楊兄且慢。」

楊士郎說道：「金兄，你這是什麽意思？」

金長久道：「有這麽多人在場，他跑不了，咱們要留下活口，楊兄氣憤填胸，一旦出手，刀不留情，要了他的命，豈不是死無對證了。」

這時，伍天義，楚定一，高泰、田榮，全都趕到了現場。

江玉南沒有來，他還在苦練劍術。

楊士郎道：「金塘主，說話最好留點口德，這是伍家堡，不是金刀塘，我雖然是投奔而來，你金兄可也是寄人籬下。」

金長久淡淡一笑，道：「我們之間，有着很大的不同，楊門主，等一會事實證明了他的身份，你必須有一個交代。」

楊士郎道：「交待什麽？」

金長久冷笑一聲，道：「楊士郎，你當眞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掉淚了。」

楊士郎似想發作，但話到口邊，又強自忍了下去。

伍天義揮揮手，阻止了金長久再開口，緩緩說道：「兩位，都是我伍家堡的貴賓，患難相共，事情還未明朗，先不用爭執。」

楚定一道：「大哥，我先去帮二哥一把，早把這小子，問個明白？」

伍天義道：「且莫要忙着出手，老二的武功，應該能勝過他才對。」

這個人名不見經傳，如若勞動了伍家堡主和三堡主聯手而戰，傳言到江湖之上，那可是一個很大的笑話。

楚定一應了一聲，向後退開。

四週已經挑起了燈籠，方圓四五丈內，耀如白晝。

數千個人圍在四週，看兩人搏殺。

井望天雙筆伸縮，全力搶攻，希望早一點把那人點傷在鐵筆之下。

但那黑衣人的一把刀，變化極妙，井望天攻得快速時，他的刀法也快了很多。

井望天雙筆攔腰一點時，他的刀勢也緩了下來。

就這樣，雙方一直保持了一個半斤八兩的平衡局面。

那黑衣人仍是有意保持個不勝不敗之局。

田榮武功大進，已登上了另一重境界，冷眼旁觀，發覺那位黑衣人刀法中還有精妙招術，只是不肯施展出來而已。

不知爲什麽，他竟然故意保持一個不勝不敗的局面。

田榮皺皺眉頭，低聲對伍天義說道：「伍堡主，這個人有些奇怪。」

伍天義說道：「田少俠看出那裏不對了？」

田榮道：「那個黑衣人的刀法很凌厲，他似乎是有意的不求勝。」

伍天義說道：「這個，在下也有點感覺。」

田榮接道：「在下想不出來，他爲了什麽不求勝？」

伍天義說道：「那麽，田少俠的意思是？……」

田榮接道：「他本來可以五十招內勝了二堡主，但他手下留情，刀上餘勁不發，保持了一個不勝不敗之局。」

伍天義低聲道：「你是說，他可以傷了井望天？」



田榮道：「在下正是此意。」

伍天義道：「這就奇怪了，照說，他應該破圍而出，逃命要緊。」

田榮道：「也許，他自己明白，現在逃不了。和二堡主保持個勝負難分的局面，至少多拖一些時間。」

伍天義道：「這樣說來，咱們不用和他講什麽江湖規矩了！」

只聽楊士郎高聲的說道：「伍兄，這個人不是我帶來的，他用的不全是本門刀法。」

金長久道：「楊兄，準備未雨綢繆，想否認了？」

楊士郎大聲吼道：「他本來就不是我帶來的人手，我也不用着否認。」

金長久究竟是老江湖了，聽他如此大叫，頗有義忿填胸之概，心中大感奇怪，暗暗忖道：「難道這眞的不是他帶來的人手麽？」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看樣子，楊堡主眞的是不認他了？」

楊士郎道：「我帶來多少人，有數可查，我也不敢保證我八卦門沒有一個奸細，但這個人決不是我的門下，你們可以生擒了他，除了他蒙面黑紗，問個明白。」

金長久口氣一變，道：「對，這也應該問個明白。」

回顧了伍天義一眼，低聲道：「伍堡主，這樣纏鬥下去，不是辦法，咱們這樣多的人，却被他一個人所吸引。」

伍天義道：「對！對！我叫定一下去，合力把他制住，對付這等奸細，也不用和他們講什麽規矩了。」

金長久笑一笑，道：「我看不用勞動三堡主了，如今後浪推前浪，年輕的一代，比咱們高明，我看田榮一個人出手，就可以對付他了。」

伍天義道：「田少俠是客卿的身份，除非他自己願意，在下倒不便請求他出手了。」

金長久道：「不妨事，這個由我來講，大堡主只要招呼二堡主退下就行了。」

伍天義點點頭，高聲叫道：「老二，退下來。」

井望天是何等人物，久戰對方不下，已知遇上了高手，而且，他也發覺了對方隱藏實力，有意的和自己造成個勝負不分的局面。勉強打下去，很難討得好去，再有百來招，只怕也難分勝負。

聽得伍天義招呼，疾攻兩筆，進迫對方，隨即倒躍而退。

伍天義還未來得及開口，田榮已側身而上，道：「伍堡主，不勞大駕親身臨敵，這個人交給在下了。」

口中說話，右手連續攻出七劍。

招快劍厲，立刻間把對方迫個手忙脚亂。

田榮的劍勢，並未停歇，第二輪又攻出連續七劍。

那黑衣人避開了一個七劍，但却無法避開第二個連續七劍，因此連續被刺中了兩劍。

一劍刺在右臂上，握不緊手中之刀，跌落在地上。

田榮左手出指如風，點中了那黑衣人的穴道。

楊士郎快步奔了過來，單刀一揮，挑開那黑衣人臉上的白巾。

只見那人濃眉大眼，皮膚黝黑，圓瞪着雙目。

不用楊士郎解釋，金長久也瞧出了這個人有些不對，在楊士郎的弟子羣中，似乎是沒有這麽一個人物。

楊士郎高聲地叫道：「你小子那裏來的？如何會混到了我們之中？你小子說話啊！」

他情緒激動，滿臉都是怨恨之色。

田榮笑一笑，道：「楊掌門，他被點了穴道，無法開口。」

楊士郎道：「那就請少俠拍活了他的穴道，我要問個明白，他是如何混進來的，引起了這番誤會。」

田榮有些無法決定了，用眼睛望着金長久。

金長久笑一笑道：「田少兄，應該解去這個人的穴道，讓楊掌門問個明白。」

田榮笑一笑，伸手拍活他的穴道。

那黑衣人手中沒有了兵刄，但仍然十分驃悍，大喝了一聲，直向楊士郎衝了過去。

田榮突然出手，一把扣緊了黑衣人的右腕穴。

楊士郎一拳打了過來，蓬然一聲，擊中那黑衣人的前胸。

黑衣人一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

金長久道：「楊兄，最好別把他給打死了，這個人的性命不值錢，但他口中的話，却很有價值。」

楊士郎吁一口氣，望着那黑衣人，說道：「你聽着，老老實實的答覆我們每一句問話，說錯一句，我就砍下你一根手指頭。」

井望天笑一笑，道：「楊兄，你太激動，我看，這話要在下來問吧！」

楊士郎道：「好！二堡主請問，在下希望堡主問得詳細一些。」

井望天點點頭，道：「先拖他帶入刑房。」

兩個堡丁行了過來，架起那黑衣人直奔刑房。

刑房中已經燃起了燈火。

楊士郎、金長久、伍天義、田榮都跟了進來。

高泰和楚定一沒有來，審問犯人固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但巡夜防盜，應該是一件更爲重要的事。

黑衣人被綑在一根木柱之上，綑好之後，井望天順手拍活了黑衣人的穴道。

輕輕吁一口氣 井望天緩緩說道：「朋友，死有兩種，一種很痛苦，一種很痛快，我不會放你，除非你能說出來我們放你的理由，但我可以使你死得一點也不受罪，一點也不難過……」

黑衣人轉臉望了井望天一眼，冷冷說道：「人一個，命一條，你高興怎麽折騰，盡管出手，但別想我會告訴你什麽。」

井望天道：「好！很硬的骨頭，不過，百煉鋼，也能化成繞指柔，希望你挺受的耐力，和你的口舌一樣堅硬。」

楊士郎疾步衝到那木柱前面，左右開弓，啦啦兩個耳括子，打的那黑衣人口角處鮮血淋漓而下，道：「你小子聽着，你

是怎麽混入了我們的廳院之中，爲什麽要陷我於不義，你是誠心和我過不去了，我要打落你一口牙齒……」

金長久輕輕咳了一聲，道：「楊兄，請稍安勿躁，由井兄慢慢的問吧！江湖上有很多人必須要經過那種悲慘的痛苦之後，他才知曉厲害，我見過太多了。」

楊士郎似是還想再問下去，但被金長久一番話給堵住。

黯然歎息一聲，楊士郎有些忿慨的說道：「這小子可能就是暗襲我們那批人一伙的，所以，非要問個水落石出不可。」

井望天道：「楊兄，急不得，這種事，必須要慢慢的來，兄弟已經很多年沒有對人下過這種辣手，今天說不得要重作一次馮婦了。」

緩步行到了黑衣人的前面，淡淡一笑，接道：「朋友，我再給你一次機會，說，你從那裏來？爲什麽要混入伍家堡？」

黑衣人口角仍然淌着鮮血，口齒也有些不清的說道：「我說過，我不會告訴你什麽。」

井望天點點頭，道：「好！有種！」緩緩伸出右手，輕輕在黑衣人的前胸上點了兩下，接道：「這只是開始，我們用刑的手段很多，這只是第一種。」

黑衣人閉上了雙目，臉色像是一片平靜。

但片刻之後，那平靜的神情有了變化，五官開始扭曲，似是在忍受着一種很難忍受的痛苦。

忽然間，一種狼嚎般的怪叫，由那黑衣人口中發出，道：「你們殺了我吧！」

井望天道：「朋友，我說過，這只是開始，我們有充分的時間，和足够的耐心來問明內情，只要你知道的，我相信，我們都能問出來。」

黑衣人道：「我不知道什麽。」

井望天冷厲說道：「朋友，軀體的長期痛苦，能把一個人的意志力和信心磨去，我們不奉陪了，如是你願意說了，要他們告訴我一聲。」

黑衣人扭曲的臉上，肌肉開始抖動，似是在忍受着一種極端的痛苦。

瞧着井望天等人轉身向外行去，立時大聲的叫道：「放開我，放開我身上的禁制……」

井望天停住脚步，回頭望了一眼，說道：「閣下準備說了？」

黑衣人說道：「我說，我說，快些解開我身上的禁制。」

井望天道：「好，咱們相信你朋友的話，但如是你欺騙了我們，我會把痛苦加倍的放在閣下身上。」

黑衣人道：「解開我的禁制。」

井望天揮手拍活了黑衣人的禁制，笑一笑，道：「現在，你可以慢慢的說，咱們會洗耳恭聽。」

黑衣人長長吁一口氣，道：「我實在知道的不多。」

井望天道：「好！你知道好多，就說好多。」

黑衣人目光轉向楊士郎，道：「楊掌門，我怕死，但活罪難受，只好對不起你楊掌門了。」

井望天忙回顧了楊士郎一眼，欲言又止。

黑衣人道：「在下是跟楊掌門的門下弟子一起混進來貴堡……」

楊士郎冷冷說道：「你可以含血噴人，不過，能不能叫人相信……」

金長久接道：「楊掌門，回口反噬，江湖上常有此事，你不用放在心上。」

伍天義道：「不錯，楊兄弟，在塲之人，都是閱歷豐富，常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我們見的事情太多，就算他想要什麽花樣，也難如願。」

楊士郎道：「好！我相信諸位會有一個公平的看法。」

井望天道：「朋友，別忘了是在下把楊門主接進來的。」

金長久道：「還有很多人在塲。」

井望天道：「你再仔細的想一想，最好說實話，如是謊言被咱們拆穿，那份痛苦，就够你受了。」

黑衣人歎息一聲，道：「你們是要我說實話，還是要我開脫什麽？」

井望天道：「說實話。」

金長久道：「眞金不怕火。」

井望天道：「朋友，這是唯一的機會，說了實話，我會格外施恩，保留下你一條命。」

黑衣人道：「我說的是眞話，如非楊掌門，在下如何能混進貴堡呢？」

井望天哦了一聲，道：「說下去，你和楊掌門之間是怎麽回事？」

黑衣人道：「楊掌門帶在下進入了貴堡。」

井望天道：「說下去。」

黑衣人道：「只是在下與楊掌門早有約定，如若在下擧動之間，洩露了身份，那就不許供出楊掌門。」

楊士郎大叫道：「你滿口胡說！」

井望天道：「楊兄不用激動，讓他說下去……」目光轉到黑衣人的身上，接道：「你說，你到此的用心何在？」

黑衣人道：「和一個人連絡。」

井望天道：「什麽人？」

黑衣人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金長久道：「你既然不知道，什麽和他連絡呢？」

黑衣人說道：「我們有一種連絡的方法。」

井望天道：「好！說說看，用怎麽方法和他們連絡。」

黑衣人道：「我身上有半個制錢，表面上看不出什麽區別，但事實上，那是一種特製之物，如兩半對上了，就是我要找的人。」

井望天伸手在那黑衣人身上搜了一下，果然找出了半枚制錢。

伍天義一皺眉頭，道：「這麽說來，咱們伍家堡中確有奸細了。」

金長久接過制錢，瞧了一陣，道：「就算你身懷半枚制錢，又如何和人連絡呢？總不能人人去問吧？」

黑衣人道：「我們還有一種連絡辦法，晚上用香火，白天用珠花。」

井望天突然哈哈一笑，道：「朋友，你的謊言不但說的維肖維妙，而且還有着很多的準備……」

（未完・三十）


常服
氣全身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